

三联

生活周刊

® 2018.3.12
2018年第10期
www.lifeweek.com.cn



最美的数学

天才为何成群到来

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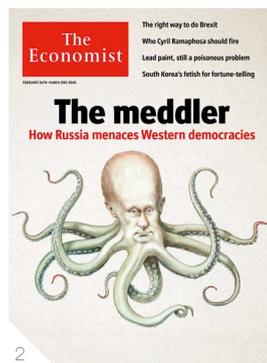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旁观者》(英国) 2018.2.24

德国的噩梦

几十年来，默克尔一直是德国的核心政治人物，而现在她面临着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对移民打开大门的政策似乎把选民推向了极右翼政党的怀抱，德国选择党成为议会主要反对党。为了打破长达几个月的政治僵局，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与对手舒尔茨所在的社民主党主张组建大联盟政府。但上周的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首次超过了社民主党。



1 / 《科学美国人》(美国) 2018.2 黑洞谜团

天文学家可以观测到宇宙遥远处的类星体——极其明亮的超大质量黑洞。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宇宙大爆炸后这样的黑洞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颖的黑洞形成机制的假设，并认为超大质量黑洞与气体云有关，而非源自大质量恒星的死亡。2019年将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或许会帮助天文学家找到黑洞起源的证据。

3 / 《明镜》(德国) 2018.3.3 柴油车禁令

近日，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做出一项重大裁决，以氮氧化物排放量过高为由，禁止柴油汽车出现在德国城市的市中心。现在，大量柴油车车主面临着要将车尽快以低价出售的难题。但事实上，禁止柴油车出现在市区，并不能有效控制汽车尾气的污染问题，反而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德国政府多年来与汽车行业之间的“良好关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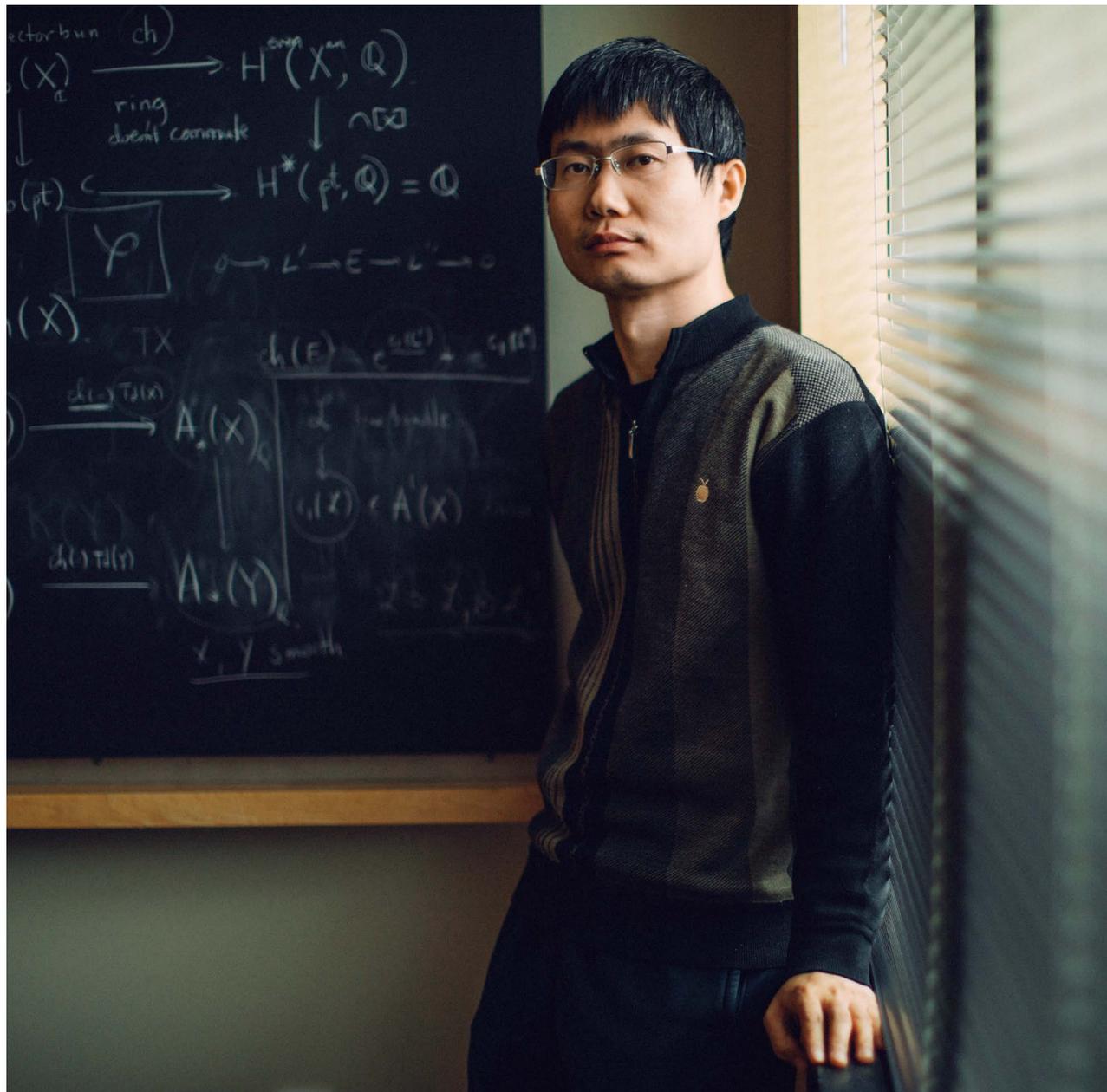
2 / 《经济学人》(英国) 2018.2.24 “通俄门”的教训

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从2014年起干干预美国政治的行为提出指控，“通俄门”事件也就此告一段落。在社交媒体时代，政治手段和海外实力的渗透又玩出了新花样。然而，美国的党派、种族与阶层的隔阂比从前更脆弱，更易被人利用，美国政府对“通俄门”的反应也过于软弱，奥巴马政府虽已掌握证据，但未能及时制裁，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反而更加倒退了。

4 / 《展望》2018.3 英国真的言论自由吗？

曼彻斯特大学近日进行了一项民众对伦敦种族多样性态度的调查研究。然而调查发现，很多伦敦民众将支持种族多样性划为“政治正确”的表现，英国在“政治正确”言论的控制上要比美国严格，换句话说，英国的“言论自由”环境让很多民众感到不满。因此，英国脱欧的公投到底能否真正代表民意也依旧存疑。





P30

封面故事

天才为何成群到来

最美的数学

- 34 行走于数学的风景中
- 62 20世纪杰出华人数学家
- 66 数学所作的选择
- 68 另一种哲学
- 70 建构近现代数学的人

P76

村庄里的性侵害：定案与“申冤”



P92

饶宗颐：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



社会

热点：村庄里的性侵害：定案与“申冤”	76
热点：回避真相的村庄	84
热点：北京叫停互助献血：血液病人遭遇血荒	88
逝者：饶宗颐：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	92
逝者：“立体”的学问	97

经济

市场分析：消费真的还很强劲吗？	74
-----------------	----

文化

电影：小众化的奥斯卡与“政治正确”的好莱坞	146
设计：光的诗意研究	152
生活方式：Vintage，“古着”诱惑	158
思想：乔丹·彼得森现象	178

专栏

邢海洋：“独角兽”要回归	16
--------------	----

袁越：北极发烧了	172
卜键：在左岸筑城	174
张斌：比约根的 1.36 万小时磨砺	176
宋晓军：也许这两则信息比国防预算更重要	177
朱伟：格非：文学的邀约（6）	180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82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84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8年第10期，总第977期，2018年3月12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贾冬婷 Jia Dongting 陈赛 Chen Sai

主笔 Editor

徐菁菁 Xu Jingjing 薛巍 Xue Wei 杨璐 Yang Lu

钟和晏 Zhong Heyan 葛维樱 Ge Weiyang 曹玲 Cao Ling

丘濂 Qiu Lian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黑麦 Hei Mai 吴丽玮 Wu Liwei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苗千 Miao Qian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王海燕 Wang Haiyan 孙璐璐 Sun Lulu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张雷 Zhang Lei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艾江涛 Ai Jiangtao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薛芃 Xue Peng 黄子懿 Huang Ziyi 傅婷婷 Fu Tingting

专栏作家 Columnist

朱伟 Zhu Wei 张斌 Zhang Bin 宋晓军 Song Xiaojun

朱德庸 Zhu Deyong 卜键 Pu Jian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总监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线下发行业务 Off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潘海艳 Pan Haiyan 杨雪梅 Yang Xuemei 李卫红 Li Weihong

张富伟 ZhangFuWei

线上发行业务 Online distribution business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刘琳瑶 Liu Linyao

姚贺梅 Yao Hemei 朱静 Zhu Jing 陆佳杰 Lu Jiajie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Sanlian Life Media Co., Ltd.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李鸿谷 Li Honggu

广告部 Advertising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孟蕾 Meng Lei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

总监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付东方 Fu Dongfang

松果生活事业部 Pineal frui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蔡华 Cai Hua

中读事业部 Middle School Department

内容总监 Content director

俞力莎 Yu Lisha

行政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钦峥 Qin Zheng

微信微博总监 (兼) Director of WeChat and micro-blo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战略及产品技术支持 Strategic and product technical support

柚一科技 Grapefrui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法务总监 Legal Director

陈茂云 Chen Maoyun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宾利

3 · WWF

17 · 三联全媒体

33 · 生活周刊

65 · 三联中读

101 · 松果生活

173 · 周刊20年

183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爱茶研究所

封底 · KEF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地产行业广告总代理：

北京双城广告有限公司 010-65047022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手机百度 百家号 今日头条 中读 松果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听吧 爱情

与前两年以文学和绘画为线索讨论爱情相比，音乐大概是一种更深入日常的情感表达方式。每个人的生命中总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情歌，它又是一种很私密的东西。情歌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就是与之的共鸣，当你有过情歌内容所表达的情感时，自身往往会带入到歌词里面，造成“歌词本无意，却伤故人心”的结果。这种情感往往又很难独自走出来，但是当你走出来了再听回这些情歌的时候，你会会心一笑，怀念那段真挚的感情，怀念那个可爱的自己。

(@张抽根)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为女儿买房

去年，读研的女儿在长沙找到一份兼职，经常加班加点，出租屋离公司太远，住房成了全家人牵念的头等大事。

算算离退休还有十多年，所在小城的房子还得暂住。长沙的房价，近两年一个劲疯涨，稍好点的小区单价近2万元，靠我们那点积蓄，简直杯水车薪。好在有贷款政策兜底，算算利息也不高，加之太太执意退休之后要当长沙人，买房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经过近一个月的跑中介，看现场，反复比较，我们相中了两套二手房。其中一套离女儿上班地点近，一环内，但房子较旧；另一套在二环以外，八成新，但离女儿公司较远。太太想买近的，女儿偏要舍近求远，最后还是女儿胜出。接下来贷款，房产证肯定得写女儿的名字，这样我俩的住房公积金不能为她借贷，只有请中介出面，申请政策性贷款。花去3万多元手续、中介费后，全家人正式迈入“房奴时代”。

岂料好事多磨，就在一切手续办妥，列入付款议程时，长沙的限购政策下来，卖主的房子刚刚处在限购框架内。这一限又是半年，半年过后，银行面临利率调整，无法放贷。这期间，长沙房价又开始新一轮跳涨。等贷款下来，已是一年后的事。拿到贷款第一时间，太太赶紧打进卖主账户，满以为能拿到钥匙了，卖主却开始反悔，以付款时间超出合同规定为由，要求涨价5万元，双方陷入一场拉锯战。数轮较量无果，交房遥遥无期，太太欲另觅房源，一打探，适合的房子已全部涨过一轮。算算自己损失更大，又不全在理亏方，于是硬起头皮要跟卖主打官司。尤令太太伤心的是，手续办理过程中，翻来覆去的签名画押，影响女儿工作，她表示不想再受折腾，房子买不成就不要了，打官司的事，她坚决不再出面。

太太不甘心，只好求助中介。中介做了这样的分析：这类官司多半能

打赢，但基本拿不到钱。而且一旦和卖主闹僵，房间的水、电、液化气卡不好移交，里面的智能设施，没有她的支持更操作不了。这些东西若悉数更换，不是一小数目。为赶“双11”优惠，太太定购的家具、电器进不了门，商家催得紧，进退两难间，卖主受不了太太的软磨硬缠，将她拉黑。太太一气之下，持着合同，找来开锁公司，却被物管告知，没有卖主签字，锁不能撬。好在中介反复工作，卖主良心发现，做了妥协——涨价1万元。

拿到钥匙之后，第一件事是搞卫生，依然是我们两口子上阵，耗去一个双休日，累得腰酸背疼，仍有两个死角未除。让女儿扫尾，答曰没时间。我只好告假两天，服务彻底后，邀女儿过来验收。又过一个双休日，女儿才携闺蜜前来，一见密码门锁，连问指纹留的是谁的？太太解释说，指纹还是卖主的，没来得及换锁芯，想等你正式住进来，再换成你的。女儿答：“还是先换成你们的吧，你们老两口就好人做到底，锁不弄好，这房子我住着担心。”如今做父母真不易。

(湖南 蒋平)

今日台儿庄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重要的一场胜利战役——台儿庄战役，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今年春节小长假，我和家人决定自驾出游，去台儿庄游览。

受电影《血战台儿庄》的影响，我对台儿庄景区的期望值自然很大。然而，真正到了台儿庄，一切都出乎我和家人的意料之外。为了不中断行程，我和家人选在即将进入中心景区前就餐。想不到，普通成年人两口便可以吃光的一小碗米饭竟然要价10元，而三箸可以夹光的一碟土豆丝居然收费50元一盘。

难吃、死贵，是我国多数景点饭菜的共同“特色”。显然，台儿庄景点更是将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对此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对台

儿庄景区的饭食收费标准连连“惊叹”。好在我们出门之前便自备了不少面包和火腿，才勉强凑合着填饱了肚子。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大学的儿子道出了此行的感受。为了方便游客，在景区内开辟购物场所本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以纪念“台儿庄战役”和“二战遗址”为主打招牌的台儿庄景区，哪里还有什么缅怀先烈的地方？整个景区俨然就是一个百货大市场。景区的角角落落里商贾云集，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甚至连景区最负盛名的当年台儿庄激战时留下的“弹孔墙”旁，也见缝插针地设了好几家小餐馆和小卖部。或许因为适逢节假日游客偏多，整个景区内到处垃圾遍地，各种食品包装袋、广告宣传彩页、随手丢弃的门票几乎无处不在，可谓另一番“满目疮痍”的模样。

台儿庄古城墙，早已在战争年代损毁殆尽，但近年来在原址重新修建的黑褐色古城墙却也不乏巍峨雄壮，堪称台儿庄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登临重修的台儿庄古城墙，应该是多数游客的必游项目。然而，当我和家人拾级而上，却意外地发现城墙上并没有多少游客。正当我感到诧异的时候，本来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的几个年轻女孩忽然捂着嘴倒退两步，掉头朝我们迎面走了过来。我正感到纳闷，发现不远处赫然有几大摊类似牲畜的排泄物。既然已经登上了古城墙，我本不想虚此行，走完古城墙，然而当我绕过眼前

的秽物后，却发现前面的脏东西越发多了起来，不得已，我和家人只好掩鼻落荒退回。

“无地不染血、无处不饮弹”是对当年台儿庄的真实写照，然而，今天的台儿庄却变成了“无处不经商、无处不垃圾”的场所。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知名景区，台儿庄今天的模样真是让人“不忍卒睹”，难怪同游者们从出口处出来后个个摇头叹息。

（山东临清 卢长平）

二胎

今年春节，是生二胎后的第二年，按照和老公的约定，今年过年一起回湖北娘家。

娘家是个大家族，我妈妈的7个兄弟姐妹，彼此感情真切，不是那种“塑料花”亲戚，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兄弟姐妹们也都亲。在我妈的亲戚那边，我是第一个生二胎的，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在广东人的眼里，多儿多女多福；在湖北人眼里，经济成本是首要的，孩子一个就够了，多儿多女多磨难。还略微有那么一点重男轻女，但现在已不明显。

茶余饭后大家闲聊，都觉得还是女儿好，有儿子的要帮着买房结婚，还要帮着带孙子，自找麻烦，特别是生两个儿子的，更是劳累。有几个同辈姐妹有了二胎，在家里老人的坚决抵制下挥泪没留下来，不过看到春节期间我带娃的窘态，估计都在心里暗自庆幸父母英明。

此次回湖北，我家小宝本就感冒了。1岁多正是开

始区别熟悉和陌生的时候，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天又冷，每天又有二三十个人在身边转悠，本就敏感的孩子，一下子就崩溃了，怕生到极致。只要妈妈一个人，20多斤的小胖子整天要我抱着，爸爸和姐姐都不要，谁看他一眼都要哭，谁要试图抱他更是深恶痛绝。等到情绪稍稳定，能自己玩的时候，只要我不在他视线范围内，就号啕大哭。又是感冒的绿鼻涕，又是哭闹的清鼻涕，交织在一起，擦也擦不尽，还有擦伤了的血迹混在一起，让当娘的又是心疼，又是可气。

连我最引以为傲的乖乖吃东西上，也完全失灵了，只靠奶粉活命，各种拒绝，就连我们家乡软软香香的最适合小宝宝吃的“黄潭米粉”他都拒绝。本就上火，只吃奶粉不喝水更上火，再加上咳嗽，剧烈的咳嗽会让刚刚吃进去的奶直接从喉咙里喷射出来，带着一股酸臭味，落在各种冬天的棉衣、大衣和厚被子上，各种遭罪，每日一吐还成了这几天的惯例。

大冬天里小朋友的衣服还得手洗，只能在他爸爸陪睡时争分夺秒地处理各种污渍。爸爸陪睡的时效只有1至2小时，小子睡得不沉，第一觉醒来时发现枕边人不是妈咪，也会号啕大哭，满世界地发布信号，强烈要求妈妈赶紧到他身边来。这么折腾了几天后，亲戚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真心不

易”。婴儿这个物种，呆萌起来让你的心都化了，但比谁都知道如何控制人，无限制地压榨你的体力和精力。

最严重的一天，号啕大哭之后喂奶安抚，接下来就咳吐交加，大闹一场，然后有气无力地在我的臂弯里睡过去了。我一只手抱着他，一只手刷着手机微信朋友圈，自己也在不停地咳嗽和流鼻涕，外面放着新年的鞭炮和焰火，朋友圈的爆款文章却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心里那叫一个害怕啊。我们俩还交叉感染，乱七八糟的想法都在那几天涌上了心头。熬着熬着，假期就快结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盼望上班。二胎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回家过年，冠冕堂皇说是看望父母，私心就是吃美味的家乡食物。所有目的基本都落空了，让爸妈看着我辛苦带娃，他们心疼不已。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吃货”最爱的家乡菜，我都没凑上。每天的饭局，我都只能在饭桌周围溜达着哄娃不哭，好几顿饭都是我抱着娃，我妈抱着碗一口一口喂给我。

年三十晚上，回我妈老家过年，发现屋后30年前我玩耍的大河恢复了河水潺潺的样子，刚好在夕阳西下的地方，河水明显地拐了个弯，视野极佳，绝对是“向往的生活”的样子。可对如今二胎都难以应付的我们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向往的生活”呢？（深圳 周哲）

本期截稿时间：3月5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中国 | 元宵节

3月2日元宵节夜晚，台湾平溪举行一年一度的“天灯节”，从傍晚5时30分至晚间8时30分，数万人施放天灯，祈求新年幸福平安。平溪天灯节近年已发展为台湾知名的节庆，与盐水蜂炮齐名，有“南蜂炮，北天灯”之誉。



澳大利亚 | 座头鲸

(右图) 2月28日, 一对座头鲸母子从卡巴雷塔海滩游往更为温暖的太平洋, 正巧用尾巴在海面画出了爱心的形状。



英国 | 壁画

(左页上图)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城区内, 一幅描绘造船厂工人的壁画。19世纪末的贝尔法斯特是英帝国时期发展最迅速的新兴都市, 以造船最为著名。100年前, 超级邮轮“泰坦尼克号”就是在这里的哈兰德与沃尔夫船厂动工建造。

意大利 | 时装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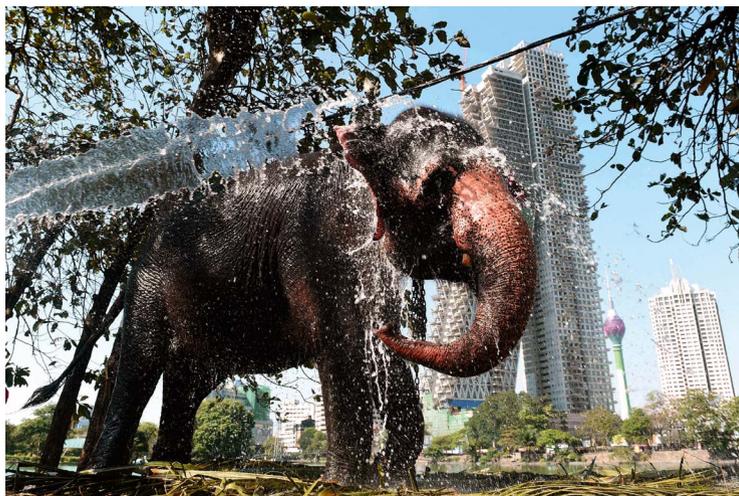
(左页下图) 2月25日, 杜嘉班纳 2018/2019 秋冬女装系列时装秀在米兰拉开帷幕。

古巴 | 雪茄节

(右图) 第20届古巴雪茄节于2月26日至3月2日在哈瓦那举行。除了发布新的雪茄之外，还会举行雪茄持灰比赛、雪茄与雪茄保湿柜拍卖等活动。图为2月24日，古巴圣胡安马丁内斯的一位农民在当地烟草园内摘烟叶。

斯里兰卡 | 佛教游行

(下图) 3月1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一名驯象师在为大象洗澡，为即将举行的佛教游行做准备。数千名鼓手、舞者、僧侣及几十头大象将参加为期两天的游行。





“独角兽”要回归

文 / 邢海洋

春节后，新股发行的步伐“凝固”了，没有“大发审委”紧锣密鼓的“过会”，二级市场“打新”彻底停滞。3月初，原因终于揭晓，那些漂在海外的中概股中的“独角兽”要回归了。

从拒绝中概股回归到张开双臂，中概股回归并没有先兆。360借壳江南嘉捷被证监会放行的时候，投资者肯定是惊与醒并存的，惊的是又是借壳又是中概股回归，证监会180度的大转弯来得未免太快，醒的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孤悬海外的痼疾或迎来解决时刻。可360毕竟算不上互联网第一梯队，而是不满意被海外投资者低估值，谋求来A股的套利企业。放它一马或因为它退出美国市场后别无出路，急需安置。富士康上市A股的特事特办是巨无霸A股上市的第二个信号，这家雇用几十万名产业工人的代工企业，公司注册还不到3年，盈利160余亿元，秒杀99%的A股公司。如此巨大的体量都能够进入免排队特事特办通道，A股看来已经完全不顾及投资者对IPO数量和体量的感受了。

“两会”上，李彦宏、丁磊、王小川等互联网大佬在接受采访时，都分别透露有跟随国家政策，回归A股的计划。证监会官员也表态，重点支持创新型、引领型、示范型的企业IPO，留住第二批“BATJ”企业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尽管在法律层面中概股直接在A股IPO仍有法律障碍和技术困难，但如果发行CDR（中国存托凭证）而不是直接发行A股，可以绕过诸多法律和政策障碍。市场对中概股在A股发行

CDR的预期一下子热络起来。

A股是一个高度政策化的市场。仅仅过了一个春节，注册制又推迟了两年，退市制度则迎来重大修改，巨无霸企业行将上市，互联网独角兽又要回归。多项政策倾盆而出，市场预期怎么能不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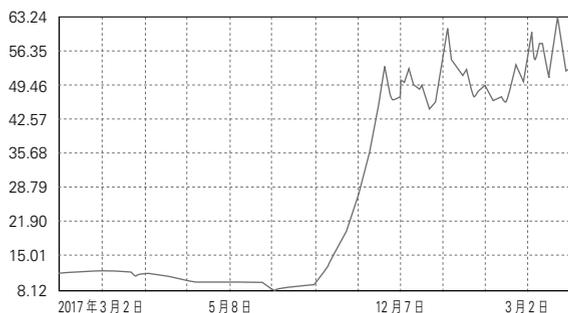
A股中颇有和富士康盈利能力相似的制造型企业，如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其盈利能力都在150亿元左右，但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利润却要微薄得多，市场显然难以给出品牌企业的高估值。因为增速不高，给个15~20倍左右的市盈率的话，按正常估值预计在2000亿~3000亿元。可A股投资者偏好炒概念，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巨头属于稀缺物品，招股说明书又强调募投资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云计算等高科技方向，不免引来高科技艳羡症的小散们乐观估值，给予30倍市盈率，5000亿元估值也有可能。

但小散们很可能落入“高富帅”仰慕症的估值陷阱。富士康募投再“高大上”，也是建筑在代工这一低利润劳动密集型生产组织形式之上。实际上，当大A投资者盛情欢迎360回归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过苦头，他们慷慨地给予一个在美国市值6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3600亿元的估值，却在2月28日该股正式回归的那一天吃了一个跌停。该公司曾承诺，重组实施完毕后的2017至2019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2亿元、29亿元和38亿元，360的市盈率高达百倍。投资者之所以慷慨，显然是因为A股中优质互联网企业的稀缺性。

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代工巨无霸在A股上市，“BATJ”若能够以CDR的形式回归，A股市场上的可投资品种将瞬间充盈甚至满溢，对泡沫上的A股持有者，无疑又是一个“割韭菜”时刻。而这些真正巨无霸的出现，即便是比例很少的CDR，体量上也不会少，市场也面临着一阵消化不良。好的一面是，清除IPO堰塞湖的努力已经使A股的估值结构像国际市场靠拢了，“BATJ”的回归，无非是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动作。

事实证明放开IPO的冲击是一时的，“独角兽”的回归也将如此。☑

江南嘉捷正式更名为“360”后股价大涨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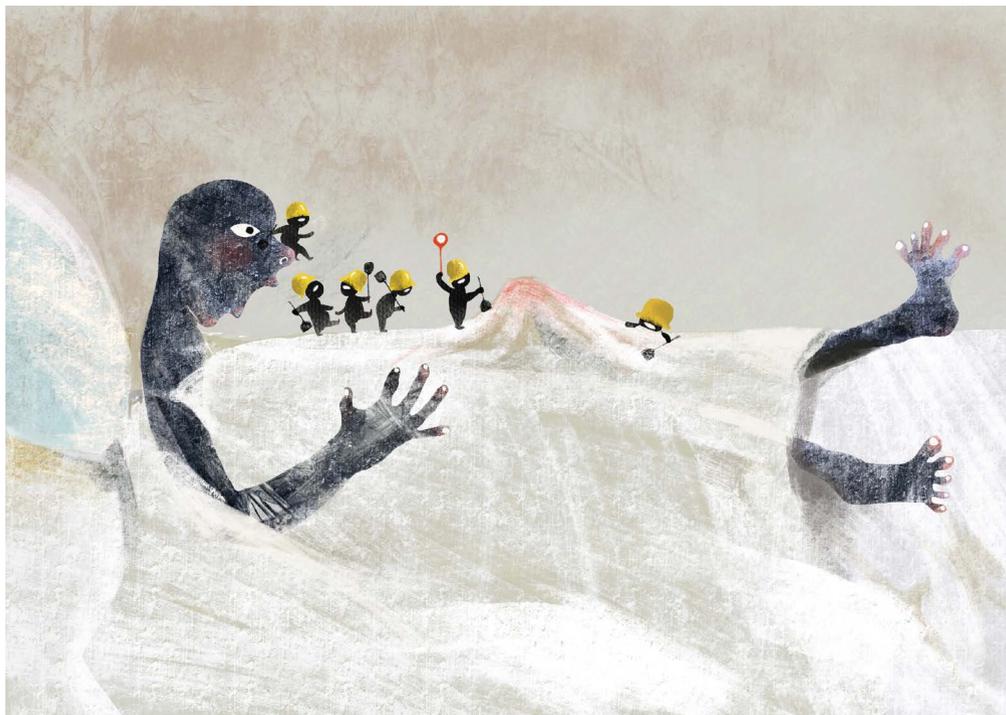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栏目插图 | 范薇

区块链“荷尔蒙”

春节,号称“1万亿市值社群”的“3点钟无眠区块链”群频频刷屏,各路投资大佬、创业明星以及影视演员“夜夜笙歌”,把区块链美好前程远播大江南北。不仅个人、企业,就连城市也开始“上链”。虎嗅华东事业部的驻地杭州,就在扶植区块链产业,意图成为“区块链之都”。区块链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无疑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人们关心这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技术趋势,还是圈钱炒作。

“坑惨”券商

继东方证券、方正证券之后,西部证券卷入乐视网股权质押违约纠纷,涉及金额高达10亿元,超过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30%。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西部证券共计为质押股票“乐视网”融出资金本金10.185亿元,其中向贾跃亭融出本金4.735亿元。方正证券追讨近2亿元的质押金,而东方证券融出资金本金达4亿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1.78亿元。

吉利购奔驰

继大手笔收购沃尔沃股份之后,吉利又以90亿美元拿下奔驰母公司近10%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吉利一路买买买,不到10年时间已开展至少7项海外并购,涉及资金规模逾140亿美元。尤其是去年以来,吉利“海淘”产业内品牌步伐加快。吉利的钱从哪里来?吉利称,本次并购资金通过海外资本市场安排,没有使用中国境内资金。吉利2017年全年净利润有望超百亿元人民币,连续两年翻番。



石油币

濒于破产边缘的委内瑞拉在全球发行了法定数字货币石油币（Petro），并宣布以该国奥里诺科重油带阿亚库乔区块1号油田的全部石油储量（53.42亿桶原油）作为物质基础，石油币价值直接与一桶原油挂钩。石油币的发行参考价格约为60美元，计划发行1亿个，虽不能兑换石油，却可用于纳税和购买公共服务。在一个通胀高企、政府信用摇摇欲坠的地方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靠谱吗？



买房更难了

200多次的政策、一年半的调控后，银行再“补刀”房地产。春节后，北京地区多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再次上调，基准利率上浮15%~25%，个别银行甚至最低上浮了30%。北京非孤例，河北、安徽、广东、江苏等省份的多个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多个重点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上浮10%以上。据统计，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3%，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1倍，比去年1月份的4.46%上升了2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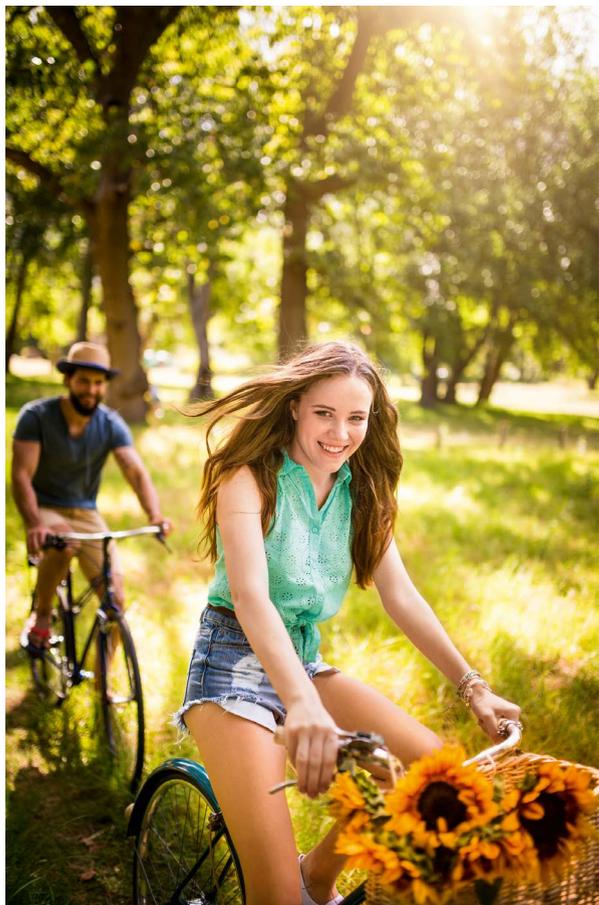
白马股非“神话”

老板电器2017年全年预计增长20.18%，一季报业绩预计增长10%至30%，这是其2012年来业绩增速首次低于40%，于是股价连续两个跌停，同时带动美的集团、格力电器和青岛海尔等白马股的抛售。同样作为一线白马股，“漂亮50”的中国铝业在公布重组方案后复牌，则遭遇三跌停。大环境上，老板电器折射出房地产业的减速，白色家电行业则与房地产行业的兴衰息息相关。

鲍威尔鹰派首秀

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美国半年期货币政策在国会听证，再度确认经济好转，语气略显鹰派。鲍威尔称，个人认为美国经济比去年12月时表现得更为强劲，并表示将在今年3月的下次联储会议时重估加息路径。这一表述被普遍解读为美联储可能将年内升息次数从3次上调至4次。不过，鲍威尔在证词中再度确认缓慢加息的立场，并表示不会主动卖出债券资产，这和耶伦的货币政策具有延续性。





北地春来早

俗话说江南春早，但根据发表于《自然·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在过去的86年中，北半球进入春季的时间不断提前，而越是高纬度地区，入春的脚步就越轻快。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为首的生态学研究小组分析了此前743项与入春时间相关的研究后发现，从赤道向北，纬度每增加10度，入春时间就比10年前早4天。这意味着如果你住在北极圈内，今年迎来春季的时间，足足要比2008年早上16天。

好消息



孤独不能怪朋友圈

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交媒体爱恨交加，一边刷朋友圈刷得不亦乐乎，一边又担心这样妨碍了正常社交和心理健康。然而，美国堪萨斯大学通讯研究系的科研人员日前发现，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并不会减少人与他人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外向者可以两者得兼，而内向者不刷朋友圈也不会突然变成社交蝴蝶。



焦虑之益

焦虑或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研究小组追踪调查了619名重症患者的状况后发现，焦虑程度较高的人，更留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感觉不适时会更早寻求治疗，这使得他们在心脏病突发时接受专业急救的时间平均早112分钟，幸存率因此显著提高。

坏消息



相煎何太急

职场上有所谓的“女王蜂综合症”的说法，指的是女性高管往往会对女性同事和下属更苛刻。《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三组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女性经常从女同事那里得到负面评价，在公开场合被无视或粗鲁相待，而男同事则会显得更平和。



酒多伤脑

美酒虽好，不可贪杯。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的一项法国研究分析了2008到2013年被诊断出患有痴呆症的100多万名患者后发出警告，慢性酗酒是导致痴呆症的最主要风险，尤以早发性痴呆风险最大。光是酒精滥用一项，便可以令患痴呆症的风险增加3倍。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希望从年纪稍微轻一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们活得久一点，而且常常自以为活得很艰难，所以就想得到尊重。可是年纪轻一点的人却在给予尊重方面小气得不行。那年纪稍微轻一点的人希望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最想要的无非就是认可，而且无须赘言，他们也都毫无疑问的是男人女人了。可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在认可方面就小气得不行了。

——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如何找到真爱赚到钱》

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会有很强的满足感，这份满足感并不是源于往事的美好，而是因为我只有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才能真正深切地感受到我活在当下。

——弗吉尼亚·伍尔芙，《存在的瞬间》

她的包包比她的书多，也比她的朋友多。

——法国记者洛克·普里让，《我爱时尚，但这也是我所讨厌的》

少年人不能享受时光，因为他们有的是无尽的时间；老年人也不能享受时光，因为他们所剩不多，因忧虑而再也不能享受这些剩下的。

——威廉·哈兹里特

菲利普·罗斯是一位喜剧作家而非幽默作家或讽刺作家。其差别在于，你可以出于知性的目标而变得幽默或讽刺，而喜剧天才，就像旋律天才，是天生就有的。

——亚当·戈普尼克评罗斯文集《为何写作》

+/-

数字



(插图 山羊胡)

受过教育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会对你说：他们喜欢诗歌、喜欢哲学、喜欢绘画，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也没有写诗、学哲学或作画；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也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更不可能为此花什么时间——他们不读、不看，也不听。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商业上、专业上、政治上、性生活上，以及财务上。他们不必靠艺术生活，没有艺术也照样生活，也不必通过艺术获得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受艺术的影响。

——索尔·贝娄，《今天过得怎么样》



47

%

世界银行通过追踪 1995 年至 2014 年间 141 个国家生产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变化，发现在高收入的经合组织 (OECD) 国家，自然资本仅占总体财富的 3%，而人力和生产资本则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报告指出，在贫穷国家，自然资本占到财富的 47%。

39

亿

世界上还有 39 亿人口无法接触互联网，这个数字占全球人口的 53%，在无法“触网”的贫困人口中，女性接触互联网的机会比男性少 1/3。

5

万美元

美国女演员芭芭拉·史翠珊透露，她养的三只棉花面纱犬中，有两只克隆狗，是从她已故的爱犬萨曼莎的口腔和胃里取出的细胞克隆而成。美国一家公司对克隆宠物收费 5 万美元。

被舍弃的秩序强迫症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法国医生弗兰克·拉马涅尔是强迫障碍领域的专家，他有一个病人名叫贡扎格，患有秩序强迫症。贡扎格手中拿着一把尺子，每天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仔细查看他的公寓，确认家具与墙面间的距离是否合适，每样物品是否在规定位置。儿童房也必须绝对整洁，地上不能有任何玩具。他不愿意让他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因为这会导致他多花上半个多小时来收拾靠垫。当他妻子不在时，贡扎格就忍不住去给妻子的柜子及桌面“来点儿秩序”。经过拉马涅尔医生的治疗，贡扎格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夫妻关系已经破裂，离婚无法避免。

如此看来，我也有秩序强迫症，只不过症状没有贡扎格那么严重。几年前，我虽然能够接受他人替我整理书房、卧室、厨房，却无法接受他人替我整理衣帽间。所有衣物、鞋子、配饰都必须挂放整齐，按颜色及质地等相关因素分类。每季度我都要断舍离，扔掉一部分东西，同时，又要将新采购的物品纳入。而这些事情都要亲历亲为的后果就是，我感觉很累，闲暇时光仿佛都被整理衣帽间这一恒久主题占满，我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

然后，改变发生了。有一天，我5岁的女儿在我的某双限量版运动鞋上画了兔子和花朵，还把沾满她口水的一颗棉花糖放进我的某个包里。

她趴在衣帽间的地板上，正在给她的“美丽画作”收尾，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嗨，妈妈，你喜欢我画的兔子吗？”我答：“很喜欢，但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的鞋子上。”“妈妈，我还放了一个棉花糖在你的包里，这样包里就会有草莓香味。”那一瞬间，我的秩序强迫症瓦解了。当天下午，我穿着兔子运动鞋陪她上舞蹈课，老师称赞我的鞋子很漂亮，我也很得意。之前鞋子虽然是限量版，但世界上总还有跟这双一样的，但是现在，因为兔子和花朵，它真的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现在，我的女儿替我整理衣帽间，所以，大多数时候，衣帽间都像即将停止营业的混乱游乐场现场。

因为衣帽间的整理人如此特别，我常常会有意外之喜，比如丰富多彩的鞋子“纹身”，包里突然现身的巧克力（谢天谢地，大多数时候巧克力都穿着包装纸这层“衣服”），两副耳环因为整理人的独特品位，被合并为一副……如此种种，在秩序强迫症被治愈之后，都成为生命中无法复制的独特瞬间，细细体会，非常美妙。

如极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所说，如果我们只受秩序驱使，错过的是更广阔的天地：这个世界的杂乱无章、无法测量、不协调、即兴、缺憾、不连贯、粗糙、凌乱、随意、模棱两可、暧昧不明、麻烦、变化多端，甚至肮脏……它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雨滴与荷尔蒙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电影里涉及下雨的场面，一般都是在给某种激情做背景，比如说男主女主争先恐后地冲进一场大雨中，拒绝打伞。不管他们最后是深情相拥了，还是相忘于江湖了，至少坚持淋雨这一举动，其实是在比拼谁的身体好，不感冒，就像酒鬼们猛灌啤酒而不上厕所，比拼谁憋得时间长，归根结底是一种荷尔蒙的PK。

也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要经历暴风骤雨，比如一对男女，他们不是夫妻，也非情侣，只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错过了，又觉可惜，喜欢，却没条件继续，就这么偶尔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看看你。那一年，他去小镇找她，早春的蒙蒙细雨里，退思园里没有什么人，萧索寥落，别有一种寒素的空旷之美。他们在亭台廊檐间徘徊踟蹰。两个人戴着一副耳机，将有关下雨的歌一一地听过去——“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就算大雨让整个城市倾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读秒如年难挨的离骚”……

还有一年冬天，她去山城看他，寒雨中的路灯很美，静谧、温馨，偶有骑车的人从身边的坡道上飞驰而下，让他们想起年少时候另一个相似的夜晚。下了晚自习，他们一起从厂区后面的学校往山下走，也是这样的蜿蜒坡道，也是暖光路灯，下起了雨，路灯下，雨线如丝，晶莹剔透，有种缓缓的、类似于时间停滞的浪漫感。他说了句“要是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感觉到她的手拉着自己……她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下坡，又是下

雨，路滑……那个山城里，一条街到另一条街需要上很多台阶。他们不谈过去，也不管未来，只埋头上台阶下台阶。她走不动了，他背了她一段，他们还走进一片街心公园里的小树林，在雾气样的雨里，一一分辨着树上的字迹：“王玉 love 利平”“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在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笔下，雨不再是情感和记忆的背景，雨滴本尊就是一个荷尔蒙饱满的生命体，饱满到炸裂：“雨下个不停，阳台上沉重凶狠的大雨点砸下来，跌得粉碎发出啪啪的声音，好像一个接一个地打耳光，真烦人。这时候在窗框上方出现了一个小水滴；面对要将其打碎化作万千熄灭的光点的天空而战抖，渐渐变大，左右摇晃，就要掉下去但没有掉下，暂时还没有。它会用全部指甲顶住，不愿掉下去，眼看着它用牙齿死死咬住而肚子越来越大；终于成了大水滴，气派十足地挂着，忽然嗖的一声，就这样，啪，粉碎，乌有，大理石上的一点水渍。然而也有自杀者和马上放弃者，刚在框边出现就从原地坠落，我仿佛看到跳跃的震颤，腾空的小腿儿以及令它们在沉迷中跌落化为乌有的呼声……”你有没有从中读出一种“为了对抗实用主义和凡事讲求实际的可憎倾向”的天真之美？

对科塔萨尔来说，写作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拒绝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因为那就等于将生活当作职业。而生活，本该是日复一日的奇迹。☑

缺一张报纸

文 / 李春杰

图 / 谢驭飞



内子单位的一位领导，入职以来一直挺顺的，年纪不大就身居高位，婚姻也美满，孩子上名校；近几年机构调整后，人际关系开始紧张，后逐步恶化并导致抑郁袭身；近日又遭琐事刺激，一时想不开，从高楼上纵身跃下，弃世而去。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案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强度高、精神压力大，罹患抑郁的绝非个例。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抑郁症目前位列人类十大疾病之第五，全球逾3亿人饱受其害。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健康杀手。

事态前景如此逼仄，我等只能束手待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杰恩斯(Julian Jaynes)曾养了一只亚马孙蜥蜴作为宠物。起初，教授按其自然界的食谱，找来昆虫、蜗牛和蚯蚓等讨好它。但小家伙傲娇得很，拒绝吃任何东西，很快就瘦骨嶙峋了。教授又尝试喂它面包、肉馅、黄油等人造美食，但在它睥睨万物的气场中全都秒碎成渣儿。看来这是一只贞烈的蜥蜴，拒绝包养，准备以死明志。

某日，教授以火腿三明治为午餐，顺手掰块儿火腿递给蜥蜴试试运气。小家伙一如既往，连个白眼儿都不给，教授只好继续边看报纸边进餐。一张看完的报纸滑落到地上，恰好盖住那块儿火腿。蜥蜴一见，人设全面坍塌，立即朝着报纸快速进发，

并粗暴地撕开报纸、叼起火腿，大快朵颐起来。

原来蜥蜴需要潜行攻击、撕碎食物后才能进食，这是它在进化中形成的生存优势。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问道：“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大师雄视古今，世人一脸茫然，其实大师自己给出的答案（遵照道德准则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也不尽如人意。2500年后，美国心理协会主席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回答出了新高度：“幸福的生活，就是找出你的优势并发挥它。”

作为冷血动物，蜥蜴既无修齐治平之愿，也无争宠炫富之心，最大的乐子也不过是图个口福。但在杰恩斯教授那儿，小家伙对于躺在眼皮子底下的美味珍馐兴趣索然。为什么？因为缺了一张能让它发挥优势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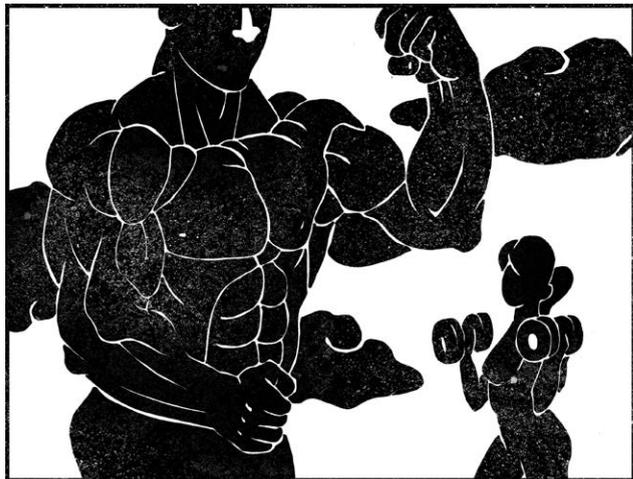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但幸福的个人定义却基于能否发现并发挥它。与蜥蜴不同，我们人类享有一项普遍优势，那就是可以主动思考，遂行积极的自我暗示，借此从心理干预的角度舒缓情绪、驱散忧郁，以及避免极端。

进行主动积极的思考，需要一定的药引子，比如自我救赎的勇气。泰戈尔的《飞鸟集》里说：“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总有一颗星星，引领我的灵魂，穿过未知的黑暗。”这些谶语，或许就是我们现代人需要的那张报纸。☑

无关身体的身体革命

文 / 中读用户 @Hypnus

图 / 谢驭飞



如若只是日常，健身是很难坚持的。可以存无数篇精华帖，可以花大几千办年卡，却鲜少有一次汗如雨下。因为好身材，不是刚需。令人痛苦的事情很多，比如上班，比如考证，比如分娩，但这些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不干不行的。可健身不是，一年少做 365 组仰卧起坐，连惋惜的情绪都难以保有，更何况要搁再早些年，谁知道健身是个什么东西。说到底，“健身”是个舶来品。那些将身体指标量化的词语——心率、体脂、代谢、摄入多少大卡——无一不闪着“科学”的冷光，像 4S 店的 David 一样客气而淡漠地告诉你该怎样保养你贴着半吨肥膘的老版车。在健身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理性主义世界观里，肉体，乃至人，和机器没差别的。但在传统的东方，由《诗经》沿袭下来的看人的目光，还不那么像看车，看的还是“清扬婉兮”而不是 36D。因此健身这株异域植物没有更早地嫁接，或者嫁接了却没有更好地适应水土，与历史文化关系紧密。

即便如此，单从“日常”来说，好身材还是可有可无的。然而在不那么日常的时候，健身便成了救赎，比如遇到了让心尖开花的人，求而不得，抓心挠肝的痒让我们鲜衣怒马、像英雄一样与嗜甜嗜闲的本能厮杀。在挥汗如雨中化身尼采的“超人”，以期用大理石雕塑般完美的轮廓线条，换红颜一诺——再不济也有一笑。健身在“80

后”“90 后”之间的燎原之势，很大程度都与社会与性的开放程度正相关。那些健身 APP、公众号或是畅销书无不在暗示或是明言，还有什么比腹肌和翘臀更能撩到男神女神的呢？隐匿于深蹲和平板支撑之中的荷尔蒙，怎么看都透着因自律而自由的启蒙运动味儿。

然而，除却健康和求偶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的健身，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出于“不能落败”的比较之心。在消费升级和中产焦虑的大潮中，身材管理和皮肤管理、时间管理一样，已然被包装为中产的轻奢，是行走的阶级名片，是上下求索的自我倒影，是克制无声的呐喊，“我存在，我是我”。景观社会里个体呼吸困难，生活变成表演，抛却了皮毛和利爪，西装革履下，我们还需要周身肌肉加持，营造精力充沛、刀枪不入的幻象——哪怕没有真去，有张健身卡也是好的。和其他所有革命一样，身体的革命不关乎身体，而是一个群体的自我彰显和振臂高呼。

于是健身业就这样，像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个行业一样，寄居在人的恐惧和欲望之上，繁荣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山毛榉木音箱

日本设计事务所 Nendo 设计了一款透明外壳，内由卷曲山毛榉木制成的音箱。薄薄的榉木材料盘绕在一个小型扬声器周围，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强调了山毛榉木的吸音特性，释放出清晰、柔和的音调。



屏幕挂灯

WiT ScreenBar 智能屏幕挂灯的目标受众是屏幕重度使用者，自动调光功能可以主动侦测环境光调整亮度，且不占空间，专利设计的重力枢轴夹可轻松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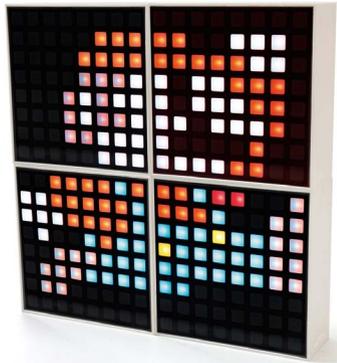
可拼接帐篷

Fr-shelter 帐篷能够适应多种使用人群、安装地区以及天气状况。通过 10 个止水扣件以及 12 个耐用的 Velcro 零件创造出不同外形，其材料也平衡了耐用性与重量。帐篷还搭配调节杆，能够轻微增长 5 厘米。



航空计时纪念款腕表

向 1938 年创立的百年灵“Huit 航空飞行部门”致敬的航空计时 8 计时腕表 (Navitimer 8 Chronograph) 分别在 12 点与 6 点钟位置配备 30 分钟和 12 小时累积计时器, 9 点钟位置设有秒针小表盘, 计时精度可达 1/4 秒。



像素电子玩具

电子玩具 Dotti 的正面是 8×8 的像素块, 通过侧壁磁铁的互相吸附能组成更大的像素模块。用户可在手机 APP 上创作出各种有趣的图案显示在 Dotti 上。它还能作为天气显示器, 甚至在派对中充当骰子。充满电可持续工作 750 小时。

置物架行李箱

设计工作室 Solgaard 推出了一款行李箱 Lifepack, 它与传统行李箱在外观上并无差别, 但内里包含了一个置物收纳袋。到达酒店后打开行李箱, 拉起把手, 挂上置物袋便可直接取用物品。



智能书写配件

Moleskine 与 NeolAB 合作研发了 Pen+ Ellipse 智能笔。这款智能书写配件对轻微的触摸也非常灵敏, 能连续地将书写内容传输至兼容的数字设备上, 并在离线工作时暂存各项成果。此外, 它还能同步匹配笔记本和音频录音。





贵宾犬钥匙扣

Miu Miu 贵宾犬图案钥匙扣以珍珠和皮革勾勒出可爱的小狗造型，粉红鼻尖和颈间的粉红蝴蝶结增加了俏皮感。



蜜蜂胸针

Chaumet 用明亮式切割钻石镶嵌的翅膀和大颗梨形绿碧玺将勤劳的小蜜蜂转化成一枚胸针，白金别针代表了蜜蜂的尾巴尖刺。



破碎的镜子

艺术家李·波尔 (Lee Bul) 对迪奥标志性的手袋 Lady Dior 进行了重新设计，包袋表面粘贴拼合了数十块有机玻璃镜子，以此模仿破碎镜子的意象。

粮仓剪影

瑞典灯饰品牌 Zero 的 Silo 吊灯，烤漆铝材灯罩搭配同色织品电线，小巧的外形中带有独特的工业特征，灯罩的轮廓来自粮仓的剪影。



热气球腕表

江诗丹顿艺术大师系列 Les Aérostiers 热气球腕表，手工雕刻的热气球悬浮在半透明的镂空珐琅表盘上，这是向 1783 到 1785 年间在法国完成的五次热气球飞行壮举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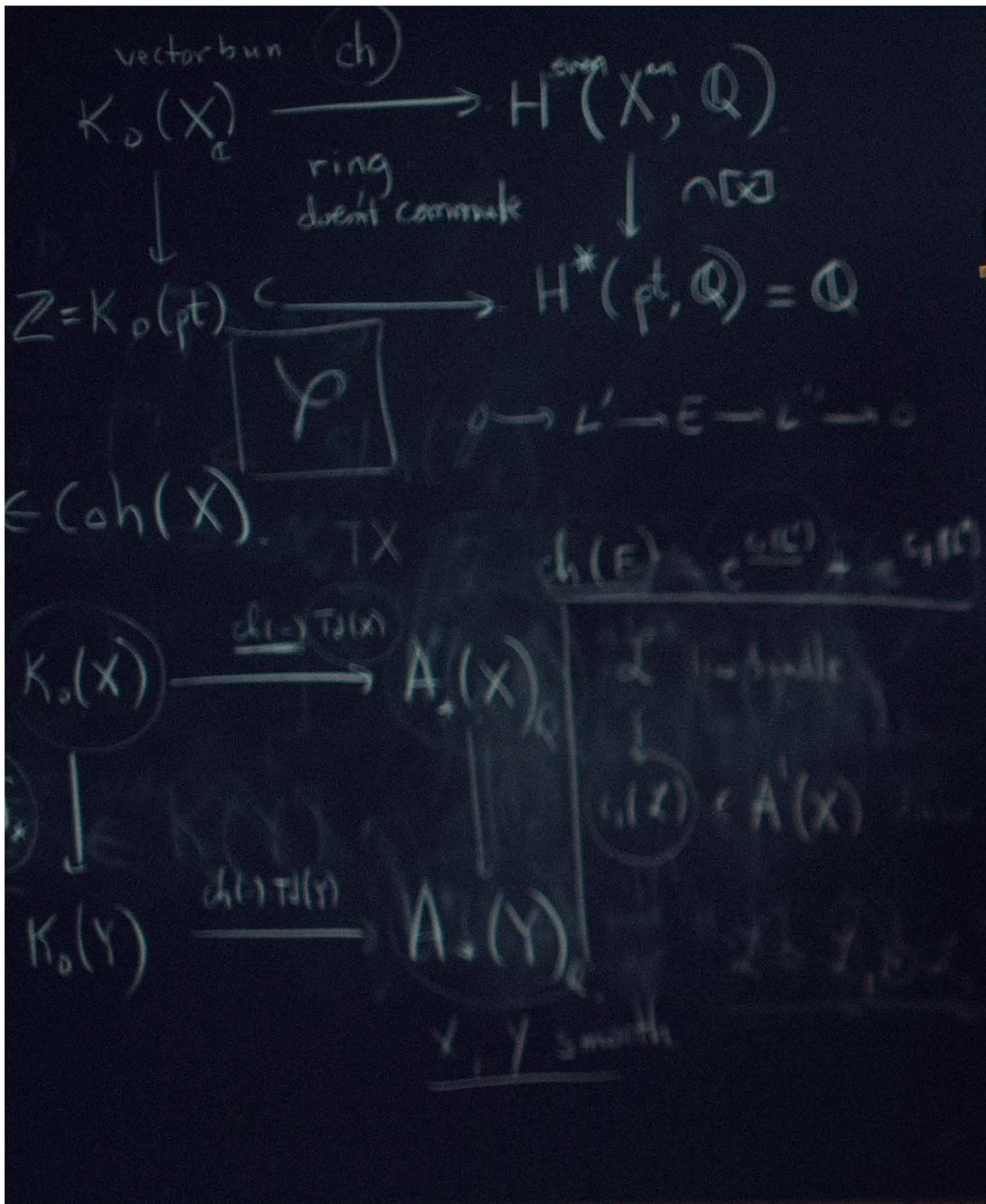
圣甲虫休闲椅

Gubi Beetle 休闲椅的设计灵感来自圣甲虫的造型，椅面和靠背的弯曲线条形似甲虫的外壳，纤细的镀铜不锈钢椅腿同样参考了虫子的细脚。



典雅餐具柜

印度 Scarlet Splendor 品牌的 88 餐具柜在印度手工制作，胭脂红、翡翠绿等色彩的面板上装饰着玫瑰金色的金属线条，体现出典雅的质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挥之玮在他的办公室，他刚刚接待完一位讨论数学问题的学生

最美的数学

天才为何成群到来

主笔 蒲实

2017年11月，当我通过“新视野奖”初次知道张伟和恽之玮，了解到他们富有创造性的数学合作工作，进而知道一个被称为北大数学系“黄金一代”的数学家群体时，那个“为何在某个时代，天才会成群到来”的问题触动了我。北大数学系00级的张伟、恽之玮、袁新意、朱歆文还有李驰，以及在北大时与他们联系紧密的99级的许晨阳和刘若川、01级的肖梁等，在国际数学界已形成了一个相互合作、成果斐然的数学家群体，很受瞩目。从一所大学的同一个年级，成群出现这么多一流的数学家，实属罕见。

基础数学是一门对天赋要求极高的学科，它的高度抽象性让不具备这种天赋的人望而生畏。北大数学系在大二上学期结束开始分方向时，老师会提醒，通常“脑子里存在一种物理结构”的人才来选基础数学。数学天赋的存在和它的级别差异，使得北大数学系是大学里专业成绩分化最大的系。某种意义上，是数学选择了它的追随者，而不是相反。加之数学是一门完全依赖于人自身最纯粹的大脑机能进行探索的学科，这使得一流的数学研究介乎学问和艺术创造之间，总是在“灵感乍现”的时刻产生突破。这也使得“天才”这个词，在被用来形容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运动员和作家的同时，也被用来形容数学家。但一流天赋和伟大天才的区别，也许在于震慑人心的天才呈现出“仿佛来自虚空”、无中生有的创造力。天赋与人的结合，由于心性的不同，呈现出丰富的模样；而数学这种天赋，由于它不断追求向深处发展，使得学数学的人都有一种几乎极致的专注。

这一期封面故事，我顺着张伟和恽之玮那个与大众视野产生交集的“灵光乍现”时刻往回追溯，试图理解那一刻到来之前他们的思维和精神世界所经历的漫长旅途，进而理解这些创造性瞬间的意义。我也想探究具有天赋的人，如何同时在被天赋的声音所召唤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里生活，这两重世界有时并行不悖，有时却充满张力。英国数学家G.H. 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自白》里曾经写道，律师、政客和商人时常会觉得，追求学术生涯的人是那些谨小慎微、缺乏大志的人，关心的是舒适和安稳。对于数学来说，这个判断是大错特错。一方面，对具有数学才能的人来说，现代社会几乎充满机会的诱惑，金融、计算机、互联网，都是比数学研究更赚钱的行业；另一方面，数学家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职业，求得一份工作，几乎仰仗于天赋和灵感的偶然眷顾。一位北大数学系某级专业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告诉我，当年他之所以没有选择做职业数学家，正是因为从数学家的故事里听出了高风险性，他从而决定选择金融——可见数

学这个行业的风险性高于金融业。

在麻省理工学院2号楼数学系4层，在我走出电梯，经过恽之玮的办公室，然后经过L型的拐弯，走到L另一边，经过他们99级师兄许晨阳的办公室，到达张伟的办公室的这段几十来米长的距离里，我意识到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在四川大竹县大树村读小学张伟，在常州那条历史深厚的青果巷宅院里听爷爷讲聊斋的恽之玮，以及有一位企业家父亲的许晨阳在这里相聚。数学天赋一路引领他们，但其中又充满着命运的偶然性和人生的无常。

现代数学已高度抽象和专业技术化，在很多领域过于超前应用。这使得它和近现代数学不同，后者还与大众生活密切联系，而前者已很难与大众沟通。现代数学的每一个定义，都需要花很长时间一层层、一步步展开，最终才能回到古典数学的世界，普通人已很难再有耐心等待这个重新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恽之玮告诉我，现代数学就像在公路上行驶的车流，每一个定义都是一辆汽车，汽车里的每一个零件，才是与我们经验世界发生直接联系的那些概念，而数学家就是驾驶汽车的人。在采访中，我开始意识到，高度抽象的阅读和思维方式早已存在于他们头脑中，使得他们能够跟随数学历史的那些大跨越，一路走进当代。如果说一个数学定义可以展开为一本书的内容，我想象，每一个成熟的数学家脑中，都有一个虚拟图书馆的阅览室。他们的大脑像一个图书管理系统一样，通过书名调度每本书，并按不同的分类法，将这些书在自己脑中组合排列。研究领域相距甚远的数学家，依然可以互相去听对方的报告，对他们来讲，这大概就是去翻阅另一个阅览室的馆藏目录。

在我第一次遇到张伟和恽之玮的那次“突破奖”颁奖典礼上，一次晚宴，这个奖项的工作人员坐在我旁边。他说，伟大的天才总是上百年才出现一次，但牛顿，爱因斯坦，这些罕见的天才一旦出现，就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星空。而中国的人口有13亿，从概率上说，出现天才的可能性很高，也许下一个这样的天才就是中国人。当我跟随这一个个充满天赋的“灵感时刻”的到来，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和艰险的风景，我开始明白他所说的“概率”。当我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只是从数学与物理的庞大大厦里，捡起了两片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懂的拼图时，我开始明白，文明中微茫的璀璨那极致之美。

在写作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抽象的数学转化为可以理解的内容。感谢每一位我所采访的人，他们努力用精彩的比喻和日常化的语言描述他们所做的数学，提供了极为耐心的帮助。▣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绘画·阿梗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扫码订阅2018年度《三联生活周刊》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学生的数学题讨论课



行走于数学的风景中

主笔 ✍ 蒲实 摄影 📷 蔡小川

在现代数学的世界里行走，数学家们在那些创造性的灵感时刻，看到了什么奇异的风景？而那个时刻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的到来所经历的漫长跋涉，也因罕见的天赋与人性的结合所迸发的美丽光芒。

左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内的萨特门，今年是伯克利建校 150 周年

右图：伯克利校园内的学生



一个时刻

2018 年除夕的前一晚，在一家川菜馆与我们吃完晚饭，袁新意开车，先去他在伯克利北边的家。席间他一点酒也没喝。他说，自从北大毕业那年喝毕业酒喝吐之后，他就不怎么喝酒了。18 年前，还在北大数学系读本科时，他身上那股“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侠气，曾给住在他宿舍隔壁的同学张伟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俩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都师从数学家张寿武，有了更长久的交往。

袁新意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待了三年就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纽约读博。那一年和他一起提前毕业的还有王东。他俩一起做东，宴请 00 级数学系的同学，愿意来喝酒的都可以来喝，喝了好几轮。三年匆匆，在袁新意同班同学的记忆里，他上专业课的时候“全在看英语”，似乎不需要花时间同学数学，就轻松完成了绝大多数人四年学下来通常很吃力的全部数学课程。刚来北京时，从湖北小地方出来的他竟普通话的口音还有一点，就更别提英语了，基本功很差。即便如此，他还是顺利在三年内去了美国。那是 2003 年。

我们跟他走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校园里，经过热闹非凡的萨特门（Sather Gate）。“看，这里好多社团在招新宣传，和北大的‘百团大战’有得一比。”他驻足指向门前排开的许多小展台，介绍说。在北大的时候，袁新意没有参加过社团，可以想见，留给他参加社团活动的也不多。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急着提前一年毕业，压缩出来的那一年在日后的岁月里是否真的很重要。他说，在他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他突然有些后悔赶这么一年；似乎还有很多时光可以享受，却已来不及改变。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穿过萨特门，走到门的另一侧。他说：“人总是埋头想迈过一道道门，迈过的那一刻回头看，却又留恋门内。”好在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在北大时，足球赛、篮球赛他都爱参加，晚上还爱在理科楼国际交流中心前的那片空地上和一帮轮滑爱好者玩轮滑——黑夜中，那片空地上的地灯把轮滑者脚下的路照得格外清晰。这让他有不少朋友，00 级的同班同学提起他时，都亲切地喊他“老袁”。和外人想象中数学家所具有的理性应伴随的冷漠感不同，他是个能让人感受到热度的人。即使面对我这样一个数学外行，面对可能解答了也不一定



能让我听懂的一些专业问题，他依旧不遗余力地回答。后来我听他太太说，美国这边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明确，工作上的朋友最多一起吃个午饭，很少一起晚餐，更别说去家里做客。袁新意接过话说：“我对待中国人还是按中国的习俗来，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按美国通行的规则来。”

现在，他在伯克利弗吉尼亚街买了房，安置了下来。“安定下来”这个主题在他博士后结束拿到“终身教轨”（tenure track）的时候，甚至在他博士后期间，就开始成为他所考虑的问题。按照他的说法，作为班级里最早来美国的人，他什么都走在别人前面一年，既然要在举目无亲的美国扎根下来，这些有关生活安定的问题也就按部就班、表率性地先考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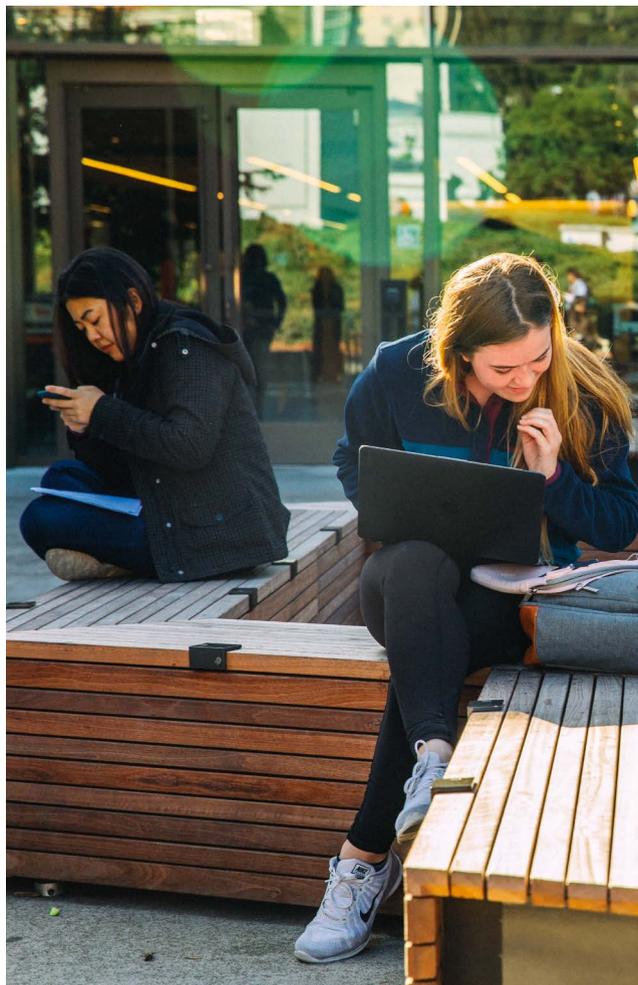
初见他时，我想他的生活已足够静好：他每周骑车去伯克利的办公室，通常去三次；去的时候是

上坡，大约骑 20 分钟，回来的时候是下坡，十来分钟就到家。他的办公室在加州伯克利校园里埃文斯教学楼（Evans Hall）的第九层，俯瞰沿山而建的郁郁葱葱的校园。两面采光的玻璃窗外，刺穿伯克利天际线的萨特钟楼（Sather Tower）成了一道装饰的风景区，只要抬头平视钟楼的指针就可知道时间。下午 6 点钟时，钟楼的音乐钟声就在咫尺处的同一个高度回旋，在人心中唤起某种远离尘嚣的宗教情绪。再远处，北加州的远山描画出起伏的淡影。一排淡黄色的沙发靠倚在窗前，正对着洒满阳光的黑板，真是很理想的思考和办公环境。2011 年，结束克莱数学研究所的博士后项目，他短暂回到哥伦比亚大学，随即又从东海岸搬来加州，转眼六年又已过去。

那天我们开了车。夜色降临时走出他的办公室，袁新意把他骑来的自行车搬回办公室，开车带我们



1



去餐馆。他到伯克利以后迅速被偷了两辆自行车，这让他变得谨慎。在波士顿读博士的那一年，他也买了一辆高档自行车，因为时常停在校园里，还搞了两把巨大的锁。但是和在北大时一样，没过多久他的车就被偷走了。他说加州伯克利作为一个文理学校，有很多与北大的相似之处；也许自行车容易被偷也应被列入这种相似性中。在他还没有离开北大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的春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理科楼开的中国经济专题课上讲，北大本科生在大学四年里平均每人被盜约3.4辆自行车。

袁新意的家很快到了。从餐厅去往他家的路上，我们聊到了袁新意在北大的数学系同班同学——张伟和恽之玮2014年来加州伯克利时，他们三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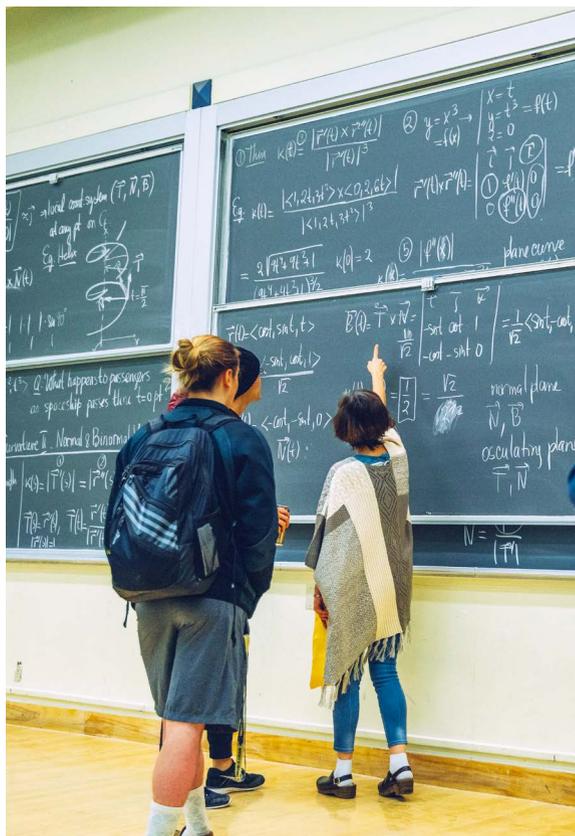
之间一次关于数学的讨论。正是那一次讨论，成为张伟和恽之玮具有创造性的合作的开始——他们两个人一个研究数论，一个研究代数几何，在那个时刻，各自的研究产生了清晰的交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裔美国数学家罗伯特·朗兰兹提出了雄心勃勃的革命性工程——朗兰兹纲领，试图建立数论与几何之间的内在关联，用一个领域的工具和方法研究另一个领域的问题。这个纲领被视为“数学家的大一统理论”。张伟和恽之玮的工作，是与朗兰兹纲领相关的突破。

聊到这里，袁新意打开了话匣子。伯克利不大，很快就到他家门口了，他泊好车，决定在车上把这个话题聊完。四年前那一次，开车的人也是袁新意，谈话的时间也是在吃完晚饭后——那天他们吃饭间



2

1. 伯克利的萨特钟楼
2. 伯克利校园内
3.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学生结束了一场讨论课，那天讨论的问题是丢番图方程的另一种解法



3

全都在讨论那个数学话题，路线是从袁新意在伯克利的家去恽之玮的住处。讨论一路上也未进行完，以至于到了恽之玮那儿，袁新意停下车，三个人又坐在车上讨论了很久。这一次，当袁新意在家门外的小路上停下车，在驾驶座上谈论起他们曾讨论的那个数学问题，并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时，我开始较为清晰地知道，三个人都曾为解决它准备和工作了许多年。而四年前那次见面时，他们已各自走向了不同方向。

夜晚，黯淡的路灯灯光透进车内，视觉不再警醒，唯有耳朵更加灵敏地浸泡在回旋于几平方米密闭空间的声波里，使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能吸引不同寻常的专注。2014年冬天的那个时刻，此刻，变得明朗起来一些。

惊奇的风景

恽之玮和张伟的办公室离得不远，都在麻省理工2号楼第4层，各处都在L形走廊的两端。这个L型走廊的拐弯处是一个数学系学生和老师们可以休息和讨论的公共空间，有一张绿色的大黑板，永远写满密密麻麻的符号和公式。数学系的人像是一个运用某种由密码符号构成的特殊语言进行交流的小群体。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好几次，我看到认识的人相互打招呼，说不上两句日常话语，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画和讨论起来，相互可以在只有他们才懂的那种语言间长时间游走。

张伟中学就读于成都七中，恽之玮在常州高级中学，他们都是数学奥赛冬令营成员，但张伟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伟在他的办公室里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第四层走廊里的一个讨论和休息空间

上海也挺不错，就待下来了，也很好。上海与北京之间有没有路还不知道，但不一定要去北京了，哪怕回成都也很好”。他说这段话的含义我当时并不完全清楚，只听出其中有点“随遇而安”的意味，不刻意追求解决大问题的目标。

再次见，在麻省理工。张伟的办公室几乎空无一物，他平时不爱待在办公室里。办公桌上只散落着两支圆珠笔，黑板上却写满了符号和公式，仿佛这个空间里除了数学讨论，什么别的活动都没有发生过。他也讲述了2014年冬天在加州伯克利与恽之玮、袁新意的那次会面，也就是他们的研究“发生交集”，并最终产生了前面那个等式的“偶然”时刻。

恽之玮当时正在伯克利参加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关于几何方法与数论的一个学期活动，张伟则去参加数学家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oward Harris）的60岁生日会议，在会议上给一个报告。

对朗兰兹纲领，张伟、恽之玮和袁新意在各自的领域都已研究多年，也有过一些非正式的讨论。张伟和袁新意之前思考过 Gan-Gross-Prasad 的问题，恽之玮则在做几何朗兰兹纲领算术基本引理方面的研究。张伟说，因为之前有一些先例，特别是数学家吴宝珠用函子性猜想解决了朗兰兹纲领的几何基本引理，受到他的启发，“我们也想做这种转化，看能不能用几何工具来解决算术问题”。一开始出发点“其实比较低”，“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把数域上的问题转化到函数域（几何性）上，就可以用几何工具来解决算术基本引理”。

生日会结束后，他们一起去袁新意家吃晚饭。张伟向恽之玮讲起之前他在研究中的一些意外发现，“函数域上有很多新的现象，实际上在数域上是不存在的”。恽之玮在之前的工作中也在考虑函数域上的基本情形，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一说出来，“我们发

现 L 函数的高阶导数有几何意义，这是函数域上特有的现象”。就在这个点上，他们刹那间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那天，饭间饭后他们一直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数学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时刻，要不要相信那些意外发现的新现象是对的，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像一脚踏入无人之境，举目四望，全然是与那一刻之前所到之处都不再相同的荒原。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吗？如何给它命名？前方有路吗？能走到哪儿？如果说脚下所站之处是通往新方向的起点，那么这个时间上的“开始”是否存在？这些问题都会随之浮现出来。张伟说他当时一直在不停想，“这是不是一个幻觉”，“是不是我们俩搞错了？”吃惊，难以置信，怕所见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站在一片未曾有人涉足过的风景前，没有任何已知情形，地图上从没有标识，他和恽之玮不断讨论的是，眼前所见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倘若迈步出去，会不会发现前面的路表面之下其实是空的？四年后，张伟回忆他们第一次意识到“高阶导数的情形在数域上不存在”时的感受，“不可思议的第一眼”所带来的惊奇体验依旧清晰。

在袁新意家的讨论之前，他们对这些函数域上的新现象到底对不对，还不够确定。那天的饭桌上还有一些湾区聚过来的朋友，晚饭时没讨论完，饭后袁新意开车送他们，先到恽之玮住的地方，一路继续讨论。到了住地，袁新意把车停下来，又在车上继续讨论了很久。第二天又接着讨论，袁新意伯克利找了个有黑板的教室让他们可以计算。张伟说，此后几天开会的空隙期间全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以至于那个会议开的是是什么，别人做了什么报告，自己全然已不记得，只把自己要给的报告做了，“其他很多报告都旷掉了”。几天讨论下来，“几乎已确定不是一个幻觉”。

解除“幻觉”，是因为回头看，张伟之前的一些具体运算已指向了这个方向，恽之玮对基本引理函数域情形的研究也指向这个方向，两人都一直在从不同的路径往这个方向走。只是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会在伯克利这个时刻，出现一个没有人提到过的交叉口，它面向新的风景。

恽之玮说，对这个方向上可能存在着某个地方的想象，可以追溯到 2009 年，但最后把要证什么问题叙述出来，是在伯克利的那天，“张伟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叙述，第一次明确了要证什么”。确认的过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几天里回溯了两人多年各自所做的跋涉。BSD 猜想说的是“高阶导数，但

它说的是泰勒展开的第一项”，这是一个还未被最终证明的猜想。但即使假设 BSD 猜想是对的，“这个领域里也没有任何猜想指向‘泰勒展开后的每一项都有几何意义’”。在那几天里，他们确认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对 L 函数特殊值的研究已经进行了 200 多年，黎曼研究了 L 函数的特殊值（零点），BSD 猜想则研究 L 函数和几何量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泰勒展开第一项的意义。“数学世界里有很多条源流，我们正是从这一条数学的河流顺流而下，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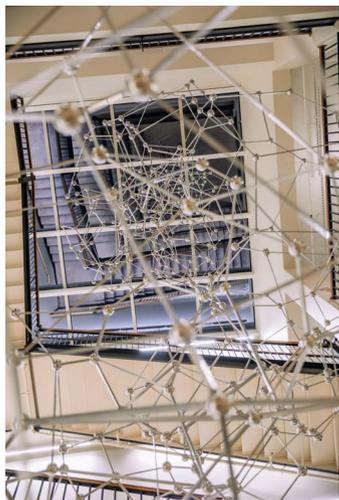
对张伟来说，“灵光乍现”的时刻就是在袁新意家里的那次讨论，“那是决定性的”。那种兴奋的状态持续了好几天，之后便归于平静，各自着手写论文了。2015 年 5 月，大的难关已经过去，卡在了最后一步。恽之玮去瑞士访问，所坐的火车在伯尔尼的玫瑰园停留了两个小时，他坐在花园里，想了一个多小时。一个月后，他用数学竞赛时所受到的“游击队式”的训练，“不限工具、方法，爆炸也行，只要能把盒子打开”，最终做了出来。最后的论文引言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Gan-Gross-Prasad 猜想，就是数域上零阶导数的情形；一个是高阶导数的几何意义，这是函数域上特有的现象。

在斯坦福那一次，为了让人理解，张伟将他们的研究所到达的地方象征性地命名为“上海”。那里不一定会有通往 BSD 猜想最终证明（“北京”）的路，但张伟看到了新的绿洲。“我们虽然证明了这个定理，但并不知道能否在函数域的情形上提出精确的猜想，也不知道怎么提猜想”。“数域高阶导数上的几何意义，目前虽然没有，但这是不是我们的知识局限性使得我们未能发现它？什么样的几何才能在数域情形上解释高阶导数？”这是个新的方向，“目前还没有本质上的知识更新”。“上海”于是成了一个可以繁衍生息的地方。

这个等式证明后，就像穿过了一条真实的细长峡谷，更广阔的新风景在眼前展开。

那声音召唤的时候

恽之玮习惯走楼梯去他在顶楼的办公室。麻省理工数学系的楼梯中庭有个金属雕塑模型，像 DNA 那样螺旋上升，一直攀升到楼顶，上面点缀着一些金属圆球，大概是粒子。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抽象作品。周六那天采访结束，我们跟他一起下楼，便问他这是什么。他打量了一下，就像第一次注意到它一样，



左图：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楼梯处的雕塑作品
右图：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學大樓



思索几秒钟，回答说他也知道。穿过长廊，从数学系的正门出去，再走一段路到停车场，恽之玮找到他那辆银色的旧丰田。车后座中间有一张婴儿椅，地毯上有一些未来得及清理的饼干屑；他的儿子今年5岁，在离哈佛很近的一所小学上学，女儿即将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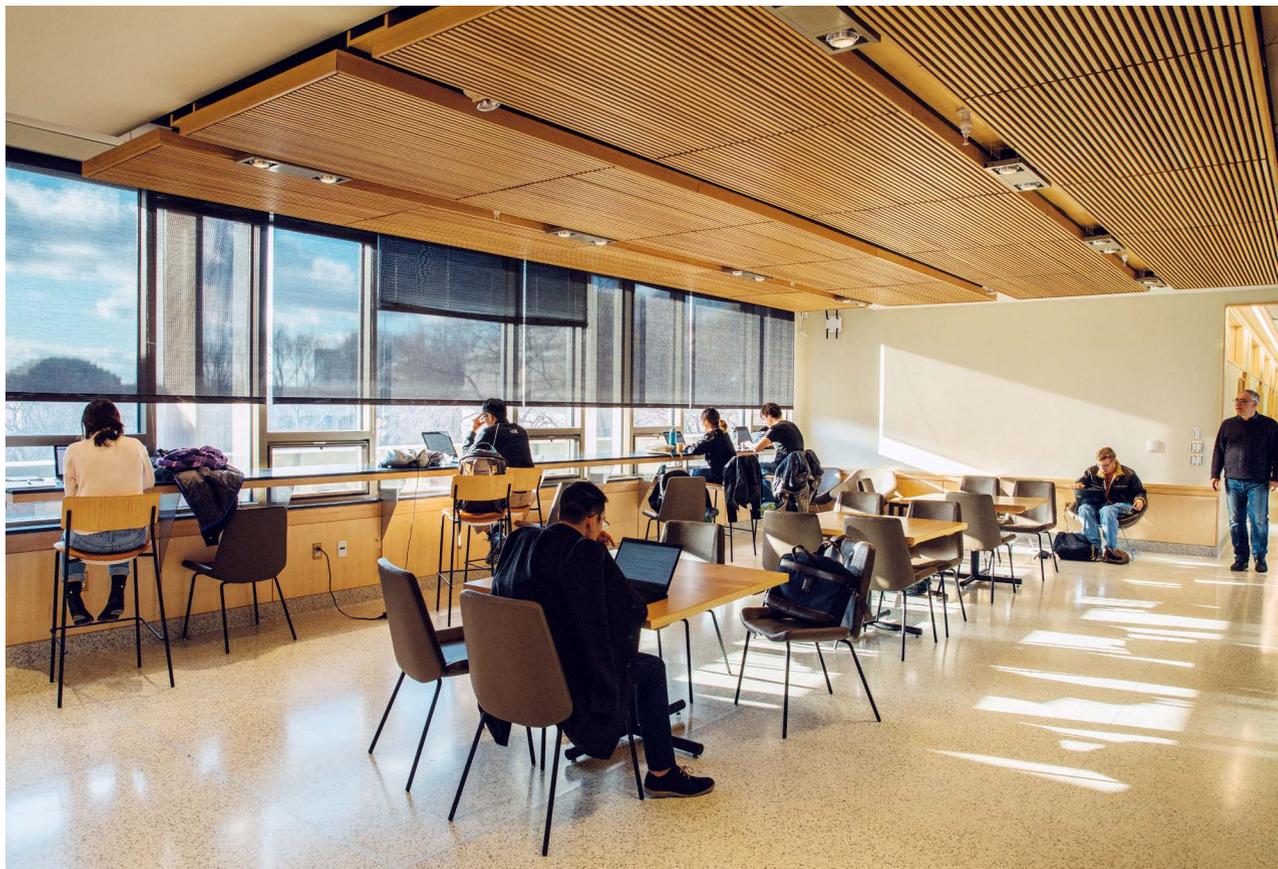
他去波士顿艺术馆接太太和儿子，顺路捎我们过去。他不太熟悉路。为了保持专注，他不用智能手机，一直用的是诺基亚直板，导航仪暂时也不在车里，我们用手机上的谷歌地图导了个航。以终身教授的身份来麻省理工之前，恽之玮曾在波士顿待过两年，这所大学也是他读博士后的地方。但那两年的时间显然并未增进他对波士顿其他方面的了解。他说，除了去中国城吃中餐，他主要是在剑桥的麻省理工与哈佛一带“稍微走走”。最常从事的活动，就是和许晨阳在查尔斯河边跑步，从麻省理工出发，跑过一座桥，再绕回来。波士顿对他来说，是一个数学中心，一座“很多数学家的职业生涯都或多或少与它有交集”的城市。他地图上的波士顿，大学密集，讨论班、会议也很多，数学氛围浓厚。除此以外，他并不以别的方式与它发生联系。

这让我想起，袁新意从北大初到纽约时的感受。他说，最鲜明的印象是高楼大厦，尤其是站在纽约时代广场，置身无数光怪陆离的广告牌中，感到很

繁华。我问，这种国际大都会的景象有没有对他的内心产生什么冲击。他好像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记忆里搜寻了一下，回答说：“没有任何想法，看一看也就忘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的曼哈顿，袁新意租住的哥大房子就在校园外，百老汇大街附近，他每天步行去学校。他在百老汇剧院聚集的街区步行了五年，在我的提示下，他仔细回忆，想起来看过两场歌剧表演，其中一场还能记得起名字，叫《歌剧魅影》。

袁新意的记忆力其实惊人。他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说自己一直都能清晰地记住一件事：大三时学不懂实变函数，去向“老袁”请教；大二就已考完了这门课的袁新意告诉他，这是教材后的第几道习题，编号准确无误。也许是在费力回忆纽约印象的过程中，袁新意发现自己不假思索的生活有另外一面，自嘲说：“我一直木讷，兴趣也不广泛，除了爱好运动。”身处金融中心，对一个数学才能卓越的人来说，诱惑时时刻刻就在门外。袁新意有时会收到猎头邮件，身边的一些师兄师姐读完博士也去了华尔街，但他对外部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钝感。他说，在纽约时，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学校附近的河畔公园，爱去那里散步。这不是他抵制诱惑之后的选择，而出自他质朴的本能。

真正向袁新意扑面而来的，是纽约数学圈的乐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第四层走廊的休息空间

观氛围。“在国内的时候，有一种悲观的气氛，前辈常说做数学非常难，很艰苦。”但哥伦比亚的数学圈非常乐观，“一到纽约，就觉得做数学不是很难。最好的数学家就在身边，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如果说在北大还有过短暂的犹疑，一到美国，他就确定下来要做数学家。经济问题如影随形，但一直不是个事儿，“我出身贫寒，父母都是农民，反而不在意赚多少钱，再怎么也不会穷到哪里去，总比以前好”。直到2009年他有了孩子，钱才第一次成为一道需要考虑的选择题：他从未考虑在数学和其他职业间做选择，那么能选择的只能是何种生活方式；这需要家人同步。

数学以某种方式召唤着它的信徒。在北大，00级数学系的袁新意、恽之玮、张伟、朱歆文，这几个后来的数学家都没有参加社团活动，也不怎么主动与人交流。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和99级数学系的师兄许晨阳和刘若川组成了一个数学圈子，经常在

一起讨论问题，游离于校园生活之外。早在高中数学奥赛集训队的时候，他们其实就都见过或认识了。

许晨阳和好友刘若川搬出了28楼各自的宿舍，在校外的志新桥附近合租一个两居室，以便不受干扰地钻研数学。张伟在40楼206室的宿舍白天很安静，上课的上课，睡觉的睡觉，一到晚上就热闹起来：沉醉于《星际争霸》或《文明》游戏的，把宿舍门框用来模拟练习攀岩的，24小时不离电脑狂热编程的。他读到英国数学家G.H. 哈代写的《一个数学家的自白》，被书里一段话所吸引。那段话说：“一个人要是能成为数学家，根本不应该犹豫。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能精通一件事就不错了（精通不止一件事的人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数学研究是令人尊重，能极大满足人的求知欲，同时令人雄心万丈的职业。”在40楼被拆掉的第四年，隔壁204室的袁新意去了美国，张伟他们搬进了39楼。他和在奥赛时就早已认识的朱歆文依旧在食堂慢悠悠地吃饭，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助理教授袁新意在他的办公室里



未预料到去美国后，数学家群体的吃饭速度将再也无法让他们没有时间压力地进食。朱歆文说自己大三、大四的时候主要以学为主，研究还无从谈起，他总感到没有真正得要领，背后隐秘的、根本性的东西隐隐约约吸引着他，又还看不清。恽之玮度过了很快乐的时光，那是他还不需要操心任何生活事务，可以把全部时间用来深度探寻数学的时光，他别无所求，将所有热情都用来读数学书、想数学问题。

这几个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常聚在一起吃饭，聊数学，自发组织讨论班。世纪之交，中国在数学世界已不再边缘，特别在微分几何、数学分析领域，受到丘成桐、陈省身这些顶级数学家的影响，多年来处于中心地位，几何学家一直引领潮流。但在数论和代数几何领域，“北大还处于起步阶段”。也许是机缘巧合，99级与00级数学最好的这几个人，都对数论和代数几何感兴趣。广泛接触数学的全貌后，他们对自己思维方式的倾向性逐渐有了认识。

恽之玮大三的时候，曾跟做拓扑学的姜伯驹院士做过一些科研，然后参加王诗宓院士的讨论班，他们的方向很接近，都是做扭结理论。那时许晨阳研一，也在那个讨论班，他们经常见面。两个人都发现，这个方向不是特别适合自己，空间想象能力不够，而97级的倪亿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两人遂排除了干这行的可能。袁新意对数论的兴趣，则从他中学做奥数时就开始了。即使奥数做的是初等数论，他也从中发现了关联、前因后果，“像一个完整的叙事”，这套系统的理论很吸引他。

在当时的北大，做数论和代数几何方向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从教学体系借力的事。他们几个人采取了一起自学的方式。他们有计划地用一段时间共同阅读了《代数几何原理》，学校没有开这门课，也没有老师教，书很厚，是英文的，他们合作把这本书学了下来。他们还自发组织阅读了克莱茵的《正十二面体》。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奥赛冬令营和集训队的时候，他们就以这种方式自己找题，和队友相互出题，一起交流解题方法了。许晨阳、朱歆文和张伟分别来自成都的三所名校，但那时成都的奥赛水平在全国来说很一般，进冬令营之前，他们去四川彭州中学训练了一段时间。恽之玮所在的常州高级中学，也不是奥赛的传统强校，没有准备奥赛的大纲和教材，主要靠自学和相互切磋。刘若川所在的东北育才和袁新意所在的黄冈中学，那时在奥赛水平上全国领先，有系统的培训内容，但主要形式仍是自学和相互讨论。集训队里令人羡慕的是后来进入01级物理系的肖梁，他在人大附中时有很多听讲座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最后在集训队里成绩出类拔

萃的人，都是自学出来的。

跨过界河的人

大学四年里，数学系成绩的分化发生在大二、大三，很多人的成绩从90多分逐渐下滑到80多分，再滑到70多分。对数学系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件特别自然发生的事情。00级数学系后来做了数学培训老师的郭化楠说，平时学习中的点点滴滴，让人对这种“后来看起来有阶段性退化的事特别习以为常”。大二上学期结束，数学系要分班分方向，每个系的老师代表上去介绍各自的方向。金融方向的人一贯过于火爆，老师话语里是往外推人；选工程计算的人通常较少，老师言语间都是拽人。唯有基础分析的老师说，学基础数学的人“脑子里都有一种物理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人才来选基础数学。从大一到大二，数学的时间飞快地从古代跳跃到18、19世纪，又飞快地从18、19世纪跨入现代。这几个人的大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速，穿越了那条横亘在初等与高等数学、古典与现代数学、计算与高度抽象之间的河流。

袁新意一开始对抽象代数有点不适应，但他很快发现了“法则”的存在。“一旦把它想象成一个法则，像一套游戏规则，在规则上构建一个体系，就理解了。”他也从技术性的解题转变为对思想性的追求，更多地读数学家写的书，而不是教材。

恽之玮很习惯，高中时他看到的是“一些孤立的数学问题，就像海面上散落的岛屿”，进入大学，“海水下降，你看到原来这些岛都是通过海床连在一起的，只是一个整体的局部而已”，而把“岛屿”联成整体的“海床”，就是“从定义到定理的这种形式化方式”。他对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很敏感，能够迅速适应把问题放到一个适当的框架里，用适当的语言来描述它。他发现了“语言”：现代数学重要的是发展合适的语言来谈论它，“一个看似重新命名的过程，将推进下一步的研究”。比如，代数里“群”的概念，

就概括了所有的对称性，“一个圆盘能旋转；一个正三角形旋转60度或120度，就可以回到它自己。这些群的例子，人们古代就已经知道，但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把这个概念抽象出来”。大学里，恽之玮的数学专业课几乎全是满分，但真正的数学对他来讲已远不止于此。

张伟一接触到数学分析，就被数学里“极限”“收敛性”“无穷小性”这些观点深深吸引，清晰地意识到正从18世纪以前的同余、欧式几何，跳跃进19世纪，“语言词汇迅速扩大，数学对象拓展了很多”，他感到自己“从一个精致漂亮的小花园，进入到了一个植物园里，非常兴奋”。

朱歆文大一时的校园生活还很丰富，当他大二、大三越来越专注于数学时，他就自然而然不再与外部世界互动了。他发现了“结构”，不过他自己那时还在“囫囵吞枣”，蓦然回首，那时常常聊的高斯、黎曼和格罗滕迪克这样的“大人物”，如今愈加明白，“仿佛来自虚空”，难以企及。

对恽之玮来说，数学很早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他们按照自己的品味选择问题，就像作家和画家选择创作主题和语言风格一样。数学的语言和知识在他们各自的脑子里按每个人的特点排列组合，即使日后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哪怕相距甚远，也可以相互理解对方，并在这种差异化的排列组合中发现新的秩序。

这些各自向内心探求、喜欢独处，看上去从不主动与人交流的人，结成了一个基于欣赏和信任的群体——用许晨阳的话说，数学家倾向于过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活方式，适应在一个智识上“少数人的小圈子”里交流。跨过那条界河，数学世界的风景变得辽阔，却也更险象丛生。他们一到美国，就将意识到已在看不到边际的大海游泳，在容易迷路的热带雨林里穿行，未知新世界诱惑着好奇心，把风险作为筹码交换自由。多年后回头看，这个“小圈子”里的相互激励和启发，让他们日后的数学之路显得更顺理成章。毕竟，数学研究充满着不确定性，提不出有创造性的真问题，或问题做不出来，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时刻可能终结作为职业数学家的生涯。但若跋涉于荒野，虽举目不见人，却有正与人同行的默契，不孤独，也就多了几分勇气。

纯数学家对绝对主义有天生的偏好，这让他们有一种单纯的心性。数学有清晰明确和被人公认的标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恽之玮说，这一点是他追随数学的重要原因，他无法接受模棱两可的答

学基础数学的人“脑子里都有一种物理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人才来选基础数学。

案，也不能接受做随机选择的策略。他不擅长下棋，这种每一步都有太多选择的思维活动，与他灵活运用排除法的智慧相悖。恽之玮“像一台双核 1.4G 的精密仪器”，连他留在普林斯顿办公室里的草稿纸都写得一丝不苟，摞得整整齐齐，后面来的人以为是写好的论文，一直留在桌上。生活里的无序、日常的繁乱、有人不守时、孩子无纪律，这些对他来说，大多数时候是不得不忍受的。

与恽之玮相比，其他几个人似乎只把绝对主义留在了抽象世界里。许晨阳的办公室桌子乱糟糟的，他对美食的嗅觉也很敏锐，见多识广善交际，是喜欢独处的刘若川的“信息枢纽”。朱歆文和张伟兴趣广泛，也爱玩，冬令营在一起时就爱搞恶作剧，聚在一起有时彻夜打牌，朱歆文还业余下了很多年的棋。袁新意热爱篮球、足球和多项运动，这让他不懂数学的太太觉得他在生活里是个挺正常的人。但在与数学 20 多年的相处中，数学召唤着他们倾听自然深处的声音，这声音很早就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与心灵，让他们异乎寻常地专注，外部世界似乎未在他们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用朱歆文的话说，与近 20 年前初次认识时相比，“本质没有变化”。

在“新视野奖”的获奖词里，恽之玮写道，他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童话里”。他告诉我，“童话”的意思是，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仅仅做热爱的事，对社会的回报还看不见摸不着，就可以过虽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似乎有悖经济规律”。如果说对艺术家而言，是否能用艺术创作维持生计的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艺术，也没有什么作品可以一劳永逸地保障艺术家的荣誉，那么对数学家而言，幸运的是，数学的创造总能得到公平的评价。

恽之玮做过一个反复出现的梦。拿国际奥数金牌时他上高二，按照惯例，他本应在高三时再为学校出征下一届奥数。但他申请提前毕业，早一年去北大报到，学校比较开明，放了人。手续稍微复杂一点，2000 年秋天北大开学时，他到校得晚了一些。那一年，他经常梦见国家队召唤他回去参加国际奥数，他回去了，在赛场上，面对竞赛题，却一道也做不出来。他说，这是他潜意识里焦虑和不自信的投射。这让我想起《一个数学家的自白》这本书里，写到过罗素做的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顶楼上，时间大约是 2100 年，一个管理员手拿着一个巨桶来回穿梭于书架之间，取下一本又一本的书，瞥一眼，把它们或者重新放回书架，或

者丢到桶里。最后他走到了三大卷《数学原理》的孤本跟前，罗素认出那是他的书。那位管理员拿下其中的一册，翻了几页，似乎被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困惑了一阵子，然后合上书本，在手里掂量着，犹豫着……”即使是听到过数学召唤的声音的人，也害怕被数学抛弃和面对时间的失败。

新世界的激情

2004 年的北大毕业季和任何一个毕业季没有什么不同。留在张伟记忆里的，是饭局，西门鸡翅、啤酒、K 歌，校园里的喊闹，离愁别绪，对新开端的向往。大概是被各种情绪怂恿，那一级不知道是谁，趁着天黑砸了校园内餐馆的玻璃。恽之玮和刘若川、01 级物理系的肖梁、00 级数学系的李驰，用跑步来纪念即将离开北京。他们从北大西门一直跑到建国门，刘若川骑着自行车一路随行。朱歆文、许晨阳、刘若川和恽之玮互赠了礼物。朱歆文还记得送给恽之玮了一本《圣经》，自己则不知从谁那儿收到了一张黑胶唱片。

在北大的相聚，让他们从数学上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恽之玮、朱歆文经常与许晨阳、刘若川见面，聚在一起吃饭、聊数学。许晨阳说，他们开始谈论“整体的数学”，那些他们都还不懂的数学理论和前沿方向，以及数学界的信息；哪些数学家获奖了，也会去看一下他做的工作。许晨阳那时喜欢在图书馆里读一本关于数学历史的杂志，叫《数学意林》，有很多大数学家的访谈录，讲他们的数学探索，看了后就讲来听。恽之玮说，那时他看到了数学的丰富和宽广，“路是越走越宽的，不会一辈子钻入死胡同里”。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所知道的“前沿”，其实已是现代数论和代数几何三四十年前就广为人知的东西，至于像“类域论”这种第一次听说、不知何意的名词，那都是 100 年前的事情了。他们对这些领域的基础知识还不了解，北大也没有开这方面的课程，但遥远的风景已让他们“莫名其妙地神往”。

恽之玮和朱歆文读大四时，也是许晨阳和刘若川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他们自发组成一个讨论班，一起读《代数几何原理》这样的书，每周一两次碰头，每次在吃完晚饭后，分章节每人讲一部分，讨论 1~2 个小时。最开始他们在 40 楼聚集，40 楼推倒后他们又在 39 楼聚集，最后常去的地点是老旧的第四教学楼，在那里可以找个无人的教室讨论。有一次楼里突然熄灯了，正在讲的许晨阳并没有停下来，在



左图：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朱敬文在他的临时办公室，数学系大楼正在装修中

右图：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内

了。那时，与安德鲁·怀尔斯合作证明了谷山-志村定理的布莱恩·康拉德 (Brian Conrad) 也来北大讲过课。2003 年的暑假，张伟和恽之玮都参加了浙江大学数学中心普及朗兰兹纲领的暑期学校。来讲课的人包括证明局部朗兰兹猜想的法国数学家亨尼尔特 (Guy Henniart)，普林斯顿大学的斯金纳 (Christoph Skinner)，与康拉德、怀尔斯合作证明谷山-志村定理的布鲁威尔 (Christophe Bruel) 等。那个夏天，杭州持续高温，暑期课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每天内容都是满的。他们抽空去了绍兴游览，在咸亨酒店喝了黄酒吃了茴香豆，还去了一趟兰亭，恽之玮对王羲之的《兰亭序》情有独钟。

其他几个人也都在大学里与朗兰兹纲领产生了交集。袁新意在大三做毕业论文时，阅读了数学家约翰·泰特 (John Tate) 的博士论文，是数论里朗兰兹纲领的开端和出发点。回过头看，朱敬文说，在他们进大学的时候，数学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专业细分，已经开始了联系和统一的趋势。只是每个数学家跨越进现代数学后，还要在专业化的历史里跋涉很久，才能到达朗兰兹纲领就已提出的

“用一个领域的工具解决另一个领域的问题”的地界。

到了美国，许晨阳和恽之玮都在普林斯顿，97 级的倪亿也在那里。3 年后，00 级的李驰在北大数学系读完研究生院后，也将前往汇合。许晨阳和恽之玮继续一起吃饭，打篮球，考驾照，住学校的公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数学系里，要么就是在图书馆，熬夜到一两点。普林斯顿图书馆藏书丰富，许晨阳爱看西方哲学，恽之玮则喜欢古典明清小说，还在许晨阳的影响下开始看金庸武侠。刚到不久的 10 月，他们见到仰慕已久的比利时数学家皮埃尔·德利涅 (Vicente Pierre René Deligne)，与格罗滕迪克有过交集的人物。在高等研究院的食堂里，数学家们都坐在一个长桌上，其中一位数学家问了德利涅一个问题。德利涅听了后，一言不发，只是继续边吃边想，沉默了 5 分钟，然后回答说“不知道”。恽之玮说，沉默经常是德利涅谈话的方式，在那 5 分钟里，他的思维大概已经历了普通大脑几年的时间。许晨阳则记得，他们问了很多如今看来很简单很傻的问题，但德利涅都详尽地做了回答。2016 年，恽之玮去普林斯顿，在代数几何讨论班上讲他与张

伟合作的那个问题。刚要走进数学系大楼，72岁的德利涅骑着自行车来了，问恽之玮讨论班的教室怎么走。那两天的报告德利涅都来听，这对年轻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博士生所看到的数学又是另一番风景，这时它已经迈入当代的门槛。朗兰兹纲领就像“有人告诉你地球内部有一个很深的洞，里面埋了一些东西，好奇心让人想挖到下面去看个究竟”。于是他们从各自的隧道开始往深处挖洞，这些隧道深幽，渐渐分岔出更细的隧道，与别的隧道相距甚远，不断往深处去，可能有一天会与别的隧道打通。这与他们在大学里最喜欢谈论的法国数学家格罗滕迪克的数学很不同。格罗滕迪克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他无中生有地构建出一幢理论大厦，广泛而完整，是一直被津津乐道的传奇。许晨阳和恽之玮曾经是带着这样的憧憬向风景深处行进的，那是他们“想象中最好的数学”。当他们开始读研究生，却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数学呈现的是高度细分和技术化的景象，与想象中的数学有些差距。

恽之玮在普林斯顿的导师罗伯特·麦克弗森(Robert MacPherson)是非常有眼光的数学家。朗兰兹纲领前提成立的一个基石是基本引理，数学家们为证明它努力了近30年。麦克弗森将基本引理翻译转化为另一个可用许多工具去解决的问题，越南数学家吴宝珠再在这个基础上将其从数论翻译成代数几何问题，最终将其证明。在恽之玮心中，麦克弗森“有点像庙里的和尚，能给人指点迷津”，每次见他总有一种和“先知”“智者”的对话感。这位导师要求他从小问题入手，解决几何表示论领域里的具体代数几何问题，然后再从小做到普遍。这对恽之玮影响很大，改变了他过去追求普遍、漂亮定理的方式，开始采取更现实的方式去做数学，“也许自然中并不存在想象中那么完美的数学，也许是时机未到。也许通过具体的努力，可以在未来看到统一的数学”。

这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数学家，都把看到朗兰兹纲领所描绘的统一未来视为需要付出几代人努力才可能出现的景象。比如吴宝珠。2006年到2007年，吴宝珠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学期报告，能坚持听下来的人从最先的10个人，最后只剩下一两个人，恽之玮是其中一个。他当时博士三年级，正为如何找到问题而感到痛苦。一进入普林斯顿，他们就像“被扔进大海”，“能否游到岸全靠你自己”。最难的就是独立找到问题，导师只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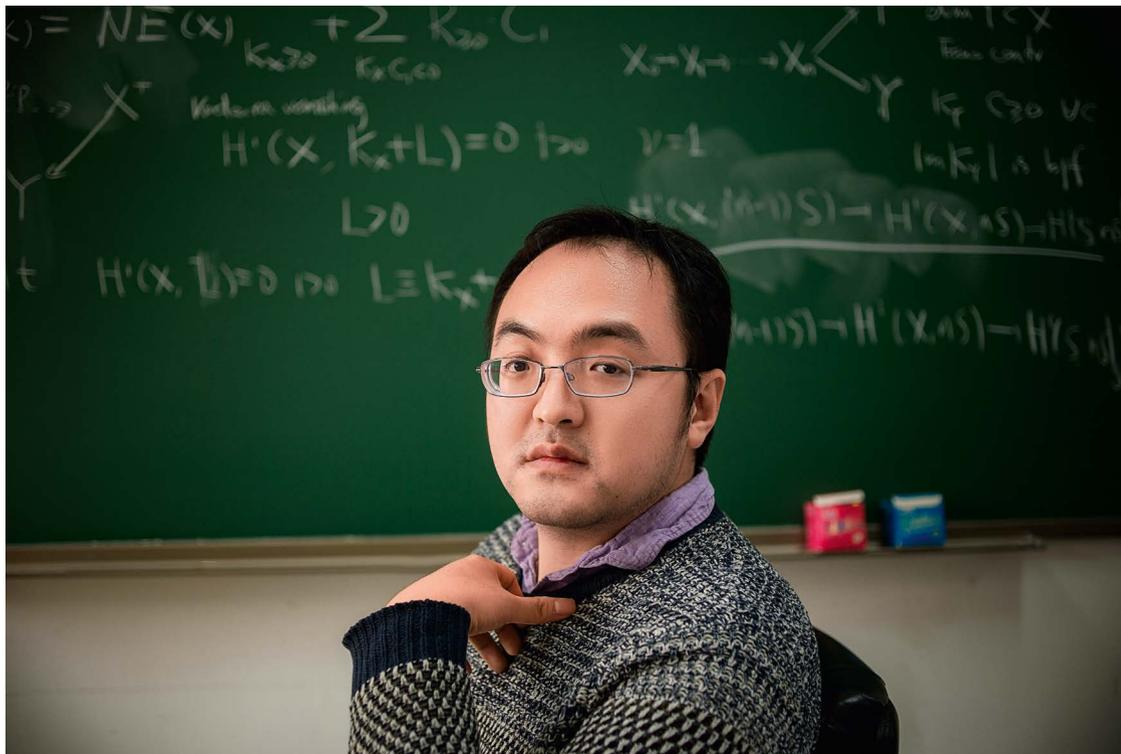
助判断方向是否有前途——恽之玮的整个博士阶段都在学习找问题。这时他发现吴宝珠的问题可以与以前学习的表示论联系起来，就决定做这个。当时，吴宝珠证明了基本引理的酉群情形，想继续证明它的普遍形式，这个阶段正是他写作论文，不停举行讲座解释自己想法的过程。吴宝珠在2008年5月最终证明了基本引理。在这之前，数学家们关于朗兰兹纲领的研究，都建立在假设基本引理正确的基础上；在这之后，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得以确立。数学家们原来都在河对岸工作，等着有人能架好一座桥梁，现在桥梁架好了，每个人的工作都有了意义。恽之玮目睹了这座桥梁架设的全过程，“把他的东西全部学下来，做任何东西都是新的”。

向隧道深处走

袁新意到纽约一年后，张伟也来了。之前袁新意在邮件里告诉张伟很多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处。袁新意哥大的出色表现，让他的导师张寿武也欣然接受了张伟。在张寿武眼里，袁新意是一个“很沉稳的人，不会轻易对新问题下结论”，“他要先找很多反例，当找不到反例时，他就把它做出来了”。而张伟想法很多，“给人天马行空的感觉”，对文学、历史什么都感兴趣。张寿武最初时常提醒张伟，“不能到我办公室胡说八道，要好好做学问”。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大学同学朱歆文的视角，袁新意和恽之玮都属于计算能力和技术非常强大的人，而张伟直觉很强，经常能做一些过度简化的发现，经常还是对的。

朱歆文那一年去了加州伯克利，远离东海岸；刘若川到了麻省理工，00级获国际数学奥数金牌的还有吴忠涛，他也去了那里。

在普林斯顿，许晨阳和恽之玮，刚开始仍像在北大时一样，讨论很多数学。随着各自的研究越深，他们的领域和话题也逐渐越离越远。许晨阳做的代数几何，渐渐离数论更远一些，离几何更近一些。恽之玮所做的几何表示论，处于代数几何、数论和表示论之间。这个领域当时刚取得了很大进展，状况很活跃。恽之玮告诉我，吴宝珠最关键性的突破，是在阅读1987或1988年一本期刊时受到了启发。他本来是想查阅导师拉尔·洛蒙(Gérard Laumon)的文章，在那本期刊中，排在洛蒙文章之后的，恰好是一位英国数学家关于杨-米尔斯场论的文章，与数论完全没有关系，和理论物理的关系更大一些。



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许晨阳，他即将到麻省理工任教

他阅读了那篇文章，当时并没有产生灵感，但若千年后，他却靠这篇文章取得了突破。吴宝珠发展的这套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基本引理剩下的其他问题。恽之玮开始了漫长的探索，到博士第四年时，发现可以与表示论中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产生一些新的结果。他说，这些问题是从来都没有人到达过的地方，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在荒原中独自散步，很孤独，但他很享受这种感觉，一步步推进，向宝藏接近。

博士第四年的冬天，恽之玮在高等研究院开会。吃饭时，在与他人闲聊时，为了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想法，他的思维似乎要活跃一些，自言自语说了几句话，对方听没听见他不知道，但自己突然觉得有所触动，获得了灵感构造一个新的群的表示。在这之前，很多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清楚了，现在找到了把那些东西表述出来的精确表达，后面就只是细节性的证明。他建立了整体斯普林格理论，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博士后阶段，恽之玮与吴宝珠合作，借鉴吴宝珠证明经典迹公式的基本引理的想法，证明了自守形式相对迹公式的基本引理。

这样的灵感时刻在2011年初再度到来。那时他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吴宝珠

和他，还有一位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海因洛施（Jochen Heinloth）有一天聊起一个问题，当时还不知道如何解决。过了一个礼拜后，恽之玮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和他之前做的另一个问题有联系，那是他和麻省理工一位教授正在合作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看上去很不一样，但这两个问题都在他脑子里，所以他很惊奇地发现，这两个问题非常有联系。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吴宝珠和海因洛施。这个联系其实很简单，就是“同一个对象会出现在两个不同的问题里”，“它不难，但发现它很困难”，一旦看透，后面的解决就顺理成章了。吴宝珠他们将信将疑，不确定是不是会这么简单，需要构造出一个例子才能肯定。回到家，恽之玮就验证了这个基本例子，发现确实是对的，然后他们开始了合作。这个合作一直到2010年春天，文章被《数学年刊》接收。

2010年暑假，恽之玮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访问，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他想把文章中的方法推广，解决塞尔问题，但一个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011年2月，他已经半年时间不怎么想这个问题了，但在偶尔和研究生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追问他用这个方法能否做其他的事情，给了他一些启发，他

又重新拾起来。也是在麻省理工与人闲聊的时候，他获得了构造一个例子的灵感，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是一个完全意外的灵感。他突然发现，之前与吴宝珠他们合作的那个问题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塞尔问题。

在数学家所熟悉的领域里，从特例到一般性其实并不难，往往最难的是找到那个特例。他很快构造了一个特例来解决塞尔问题。如果说与吴宝珠和海因洛施合作的问题，还只是建立了同一个分支上两个方法之间的联系的话，那么塞尔问题的解决，则打通了不同分支。之前他与吴宝珠合作的领域，属于几何表示论的领域，以几何为主，塞尔问题则是一个更偏数论的问题。这两者之间通常有很多相似性，但很少有逻辑上的严格论证从一边走向另一边。解决塞尔问题，就相当于给出了这样一种联系的方法。恽之玮说，以前的数学家用写信来交流，有时候其实对方看不看没关系，但数学家正是在这种表达过程中整理思路的，有些问题想不明白，写出来就明白了。到了2014年的时候，丘成桐邀请他在哈佛的现代数学进展上做一个报告，张益唐和张伟也受邀去做报告。报告结束后，要写一个书面的论文，发表在报告的论文集里。他利用书面论文的机会，把一开始和吴宝珠与海因洛施讨论的例子，一直到后续发展，以及除了解决塞尔问题之外，这套理论所解决的另两个问题，都写了出来，把它系统化地进行了发展。

2011年初那个时刻是他在数学上最幸福的时刻。获得灵感时，他内心的狂喜持续了一两个礼拜。大多数时候，数学家在他的思想世界里都是在茫然前行，日常的情况是走弯路，走不通，最终回到原点，或者不清楚前方是否有意义，处于长期的低谷。恽之玮说，那种幸福时刻虽然短暂，但它的极大乐趣，让之前的这些沮丧都变得值得。

但能够与他分享这些短暂狂喜的人很少，因为他很难向人去描述他在那里所看到的前所未有的奇景。恽之玮告诉我，现代数学之所以难以向人讲解，是因为它每一项定义都过于复杂，将它们每个都展开，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像面对跑着汽车的马路，极少有人懂得每辆车里每个零件的构造”，那些零件才是与我们物质世界经验还能发生关联的古典数学的概念，数学家则是那些开车的人。其实，如果有足够的耐心，有人愿意讲也有人愿意听，这些极为抽象复杂的定义都可以一层层、一步步拆开，最后回到最初那些古典概念。但现代数学已经像一个以

极快速度向前推进的世界，让普通大众难以理解，大众也失去了理解它的动机。纯数学转而慢慢成为数学家的专业趣味，而不是像古典数学一样，可以与大众分享兴趣。

当恽之玮获得了解决塞尔问题的想法时，他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哈佛大学的格罗斯（Benedict Gross）教授，他就是格罗斯-扎基亚公式的提出者之一。从发表在《数学年刊》的那篇文章起，格罗斯就开始注意到他。以前他们相互不认识，通过这项工作就熟悉起来，他于是一直关注恽之玮在做的这个问题，也给了他很多鼓励。恽之玮也想与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专家分享。对家人则要含蓄一点，无法想象向他们宣布一个发现，会收到反应。那时他还没有孩子，空余时间很多，任何时间都在想数学问题，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在飞机上、火车上，都在想数学，灵感也比较多地接踵而至。灵感到来后，他并不废寝忘食，也并不急于做出来，但每天结束工作时都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有一个好的开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茫然不知道从何开始——那种感觉很好。

张伟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题目，2005年初，他的导师张寿武让他尝试解决一下库达拉猜想中的模性（Modularity）问题。据张寿武说，本来的想法只是让他忙着，没想到2005年底，他不仅做出了例子，而且找到了独创性的证明方法，做出了一般情况。张寿武当时已经在一些假设条件下证明了格罗斯-扎基亚公式，一个对解决BSD猜想有重要意义的公式。张寿武曾这样描述库达拉猜想与格罗斯-扎基亚公式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联和路径：要把这些假设条件去掉，做一般的公式，“就必须要有新的办法，新办法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母函数的模性”。张伟把这一步做了出来，接下来，张寿武、袁新意和张伟合作完成了格罗斯-扎基亚公式的证明。三人最终的合作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在《普林斯顿数学研究年刊》上。

张伟之后的工作，都是从这里继续系统性地往前推进。张寿武接着让张伟做自守形式中相对迹公式下的基本引理。这是张寿武还在读博士的时候，从他哥伦比亚的导师那里师承下来的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对推广格罗斯-扎基亚公式很重要。2008年的夏天，张伟在北京晨兴参加张寿武组织的一个讨论班，听到中科院数学所的田野给的一个报告，讲贾凯特（Jacquet）的相对迹公式。他告诉我，当时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因为细节太繁琐”。回到美



袁新意在给本科生上微积分

国大约两个月之后，他在纽约和波士顿往返的三天时间里，旅途中无事可做，他突然想起田野的那个报告，“当时大脑里已经把大部分细节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大致轮廓，这个轮廓变得容易理解，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那三天时间里，他获得了灵感，由此他第一次自己发现了一个研究方向。这项工作后来写成文章《算术基本引理》(*Arithmetic Fundamental Lemmas*)，后来他的很多工作都是这篇论文的延续。在他的领域，这些工作都拨开了新的路，让后面的人可以继续往前走。张寿武说，张伟没有做那么多东西，“他只做好了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处于数论、代数几何和表示论所有这些领域的交叉中心”。张伟告诉我，做出算术基本引理后，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还不知道怎么把它转化到函数域。这本来是他和恽之玮合作的出发点，但他们在合作中发现了意外的现象。这就是2014年在袁新意伯克利家里的那个突破性时刻。

张伟自认为过去是个惰性和惯性比较强的人。

小学毕业的暑假，要从他所在的四川大竹县农村去千里之外的成都参加数学夏令营，他觉得蜀道难，并不希望去，是他的父亲坚决要带他去参赛的。进入大学和博士阶段，他才渐渐摆脱了生来的惰性，这是他父亲一次次不断将他置于新环境的结果。他变得很努力。与所有数学家的日常状态一样，他大部分时间在卡壳，有时为验证一个想法通宵演算，偶尔发现想法其实是已有的，时常发现路不对而回到原点。在长时间工作也不能有定论，或者睡觉前突然有了灵感时，他常常选择先睡一觉。他的理论是，“即使在睡眠时，大脑似乎还在自行运算，好比睡前输入了一个程序，清早一觉醒来，答案自行浮出水面”。

在2017年“突破奖”的晚宴上，张伟发言说：“我的父母对我在做的事情很放心，他们以为我是在做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在与虚拟的数字打交道。”我问他，当代数学已成为需要经过漫长训练才能理解的语言，无法与大众

沟通，那么它在数学之外更广泛的意义何在？他回答说，300多年前人们发现的微积分，100多年前才真正地被严格化和简化，而现在已经是高中生就可以学习的数学内容，这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跨度。当代数学发展起来的内容，由于技术细节太繁琐，暂时会被认为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去甚远，更难以与更普遍的文化思想产生关系，但是“数学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向发展，复杂概念和原理会被简化。当50年后的数学家回望今天的数学，也许会有与我们现在相同的困扰，但是他们也许会发现，50年前的数学在新的框架下变得更容易理解”。

重逢

2008年到2009年，在张伟他们博士高年级的时候，张寿武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个非正式讨论会，每次确定一个主题，每个人学习一部分，一起研讨。除了袁新意、恽之玮、张伟和朱歆文，还有00级数学系的陈琳，01级的肖梁和03级的刘亦峰来参加。他们讨论一些热点话题，提前几个月确定主题，每个人学习一部分，在讨论会上一起学习讨论。张寿武之前做了些组织和资助，后来大家基本自费来参加。2009年第一次讨论主题是迹公式，2010年讨论的主题是格罗滕迪克-卡兹猜想，中间还讨论过一些别的主题。一次讨论大概两三天，强度很高。2014年张伟和恽之玮合作用到的一些东西，恰好是第一次讨论的内容。当时这六七个人都处于差不多的研究阶段，思考的问题有很多重合，又有不同侧重，讨论起来彼此的关注点和疑点都相契，彼此有些启发。

张伟回忆说，在那个阶段，在不同方向上深钻了很多年后，他们彼此之间有了比较多的共同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相互理解起来很容易，“换人讲同样问题我们可能就听不懂”。这个阶段的高深数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的方式，在向另一个领域的人做解释时，“可理解程度取决于讲的人和听的人，

如果这两个人差距大，就完全无法理解”。

早在北大，他们在上暑期班或专题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快速增长的新词汇。到了美国，信息的节奏又陡然加快很多，他们发现，把所有问题的证明搞清楚已经是不可能的，每个证明都很繁琐，“只能尽力搞懂语言”。他们很快适应了在高高度抽象的语言中快速学习、转换和组合的能力。听恽之玮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交流时，我听到他用了好几次“故事”和“叙述”这样的词，也用了好几次“自然”或“不自然”这样的词——后来张伟向我解释，“不自然”的意思就是两句话之间跳跃感太大。这让我感到，当代数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数学抽象语言的作家。他们在进行“写作”时，使用的是打包的概念和定义，而他们所体会到的“美感”，大概可以类比我们在阅读文字时所体会到的完美结构和流畅表达。这种用抽象符号进行阅读的能力，很可能在他们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恽之玮的同学们至今都流传着他读数学书如读小说的传奇。当恽之玮告诉我，他在北大图书馆里，经常通过阅读书架上书的书名和目录，了解数学前沿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高度抽象的阅读方式可能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如果说一个数学定义可以展开为一本书，我想象，每一个成熟的数学家脑中，都有一个虚拟图书馆，他们的大脑像一个图书管理系统一样，通过书名调度每本书，并按不同的分类法，将这些书在自己脑中组合排列。当许晨阳告诉我，他和恽之玮的研究已经相距甚远，但他还是会去听恽之玮的讲座时，我想，这对他来讲，就是去翻阅另一个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吧。

即使已如此抽象，但在讨论课上，讲的人也不可能把每一个知识点都过一遍，张伟告诉我，这个量太大。因此，讲的人只能选一个关心点，而如果大家关心的点共同性比较强，那就可能相互对话了。他们之间几乎80%到100%都是共同点，这非常奇妙。这让他们能顺畅地沟通和相互理解。

到了2009年，这帮同学都陆续集聚到了波士顿，这样的讨论形式也延续了下来。波士顿作为数学研究的传统重镇，聚集了涵盖数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研究氛围极其活跃。张伟说，回想起来，波士顿最吸引他的一点是，这里在任何时刻都有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活跃学者，不一定是成名已久的大学问家。这批流动的人员带来新鲜的思想，互相启发。许晨阳、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和张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都先后来到这里，他们是那几年在波

当代数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数学抽象语言的作家，而他们所体会到的“美感”，大概可以类比我们在阅读文字时所体会到的完美结构和流畅表达。

士顿的许多年轻学者的一部分。

刚到波士顿的第一年，袁新意、许晨阳和张伟一起在萨默维尔租了一个三居室，地点距离哈佛和麻省理工差不多一样，朱歆文则住在剑桥。张伟和袁新意各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从萨默维尔穿过毕肯，再到哈佛科学中心的同一间办公室。这条路上有一栋看上去有些破旧的楼房，骑了很多次，发现竟然是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所在地。袁新意买了一辆很炫的自行车，没多久就被偷走了，张伟的自行车幸存了一年之后，也被偷走了。

一年之后，袁新意离开波士顿，恽之玮则从高等研究院来到麻省理工。张伟搬到剑桥，住在与朱歆文相邻的楼，而许晨阳则和恽之玮合租了一个两居室。秋季学期，张伟教了一门迹公式的课，每次课后，他、朱歆文，以及另外几位旁听的访问学者，会一起去吃午饭。他们开始回忆起，在北大食堂吃饭时，中午经常很拥挤，需要端着买来的饭菜等座位，那时他俩还暗自想，“要等我俩座的这位运气实在不大好”。再一年之后，张伟和许晨阳离开波士顿，张伟去了哥伦比亚，许晨阳去了犹他。朱歆文和恽之玮还有一年才离开，朱歆文先后去了西北大学和香港科大，恽之玮去了斯坦福。张伟和许晨阳离开的那个夏天，他们去了一家餐馆庆祝。服务员为张伟和许晨阳自动倒上了酒，朱歆文和恽之玮等了一会儿，忍不住请服务员为他们也倒上。服务员要求查看他们的身份证，因为他们看起来还不到喝酒的年龄。

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他们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友谊，让他们能够自由交流思想。如果说在北大时，他们因为很难跟其他人讨论数学问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么现在，他们在数学世界里，因为相互知根知底，又恰好是有联系的不同方向，彼此互补，这让他们能够自由讨论问题。恽之玮告诉我，他们在一起“是没有压力的讨论”，而跟其他同行讨论，“怕自己的想法不够好，也怕自己不够成熟的想法被别人拿去，多少有一些竞争关系”。他们从大学在一起就无话不谈，“没有什么保留，也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什么就不好意思”。恽之玮说，即使是一个教授，也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没有听说过，在其他同行面前可能会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之间没有这种不好意思，完全可以直接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怎么定义的？’”。

在这几年里，他们有了许多交流。2011年，在一次交谈中，恽之玮告诉张伟，他有了一些想法，

但因为“缺乏数论的眼光”，还不能精确地描述，张伟也不肯定是否是对的。三年后，在伯克利，张伟突然意识到，恽之玮那时的直觉是对的，他精确定义了恽之玮的猜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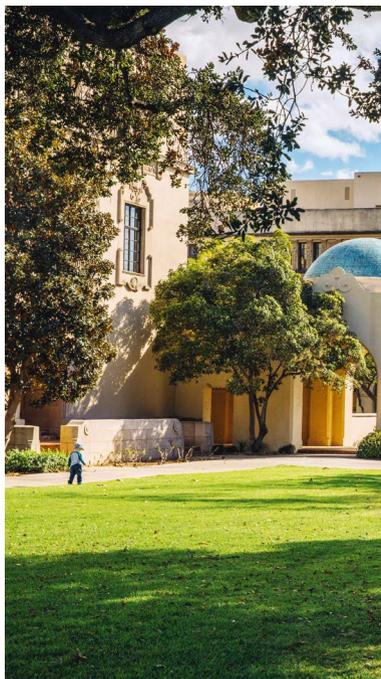
2011年，许晨阳在德国上沃尔法赫小镇遇到在普度大学的李驰，发现李驰的微分几何工具，可以用来解决许晨阳的代数几何问题。那一次他们用代数几何中的“极小模型纲领”解决了田刚在1997年提出的“K-稳定性猜想”。2014年，也是在伯克利的一次学期活动上，刘若川和朱歆文之间的研究有了一些交集，前者的数论工具可以解决后者的表示论问题。刘若川发现，大多数时候离东海岸数学中心热点和潮流较远的朱歆文，是位类型不多见、可以纵览全局的数学家，如同有“吸星大法”，很快就能吸收别人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分岔的小径

2014年在袁新意家发生的那个时刻里，袁新意扮演着尽地主之谊的主人角色，在数学问题讨论的话语中却始终不在场。张伟曾邀请袁新意，三个人一起合作。对他的缺席，恽之玮说：“一开始袁新意本来要和我们一起写这篇文章，但他因为要做其他问题，就退出了。”

最初张寿武、张伟和袁新意从L函数出发，一起做格罗斯-扎基亚公式，初衷是打开通往BSD猜想的路径。但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袁新意对这条路径有了些不同的想法。如果说BSD猜想猜的是1米=3尺，从格罗斯-扎基亚公式出发，包括张伟在内的数学家们一步步开山辟路的工作，走到了把它转化为证明1米=3.28英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化。1米相当于BSD猜想等式的左边，但等式的右边，尺与英尺如何之间换算，还不知道。但它构造了一个绕路，可以通过证明3尺=3.28英尺，来证明1米=3尺。这条绕路里，3尺本来含有一个与1米相等的条件假设，在证明1米=3.28英尺的过程中，用到了3尺中含的这个假设，也就是说1米=3.28英尺是一个有假设条件的结果。但如果能够证明3.28英尺=3尺，就能够自动证明假设成立。

但在这里，有一条分叉的小路：通过直接证明假设，也可以最终得证。那么证明假设更可能，还是证明等式的右边更有可能？这就像在没有标识过的岔路口，仅能凭直觉判断。2008年到2009年，当张伟和恽之玮在哥伦比亚大学张寿武组织的非正



左、右图：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内

式研讨会上发现了彼此研究的互补时，袁新意也继续在做格罗斯-扎基亚公式，和另一个领域——阿莱克勒夫 (Arakelov) 几何的一些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有了一些不同的判断。

2012年，袁新意搬到伯克利，生活发生了一些变故。虽然外部看起来运转如常，事实上，日常里不足为人道的烦扰，深潜于生活的表层之下，不易察觉，改变着无数毛细血管般细小的时刻上所做的选择与方向。2014年张伟和恽之玮在袁新意家讨论时，袁新意说他想去做其他问题。那时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他一边上课、做研究，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被生活缠绕。他说，那时他对一般的数学问题想不进去，而需要找到一个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数学问题，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他与数学世界的关系若即若离了一段时间。从中学时代亲近数学开始，美国是数学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就不知不觉植入了他脑中，成为顺理成章的目的地。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来到这里。然而，生活的意外侵入既定的轨道，美国对他来讲有了新的意义——这个数学家的栖居地，开始变成人生的异乡。在象牙塔里，幸运的人可以一路顺着理性之光向高处与深处探索漫溯；但生活不可捉摸的偶然性，

会向人突然呈现出另一重空间里自我投射出的未曾被察觉的轨迹。那条轨迹只有在与数学之路发生牵扯与相悖的张力时，才清晰揭示出它自身的意义。前两年，父母接连病倒，牵引他去留美国的力量再一次超出了数学世界的维度，生活的选择差点试图将他带离数学的中心。在他失眠的时候，他就思考独辟蹊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吸附了他的专注力，即使想不出来，心情也可以平静下来。

张伟有时会告诉袁新意，做学问要顺势而为，有什么工具就解决什么问题，在“欲出”时“呼出来”。袁新意很赞同张伟，理智也告诉他该这么做，然而，这违背了他的本性。当初他义无反顾选择数学，正是基于他“从不做两手准备，走不下去再走别的路”的人生哲学。比如，他发现一位前辈数学家多年来时不时地持续关注过一个更难的问题，但那位前辈做出的许多出色结果都不在这个问题上；袁新意觉得自己无法这样选择。对另一些数学家而言，数学的极致乐趣甚至可以令他们抛开生活中的责任，但袁新意也不做这样的选择。他在等待不仅是数学，也是生活所给予的启示。

那天我与袁新意从餐厅走出来，收款台上方的电视机正播放金州勇士队对火箭队的NBA常规篮球



赛，他驻足看了一小会儿。他说，2013年他曾经买过一张票，准备去看金州勇士队的比赛。恰逢一位台湾学者来伯克利访问，也很喜欢NBA，他就把票卖给了对方。他心想自己就住在加州，以后还有很多看球赛的机会。没想到2013年那一年，过去经常胜少负多的金州勇士队扭转了这一局面，之后就一飞冲天，连连大胜，一跃成为全美篮球队的明星。他发现自己再也买不起球赛的票了，够得上的票都是“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最外场。说到这儿，他以惯常的乐观对这无常付之一笑。

无常与偶然

2009年12月中旬，北大数学系的这帮同学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小范围讨论班上再次相聚，讨论格罗滕迪克—卡兹猜想。未曾想到，相聚有时也蕴藏着离别。

那一次，陈琳也从纽约来到波士顿。他从加州洛杉矶分校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博士后。几个人聚在一起，他聊了很多偏数论的东西。在北大的时候，陈琳是从物理系转到00级数学系班上来的，他对数学一直很感兴趣。恽之玮回忆，他们熟悉起来，是在大三以后了，“他同时是我所在

的代数讨论班和我完全不懂的弦讨论班的积极参与者”。在恽之玮的记忆里，陈琳说话“总是带着自然的微笑”，他们经常在一起“发发牢骚，纵论天下”。2004年来到美国后，恽之玮和他偶尔通过电子邮件互问信息，陈琳同时跟随刘克峰教授和肥田晴三教授从事几何和数论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研究。最初，他告诉恽之玮他想同时跟两个导师做不同方向的东西时，恽之玮半信半疑，“后来他竟在两个方向都写出了艰深的文章，我才完全信服”。在北大时，张伟与他已是一见如故。陈琳也是个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人，有很多有趣的想法，来美国以后，他俩每次见面总得长谈许久。

那次小范围讨论班休息的时候，每天晚上，陈琳、恽之玮和肖梁都要去张伟、袁新意和许晨阳在波士顿三人合租的三居室住处，大战几回合Wii里面的虚拟网球游戏，挤住在一起。星期一的晚上，他们在一起打乒乓球。临睡前，他们还聊到了卡夫卡。恽之玮说，他看过《变形记》，但不知道它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陈琳回答说：“假如你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突然之间病垮了，你就成了家庭的累赘；直到最后死了，对你的亲人们而言才算是个解脱。”每个人都以为，那不过是又一次寻常的相聚。2009年初，他们这些职业数学家都找到了理想的博士后工作。夏天，陈琳还开着那辆令他们艳羡的二手宝马，横穿美国，从洛杉矶开到纽约长岛。经过普林斯顿时，他到高等研究院找朋友玩，碰巧在例行的茶点时间认出了恽之玮。一声熟悉的“老恽”，“我转过头去，看到了久违了的却又能一眼认出来的形象”。就在不久前的11月份，恽之玮应邀到纽约州立石溪做讨论班报告，陈琳去火车站接他，他们一起吃了几顿饭，聊了不少数学。

那次聚会临别，陈琳告诉张伟，波士顿的鬼天气太冷，接下来几天要暂时放下数学问题，和朋友去温暖的地方放松一下。张伟和他一起去过拉斯维加斯，“他常常旅行，我知道，不论郊游还是远足，他都有丰富的经验”。听起来，这只是他再平常不过的一次旅行罢了。陈琳和袁新意一起从波士顿回纽约，那时袁新意每周要回新泽西的家中。袁新意邀请他圣诞节去家中聚聚，陈琳告诉他，他马上就要动身去波多黎各。

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他们所有人都陆续接到了用他的手机打来的电话，与他随行的朋友到处寻找他父母的联系方式。他们才知道，陈琳潜水出了事，人已经不在。张伟说：“这算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悲

伤的一个电话吧。”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完成了算术基本引理的文章，就把这篇文章献给陈琳，表达自己的哀思。

陈琳的死讯让所有人都陷入悲伤中。恽之玮一向是个沉稳和情感深藏不露的人，但那一刻，情绪统摄了他。在那篇他写给陈琳的纪念文章里，他用少见的感性文字写道：“悲伤袭来，就像墨汁浸润画布，最初是扎眼的黑点，尔后迅速蔓延，浸透我的身心。陈琳，你的朋友们正如虔诚的纳美人一样，舞动双臂，为你招魂。”他说，那天晚上他再也无法思考数学。从数学选择了恽之玮开始，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数学的意义，他一直认为数学上的创造是他人生最大的意义所在。那次讨论班结束的时候，恽之玮还建议陈琳去查一篇文章，或许对他有用。“可是现在，有用没用，又有什么意义呢？”在面对生离死别时，恽之玮突然在某个瞬间怀疑，在人作为一个人的需求面前，自己所做的数学是不是微不足道？但最终他仍然奇哀思于，在欣赏到数学世界的风景时，陈琳也能感应与分享。

陈琳的去世，与所有人的人生都突然产生了一个意义的交集，这无常超乎理性统摄的数学世界。数学是绝对的，但生活时常呈现不可预料的偶然性。

张伟因为数学成绩优秀，小学快毕业时给成都七中的校长写了一封信。他心想多半也收不到，没想到校长却回了信，欢迎他去七中读书。他告诉我，这是他父亲出的主意。那时他身边的小孩都要干农活，他父母也要干这些，但他不仅积极让他从村小学转入乡小学，而且坚决要让他去千里外的成都参加数学夏令营，又鼓励他给成都七中写信。张伟一直是一个惯性很强的人，对这每一步都不是很积极，但他的父亲有一种非凡的胆魄。他说，在胆魄方面，他不及自己的父亲。而那封信放到一位名校校长的办公桌上，被校长阅读，并回复，回复的内容是“欢迎”的概率，在今天几乎为零。

袁新意也一样。他初中升高中时，因为数学竞赛成绩从麻城保送黄冈中学。他比较偏科，语文和英语都比较差，初到大学时普通话说得不好，同学跟他说话一半都听不懂。他说，如果没有竞赛和保送，他可能进不了北大，更有可能是去武大或华中理工的数学系。而在这个奥数竞赛轨道里，如果不是因为他恰好不需要外力就很感兴趣，经过那一套培训体系，可能对数学已经感到厌倦。

恽之玮告诉我，他在高一进入冬令营其实有很多周折，只是他当时一无所知。那一次冬令营选拔

赛，有一道分数很重的大题，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出来了。他的高中数学老师让他把那道题的答案原原本本写下来，读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虽然和标准答案很不一样，但应该是满分的证明。多年后他才知道，那道题判卷时没有给他分，是他的高中老师通过阅卷和省里管竞赛的老师申诉要来的。中间经过很多周折，还从大学请来教授判卷，才要来了分数。他顺利进了冬令营，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联赛。如果那一年他没有进入冬令营，他可以高二时再参加，但他就不会高二提前保送北大，也就不会进入00级数学系。如果他进入01级，他可能还会与朱歆文、许晨阳和刘若川他们结成数学共同体，像01级肖梁那样。但如果不是因为他和张伟同级，他们还会在2008年至200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彼此思考的东西正好处于那个契合的阶段，因各自脑海中的问题相互映照而产生研究上的交集吗？

2009年，朱歆文的父亲生病，他也曾短暂考虑过回国。如果不是因为父亲身体的好转，“并不关心美国人想什么”，在美国过着中式生活的他，会去加州理工吗？我问他，外部世界有没有让他动摇过做数学家的想法。他说，如果当年遇到一个特别懂计算机的人给他讲计算机是什么样的，或者遇到一个懂金融的人把金融描绘得很有趣，“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一个个偶然性成就了他们，也险些把他们拉离这条轨道，这些偶然性让天赋的实现和交汇变成一个扑朔迷离的概率事件。

许晨阳告诉我，他的一篇论文写出来，可能有两三位数的读者，但真正读得很懂的人也就不超过20个，而且这20个人还大部分是他认识的人。于是我问他，当代数学的意义是什么？他桌上的文件堆里有一本书，阿尔布雷希特·弗尔希的《爱因斯坦传》，也许他还没来得及读，也许已经读过了，但他一定通过爱因斯坦思考过这个关于当代数学意义的问题。他回答说，当爱因斯坦最开始提出相对论时，全世界只有几个人听得懂和赞同，不懂的公众会觉得相对论并没有什么意义。爱因斯坦在发现广义相对论时，用到了黎曼几何，而黎曼几何提出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回过头去看，爱因斯坦所生活的时代，物理学界有那么多文章，但只有几篇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想法，而那几篇文章却早已没人看了。但这就是搭建科学和知识大厦必经的一个过程。每个一流天赋的人都在这座大厦上添了一点砖，但至于哪块砖能够让一位旷世天才改变现实世界，那将是偶然中的偶然。■

封面引荐

吴军：数学，为人生之题解出漂亮的答案

如果用当下比较流行的说法来概括吴军的身份，他便是会摄影、会写作的计算机科学家中最爱发微博的投资人——几乎很难用一句话涵盖“吴军博士”（吴军的微博昵称）会做什么、想做什么、在做什么。更不用提他履历上诸多绚烂的标签，譬如“清华”“约翰·霍普金斯”“谷歌”“腾讯”“硅谷风投”以及“文津图书奖”……其实跨界本身并不稀奇，但是像吴军一样跨界并在每一界中都取得成功，才会引来众人的注意力与好奇心。

不过拥有多重炫目身份的吴博士却常常公开表示：成功“跨界”的要义并不在于多与快，而是在于精，在于经过观察与思考后看到每个行业的本质。至于本质如何抵达，则需要工作中果断抛开细枝末节的魄力、在新行业中迅速搭建知识架构的能力。

诚然，吴博士对新技术与新趋势的敏锐一定不仅仅来源

于他的老本行：计算机科学。但是专业学习与钻研对他行动和思考的影响，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数学对他的教益更不能不提。在著作《数学之美》中，吴军曾对数学的魅力和实用性大加赞美。于他而言，数学不但是“解决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最好工具”，还能“非常清晰地描述这些领域的实际问题并且给出漂亮的解决办法”。

或许没有谁会否认，在我们如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懂数学、懂计算机科学几乎是行走于时代前沿必备的核心技能。“算法”与“逻辑”不但是时代先行者们看待世界所用的滤镜，更是创新能力的源泉。

借用吴军自己的话来讲：“你最终能走多远，取决于见识。”至于见识到底怎样获得，对数学的理解、对计算机科学的掌握究竟如何指导见识的积累，就只有吴博士本人才能一一道来了。

Q 您是如何理解数学的？在工作与事业中，对数学的理解与掌握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 数学是各种科学的基础（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甚至包含社会科学，比如说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数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对科学家们来说，数学可以说是进行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工具，例如人工智能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数学模型。对大众来讲，生活中似乎用不上那么多数学——但是我们还是要学数学，因为……

Q 您怎样评价当今的高等数学教育？在对专业计算机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中，您觉得我们现阶段面临着什么挑战？

A 一个问题是大家进大学以后学的难度一样，哪怕是优秀的学校，学生们的水平也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应该在选课上把这些差别体现出来。至于今天中国计算机教学最大的问题，坦率来讲是作业量不够……

Q 有什么关于数学/逻辑/思考的经典书籍比较适合大众阅读？

A 《从一到无穷大》《时间简史》与《给世界的答案》。

吴军

计算机科学家，
《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的作者



扫一扫二维码，
听吴军为你谈创造力、
见识以及数学之美。



20 世纪杰出华人数学家

整理 / 张从志



熊庆来



苏步青

(东方IC供图)



陈省身

(崔政勇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熊庆来 (1893 ~ 1969)

云南弥勒人，中国现代数学先驱，中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培养和提携了包括严济慈、陈省身、华罗庚在内的一大批后辈。

青年时期留学欧洲，学成归来后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编著了第一批中文写就的近代数学教科书。1926年，被聘至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数学研究生。1934年，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该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抗战开始后，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赴法国巴黎。1957年应周恩来邀请回国，“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苏步青 (1902 ~ 2003)

出生于浙江平阳农村，中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有“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之称。1927年入读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此间，在一般曲面研究中的成果获得日本乃至国际数学界的关注。1931年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

国高校院系调整，转至复旦大学任教。1978年任复旦大学校长。

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从1927年起在国内外发表数学论文160余篇，出版10多部专著，创立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受到国际认可。1956年，因其在“K展空间微分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共和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作为老一代数学家，一生育人众多，门下学生包括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等8位院士。

华罗庚 (1910 ~ 1985)

生于江苏金坛，中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幼时即显露数学天赋，但因家境困难，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从此开始自学数学。1930年20岁时，在上海《科学》

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轰动了中国数学界。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邀他进入清华大学。他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清华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自学英、法、德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1933年被破格提拔为助教。1950年放弃美国教职回到清华。1952年7月，主持建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在解析数论领域成就卓著，开创了享有国际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省身 (1911 ~ 2004)

浙江嘉兴人，美籍华裔数学家，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1934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是中国培养的第一名数学研究生。1943年，应美国数学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之邀，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此后两年间，结合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的方法，完成了两项划时代的重要工作：高斯-博内-陈定理和 Hermitian 流形的示性类理论，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1982年，在伯克利主持创立了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 (MSRI)，并担任所长，该研究所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

为了纪念陈省身的卓越贡献，国际数学联盟 (IMU) 于2010年成立了“陈省身奖”，以表彰在数学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是国际数学界最高级别的终身成就奖。

陈景润 (1933 ~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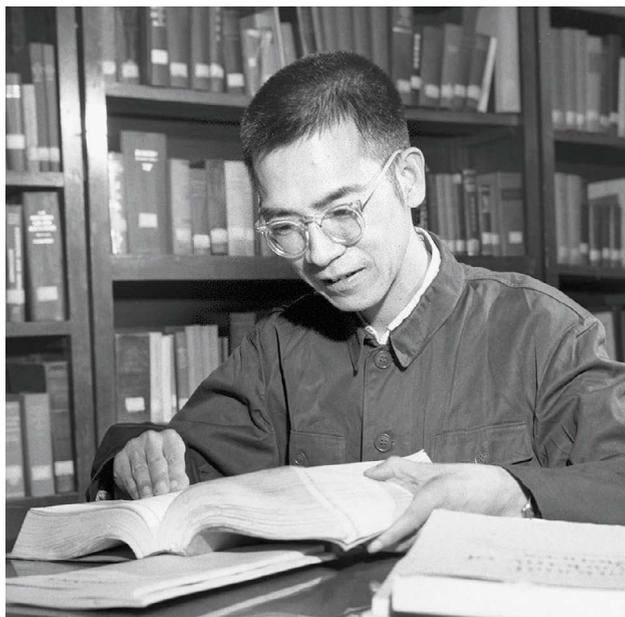
福建福州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3年被分配到北京四中任教，因口齿不清，被“停职回乡养病”。1954年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一年后，经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推荐，到数学系任助教。

1957年，华罗庚将其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数论研究。“文革”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钻研数学，1966年发表《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 $1+2$ ”)，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1973年又发表了“ $1+2$ ”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震动了国际数学界，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这一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陈氏定理”。



华罗庚

(蒋齐胜/摄/Fotoe供图)



陈景润

(新华社供图)



(吉国强摄影/视觉中国供图)

丘成桐



田刚

丘成桐 (1949 ~)

美籍华裔数学家，生于广东汕头，自幼移居香港，后赴美留学，师从陈省身教授。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迄今囊括了菲尔兹奖（1982）、克拉福德奖（1994）、沃尔夫奖（2010），其中1982年获得菲尔兹奖，使其成为首位获得这项有“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奖项的华人。

在微分几何领域成就显著，改变了偏微分方程作为分析几何问题工具的使用方法，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广义相对论、天文学等数学和物理学领域。1976年，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其结果被广泛应用到数学物理和弦理论的研究中。开创了将极小曲面方法应用于几何与拓扑研究的先河，利用这一方法，与同事合作证明了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定理，为黑洞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数学基础。

田刚 (1958 ~)

江苏南京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1984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并赴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丘成桐，后跟随丘成桐转学至哈佛大学，并于1988年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其研究解决了一系列几何学及数学物理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凯勒-爱因斯坦度量研究中，完全解决了复曲面情形，并发现了该度量与几何不变理论中稳定性的紧密联系。在辛几何方面，是Gromov-Witten不变量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该理论是处于辛几何、代数几何和物理中的超弦理论之间的交叉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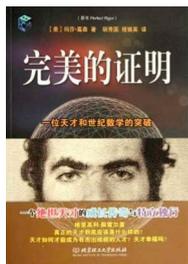
封面荐书 · 扫码听书



《幸福过了头》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著，张小意译
译林出版社，2013年
定价：35元

蒲实推荐：根据俄罗斯女数学家科瓦列夫斯卡娅传记虚构的小说，是一个关于女性与她的天赋的故事。



《完美的证明》

[美]玛莎·葛森著，胡秀国、程姚英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定价：30元

蒲实推荐：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猜想的传奇，以及他刻板到极端的个人生活。



《数学传奇》

蔡天新著
商务印书馆，2016年
定价：49元

蒲实推荐：蔡天新，15岁入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任教授，33岁成为“东方之子”。数学天才为你讲述数学王国里那些个性鲜明的大师的故事。



餐桌上 de 氛围经营术

一屋 / 两人 / 三餐 / 四季

教你用
最日常的食材和器皿
创造出一桌子的美好

99元 / 季

主讲人：唐七

餐桌美学造型师/花艺师
策展人/摄影师/美器鉴赏师
著名生活方式博主/生活美学家



课程亮点

- 多场景案例式教学，可直接复制
- 每学完一堂，就能完整复制出一套餐桌案例
- 模块化拆解美学表达，零基础也能做到很艺术
- 无需花费重金，用日常食材和器物让餐桌变惊艳
- 主题课程拆分小节，短视频轻松看轻松学

视频

图文

私享会



扫码试听
每周五更新



数学所作的选择

主笔 / 蒲实

选择与数学相处的人，日后以何种形式与数学为伴，很大程度上是数学所作的选择，不由人。但如果把数学之美视为一个艺术品，经过一定的审美训练，一个有优秀数学修养的人仍能够欣赏它美妙的结构并体验到愉悦。这种美令人流连忘返。

“00级”数学系毕业的郭化楠在培训机构“学而思”当数学老师。从小学开始，他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兴趣也浓厚，就去人大附中办的华罗庚学校上课。小学时他是北京市“迎春杯”赛事的前12名，点招进入人大附中，一直参加奥数竞赛到高中。中学阶段，他周末同时上好几个数学培训班，高中数学竞赛也一直是北京前10名的水平。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自然选择了数学。

刚进北京大学时，每个人都是优秀的学生。“大一”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觉得数学很难，考试基本都是90多分。数学系本科头一年半不分专业，填报志愿时虽然有统计数学、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的选项，实际上进来后平行分成四个班，都上一样的课程，“大二”下半学期才正式分班。“大一”时，郭化楠与张伟、袁新意在一班。“大二”下半年再进行选择时，可以选择的方向有信息、统计、计算和金融，郭化楠选择了基础数学班。“00级”在那一年选择基础数学的人有五六十人，后面的“01级”在分班时选基础数学的大约是70人。大概10年后，当“00级”和“01级”出国留学的毕业生回北大任教时，数学学院仍然每年招生150至200人，选择基础数学的人却下降到了30人左右。

对于数学来说，“天赋”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很好识别。郭化楠说，他一直自认为也算是个有数学才能的人，现在也这么认为，看周围的人能很快看出他们是否有数学思维。但在北大，他见识了天赋高低可以产生的落差，进而认识到，在数学上，天赋是有等级之分的。

本科四年的学习，分化出现在“大二”和“大三”。那时郭化楠的成绩从90多分逐渐下滑到80多分，再滑到70多分。成绩的逐年下降对数学系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用郭化楠的话说：“平时

学习中的点点滴滴让人对这种后来看起来有阶段性退化的事特别习以为常。”数学系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一句话：“复变函数学两遍，实变函数学十遍，随机函数随机过。”这些特别难的课，平时写作业都不是很懂，只是套用课上的定理，考试前再突击复习一下，勉强能通过。大学时，老师讲一个定理，写了几个黑板的板书，用了好几个小时。“我完全出于对这个定理的尊重而把公式背下来了，但它究竟说的是什么，背后的东西我并不懂。”天赋的级别识别起来并不难：一个定理，大多数人看一个多小时才能理解，有些人十分钟就理解，而且理解得要深刻得多。做作业也是这样，“一道题我需要想两个小时，得出的方法不是捷径，过程也不是很严谨，别人半个小时就用很简洁的方法证明出来，而且特别严谨。一求教，就是一句话解决的事情，问怎么想出来的，‘没有理由’”。

2004年，当时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刚刚招生，郭化楠去参加了信息科学系的面试，进入了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个领域。尝试了一段时间计算机，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数学上，做了数学培训老师。和数学打交道，他觉得更舒服也更有兴趣，虽然没能成为职业数学家，但还能以数学为业。现在以一个数学培训教师的视角回过头看，他恍然领悟，在进入大学之前，奥数数学实际上一套与职业运动员训练和选拔相似的体系。他虽然是省队前10名，但放在全国，大概也就是国家队100名至200名的水平，“省里面的前几名与全国顶尖水平相差很大”。中学的时候，一直在奥数赛道上的郭化楠觉得，自己与北京市第一名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各省前几名进入全国冬令营后，排名靠前的人即可保送，“00级”北京有3个人左右通过冬令营保送进了北大。但那一届北京市的第一名也没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的30个人是层层选拔上来的，最终再选出6个人代表国家队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进入北大，和这些国家队队员成为同学，差距感骤然变化，看恽之玮、袁新意这些人，他认识到“遥不可及”。开始他还尝试旁听一下“牛人”课下与老师的交流，但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遂逐渐放弃。如今，奥数冬令营的数量在各省已经“扩招”，如果按照今天这个规模，当年北京市前10名的郭化楠也能进入冬令营。但当年他没有，他形容自己就像“省

队的人没进国家队，就退役当乒乓球教练了”。

从事数学教育多年后，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数学竞赛。他认识到，数学相对有一套成熟的甄别机制来选择有天赋的人：从课堂数学成绩好、有兴趣，到进入奥数、做越来越难的题，基本有迹可循。他观察这些学生的思维方式、解法和过程，同样都能得出正确答案，但那些懂得把复杂问题转化成更精巧问题的学生，通常更有数学天赋。他说，把学过的知识组合在一起，就像给孩子散乱的积木；有人会做正统的四方建筑，有人则想不断突破，勇于创新，把旧的知识做新的组合。数学奥数的一系列解题训练，都是在模拟这个环境：由旧的知识创造新的知识。实际上，99%的人都通不过整个过程，而最终选拔出来的人，基本不会有错。

即使如此，选择与数学相处的人，日后却无法选择以何种形式与数学为伴。很大程度上，那是数学所作的选择，不由人。郭化楠说，小学参加奥数竞赛的人，很多人的职业理想都是长大做数学家，没有想过别的。中学所学的数学还与现实物质世界有直观的联系，到了大学，则完全脱离生活本身，全是高度抽象和推导。小学数学的3个苹果、15平方米，逐渐抽象为没有对象和单位的数字，股票指数、弹道导弹这些现实世界的现象抽象为连续曲线可导可积。在这个从高中所学的古典数学，包括本质上是高中数学知识的奥数，过渡到大学所学的近现代数学的过程中，悄然横亘着上千年的数学演进，并非每个人都能跨越。对天赋落差的自知，让人与数学的关系开始游离，不再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时候，“00级”的班上，有人想创业，有人想出国，有人想转做金融。郭化楠开始转而想做一个一般大学的数学教师，到毕业时，他选了信息科学，尝试别的职业的可能性。在深圳，他的计算机专业学得很不错，是优秀毕业生。但最终他还是从雅虎研发中心辞职，“像看到了启明星的方向一样”，回到了生命中与之相伴了14年的数学上来。

郭化楠告诉好友，他在考虑换工作时，其实本也曾有过一个审慎的计划：先用业余时间备课，周末试一下上课，如果行，再从雅虎辞职。但当他打开数学课本时，他“等不及了”，立即辞职。他说，他并不适合计算机，难以在特别实际的诉求中找到意义。“算法优化一些，可以把速度从0.05秒提高到0.04秒，但到用户那边，经过3秒的网络延迟，完全感觉不到。除了发论文，没有什么效应。”回到数学，走不了学术，给人讲课他也很开心，不想放弃数学，他便顺应了它对他所作的选择。他现在免费给本科生讲一些线性代

数，把高中所学的三维空间向量视为线性代数的简化版本，这是一种理解线性代数的简便视角。大学的时候，他理解线性代数用矩阵计算就是一套算法，按规则算就好，并没有思考过背后是什么。现在他用业余时间重新学，发现线性代数其实是对高维空间的直观想象。“一个多元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的秩表达系数之间的相关性。十元齐次线性方程组，实际就是解决十维空间的问题。如果系数矩阵的秩是7，那系数的相关性是7，形成的解空间就是三维的。整个空间是n维的，减去系数空间的秩（约束），等于解空间的维数（自由度）。”当他理解到这一点时，他翻过一道山，看见了前面更多的山。他恍然大悟，当年同窗的那些“牛人”，在那个时候就已比他现在所理解的深刻，领略过全然不同的风景。

数学仍然从智识上吸引着郭化楠。如果把数学之美视为一个艺术品，经过一定的审美训练，一个有优秀数学修养的人能够欣赏它美妙的结构并体验到愉悦；虽然创造这种美，完全又是另一回事。郭化楠曾读到过一个观点，至今印象深刻：如果有外星人，他们的宇宙构成可能和我们不一样，比如他们可能不靠氧气呼吸，而靠氮气呼吸，甚至这些气体的化学构成可能也不一样，但他们的数学一定是和我们一样的。比如他们一定也会有圆形和正方形，这些几何图形早已高度抽象，不依赖于任何世界的物质构成，无论你生活在水中还是气体中。向外星人发信号的时候，人类将使用什么语言？最有可能是质数。只要有文明，发展出这种文明的生物就一定知道计数，只要计数，有智慧的生物就会发现一些数和另一些数不同，从而发现其中一种在地球上被命名为“质数”的数是不可以被其他数整除的。他深信，如果宇宙有一种通用语言的话，那必然是数学。

大学里，当郭化楠与数学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时，他的生活空间扩大了。人间烟火的温暖也许是对亏欠的天赋的补偿。在排球场和曲艺社团，他认识了很多社团的朋友，来自各个不同的院系。逐渐的，他与社团的人联系越来越多，在那里他获得了许多快乐和友谊。他喜欢聊话剧和曲艺，和朋友在一起，他可以侃侃而谈羊肉泡馍的数种吃法和法源寺渊源的不同假说。“非典”的时候，郭化楠没有回北京的家。有一天，吃完宿舍同学王宁用电热杯煮的牛肉片和炒鸡蛋，他和全宿舍的人都发起了烧。他烧到了37.5摄氏度，被怀疑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和“疑似接触疑似病例”，校医院将他隔离起来。他的社团朋友们轮流打电话陪他聊天，等隔离结束，他和这些人成了可交心的朋友。■

另一种哲学

主笔 / 蒲实

当卓越的才能与灵活而不是专注的心性结合时，它呈现出变换的结构，与另一种哲学自洽。

吴明辉是“00级”数学系的“异数”。在“风投资本”的存在聊胜于无，“创业”这个概念还很生僻的世纪之交，他在本科阶段就开始做公司。今天，他是两家算法公司“秒针”和“明略”的创始人，有近900名员工。他体验到的世纪之交的时代氛围，与恽之玮他们很不同。在恽之玮的意识里，这批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数学家，“成长于一个信息刚开放，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信息爆炸的时代，所以既接受了新知，也非常专注”。吴明辉则激荡于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浪潮中，目睹了互联网网民从几百万发展到今天7.3亿人的历程。在他读研究生二年级结束的2006年，百度刚刚上市，搜狐还在冉冉升起，他立即意识到互联网的规模将产生大量数据，于是创立了他的第一家营销效果监测公司。

说“异数”，是因为数学系的人无论禀赋高低，大多都有一种追求极致的倾向，大概是数学遵从的绝对主义原则在思维方式上留下的烙印。用他们班上王宁的话说：“高的目标达不到，也要达到所能达到的高度。”比如，在打游戏这件事情上，数学系独步北大天下，绝不作“人民币玩家”，一定要打到最高专业级别。但吴明辉的哲学有所不同。他还没进北大，就意识到自己在数学上可能是“业余选手”。他是山东烟台第一个进奥数冬令营的人，一进省队，冬令营教练问他有没有看过《初等数学》这本书，说没有，再问有没有做过什么专门的习题集，也没有做过，教练很惊讶。一到北大，“看到恽之玮这样的人，就明确知道自己不该走数学家这条路，跟他们差太多了”。但他找到了追求极致的另一种路径。

刚进学校，他所在的218宿舍打算6个人合资买一台电脑，制定了一个轮流使用的日程表。他很快发现，数学系的同学几乎还没有接触过计算机，而他对编程已相对很熟悉了。因为数学好，初二时

数学老师被抽去培训计算机普及实验班，就选中了他去学。他成为烟台市第一批接触到计算机的中学生。他在计算机上不是最顶尖的，算足够出色，计算机奥赛在全省能进前10名，但不够进入冬令营。他的兴趣那时从数学转移到了计算机上：在烟台那个较为闭塞的地方，他曾经思考了一年，才获得了对一道从公共图书馆里找来的趣味题的解法；而编程和代码马上就能在计算机上产生结果，这很吸引他。他的梦想之地本是清华计算机系，但他的数学奥赛成绩能且只能保证他进北大数学系，他选择了可能性最大的。

他的才能具有一种不同的属性，他称自己为“突击型选手”——快速进入新领域，短时间学习到超越大多数人的水平，但都不顶尖。除了数学和计算机奥赛，他还参加过物理奥赛，排在山东省前30名；确定保送后，他跟人学古典吉他，很快能弹到业余表演水平；大学参加了羽毛球协会，是数学系羽毛球一号男单。他基本不上课，只考前突击一晚上，专业课成绩也呈“阶段性退化”趋势，但全部都能过。“大一”他在人大附中的华罗庚学校当奥数老师，“大二”在清华租了一个教室既当老师又当校长开大课——跟他同时做这件事的北大生物系的另一群人，后来成立了“学而思”公司。“大三”，他对奥数培训已渐厌倦，正好一个同学请他帮忙解决一个动态网页的编程问题。他花了两个晚上学了一下，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接着就用培训赚来的钱投资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做编程。

大学前几年，他并不确定想做什么。“大二”时，他与袁新意一起准备GRE考试，两人是班级里最先考的。袁新意进北大时，英语被分到“ABC”班，基本是零基础起点班；吴明辉没上大学就把英语四级考过了，结果暑假全忘光，一进大学参加入学考试，被分到了水平只比“ABC”班高一点的初级班。两个人硬要证明自己似的，各种方式突击，一年下来，都考得不错。袁新意考GRE是明确地要去美国，吴明辉却只是随大流，动过念头，最后并没有去美国。他有一些投机，充满变数，但这种灵活性又让他对外界的变化反应迅速。本科向研究生过渡时，他察

觉到网络编程正沦为蓝领职业，很快将公司转型为基于图像处理的营销公司。在他往后的创业过程中，他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市场营销、情报分析、金融行业……2013年底，他接到一个国家统计局的大数据处理业务，当即意识到政府系统的大数据分析需求，2014年4月就成立了“明略”。

吴明辉寻找到了组合才能的最佳方式。“大三”的时候，他在计算机系选了《算法与问题求解》课，这门课也是北大挑选国际大学生编程竞赛参赛团队的课程。课上有一道求解序列的题，很多人都用计算机的方法做出来了，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为什么这个现象会发生，说明序列为什么会具有这种特性。这个答案对计算机其实并不重要，但对数学很重要。数学关心事物最底层的全貌：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解，计算机思维的人只需要把那个能实际解决问题的解找出来，但数学思维的人，一定会首先关心这个问题存在几个解，解出一个后，再去把另外一个解找出来，哪怕它没有应用价值。老师把这道题留给大家课后思考。吴明辉回去和宿舍同学一讨论，很快就有室友把答案讲出来了。他的宿舍里有四位数学奥赛保送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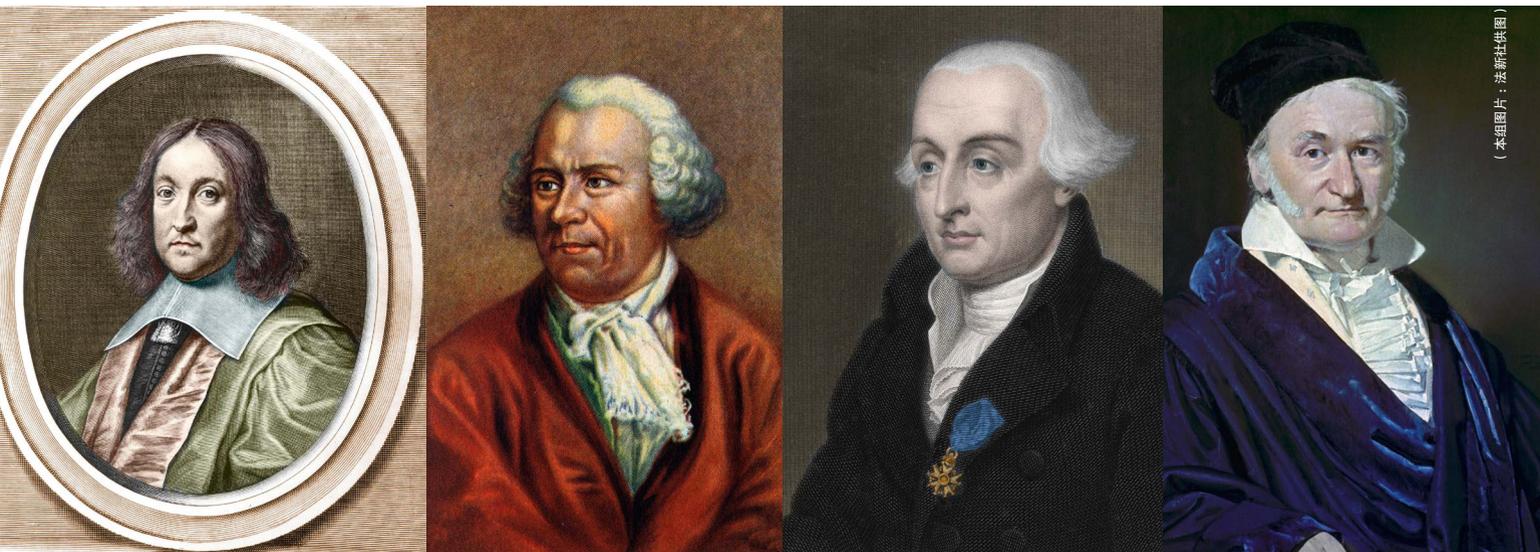
当卓越的才能与灵活而不是专注的心性结合时，它呈现出变换的结构，与另一种哲学自洽。在数学系，吴明辉是计算机专业最好的；在计算机系，他是数学最好的——数学上不仅意味着他自己好，也意味着他有数学系的朋友可以帮他解决数学难题，这是一种组织才能。多年后回头看，他觉得自己遵从了一种优化哲学：一个人要经过1万个小时的训练，才能熟练掌握某种技能，他不适合。他从小什么都干，追求变化和新鲜事物，只能在一件事上投入1000个小时。但如果投入1万个小时可以在一个领域里做到前百分之一的顶尖，投入1000个小时可以做到前十分之一的卓越，那么他可以用两个1000个小时在两个不同领域都做到前十分之一。如果这两个领域有交叉，他就是交叉那部分的前百分之一；如果是三个领域交叉，甚至能是前千分之一。也就是说，“跨界”的结构能让他的天赋趋于极致。他的哲学与恽之玮的哲学产生碰撞，是在北大的一次计算机建模竞赛前。他希望邀请恽之玮组队，“那将是无敌组合”。吴明辉至今清楚地记得，恽之玮对他说：“明辉，我们学数学的不是为了做应用，而是为了做底层研究的东西。”最后队没有组成，两人一个走向了纵深，一个走向了广博。

吴明辉去了北大计算机系读研究生。计算机算法都是数学，班里的同学编程都不错，但一些复杂算法，别人做不出来的，他能做出来，或者向数学系的同学求教做出来。吴明辉说，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专业课基本上在很多学校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学习内容，对于计算机应用学科已经够用。他所学的图像处理领域的核心算法，基于泛函分析，就是在高维空间的矩阵里进行计算，用八九十年前发展的数学完全够了。有一些局部领域会挑战到数学的前沿进展，例如密码学会挑战到数论的应用，但总体上讲，“基础数学完全满足计算机应用的需求”。那时他所在的实验室叫“生物特征识别”实验室，对面是“并行计算”实验室，这两个名字分别是“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的史前学名。他用图像处理的算法做了一套广告推荐系统，成立了“秒针”。到这个时候，他开始慎重考虑公司发展，有了定性。

三年前，吴明辉发现了一本书，叫《歌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他很欣喜，到处推荐给他的同事。书里对音乐、艺术和数学这三个领域共性的探讨很吸引他，他觉得也是对“跨界”的注脚。吴明辉说，歌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中的“自反”，就像无限镜像，总无法排除悖论。这是他从数学那里获得的认知哲学。

吴明辉说到他对数学的认知：当他开始知道欧式几何和非欧几何在公理系统的区别时，他对逻辑公理体系就产生了怀疑。数学里逻辑是自洽的，但公理作为逻辑的起点，却可能发生变化，不一定是对的。后来他读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解了“范式转换”的概念，就不再把数学视为真理了。“数学是确定的，现实世界却充满不确定性。真实世界是无穷维的，人的思考和观察只是他在一个空间的投影而已，你只能在一个已观测到的空间里去解决问题。”而数学家所处理的维度，“只是在抽象世界解决问题”。

吴明辉把他对大学的初次印象，定格在到校时认识了同宿舍的刘志鹏。刘志鹏和恽之玮、袁新意都是那一届的国际数学奥赛金牌得主。刘志鹏告诉吴明辉，他本来想去中文系，但因为是数学奥赛保送生，所以没让他去。吴明辉瞬间喜欢上了他的同学和这所学校，虽然也是阴差阳错保送来了北大数学系，但在那一刻，他预感到思想跨界碰撞和融合的自由。☑



费马

欧拉

拉格朗日

高斯

建构近现代数学的人

整理 / 张从志

费马 (Fermat, 1601 ~ 1665)

17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大师，现代数论之父。本为律师，业余从事数学研究，生前很少正式发表研究成果，其数学思想多是在与其他数学家的信件中提出，由此为后世所知。

费马在解析几何、微积分领域均有重要贡献，但在数论方面兴趣最浓，成就也最高，在前人的基础上厘清了这一学科的焦点问题，将经典数论转变为现代数论。他提出了多个著名的猜想，如费马大定理（1939年由安德鲁·怀尔斯证出）、费马小定理、费马平方和定理等，影响了后世几代数学家。

欧拉 (Euler, 1707 ~ 1783)

18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出生于瑞士一个牧师家庭，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俄国和普鲁士度过。13岁入读巴塞尔大学，15岁毕业，16岁获得硕士学位，是有名的数学神童。

作为科学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之一，据统计一生共写下近900部书籍与论文，彼得堡科学院为整理其著作花费了47年时间。他的研究对三角学、微积分、数论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著作《无穷小分析引论》

《微分学》《积分子》是18世纪欧洲标准的微积分教科书。他的成果还奠定了作为数学中一个独立分支的数论的基础，在该领域最重要的发现是二次反律。此外还引进了大量数学术语和符号，如表示函数的 $f(x)$ 、求和 Σ 、自然对数的底 e 等等，使得数学更易于被表述和推广。

拉格朗日 (Lagrange, 1736 ~ 1813)

法国籍意大利裔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近代数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总结了18世纪的数学成果，同时又为19世纪的数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他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领域都有历史性贡献，其中包括著名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拉格朗日力学的创立。作为一名数学家，他在数学分析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让数学分析的基础脱离了几何与力学，使数学的独立性更为清楚，而不仅是其他学科的工具。

勒让德 (Legendre, 1752 ~ 1833)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法国数学界著名的“三L”之一——其他两人为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Laplace)，因三人姓氏首字母均为“L”而得此称。

勒让德在统计学、数论、抽象代数与数学分析上均有成果。他是椭圆积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提出了三类基本椭圆积分，证明每个椭圆积分可以表示为这三类积分的组合，并编制了详尽的椭圆积分数值表。在数论方面，其主要贡献是论述了二次互反律及其应用。也是解析数论的先驱者之一，归纳出了素数分布律，促使许多数学家研究这一问题。

高斯 (Gauss, 1777 ~ 1855)

德国数学家，近代数学奠基者之一，享有“数学王子”之誉。1792年，15岁的高斯进入Carolinum学院（今布伦瑞克学院前身）学习。1795年，18岁的他转入哥廷根大学，其间开始研究高等数学，发现了最小二乘法，并猜测了质数定理。1796年，19岁的高斯成为第一位只用尺规作图成功画出正17边形的人。1801年，在《算术研究》一书中做出了二次互反律的证明，为数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高斯热爱数学，却讨厌教学工作，学生不多，不过其中不乏数学大家，如波恩哈德·黎曼、理查德·戴德金和弗里德里希·贝塞尔。

波恩哈德·黎曼 (Bernhard Riemann, 1826 ~ 1866)

德国数学家，黎曼几何学创始人。1846年他按照父亲意愿进入哥廷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后改学数学。1854年在哥廷根大学发表题为《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的演说，创立了黎曼几何学，将曲面本身看成一个独立的几何实体，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欧几里得空间中的一个几何实体。1915年，爱因斯坦运用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工具创立了新的引力理论——广义相对论。

1859年，黎曼提出了著名的黎曼猜想，被列为当



勒让德



波恩哈德·黎曼

(英新社供图)

今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一，至今无人能破。黎曼猜想是关于黎曼 ζ 函数 $\zeta(s)$ 的零点分布的猜想，在数学上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知名度更高的费马大定理与哥德巴赫猜想。科学界认为，这一猜想若能证明，许多数学问题将迎刃而解。

范·德·瓦尔登 (Van der Waerden, 1903 ~ 1996)

生于阿姆斯特丹，1926年获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学位。主要贡献在代数、代数几何、群论方法在量子物理和数理统计中的应用等方面，撰写的《近世代数》对代数学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它的出版标志着抽象代数的初创时期已经结束。其他著作有《代数几何导论》(1939)、《量子力学中的群论方法》(1932)、《科学的觉醒》(1954)和《代数学史》(1985)等。

安德烈·韦伊 (Andre Weil, 1906 ~ 1998)

20世纪法国著名数学组织布尔巴基小组的创办者之一。生于巴黎，1925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到罗马和哥廷根学习。作为一名犹太人，他曾身体力行反对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法国逃到芬兰，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险些被枪决。1941年移居美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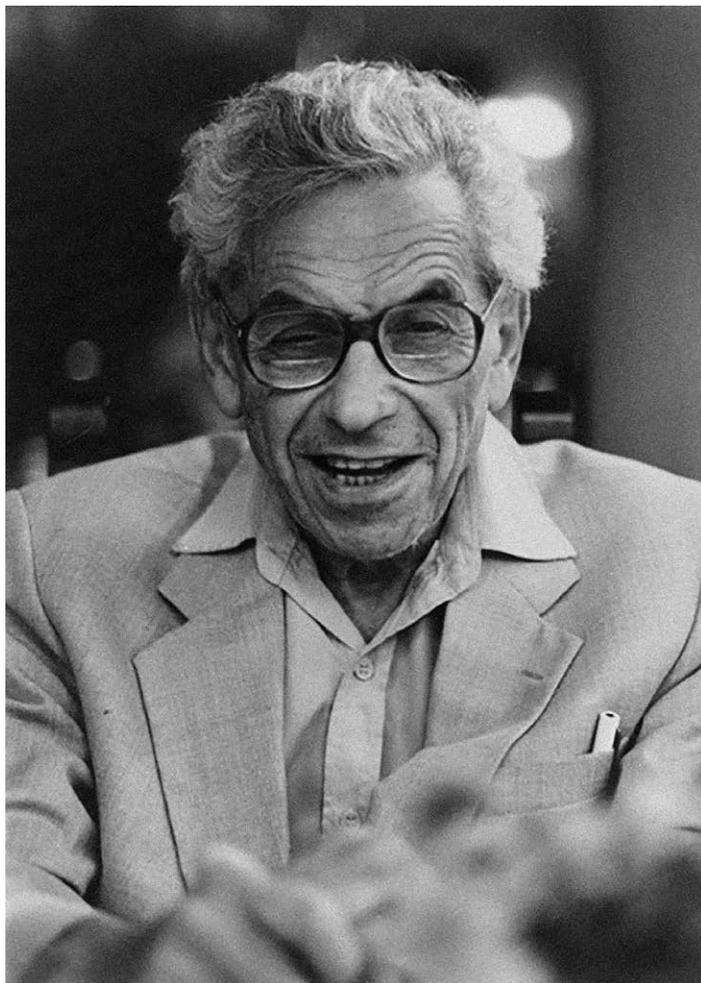
他在许多领域做出过实质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代数几何和数论的深刻联系。20世纪40年代，他力图把代数几何学建立在抽象代数和拓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整的代数几何学体系，1946年出版《代数几何学基础》，并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1940年证明了广义黎曼猜想。1949年提出韦伊猜想（后来由伯纳德·德沃克、格罗滕迪克和皮埃尔·德利涅接力证出）。



范·德·瓦尔登



安德烈·韦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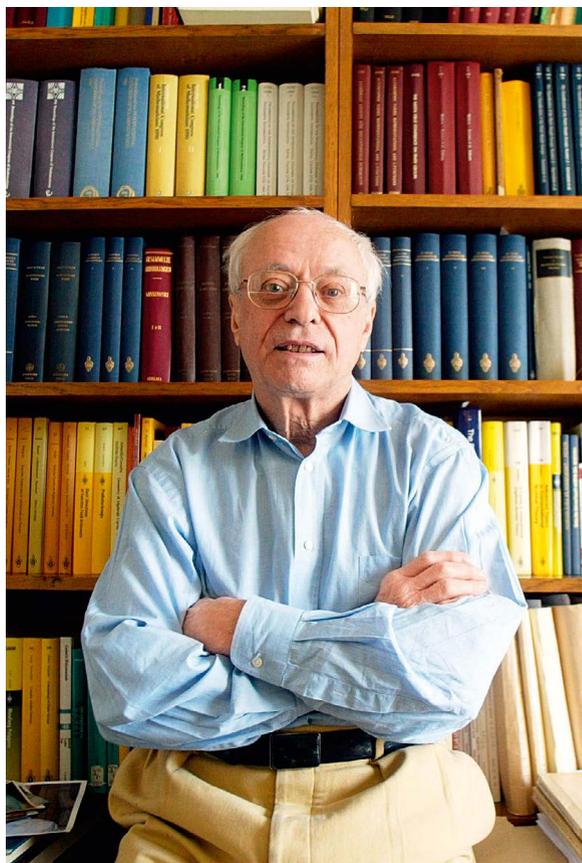


保罗·埃尔德什

保罗·埃尔德什 (Paul Erdős, 1913 ~ 1996)

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因其犹太身份遭纳粹迫害而亡命海外，转辗英、美等国。20世纪50年代因与华罗庚通信而被怀疑通共亲华，被美国麦卡锡主义者赶出美国，从此漂泊浪迹，终身未娶，没有固定职业，一年四季奔波于世界各地，与数学界同行探讨数学难题，即便垂暮之年依旧热衷于猜想和证明。

发表论文高达1500多篇（包括与人合写的），为现时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数学家（其次是欧拉）。曾和511人合写论文，有人因此定义了一个埃尔德什数，简称“埃数”，规定埃尔德什的埃数为0，与他直接合作写论文的人的埃数为1，与埃数为1的人合写论文的人的埃数为2，依此类推，结果几乎所有健在的数学家的“埃数”都小于10，由此可以看出埃尔德什在



[法新社供图]

让-皮埃尔·塞尔

当代数学的联合研究中处于多么中心的位置。他影响了数学家们从事研究的方式，数学界的合作比以往更加密切。

让-皮埃尔·塞尔 (Jean-Pierre Serre, 1926 ~)

法国数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是拓扑学、代数几何与数论，目前为法兰西学院教授。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与格罗滕迪克合作，由此导向代数几何的基础工作，其动机源于韦伊猜想。很早就意识到须推广层上调理论以解决韦伊猜想，并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1954年获得菲尔兹奖，当时年仅28岁，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2003年成为阿贝尔奖的首个得主，是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迄今唯一一位双料得主。

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 (Alexander Grothendieck, 1928 ~ 2014)

出生于德国柏林，但主要在法国生活成长。他被视为学术界的另类，未曾接受正规教育，也没有按部就班地在学术阶梯上晋升，且在1970年辞掉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后完全脱离了学术界。但作为现代代数几何的奠基者，其成就是历史性的：为代数几何奠定的崭新基础，是将空间和相关的环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几何的贡献，是借着在算术几何中用代数方法研究数字，促进了数论的发展。通过这一路径，与塞尔一道开启了证明韦伊猜想的道路，并由其学生皮埃尔·德利涅最终完成。

罗伯特·朗兰兹 (Robert Langlands, 193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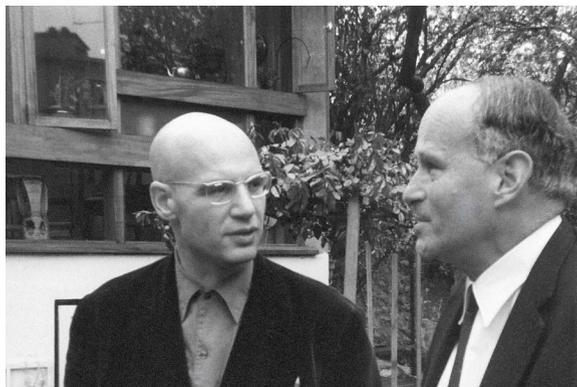
出生于加拿大，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著名的朗兰兹纲领的提出者。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被任命为讲师，1967年升任教授，目前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

在1967年给安德烈·韦伊的一封信中，他首次提出了朗兰兹纲领。这一纲领在数学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在数学中的两大分支——数论和群论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朗兰兹知道，要证明自己理论立基的假设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证明“基本引理”将是证明这项假设的合理跳板，但即便如此，其难度也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基本引理”迟迟未能证明。直到2009年，38岁的越南数学家吴宝珠通过引入新的代数几何学方法才攻克了这一难题。但朗兰兹纲领的完全证明仍有待数学家们的努力。

安德鲁·怀尔斯 (Andrew Wiles, 19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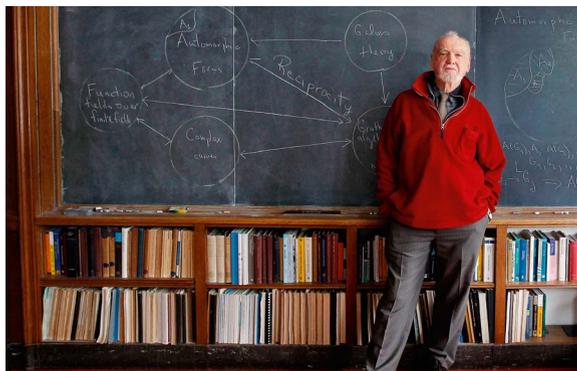
英国著名数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对数学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历时350多年悬而未决的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自小痴迷于费马大定理，后来因此选择了数学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从1986年起，开始专心投入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工作中。1993年6月，他在英国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做了三次学术报告，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面对台下的200多名数学家，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这一消息迅速登上世界各大报纸头版的位置，震惊了国际科学界。后来，一位数学家发现了证明中的一处小错误，怀尔斯与学生理查德·泰勒耗时15个月纠正了这一错误，随后将完整的证明过程公之于众。这一成果为怀尔斯赢得无数荣誉，同时也极大地激励了其他数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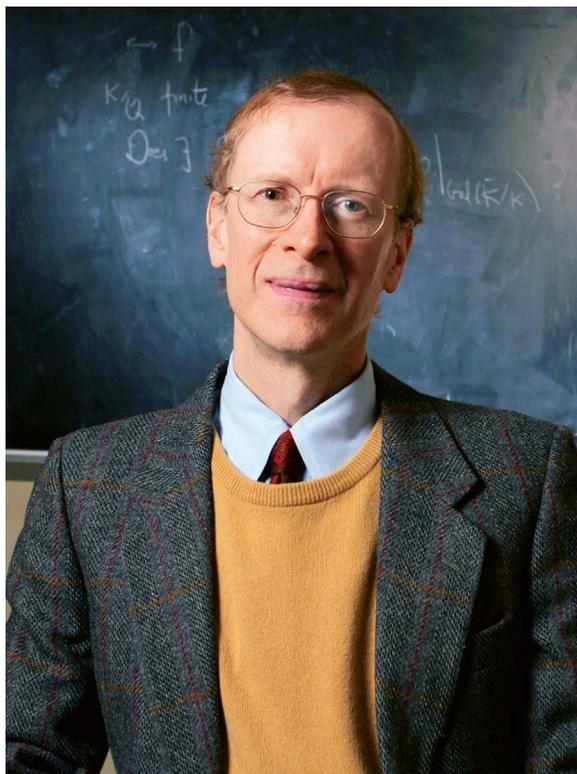


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 (左)

(法新社供图)



罗伯特·朗兰兹



安德鲁·怀尔斯

消费真的还很强劲吗？

主笔 谢九

虽然消费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热门的词，但从春节黄金周的消费来看，中国的消费革命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

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除夕到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9260 亿元，这也是我国春节黄金周的销售首次突破 9000 亿元，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其实并不乐观，去年春节黄金周的增速为 11.4%，而今年同比增长只有 10.2%，增速放缓了 1.2 个百分点，也创下 2012 年以来春节期间的最慢增速。

作为最近几年国人最热衷的消费方式，今年春节旅游市场的表现也同样不佳。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游客 3.8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实现旅游收入 4750 亿元，同比增长 12.6%，从增长速度来看，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1.7% 和 3.3%。

今年春节期间消费增速最快的是电影票房，春节黄金周国内电影票房收入达到 56.8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 70%，增速远高于去年同期的 11%。不过，看电影终究是一种不太费钱的消费方式，电影票房的爆发式增长，可能反过来印证了人们在其他高消费方式上的压抑。

最近几年，中国的 GDP 构成中，最终消费对于 GDP 的贡献度超过 50%，远远超过投资和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乐观人士开始认为中国经济向消费型转型已经获得成功。从人均 GDP 来看，2015 年以来，中国的人均 GDP 开始超过 8000 美元，近期刚刚公布的 2017 年人均 GDP 更是逼近 9000 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也正是因为如此，最近几年，很多人预计中国将迎来一场消费革命的大爆发，尤其在资本市场，和大消费相关的股票更是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但是，中国的消费革命真的有这么乐观吗？不仅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差强人意，资本市场近期的一些消费类公司的业绩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革命泼了一盆冷水。最近两年，白酒和家电股是 A 股市场最热门的板块，也在最大程度上寄托了投资者对于消费革命的梦想，但是最近这两大板块接连爆出利空。

2 月 26 日，老板电器发布业绩快报，公司 2017 年净利润 14.50 亿元，同比增长 20.18%。表面上看来，这样的业绩还算不错，但其实大大低于市场的预期，2012 年以来，公司业绩增长从来没有低于 40%，市场对于公司去年的业绩增长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公司股价也屡创历史新高，但是去年仅仅 20% 的业绩增长，显示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预计过于乐观，公司的股价迅速迎来两个跌停。与此同时，另外一家大消费类股票洋河股份也交出了让投资者不满意的业绩，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 65.98 亿元，同比增长 13.23%，也是大大低于市场预期。老板电器和洋河股份的业绩变脸，在节后给很多追捧大消费概念的投资者当头一棒。

从中国 GDP 的“三驾马车”来看，最近几年消费对于经济的贡献度都超过了 50%，不过并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向消费型转型成功，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和外贸这两驾马车的萎缩所致，此消彼长之下，消费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拉动引擎。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国内投资出现严重萎缩，消费对于 GDP 的拉动一度达到 90% 左右，显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经济早就成为了消费拉动型。从消费自身的增长来看，其实并没有看上去强劲，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看，最近几年的增速其实逐年下降，2010 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速为 14.8%，而到了 2017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仅有 10.2%。

从人均 GDP 来看，中国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并不能简单依靠这样一个指标，就认为中国即将进入消费型社会。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除了和 GDP 相关之外，更取决于居民的实际收入以及对未来收入持续增长的预期。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加之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其实呈现逐年放缓的趋势，2013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1%，去年下降到 7.3%。2014 年以来，我国的统计数据中开始出现“人均消费支出”这个指标，2014 年的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 7.5%，2017 年，这一指标下降为 5.4%。

在常规的工资收入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也并不乐观。从国外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除了

社保体系完善使得民众没有后顾之忧，仅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很多发达国家民众拥有可观的财产性收入也是重要因素，股市和楼市的上涨，为民众带来了丰厚的财富效应。比如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楼市大幅上涨，很多民众可以通过再贷款获得楼市上涨的收益，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虽然很多民众短期之内财富缩水，但是在经过了短暂的剧烈波动之后，美国的楼市现在已经重振旗鼓，大部分地方的房价恢复上涨，已经超越了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

除了楼市之外，美国的股市也在次贷危机之后持续走强，2009年3月份以来，美国股市的牛市已经持续了9年之久，自然也是为民众提供了可观的财富回报。相比之下，中国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并不乐观。虽然过去20年来国内楼市大幅上涨，但除了部分拥有多套房屋的投资者，大部分人其实无法从楼市上涨中获得实际收益，相反，房价的上涨为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更大的还贷压力，每个月巨大的房贷支出，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民众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从股市来看，中国A股市场也无法像美国股市那样，可以有长达9年的稳定牛市，往往都是短期之内暴涨暴跌，其余大部分时间无所作为，普通投资者很难从A股市场获得稳定回报，尤其从最近几年来看，2015年股灾之后，3年多的时间里，A股市场基本上

没有给投资者提供像样的投资机会。对于国内民众而言，如果未来工资增长有限，获得财产性收入又如此之难，加之社保体系也并不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敢大胆放心消费？

3月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仅为50.3%，比上月回落1.0个百分点，虽然还在50%的荣枯线之上，但是下跌速度之快超出预期，创下了一年半来的新低。作为重要的先行指标，2月份PMI指数的大幅回落，预示着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

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民众的实际收入增速以及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都开始出现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消费革命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劲。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中国要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从拉美和亚洲很多国家的经历来看，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通常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徘徊，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最终进入到高等收入水平，而其余那些无法顺利跨越升级的国家，有些长达数十年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甚至因此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成功跨越陷阱之前，对于消费革命可能还不宜过于乐观。☑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邮购部电话：
010-84050425 010-84050451
《爱乐》杂志官方微博 @ 三联爱乐
《爱乐》编辑部信箱：
aiyuetougao@foxmail.com

《爱乐》2018年第3期要目

封面话题

钢琴家艾丽索·维莎拉杰访谈

- | | |
|---------|-------------------------|
| 声音 | 巴赫的盛宴：当代顶级大师的复活节音乐会 |
| 专栏·搜狐说乐 | 《魔笛》那三个小子 |
| 封面话题 | 钢琴家艾丽索·维莎拉杰访谈 |
| 独家访谈 | 专访耶路撒冷四重奏 |
| 话题 | 关于乌斯特沃斯卡娅的十三段旋律创作的秘密 |
| 笔记 | 当WutopiaLab遇见古尔德 |
| 早期音乐 | 早下的灵魂必然会反映在音乐里：肖斯塔科维奇访谈 |
| 现当代音乐 | 村上春树和他的《刺杀骑士团长》 |
| 专栏·浮生碎乐 | 女高音安妮·西尔亚：瓦格纳家族的有缘人 |
| 专栏·聆听爱乐 | 失乐园补遗（二） |
| 作品之眼 | 一个三和弦 |
| | 泰纳利·翁的“螺旋”之魅 |
| | 结缘的星好人——帕特的“空白” |
| | 布鲁克纳交响曲背后的“经文” |
| | 隐秘而伟大：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 |
| | 布鲁克纳的“浪漫” |
| 歌剧物语 |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六） |
| 人物 | 古尔德：任性而罕见的天才 |
| | 我听胡贝尔曼（上） |
| 文萃 | 追忆·花园：武满彻的音乐散文两篇 |
| 资料库 | 舒伯特在1821-1822年（二） |
| 唱片 | 2017年个人十款录音推荐 |
| 书苑 | 评《从中世纪到贝多芬》 |
| 乐迹 | 里赫特自传（三） |
| | 与霍洛维茨同台（中） |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网络购买方式：天猫旗舰店、官方微信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店

村庄里的性侵案：定案与“申冤”

主笔 / 杨璐

“汤兰兰案”不是空穴来风，定罪的八起性侵案都有同案口供相互印证或者其他佐证。但言词证据成为定罪依据，也给对判决的质疑留下空间。历次审讯的口供中存在的矛盾是否影响定罪的关键细节，言词证据的获得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还需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毕竟没有漏洞和粗疏，才能伸张正义，保护无辜的人。



(黄宇摄)

村里小卖部每天都挤满了村民，大家偶尔会讨论此事



复杂的案情

春节刚过完，汤兰兰（化名）性侵案就有了新进展。2月2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传出消息，对“汤兰兰性侵案”的申诉进行再审审查立案，案件的审限是181天。这个法律程序将决定案子有没有必要开启再审。

经过网上舆论海量的分析和阐释，案情的本来面目反倒显得模糊，要想看清这个复杂的新闻事件，得先回到基本的案情。案发最早的叙述是一封

举报信。2008年10月3日，刚满14岁的汤兰兰在带格子的稿纸上，用稚嫩的字迹写下求救信：“公安局叔叔大爷们，我写这封信是为了我现在上学出现一切事故能让我干妈、干爸为我申冤。我说一下我的生活过程。”汤兰兰在信里写道，她从小在姥姥家长大，6岁时被父母接回家。过了一年时间，母亲万秀玲去山东打工，留下父女二人在家。从那时起，父亲汤继海就开始强奸她，性关系一直保持到了2008年。父亲开了这个头，大姑夫刘长海、老叔汤继斌、爷爷汤瑞景、姨夫徐俊生等都性侵过



(黄宇 摄)

龙镇是距离汤兰兰老家最近最大的镇，她曾在此一所学校寄读

她，还逐渐从汤家内部蔓延到了电子里的其他成年男性。

性侵的发生甚至不是一件隐秘的事情。汤兰兰写道，爷爷在强奸她的时候，有奶奶在场，她不顺从，奶奶就打她。10岁开始，家里买了录像机和黄色影碟，父母招呼刘长海、王占军、刘万有、李宝才、纪广才、于东军、梁利权等人一起观看，并在看完影碟后模仿片子里的行为实施性侵。这种厄运并没有随着她外出住宿上学而结束。汤兰兰写道，每次五一、十一假期和寒暑假，她从学校回到家依旧要面对这种可怕的生

活，实在是忍受不了了。这个十一假期，她不敢再回家，还跟到她上学住宿的干爹干妈家接人的万秀玲起了冲突。“他们在这又打我又骂我，让我回家，给我脱光衣服锁在屋里，永远锁在那个山沟里，不让我回来。”汤兰兰担心家里人在学校或者上学路上把她抓走，提前写下这封信，如果干爹干妈找不见她人，可以拿着这封亲笔信报警。

并没有等到汤兰兰所担心的被抓回电子发生，最迟在警方实施抓捕的前一天，汤兰兰已经正式坐在公安局里报了案。如果不是研究儿童性侵领域的专业

人士，亲生父亲和近亲的性侵案听起来骇人听闻，但根据知情人透露，跟举报信上1000字左右的概述不同，汤兰兰向警察详细讲述了从6岁到14岁期间所经受的违背人伦的侵犯，包括她第一次被父亲强奸时，两个人的对话、动作、她的身体感受等细节，被亲戚和邻居多人性侵时的地点、屋内布置、性侵的先后顺序、每个人的位置、性侵者的生理反应、持续时间、片段对话等。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一个14岁的乡村少女拥有如此的虚构能力和生理知识，着实惊人。

这些细节和随后的妇科检查让性侵有了可信度。因为案发的时间跨度大，并没有保存下来或者让警方提取到可以做DNA鉴定的关键物证，侦查核实主要依靠汤兰兰的陈述和嫌疑人的供述。这为查清案件真相带来极大的难度，从2008年10月27日报案，到2010年6月28日黑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侦查持续了接近两年，其间，检察院曾经在2009年8月6日第一次提起公诉，又因为“事实证据发生变化”申请撤回起诉。第二次提起公诉之后，因为案情复杂，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又因为附带民事部分证据需要核实，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

2010年8月8日，出于对未成年人汤兰兰的保护，黑龙江省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不公开的开庭审理，并在10月20日做出一审判决。汤兰兰的父亲汤继海被判无期徒刑，大姑夫刘长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性侵的被告人包括姨夫徐俊生、村主任刘万友、小学老师陈春付等也被判处有期徒刑5到13年不等，汤兰兰的母亲万秀玲因为强迫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铁案”的执着申冤

如果没有汤兰兰的大姑汤玉梅，这个案子早在一审判决之后就尘埃落定了。自从2008年10月28日丈夫刘长海被抓，汤玉梅再见到他已经是一审开庭之后。在仅有的5分钟会面机会里，夫妻俩面对面地哭。汤玉梅回忆，“我说：‘你到底有没有那事儿啊？’除了这一句话，我当时啥也说不出来了。他说：‘我肯定没有，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我肯定没参与过。’”刘长海是零口供，对他定罪主要依据了同案的汤继海、王占君、李宝才等人的供述，服刑至今他也拒绝减刑。汤玉梅觉得，这证明了丈夫的清白。

实际上，在所有此案的服刑人员里，只有汤玉梅一直在申“冤”。但是作为姑姑的汤玉梅和汤兰兰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亲近，对于当年汤兰兰到底生活在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下，事实上她并不知情。她执着的申冤在于情感上对丈夫的信任，却并不能提出任何事实上有利于申冤的证据。

汤玉梅长得瘦高，跟屯子里很常见的那种手里夹着烟、自己能开着农用车耕几十亩地的泼辣妇女相比，讲话轻声细语，很文静。她在屯子“70后”里算是高学历，中学毕业之后当幼儿园老师直到跟刘长海结婚。屯子里大部分是媒人介绍，相亲结婚，汤玉梅和刘长海却是自由恋爱。即便是20年后，刘长海身陷囹圄，汤玉梅说起这点还有些羞涩和得意，他们的婚姻跟屯子里其他的夫妻不一样。“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他为人很正直，平时也不跟屯子里的女人闲扯。我俩结婚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干过仗，连骂骂咧咧都没有过。”汤玉梅说。

汤玉梅全心全意相信丈夫的话，让这个案子一直处在申诉状态。一审判决之后，11名被告提出上诉，2012年10月26日，黑龙江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汤玉梅没有放弃，她跑黑龙江省高院、检察院，最高院的巡回法庭，直到案子被报道出来。长达8年的奔走，对她来讲其实很困难。刘长海被带走的时候，女儿10岁，儿子只有18个月。汤玉梅从前是屯子里的小媳妇，连床单都没有独自洗过，要跟丈夫一起洗，现在却不但要抚养两个孩子长大，还得接替刘长海种地，并且去哈尔滨、沈阳、北京申冤。汤玉梅说，实在没有精力顾孩子，每次上访回家看见躺在炕上的孩子就心酸。她一头扎在案子里，除了因为跟丈夫感情好，也是她得面对娘家的分崩离析和错综复杂的乡土人情。

2008年10月28日开始的抓捕中，汤玉梅的父亲汤瑞景、母亲李秀芝、哥哥汤继海、嫂子万秀玲、弟弟汤继斌被抓。汤家在屯子里的成年人只剩下汤玉梅和汤继斌的妻子，带着汤玉梅10岁的女儿，18个月的儿子和汤兰兰5岁的弟弟生活。40多天后，汤瑞景大量呕血死在了看守所里，尸检报告的结论是肺组织低分化鳞状细胞癌伴坏死出血死亡。汤玉梅的母亲和弟弟被放了出来，可年轻的弟媳又得了白血病，不治身亡。

汤玉梅的娘家从前在村里不好欺负。汤家是屯里的元老，就是她的伯父带领村民们在这里开荒建屯。汤玉梅的伯父和父亲分别在村里当了很多年的

村支书和出纳。被抓那一年，汤家正在跟村委会打官司。当时的村主任刘万有说，村里卖了一块地，地上有汤瑞景种的树，钱没给他。所以，他开始被审问的时候，以为是汤家在搞事情，直到看见汤家女婿刘长海在隔壁受审。打官司的事情甚至传到了乡里，汤玉梅有些愤怒又屈辱地回忆，有一次为了翻案去上访，来接访的乡长还在说：“你们汤家不是有尿性，能打官司吗？这回都让你吃官司。”

娘家出事一桩接一桩，汤玉梅在婆家的处境也很微妙，因为侄女汤兰兰报案，丈夫刘长海、刘长海的姐夫于东军都被判了刑。屯子里人说，她婆婆看起来和气，其实是个厉害的老太太，最开始气得不行，连刘长海18个月大的儿子，她唯一的孙子都不帮着带。走出门，汤玉梅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有同案被判刑的陈春付、李宝才、王占军等人的亲戚。屯子里经过通婚，大多数人家都拐弯抹角地沾亲带故，可想而知汤玉梅的尴尬处境。刚刚判刑的时候，像李宝才媳妇这样被告人的妻子或者母亲，时常痛骂汤兰兰，听在汤玉梅的耳朵里，觉得是在骂汤家，也是骂自己。

司法机关定罪的事实

为了申诉，汤玉梅聘请律师写了一份《刑事申诉书》，根据卷宗列出13项本案的疑点。这些内容经过报道，既是“申冤派”对案情质疑的理由，也因为涉及卷宗里的重点内容，如果把它跟判决书结合在一起，倒可以成为客观看待汤兰兰案判决结果的依据。

“汤兰兰案”能引起舆论争议的一个前提是，没有关键物证来证实性侵案到底是不是被判刑的10名村民所为。判决书主要依靠口供定案，申冤方也没有类似于经典案例“呼格吉勒图案”那种真凶重现的硬材料。靖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樊星曾经是检察官，并且办理过儿童性侵的案件。针对口供定案的争议，他说，强奸犯罪的特殊性在于案发相对隐蔽，证据种类单一、收集难度大。这种案子的主要证据类型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鉴定意见。可实际办案中，因为痕迹、体液等物证时效性很高，不及时收集和鉴定就可能彻底灭失。

汤兰兰案中司法机关通过言词证据定罪的办法在实际办案中很常见。樊星说，言词证据如果能有

“汤兰兰案”能引起舆论争议的一个前提是，没有关键物证来证实性侵案到底是不是被判刑的10名村民所为。

客观证据印证，认定的事实就会比较客观。比如，被害人和被告人各自的生活时间轨迹，来确定犯罪时间。汤案大部分发生在房间里，那么房间的结构、装修、租住的时间，还有性侵的顺序、某个姿势，都可以用于证实犯罪过程。

从定罪的依据看，司法机关也在尝试寻找一些可以佐证言词证据的客观证据，但这并不容易。跟汤兰兰的指认相比，检方起诉的性侵案件减少到8次，其中多人性侵占多数，就是因为这些事实有被告口供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被警察带走的汤兰兰的叔叔汤继斌、表哥丁福和村民徐国成没有被起诉，他们的性侵经过只有被害人单方陈述，缺少其他佐证。

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和隐私，公开的材料里不能露出樊星提到的那些细节比对的内容，判决书的处理方法是概括地给出了定罪的依据。判决书里指控在2003年春天的一日，汤继海找王占军到汤家看黄色录像，刘长海随后也来到汤家。三人在观看黄色录像的过程中，汤继海把汤兰兰拽到炕上，与其发生了性关系。王占军和刘长海看到这个场面后喊受不了，汤继海让王占军和刘长海模仿录像的镜头，三人同时与汤兰兰发生性关系。在这之后，三人又轮流与被害人发生了一次性关系。这次性侵的定罪证据除了汤兰兰的陈述以外，有汤继海供述的与王占军、刘长海共同与汤兰兰发生性关系的经过，王占军供述的与汤继海、刘长海共同与汤兰兰发生性关系的经过，万秀玲供述的看见王占军与汤兰兰发生性关系、刘长海在一旁观看的经过。其他4起多人性侵占也都有同案2人以上对经过的口供。

三起单人性侵占案分别是汤继海、陈春付和徐俊生。其中，汤继海的性侵是整个悲剧的源头。判决书里的指控是2000年夏天，万秀玲不在家，汤继海把年仅6岁的女儿抱到自己炕上发生了性关系。此后，汤继海在自家多次与汤兰兰发生性关系，并且万秀玲发现后制止未果。定罪的证据除了被告人本人对性侵经过的供述，有万秀玲看见丈夫和女儿发生关系的口



【姜宇摄】

汤兰兰家的房子，案发前一家人刚刚搬进去不久

供。陈春付的性侵案中，关键的定罪证据有万秀玲曾经听汤兰兰说过陈春付对她动手动脚的口供。

细节比对同样也被被告方用来质疑案件的侦查和审理。申诉书中提出，2003年在汤家的炕上实施强奸，而当时汤家的厢房并没有盖成。绑被害人用的绳子，汤兰兰一次说是刘长海找来的，另一次说是王占军找来尼龙绳子搓成的。在樊星看来，言词证据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通常说言词证据可以最直接地反映犯罪过程，但是因为每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不同、记忆不同，会导致言词证据之间难以吻合，就像本案中被告人之间、证人之间及与被害人陈述之间的部分描述存在矛盾，时间点上也有对应不上的情况，会影响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如果仅是细节上出现偏差，有可能是记忆等原因造成的，但如果是关键性情节上不能相互印证，那么能否认定犯罪就存在疑问了。”

从现有材料看，言词证据的细节比对的确给人留下质疑的空间。樊星说，既然在犯罪时间和人员上，

被告人和被害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如何确定的呢？起诉书和判决书里并没有相关的说明。最明显的例子是购买影碟机的细节。汤兰兰的举报信里，很多次性侵案都发生在汤继海跟亲戚、村民看黄色录像的时候，物证当中的购买凭证证实影碟机是在2004年初买的，那么2003年春天和秋天两起边看影碟边实施强奸的行为是如何认定的？旁观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录像机是借来的。可定罪的严谨不容想当然地推理，侦查机关并没有列出从别处借过影碟机的证据。

要想核实这个细节并不是完成不了，影碟机在当年屯子里是稀罕物。汤玉梅的婆婆说：“早先村里的影碟机大概就两三个。我一寻思就恶心，就那帮老爷们有时候坐着看看去。”年轻一辈的丁福也是到了2007年才买影碟机，他说：“屯子里一般都是结婚时候买的。屯子里有没有人看黄片不能瞎说。我自己看过，上中学的时候不少同学都看。乡里有些同学家里就有，还有专门卖片子的地方，一般人去

还不卖给你。”可侦查机关并没有追查 2003 年两起多人性侵案中影碟机的出处。

也因为言词证据在本案定罪中的重要性，口供的获取方式也成了焦点。11 名被告人除了徐俊生部分承认犯罪事实，其他人全部否认过犯罪事实，理由是公安人员对自己刑讯逼供、诱供。万秀玲当年的律师王丹阳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案子虽然存在疑点，但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的情况很难搞清楚。能不能提起再审的关键在于做实“刑讯逼供”。随着刘万有、陈春付、万秀玲等人的刑满释放，他们接受采访讲述的刑讯逼供细节丰富起来，但拿不出可以证明真实的证据。

从程序上看对刑讯逼供的调查，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范畴。樊星说，像本案中存在的“时翻时供”，其关键在于探究口供变化的原因，比如，判决书中提到同监舍作证被告人之间存在喊话现象，那么有没有对比翻供的时间是否与喊话时间吻合，口供变化的原因到底是刑讯逼供还是串供。“我既做过侦查人员，也做过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所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应该‘有线索、可调查’，比如提出被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人物、被诱供的材料来源等。司法机关在处理非法证据排除也应该有更多作为，不是像本案这样简单的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也可以调取相应的审讯录像、看守所录像，提供伤情鉴定或其他书证、物证等。”

这些甄别工作应该在人们看到一审判决书之前就已经完成。可实际情况是被告人和家属持续的申冤，是性侵案中确实存在冤枉好人的可能？是侦查阶段确有漏洞给翻供留下机会，还是蓄意翻供？这都需要有关部门专业判断和仔细审查处理。

被湮没的物证，真假 B 超单

比司法事实更难厘清的是性侵真相中的断头线索和当事人的罗生门。10 年之后，我们跟着在外申诉的汤玉梅、万秀玲重回案发现场。即便现在交通如此发达，到达汤兰兰生活的屯子依然不容易，从沈阳到哈尔滨转车，再到县级市北安，绿皮火车需要坐十几个小时，中途还要在哈尔滨或者北安住上一晚。再从北安到屯子里，如果坐公共交通，也得花上半天的时间。

这几乎到了中国东北方的尽头。在外面站一下，就感觉像有无形的刀片在割裸露的皮肤。火炕占到

屋里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都不能保暖，每一家的门外要用种菜的塑料大棚包裹出一个走廊来，隔断逼人的寒气直接灌入门窗。气温每天在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浮动，当地人纷纷说，“这几天暖和了”。

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让学生们求学不易。最近的两所学校距离屯子分别有几十里、上百里路程。在苦寒又漫长的冬季里，屯子里的人说，有时候下雪能下到一人高，把路都埋上。要想出门只能坐带履带的爬犁到农垦体系的聚居点，再坐公交大巴去镇上。跟汤兰兰一起住宿的小玲（化名）说，10 年前，屯子里的学生只能在五一、十一、寒暑假回家，因为来回路上分别要花整天的时间。

根据汤兰兰的举报信，性侵都发生在屯子里，而她自从上学之后，只有小学二年级、四年级下学期和五年级在屯子住，其余时间除了一年级在姥姥家住之外，她一直住在后来认的干爹王凤朝、干妈李忠云这样专做学生食宿生意的人家里。把汤兰兰特殊的作息排成时间轴，复原案发时的叙述，会发现真相的扑朔迷离和互相矛盾。

性侵报案的导火线是汤兰兰在 2008 年十一假期拒绝回家。万秀玲告诉本刊记者，10 月 1 日下午 5 点多，她正在地里收豆皮子，汤兰兰打电话来说：“我怀孕了，孩子是我爸的。”她又担心又生气，把家里农活规整了一天，10 月 3 日让外甥丁福开着车，约着丁福的妈妈、汤继海的堂姐汤玉英一起去汤兰兰寄宿的王凤朝家，想把女儿接回来。这个过程不顺利，汤兰兰在信里写道，母亲对她又打又骂，王凤朝甚至给当地公安局局长打电话。在拉扯之间，万秀玲说，汤兰兰的干妈李忠云给她一张女儿的 B 超单。

蹊跷而有价值的是，律师付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同样的医院、医生，同一天出具的、检查号相同的单子居然有两张。侦查部门调取的一张结论是“子宫内无异常”，抓捕万秀玲后从她衣服兜里搜到的一张结论是“子宫内有胎儿症状”。根据知情人透露，当值医生姚海燕曾经作证，“子宫内无异常”的单子是真的。法医学博士左芷津从 1983 年开始从事刑侦工作，曾经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任职，多次参与国内外重大案件侦破。他说，汤兰兰案里大部分证据都是口供，B 超单是少数看起来与性侵接近的物证，其中还有一张是假的，这很可疑。谁造了这个假，动机也许就与真相有关。

B 超单从医院到带着汤兰兰去检查的李忠云手里，又递给万秀玲，从真变成了假，从没怀孕变成

了怀孕。可当年的侦查并没有深一步挖掘B超单“变身”的过程和谁造了假，动机是什么，造假B超单的相关信息也没有在判决书里体现，线索断头了。

围绕着B超单，另一件说不通，还让申冤家属们怀疑王凤朝夫妻跟汤兰兰性侵案相关的疑点是，汤兰兰在举报信里写道，10月3日的冲突之后才向王凤朝、李忠云讲述自己长期被性侵的经历，向他们求助。B超检查却发生在2008年3月31日，当时是什么样有说服力的理由会让李忠云带着13岁的少女去做妇科B超检查？这种不符合常理的举动也没有人追问。李忠云告知万秀玲，带着她女儿做B超检查的时机也让申冤家属们生疑。根据曾经在王凤朝家住宿过的学生回忆，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寄宿房东要负责带学生看病，随即通知孩子的父母，发生的费用记账，交食宿费时结清。3月底发生的检查，李忠云过了半年才告知万秀玲，而这期间，双方还见过面，也结过了几次食宿费的账。万秀玲说，她去接汤兰兰顺道要给李忠云送的是9月份和10月份的食宿费，而这个医药费发生在早就应该结清的3月底。

申冤家属们对汤兰兰和王凤朝一方提出质疑，可万秀玲的叙述也对不上。万秀玲说，汤兰兰讲自己怀孕了，“孩子是我爸的”，这个事实的佐证还有跟她一起去接汤兰兰的汤玉英，判决书里的证词是：“万秀玲对我说汤某某怀孕了，让我和她去接汤某某，我儿子丁福开车去的。”对比汤兰兰的时间表，她五一假期回屯子待了两天。万秀玲告诉本刊记者，汤兰兰暑假要补习英语，所以没回家。10月1日打电话时，距离五一已经过了5个月，如果“孩子是我爸的”，也就是汤继海的，这种身体变化是遮不住的。汤兰兰在举报信里也写得很清楚，性侵从幼年持续到五一假期。到了十一放假，她没敢回家，害怕过这样的生活。没有提到怀孕的事情。

身为母亲的万秀玲，为什么对警方和亲戚讲，自己女儿怀孕了，女儿还说“孩子是我爸的”？当年的侦查也没有追问下去。可如果不像万秀玲所说，得

知女儿怀孕了，非要把她接回屯子里。又是什么样的真实原因让万秀玲非得接回汤兰兰，女儿拒绝时，双方会起又打又骂的冲突，并成为报案的导火线呢？

知情人透露，汤兰兰对警方否认自己曾经怀孕，可根据《申诉书》提及的司法鉴定结果，她的子宫呈“一”字形横裂，说明她做过宫腔操作术。把这个结果跟3月份B超检查的动机、10月份的罗生门结合在一起，都有谁在叙述中撒了谎，撒谎的动机里是否存在漏网之鱼或者不白之冤，没有下文。

看不明白的被告家属

申诉的过程如五味杂陈。汤玉梅说，对着镜头一桩桩讲起来，一滴眼泪都没掉。编导觉得不煽情，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哭不出来。戳到她的是汤兰兰，另一拨记者在采访中放了汤兰兰的敲诈录音，她一下子就哭了。汤玉梅说，这个感情很复杂，说不清楚。想到侄女孤身一人，王凤朝家对她再好，毕竟不是亲人。可又想到因为她的报案，这10年来家散了，自己的生活也很苦，气哭了。

这些真挚的情感和对申冤的付出，让人觉得也许案子是有漏洞的。可汤玉梅不是性侵的目击者、证人或者案子当中任何一个关键点的亲历者。她的执着其实出于对丈夫的感情，与哥哥汤继海的血缘而产生的信任。这些在司法上没有说服力。

万秀玲的实际行动却耐人寻味，她的情绪相比汤玉梅平淡许多。作为孩子的母亲和被告人，她本应主导申冤，但是她一直并不积极。

万秀玲也说，出狱后她就去见了汤继海，表示自己会为他申冤到底。可大部分时候，她更像是被剧组叫来的临时演员，在采访中她十分配合，但不主动，不像汤玉梅一样张罗着给记者介绍采访对象，并且她讲起当年事流利得没有情绪起伏。这跟旁人万秀玲的印象不一样，她婆婆说她“咋咋呼呼的”。汤玉梅对嫂子这种状态的解释是，万秀玲刚释放没几个月，对情况不熟悉。可腊月二十八，万秀玲背着双肩包要回娘家过年了。汤玉梅跟她说：“记者还没走呢，你别先走啊！”万秀玲说，后面没有她的采访了。

万秀玲的疏离情绪包括讲起汤兰兰，她提供的信息很有限，回忆起案件的关键点也是避重就轻，特别是那张B超单的来历，万秀玲对本刊记者说，李忠云给她之后，她看都没看气得扔在炕上，不知道谁把这张单子装在她大衣里，又被警察搜到的。

村民也以此来证明性侵案的子虚乌有，屯子里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传开了，瞒不住的。可如果很多户人家都跟这件事利益相关呢？

她从李忠云手里接过的B超单是没怀孕那张真的单子，还是怀孕的那张假的单子，她没有回答。万秀玲其实在开始重新生活。她这10年的生活都靠自己的妹妹负担，出狱之后得赚钱，一直在打工。她还得处理跟儿子的关系，被抓的时候儿子只有5岁，她服刑的地方远，很少探望。母子再相见，有种亲情里的陌生感。儿子抄同学的假期作业，万秀玲站在旁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她管教起儿子来并不像亲密无间的母子那样理直气壮。今年是她出狱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她坚持回娘家跟父母团聚，可她孤身离开，儿子并没有随她去姥姥家。

其他家属对申诉和翻案这件事也不像汤玉梅投入。最开始的几年，陈春付的哥哥、刘万有的父亲等很多人都一起跑过北京、哈尔滨。其间，李宝才的一个舅舅在北京打工，号称认识部队首长，能把人给捞出来，有几家的亲属还凑了积蓄给他疏通，钱没了，人也没出来。碰了若干钉子之后，就没再奔走了。案子过去快10年，李宝才的妻子、王占军的妹妹这些同辈的家属，连当年的律师辩护词，证明亲人冤枉的文字材料都拿不出来。儿女辈也已经长大成人，比父辈受到更多的教育，但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家属们理解的为翻案出力，是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又看在汤玉梅人情上接受记者采访，或者汤玉梅家来的记者太多，忙不过来，帮着做饭。王占军的妹夫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认为一旦汤玉梅跑在外面把案子翻了，他们的亲人也跟着受益。

如果是冤案，需要有力证据。当年侦查中遗留了断头线索，其实被告方自己也没作为。现在家属们跟记者说，怀疑王凤朝，可他们将近10年里一次也没找他了解过情况，或者暗中打听他的可疑。家属们都说并没有性侵这回事，也想不通汤兰兰到了龙镇怎么搞出这一出事情来，可李宝才的女儿跟汤兰兰同龄，同吃同住，在王凤朝家，学校里也是上下年级。她对本刊记者说，不认识汤兰兰的同学，不清楚汤兰兰在学校的情况，也没打听过。梁立权在法庭上说，性侵发生的时间，他外出打工，也有村民出庭作证。法庭没有采纳这个证据，理由是他也许某天从打工的地方回来过，实施性侵。可打工的工地是按日结算的，如果有工资账目，可以确定梁立权在工地的出勤。并没有人去这么做方面的努力。他们对记者的解释是，老百姓上哪儿找证据去，这都应该是政府的事情。



樊星做过检察官，也有办理未成年人性侵案的经验。他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这起充满争议的案件

屯子所在地气候严寒，每年只有80天长庄稼，其他的200多天里，从前很少有人出去打工，村里人的解释是，除了种庄稼，拉过冬的柴火也得拉一个月，所以不能打工。也有人说，种地一年已经很累了，冬天要歇一歇，可这里每家有几十亩地，都是机械化种植，对体力要求不高。现在陆续才有人外出打工，普遍最远的地方是到大连为止。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无论对谋生还是翻案都没什么进取心的屯子里，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人们互相熟悉如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时隔20多年，村民们不但能记得同案里的汤继海、李宝才、纪广才是同一天结婚，也能把他们小孩出生的时间说得个大概。漫长冬季，很少有人在外走动，小村庄静得像没有人，可一旦要找人，村里人会立刻告诉你，某某早上带着媳妇出门了，去了谁家走亲戚，今天回不来。村民也以此来证明性侵案的子虚乌有，屯子里有风吹草动很快就传开了，瞒不住的。可如果很多户人家都跟这件事利益相关呢？

皑皑白雪之下，覆盖了被害人和被告人那么多的逻辑不通和不合常理，到底什么才是真相？

（案情涉及未成年人和隐私，部分使用化名）



回避真相的村庄

记者 / 王海燕 摄影 / 黄宇

在案件发生地的东北屯子里，没有两个村民能够提供完全一致的细节。

汤家姑娘的举报

2018年2月13日，距离万秀玲刑满释放已经大半年了，记者请她站在她家已经垮塌大半的土坯老房子前照相，她突然说：“如果不出事，我家也早盖上砖房了。”

万秀玲是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黑土村（化名）的村民，2008年，她的亲生女儿汤兰兰（化名）向公安局举报，说自己被父亲汤继海强奸，并且因为父亲开了头，她的大姑夫、老叔（小叔）、爷爷汤瑞

景、姨夫、表哥等都相继性侵过她；她的奶奶李秀芝曾目睹过性侵现场没有阻止，她的母亲万秀玲则在阻止未果的情况下向性侵的村民收了“交易费”。

这意味着，除了汤兰兰和当时年仅5岁的弟弟，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的婶婶以外，汤家所有人都涉案其中。当时，汤兰兰的爷爷刚刚年过六十，身体健康；她的叔叔刚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她自己家也刚换了新的土砖房。而案发后，汤兰兰自己更名换姓，离开了所有亲朋好友；她爷爷死于看守所中，她的叔叔和奶奶在被逮捕9个月后释放回家“监视居住”，她的父母则都被判了刑。

根据警方的认定，与汤兰兰被性侵有关的事实共有8项，其中，最早发生的案件还要追溯到2000年。根据汤兰兰的说法，其母万秀玲离开家是一个重要



的节点，留下她和父亲汤继海二人在家，从那时起，汤继海就开始强奸她，性关系一直保持到了2008年。

但村里人说，当时万秀玲并不是出门打工，而是和汤继海离婚并离开了电子。至于为什么离婚，时隔多年，在面对记者采访时，万秀玲自己说，是因为某一天她和汤继海在田里吵了一架，第二天就离了，随后她就回到娘家待着，哪里也没去。而村里人则提供了两个猜测版本，一个版本称汤继海不爱说话，闷闷的，万秀玲爱说爱笑，两个人性格不合，就离了；另一个版本则称，万秀玲跟着某个老板跑了，过了一年左右才回家，回家后汤继海一度不想复婚，但后来万秀玲又怀上了孩子，大家劝和劝和，就又在一起了。

当时，万秀玲夫妇还和公公婆婆、大爷、未成婚的小叔子住在一栋房子里。但她的婆婆李秀芝对大儿子夫妇的离婚呈现出一种茫然，说她也是在万秀玲离开后才知道两人已经离婚了，她以一种局外人的口吻说：“没听说干过仗啊！”

李秀芝说，在和儿媳轮流带汤兰兰的时候，汤兰兰更喜欢妈妈，瞅着妈妈做完农活回家，就溜到她身边去了。不过，她也提到汤兰兰和万秀玲也并没有多么亲密，即使万秀玲离家，汤兰兰也不哭不闹，甚至不理睬。

而她自己对孙女的感情也显得模糊。在汤兰兰长大的过程中，家里先后搬了两次家。汤兰兰一开始是和爷爷奶奶住在同一栋房子，后来越搬越远，虽然还在一个电子里，但也很少到奶奶家了。李秀芝说，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她关注孙女很少，甚至案发前的一整个暑假汤兰兰都在念书的龙镇没有回家，这在当地很不寻常，但李秀芝说自己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这或许和李秀芝的性格、应对记者的方式有关，因为对大多数事情，包括老伴的死亡，被警察逮捕和释放回家的细节，她大多都“不知道、不记得了”，还说“不知道日子咋过的，稀里糊涂就给过了”。但或许，也和汤兰兰的成长经历有关。

左图：地处东北，龙镇一年有半年都落雪不化

右图：汤兰兰的干爸家依然住在十年前的地方，汤兰兰就曾寄住在这儿

因为万秀玲说，她和丈夫复婚后，2002年汤兰兰8岁，去了姥姥家读小学一年级。随后读小学二年级时，汤兰兰又回到屯子里读书，但留在屯子里的时间仍然不多，只有小学二年级、四年级下学期和五年级时，分别在本屯和隔壁屯的两所学校就读过，换学校的原因是两个屯的学校合并了。其余时间，汤兰兰还在邻近的农垦学校上过学。在警方认定的犯罪事实里，犯罪时间都以年份和季节的形式出现。而根据这些大约的时间排布可以发现，除了父亲汤继海的性侵权行为从2000年持续到了2008年，其余时间，汤兰兰被性侵主要就发生在小学五年级及之前。最后，小学六年级时，汤兰兰去了60公里外的龙镇读小学和初中。转学的原因，村里人说是因为龙镇的学校教学质量好，可以学英语，村里还有几个跟汤兰兰同龄的孩子也在龙镇读书。因为龙镇距离远，学校又没有宿舍，这些孩子当时都寄住在学校周围同一户名叫王凤朝的人家家里。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汤兰兰没有回到屯子里，她妈妈万秀玲说，当时孩子正在龙镇补习英语，村里人也都知道，汤兰兰在龙镇认了干爸干妈，所以没回家也很正常。随后，汤兰兰上了初一，当年10月份，她在干爸干妈的带领下去公安局举报了自己的亲人和邻居。

蔓延在偏僻村庄的性侵

和初中读书时的龙镇相比，汤兰兰所在的黑土村非常偏僻。如果要到这里，需要坐车先到哈尔滨往北300公里外的五大连池市，从五大连池继续往东北，这里人口稀少，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欠发达。

和南方的村子不同，东北的村子都是聚集居住，因此又称为屯。和乡里其他屯子比起来，黑土村显得尤其闭塞，我们在龙镇包的出租车司机说，他在当地开了几十年车，周边乡镇大大小小的屯子都走遍了，唯独没去过黑土村，也不知道那个曾轰动一时的案件就发生在那里。从地图上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这个屯子和其他屯子的不同在于，没有位于县道两侧，而是在县道的一条短小分叉支路末端，屯子三面环山，再往里，就彻底没有人烟了。松花江平原在这里已没入丘陵起伏、森林密布的小兴安岭。

屯子里的人告诉本刊，屯子里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户人家，是乡里第二大屯。屯子是1977年才

在北大荒垦荒运动中从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开垦出来的，当时带领着村民从100公里外来到这里的，正是汤兰兰的大爷。开荒后，汤兰兰的大爷和爷爷分别在村里任了多年村支书和会计。屯子里的居民大都是1949年后从黑龙江南部、山东、辽宁、河北、内蒙古甚至更远的南方闯关东逃荒而来，汤家的祖籍是山东，同时，山东人在屯子里也占据多数。

到汤兰兰的父亲这一代，虽然没人在村里当干部了，但汤家的条件依然不错，汤兰兰的两个姑姑，一个嫁到了五大连池市区，一个在村里当过幼儿园老师，汤兰兰的妈妈是从龙镇嫁过来的，婶婶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举报时，汤兰兰自己家当时也换了大房子，有了货车，买录像机也是村里买得比较早的。

对屯子里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这样的事发生在汤家的姑娘身上。以至于警察开着便车一开始到汤家抓人时，村里人还猜测，是不是汤家卖黄豆搞人家钱了，这个搞钱的意思在不同的人口中有不同的版本，有人猜是不是找了别人假钱，有人猜是骗，还有人用了“抢”这个字，还有人猜测是不是收黄豆的人落了东西在他家。

汤兰兰举报后，警方一共逮捕了16人，除了汤兰兰的爷爷死于看守所外，汤兰兰的奶奶、叔叔、表哥和隔壁屯邻居徐万富在经过9~10个月的审讯后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其余人则因涉及8项犯罪事实，分别被判刑10年至无期。

在被判刑并被认定为聚众看黄色录像时性侵了汤兰兰的村民中，出生年份在1968年到1973年之间的属同一代人，其中刘万友当时还是村支书，这些人中唯一的外屯人是梁立权。而被释放回家“监视居住”的人中，除了汤兰兰的奶奶是女性外，另外3名男性中，除了那名不愿接受采访的外屯人年龄不详外，汤兰兰的叔叔和表哥均比被判刑的村民小十几岁，不是同一代人。

另外，根据多位村民的讲述，被判刑的外屯村民梁立权和汤兰兰的本屯邻居，同样涉案的纪广才、李宝才曾经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喝酒。一位村民还说，这几家当时条件都不错，和汤兰兰家一样都有车。这个车指的是货车，屯子里的土地都是机械耕种，家里拥有几台什么型号的拖拉机和货车是衡量一家人财力的重要指标。纪广才的父母也回忆，纪广才与梁立权的确经常一块玩，警方抓人时，纪广才正陪同梁立权在龙镇买“半截子”，那也是一种载

重八九吨左右的货车。

纪广才被逮捕时大儿子已经 14 岁了，小儿子才刚刚 4 个月，和其他需要服刑的人一样，当时他正是家里的顶梁柱。根据纪广才母亲的说法，汤兰兰的妈妈万秀玲 2017 年刑满释放回家时，还曾登门拜访过她，抱着她哭，称自己的女儿对不起大家，让她放心，等汤兰兰回家，她一定饶不了她。纪广才的母亲当时还安慰万秀玲：“你啥也别说了，你在里面也没少遭罪。”

纪广才的母亲还说，纪广才被捕后，他的大儿子考上了体育学校也没有前去就读。但相比而言，纪家的变故并不是最大的，因为判刑后，汤兰兰的老师陈春付、邻居于东军两个家庭都离婚了，梁立权的婚事吹了，李宝才家全家都搬离了屯子，汤兰兰的姑妈汤玉梅则不但要抚养两个孩子，还一直在带着家属们上访。

谁的话真，谁的话假？

但无论家属们如何上访，屯子里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桩案子已经尘埃落定。直到 2017 年汤兰兰的妈妈万秀玲刑满回家，通过律师找到记者，记者发出了“寻找汤兰兰”的报道，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真相，对屯子里人来说同样如此。采访时，我们到达屯子第一天，就有十来个村民正聚在小卖部里讨论案件。一个叫王保华的村民指天发誓，并引用他家大耳马的例子，声称连马都不会乱伦，何况是作为灵长动物的人类。他认为，无论从人性、理性还是人伦的角度，这件事都不可能发生，是天大的冤案。

另外两个村民则提出了具体的质疑，比如公安为什么不让证人出庭，比如为何案犯关押 4 年才判决，比如梁立权被指控犯罪的时候明明在外打工，哪里有犯罪时间？还保证出事的汤家“相当守法，相当封建，儿女私自搞对象都不可能”。村民似乎认定，被逮捕的人中，有一人冤枉，就代表所有人都能翻案了。他们也不理解在伸冤成功之前汤兰兰的隐私需要被保护这件事，相反却认为，“妈找孩子，天经地义”。案犯刘长海的妈妈还坚信，“找到汤兰兰，她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大家还费什么劲”。

在我们采访过的人中，说案件冤枉的最直接证据是，屯子小，哪家成年男女有私情，不出 10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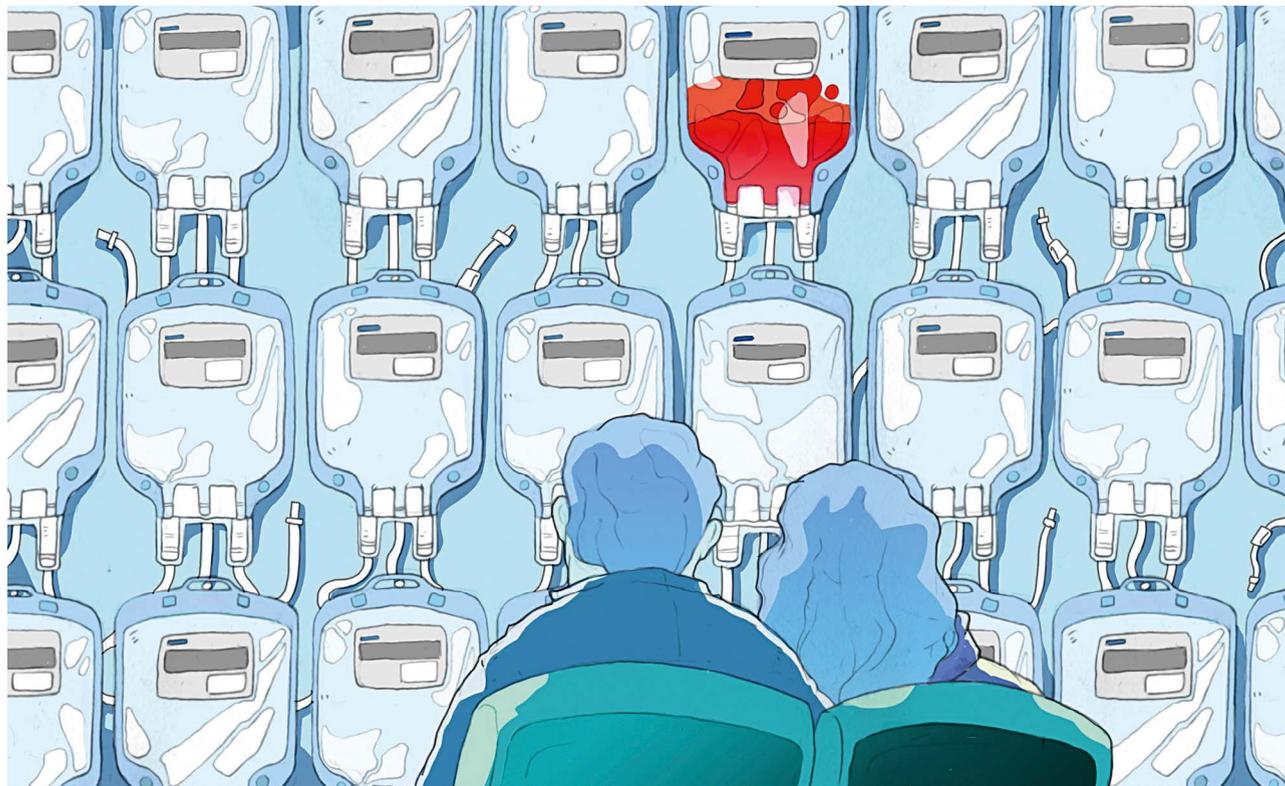
一定传得人尽皆知，不可能这么多年这么多人性侵一个小女孩没人知道。但正是因为屯子小，使得屯子里绝大多数人家都与案犯沾亲带故，又降低了他们证言的可信度。

比如很多人都形容过汤兰兰“干巴瘦的”，他们想以此说明，和村里同龄小姑娘相比，汤兰兰并不出众，不构成特别的吸引力。同时，在其表哥丁福 2007 年结婚的一张合照上，汤兰兰的笑容也被多次提起，以说明，“如果她被照片上的人祸害过，还能笑得出来吗”？但实际上，照片上的汤继斌和丁福都在被关押近一年后被释放了，法院的判决书中并不涉及两人的犯罪事实。

另外，黑土村人人擅长唠嗑。因为这里地广人稀，家家都有几十上百亩地，全用机器种植收割。全年气温最低会达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每年从 10 月到来年三四月份，整整半年，村民都在家“猫冬”，一天只吃两顿饭，或者“饿了就吃”。村里从 2007、2008 年左右，外出打工的人才多起来。漫长的冬天，不外出的村民们就在家聚众打麻将打扑克，在快手上开通账号做直播（大家粉丝都不多，只能互相打赏），但主要还是聚在一起唠嗑。

这为采访同时带来了便利和难度，关于同一件事，我几乎很难从两个村民口中得到有用的相同细节。村民王保华曾告诉我，被判刑的王占军曾有过生理上的毛病，被妻子闹得人尽皆知，因此可能是冤枉的，但他无法准确说出王占军生病的年份。而我以这件事向王占军的亲属求证，他们都吞吞吐吐不愿回答，更加同样无法给出准确的时间线索。连“聚众看黄色录像是不是也曾是一种娱乐方式”这一疑问，我也始终没有得到准确的回答。如果被穷追不舍地问，他们就会以“不记得了”“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说辞应对。

村民王保华和他的一名酒友是屯里仅有的两家与所有案犯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家。王保华娶的是外地媳妇，与其他人家互相不大瞧得上，当我要住在他家时，有村民表现得非常不乐意。虽然在小卖部，王保华入情入理地论证了汤家的好品德、案件的不可能性，但私底下，他告诉我，他和万秀玲干过仗，因为这个女子作风不好，他不大看得惯。他的老婆则称万秀玲母女“上梁不正下梁歪”。屯子里的人当面一套说辞背后又一套说辞的做法，使得十几年的事情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北京叫停互助献血：血液病人遭遇血荒

记者 / 王珊 插图 / 老牛

2018年2月5日，北京市卫计委下发的取消互助献血的一纸规定，让众多血液病患者以及医院在春节期间陷入了找血盼血的焦虑中。回头想来，李明峰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梦里东奔西走，只想为儿子求得一袋血小板。

一直以来，互助献血因其背后存在的黑市和利益链而被广为诟病。然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是，作为一种重要的用血手段，2017年，北京市的互助献血比例已经高达21%。血荒期取消互助献血，从北京市卫计委、医院到患者都想各种应急手段。然而，医生们担心，如果没有合理的长效供应措施，

血荒可能还会延续。李明峰不确定，噩梦究竟是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

互助被取消

“近期血液中心储备血小板充足，请儿科停止团体献血、血研所（血液病研究所）减量至10人以下，避免血小板过期浪费，储备好咱们的献血队伍。”3月2日，看到医院互助献血群里面的信息，李明峰（化名）揪了一个春节的心总算舒展了一下。“整个2月份，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到处找血小板。”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明峰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一场很长的噩梦，“现在虽说输得上血了，那以后呢，以后的血能保证得上吗？”

春节期间，某三甲医院的输血科是李明峰最害怕去的地方。输血科的走廊仅有两米多宽，每天拥挤拥挤地挤着十来位手拿化验单的患者家属。“今天有AB型血小板吗？”“B型呢？我都来很多次了！”“无论来多少次，血站得有血才行。”这样重复无奈的对答，李明峰每天要听到许多次。在这种往复中，血与命的关系在他心里从未如此强烈：有血儿子就有命，无血则什么都没了。

李明峰的儿子只有7岁，是白血病患者，每周要输一个单位的小血小板和一次红细胞，以维持其血相指标的正常。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讲，血是比食物更为重要的补给。北京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血液病患者是血液系统出现了故障，他们的血相指标和血小板数量，会一直往下掉。比如说，正常人的血红蛋白浓度在110g/L，血液病患者可能不及正常人的一半。尤其是血小板，一旦掉到低值，轻则牙龈、消化道出血，重则脑出血。”

每次，当黄色的血小板和红色的红细胞进入儿子羸弱的血管时，李明峰知道孩子的命又一次保住了。几乎每个来输血科探询的人都跟李明峰一样，强打着精神而来，然后一次次失望离开。李明峰说不清楚到底遇到过多少病患家属，有眼熟的，也有看着是第一次过来咨询的。以往，彼此遇到还会互相打气说“坚持下去”，现在连安慰的话语也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如此无望过。以前为治病的钱发愁，当时是拿着钱都买不到血。”

这样绝望而紧张的氛围是从2月6日开始在这家三甲医院蔓延开来的。当天，北京市卫计委下发的文件《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医院传播开来。文件要求，2018年2月10日，北京市停止开展互助献血。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明确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按照操作方式，互助的血液专供互助者指定的患者输血之用。

2009年之后，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互助献血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成为一种重要的用血手段。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披露的一组数字指出，北京市的互助献血比例已经从过去的2%~3%提高到2017年的21%。李明峰所在的这家医院，作为北京市用血大户之一，互助的比例更高。“我们医院平均一天血小板的用量是80~100个单位，其中90%

都是靠互助实现的。”该院的一名医生告诉本刊。而在另外一家医院血液科，一天需要的小血小板数量在25~30个单位，每天从医院血库分配到的只有两个或者更少。

由于无法界定献血者的身份，互助献血给予了投机者可钻的空子，一个以血液为买卖商品的“黑市”开始存在：血贩子作为中间人，寻找献血者，付以微薄报酬，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用血者。血贩子的用户是血液病群体这样的“用血大户”。宋旭（化名）是2017年2月带孩子来北京看病的，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从医院血库申请到一袋血和两袋血小板之外，儿子的用血都依赖于互助。其中一次还是因为孩子血小板快要掉没了，主治大夫帮忙打电话给血库要的。

这些经历使得宋旭将互助和用血勾连起来——不互助，就没有血。所以，当取消互助献血的消息在病友群传开来的时候，宋旭起初是不相信。她给主治大夫发信息，最终确定，互助真的要取消了。“我们自己也知道春节献血人数会减少，所以已经提前联系熟人捐献，或联系血头做准备，但没想到会取消。”宋旭告诉我。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冯玉（化名）没有想到叫停会来得这么快。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医院曾接到的通知是2018年3月底取消互助献血，“我当时想怎么也把春节给过去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据说是因为1月媒体报道血贩子猖狂，北京市卫计委才将日期提前”。她还告诉我，2017年11月，北京市卫计委曾组织多家医院开第一次会议，“当时，我以为是北京市有取消互助献血的计划，所以我们开会，听听呼声，调研一下，没想到我们一去就是直接告诉我们，在3月底之前全面叫停互助献血”。

血贩子依然存在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在文件下发后明确表示，之所以将叫停互助献血的时间定在2月10日，是因为通常在春节放假前一周，人们纷纷回家过年，除急诊外，医院手术量和相应的用血量都会下降。“不能说北京市卫计委等机构没有关注到血液病群体，但他们确实低估了血液病病人群体的数量以及用血量，血液病患者可不管春节与否，都是要用血的。”一名三甲医院的医生这样告诉我。

在春节期间，李明峰所在的这家以血液科著名

“那两天，医院的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但我们也理解，病人总得有个情绪出口。”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的三甲医院，接近 400 张病床依旧是满满的。全院仅 2016 年就收治血液病住院患者 10000 余例次，门诊量人次更在 10 万之上。在医院的周围，聚集着众多和李明峰儿子一样的患者以及陪伴他们的家属。李明峰租了个小单间，和儿子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只为了等待合适的骨髓移植时机。房间很小，房内仅有一张床和小小的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孩子的药和各种化验单。“本来想着年后能进仓，但现在血液不足，不知会等到什么时候。”

2 月 9 日凌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医生王静波在朋友圈发文，讲述了互助献血取消后的无奈。她说，取消互助献血的文件几乎要摧毁了她，“摧毁了病人最后的希望”。2 月 8 号下午，王静波和其他医生一个个和病人家属谈话，试图将他们疏散到血液充足的城市，但病人不愿意走。她的心里“七上八下，总有一袋血小板在摇晃，睡不着，问题解决之前，根本睡不着”。

也就是在这一天一大早，宋旭带着两个从血贩子那里找到的人奔向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希望在互助取消的最后一天能够为儿子存上一两个血小板：血小板保存期只有 5 天，没有办法存太多。宋旭不止一次来过这里，却从没有见过这样人挤人的阵势。她排到了 200 号，“至少有 300 人在等待捐献血小板，大家情绪很激动，特别吵”。其间，有的血贩子甚至坐地起价，从别的血贩子那里高价抢献血者。

接到取消互助献血的文件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肿瘤和肝胆等择期手术都改了日期，以保证急救用血和血液病病人的用血。医院医务处张副处长告诉我，文件下来后，他们在血液科多次开展宣教，安慰患者家属。会议在医院的 104 会议室举行，整个房间都是人。宋旭的老公到得晚一些，被挤在门边上。“医院告诉我们不要着急，要相信上级部门会保障用血的，但我们的孩子确实没有血用。”他告诉本刊。

宋旭儿子的血小板每天以五六千的速度下降，

身上已经开始出现大片的血斑，牙齿也在出血。“我是不是就要没命了？要不我们回老家去，这样还能输上。”每天早上，宋平都会问母亲这样一句话。除此之外，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跟父母交谈。宋旭和爱人则坐在五六平方米的客厅里打电话，他们拨给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公共卫生公益热线，甚至还打了市民专线，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她还打电话给曾经去看病的一家部队医院，希望能够办理入院手续，结果被告知，医院也因为缺血，停止收治需要输血的病人。“那两天，医院的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但我们也理解，病人总得有个情绪出口。”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最终跟北京市血液中心以及相关部门沟通出了一个结果，即春节期间在医院设置采血登记点，直接招募无偿献血者，献血者登记后去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血，这些用血直接返回医院血库，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决定血给谁用，而不是像以往一样指定给个人。这个无偿献血群体包括病人家属、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社工。

医生呼吁宋旭等人积极找亲友献血。他们告诉患者，医院的团体献血模式就像是种一块公田，只有大家努力参与，田内的庄稼才会茂盛生长。献血者许晴（化名）等人理解医生表达的道理，但是恐慌促使他们在医院之外又自己设定了一个条约，“谁家用了血医院都能够查得到，用一个单位，就再找人献一次补进去，用两个单位就补两个。”

献血的名额并不多，每次只有 20 人，许晴赶紧报了名，但体检却没有过关。病友家属群有人指责她浪费了名额，许晴也很懊恼，“但我能怎么样，我们作为家属照顾病人本身就很难，体检很容易过不了关”。许晴在微博上不断地发求助，应声的人并不多。她从老家叫来两位亲属，花了往返路费、饭钱，但也只有一位亲属过了体检关，“可能是水土不服”。

许晴最终还是去联系了血贩子，血贩子给了她献血人的身份证号，待献血成功后，她将钱转了过去。她对血贩子充满了感激，“找到他们，我的孩子还能输上血，没有的话孩子只能没命”。

面对家属的踊跃，医生也会劝告患者家属，不要太着急，要细水长流。“我们希望病人家属能够动用身边的资源为血库添砖加瓦，但又担心大家一拥而上，现在有血用了，但后面会跟不上，毕竟血小板的保存期只有 5 天。”一些医务人员也表示期待相

关部门的后续措施。“我们跟患者都是血液的使用方，一旦没有血，病人和家属会对医务人员、对医院产生极大的不满。这个事情真正考验的是采供血机构和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的保障能力。”

后续政策亟须跟上

冯玉告诉我，她理解北京市卫计委打击血贩子的初衷。“作为医生，在充分保障用血的前提下，我们是支持取消互助献血的政策。”许多医生都晓得血贩子的猖獗程度。他们在医院能够经常碰到这些人，匆忙地穿梭于人群中，发着各种小广告。“你经常能看到他们，但你没有办法，也不敢惹他们。”冯玉说，医院能做的也只是告诉医务人员，一定不能参与到血贩子的业务中去，不能起到中介媒介的作用，“但这不代表我们不知道这部分势力的存在”。

2015年，国家卫计委曾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对互助献血进行限制，文件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当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北京的特点是很多疑难病、重症病人都来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血液科专家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北京用血的现实性——2017年北京骨髓移植的手术量至少2000例，占全国该类手术量接近一半。

几乎所有的血液病患者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宋旭第一次去医院输血科预约血时，输血科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我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能够找谁呢？”她还没走出输血科，就明白了互助的含义。

“要血吗？”一个黑瘦的血头悄悄地过来问她，边说边将一张名片递给宋旭，“可以给我打电话，血1800，板可以便宜200。”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宋旭一共联系过三个血头：一个信誉度高，人靠谱，几乎每次都能互助成功，但后来被抓了起来；一个还算“仗义”，别的血头涨价时也没涨价；另外一个则没有见过面，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每次都承诺可以找到人，但第二天经常放鸽子，“说人没来”，且找的献血者经常会体检不合格，“你冲她发脾气，她也不生气。她真是想得明白，不会跟钱过不去”。

宋旭曾经算过一笔账。每个月光给血贩子的钱基本在8000~10000元。“你看我俩所有的收入基

本都搭给血贩子了。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如果我只看报道我能恨这帮人，但是我亲身经历了，我一点不恨他们。”“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曾这样告诉我。

除了给患者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外，冯玉解释，互助献血直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库的血液库存越来越少。“原本一个人去献血，但在门口碰到了血贩子，血贩子可能跟你说你看你自己献是免费的，跟我们一起还能拿到钱，何必呢？这样的话献血者的血制品是指定给某个人，就不能进入公共库。”在北京，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能够从公共血库获取5~8个血小板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许多医院连一个血小板都拿不到。

这样的连带问题是，在以往的时候，医生不仅要考虑给病人输血，还要考虑什么时候让病人去互助，如果互助回来后病人血相又稳定了，你还要想到底输还是不输，毕竟血小板得来不易。取消互助后，所有的用血都是放在一个大盘子里，这样医生可以完全从输血指征进行考虑。“互助献血政策的取消能够让用血回归医疗需要，当所有的血液都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医生只需要考虑输血指征就可以了。”冯玉说。

不难看出，取消互助献血的目的很明确，即将用血回归到一个良性循环。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无偿献血比例达到10.5%。对此，国家卫计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结合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发展良好形势，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停止互助献血的基础。因此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2018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不过，经历过春节期间的用血风波后，一位医生却向我表达了他的担忧。“互助献血作为一条重要的用血渠道，一下子被卡掉，这部分血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鼓励公民积极献血是个解决办法，但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有效的补充措施不能跟上，互助献血的利益链取消了，但可能会有其他的市场产生。”

偶尔的时候，宋旭也会拿儿子跟别家的孩子比，她也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能够跟别人家孩子一样大学毕业后找个好的工作。她也常会想，如果儿子不生病，自己和老公也能有自己的房子，开个不好不坏的车。但只一会儿，她就会打住这个念头。“现在，我只想治好儿子的病，我们需要血。”



(谭达明 摄/中新社 供图)

饶宗颐：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

记者 艾江涛

2018年2月6日，101岁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辞世。回顾他的学术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这一生好像是漫漫路途上求索的苦行僧，一辈子在苦旅中折磨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寂寞中度过，我把研究学问当作生活一个部分，才能臻于庖丁解牛、目无全牛的化境。”

“搞七搞八”做学问

1994年，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不久的胡晓明，得到香港一个基金会支持，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做一个口述项目。口述对象是国学大师饶宗颐。胡晓明向我回忆，当他拿到申请表时，马上想到在文史方面可写的两个人，一是金庸，一是

饶宗颐，相比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庸，饶宗颐无疑更具解读空间。

在前往香港之前，胡晓明已经读了出版不久的《梵学集》《选堂文史论苑》等书，了解到饶宗颐在海外汉学与敦煌学等领域的学术史贡献。见面以后，饶宗颐与想象中完全不同。“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头，滔滔不绝，信息量很大，但是很亲切，如坐春风。”胡晓明说。

接下来三个月，胡晓明一共做了15次访谈，见面的地点有时在中大文化所的咖啡室，有时在范克廉餐厅，有时则在饶宗颐位于跑马地山村道风辉阁的家中。就这样，一部六万多字的《饶宗颐学记》被整理出来，并经饶的推荐得以出版。

回想起那段经历，胡晓明记忆最深的是饶宗颐治学的日常状态：“他家里有好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摊开不同的稿件，甚至有张桌子上面放着绘画的



(王天天 摄/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国学大师饶宗颐（1917~2018）

右图：2008年，饶宗颐（右）在北京看望病中的季羨林。两人以“南饶北季”并称，季羨林也是较早向大陆介绍饶宗颐学术的学者之一

工具，高兴了去这张桌子画两笔，一个灵感来了到另外一张桌子写一段文字，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再到另一张桌子上写一段文字学的东西。”

与一般学者不同，饶宗颐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在不同领域间自由出入，互为启发。这种“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治学特点，显然与饶宗颐自学成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书香巨富门第。饶家世代经商，是拥有数家钱庄的潮州首富。他父亲饶锺不仅是成功的商人，还是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在家乡修建的藏书楼“天啸楼”，便收集了10万多卷图书。在晚年，饶宗颐回忆少年时的自己：“我小时候，只是成天沉浸在书籍古画之中，几乎可以一个人一整天待在书楼画室里。但我从未感到孤独过。我的这种气质自小时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饶宗颐不但博览群书，而且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填词，学习古诗、骈文、散文等各种文体，后来还拜入海上画派大师任伯年的弟子杨轅门下学画，从而打下了一生学问与艺术的根基。

13岁时，饶宗颐考入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一年

后便辍学回家自修，因为他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太浅，根本满足不了他。15岁那年，父亲饶锺去世，他接续父亲工作续写完成《潮州艺文志》，连续发表在广州《岭南学报》上，声名渐起，很快便被推荐进入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1938年，21岁的他又被举荐为中山大学研究员。

“他的整个学术还是原原本本去发现探索古书里面中国古典的真相，还原中国的历史。他没有‘五四’那种对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思维。他很尊重古义，当然也因为他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影响，更没有受到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胡晓明说。谈及这点，便无法绕过香港对饶宗颐学术人生的影响。饶宗颐习惯将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多次谈到其在学术上的重要影响：“三四十年的前期，一些共产党人避国民党，来香港；后来避共产党的人也留在香港做他们的的事情。这里是个避风港。香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离开政治和时代的风暴，很重要。”

1938年，日军大举侵华，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途中，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并在那儿一直待到1942年香港沦陷。在那几年里，饶宗颐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帮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编写《中山大辞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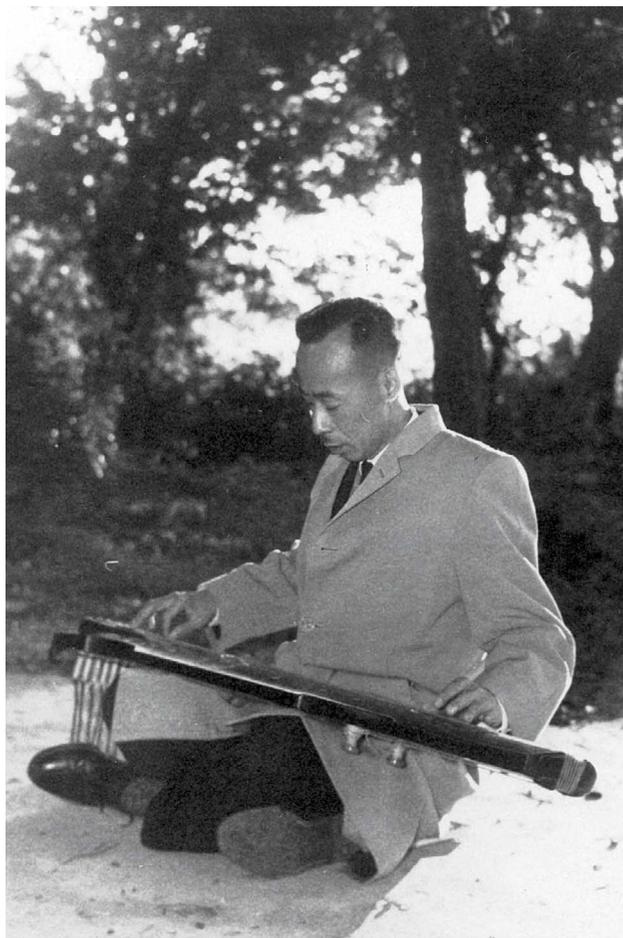
(香港大学饶宗颐书画馆供图)

1



(香港大学饶宗颐书画馆供图)

2



(香港大学饶宗颐书画馆供图)

3

1. 饶宗颐作品
《西夏旧域》
2. 饶宗颐作品
《并蒂莲》
3. 上世纪60年代，饶宗颐于香港郊外弹奏古琴

帮他弄查甲骨文金文的八角号码；帮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叶恭绰编《全清词钞》，查阅大量经史书籍、词学藏书，为他日后的甲骨文、敦煌学和词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949年，饶宗颐第二次来到香港，并从此扎根于此，香港也由此成为他的治学福地。

饶宗颐少年时代自由读书写作的习惯，在香港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得以延续。胡晓明至今记得，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常青的山光树色，饶宗颐对他说：“香港是一个破了model（模子）的世界。你还没有活动就给你限定了，这种model，作为管理是比较方便，但对于人的天性、兴趣的发展，我就不敢说好了。所以我是一个不能进入model的人。我这个人非要搞七搞八，因为我有这个能力。”

“三重证据”证古史

晚年，饶宗颐将自己毕生学问总结为八大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因为学问遍涉诸多门类，难以将他真正归属于哪家，饶宗颐自己也诙谐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在大陆学界，与饶宗颐并称“南饶北季”的季羨林是较早介绍饶宗颐学问的学者。1984年，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季羨林便提到，应站在百余年来学术转变的大潮流中来看待饶宗颐的学问：“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收获甚多。”饶宗颐无疑属于后者，季羨林借用陈寅恪说过的佛教术语，认为他像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人一样，是在学术潮流中获得预流果（借用佛教因果之名，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的一位学者。

伴随着新的材料与新的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1920年代，王国维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和清代内阁大库文书档案称为“四大发现”，由此引发一个新的“发现时代”的学术潮流。1949年之后，由于地利之便，饶宗颐很便处身于这一学术潮流之中。

早在40年代初叶恭绰那里，饶宗颐就看了几千

份敦煌卷子，很早便意识到敦煌学的重要性。后来，在之前资助他编《潮州志》的旅港潮商方继仁的帮助下，他成为远东除日本人外最早拥有英国关于敦煌书卷缩微胶卷的人。1954年去日本，饶宗颐在吉川幸次郎的帮助下，又看了很多经卷，开始注意到敦煌文献中的经部。1956年、1964年饶宗颐两次访学法国，得以遍览欧洲所藏敦煌书卷，陆续出版《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曲》《敦煌白画》等涉及早期道家、敦煌曲子词、敦煌白画诸多领域的著作。

饶宗颐对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更早。他在自述中说：“1952年以前，我主要搞甲骨文，没有回汕头，重点搞古代的东西，一直到今天兴趣不变，觉得应该搞甲骨文，因为殷代的东西太重要了。”每去一个地方，饶宗颐都会格外留意与甲骨相关的资料。1954年，饶宗颐利用日本之行遍览京都大学与东京其他机构保存的几千片甲骨，编著《日本所见甲骨录》；以后又陆续出版《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文录存》等书。1959年，饶宗颐穷10年之力，写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展现殷代历史的面貌。因为这本书，他在1962年被法兰西学院授予“儒莲汉学家”。

只是，在与海外学界隔绝的“文革”期间，内地学者并不容易看到饶宗颐的相关著作。甲骨文专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沈建华向我回忆，那时她只在重要甲骨目录上看到列在《殷墟卜辞综类》参考书目中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而她父亲，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则不止一次对她谈起这本书的重要性。

沈建华走上甲骨文研究之路多少有些意外。1968年，她在刚结束政治隔离审查回家的父亲的指导下，开始抄写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类》、日人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等书。她父亲藏有不少甲骨文的线装书，就这样，沈建华就像幼童看图识字一样，在父亲的指引下对早期甲骨文研究建立起基本认识。只是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她以后会因一本《甲骨文通检》与饶宗颐建立起长达17年的联系。

“文革”结束后，随着《甲骨文合集》与海外所藏甲骨文著作的陆续出版，以及后来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80年代成为内地学界甲骨文研究的黄金时代。在1981年9月的山西太原古文字会上，沈建华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当这位穿着一身深色西装、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出现在她眼前时，她还多少有些拘谨，可当对方带着微笑问她“你是与周鸿翔合作写《商代雨量分析》的沈建华吗？去年我在夏威夷商周国际研讨会上看过

你的论文。你现在做什么甲骨研究？”时，她马上放松了下来。一年多后，经饶宗颐推荐，沈建华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年。饶宗颐向沈建华建议做一个“多快好省”不同于国内版的甲骨整理项目。几经权衡，沈建华打算做一个甲骨文分类词汇索引，将已出版的卜辞分类抄出汇集，供不同专业学者使用，这一方案得到饶宗颐赞同。只是没有想到，这本《甲骨文通检》，从1983年启动，直至1999年才出齐五册，其间围绕这本书，饶宗颐与沈建华、沈之瑜通信长达17年。

饶宗颐的学术领域虽极为博大，但追索起来，史学仍是其基本路径，正如他的学术随笔《文化之旅》封面所摘引的一段话：“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饶宗颐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将田野考古、文学记载和文物研究三方面结合起来还原历史真貌的古史研究方法。

80年代，三星堆商文化遗址在四川出土后引发世人关注。1992年在编《甲骨文通检》第二分册地名时，饶宗颐就根据三星堆大量出土文物，考证武丁时期甲骨文中频见的“邛方”，属蜀地岷江上游山地区域的一个部族，是殷时商王朝的劲敌，并以此为线索花三年时间完成《三星堆文化与殷代西南地理》一书，成为以“三重证据法”做学问的范例。

近30年来对地下简帛佚籍的不断发现，尤其是近年郭店、上博楚简的公布所带来的震撼，沈建华回忆，从未见过饶宗颐那样豪情激奋：“我们要实事求是，认真去认识历史，今天丰富的三重资料提供的宝贵记录，使我们如走在山道上应接不暇，好像面对满汉筵席让我们好好品尝，时代要求我们去辨味，去咀嚼。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东西——古史文物，已经超过束皙时代汲冢所出的若干倍。古史的重建运动，正在等候我们参加，新的成果正等待我们去共同努力。揭谛（go）！揭谛（go）！莎婆诃！”

漫漫路途上的苦行僧

1997年，在香港回归之际接受采访时，面对记者“有人说有饶先生在香港，就没人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您对这句话怎么看？”的提问，80岁的饶宗颐回答：“就算是沙漠，里头有绿洲，我不是沙漠里头的绿洲吗？我自己不敢说，我自己相信自己这个世界，我个人的绿洲，所以就说有沙漠也没有问题。这句话是一些人挖苦香港，香港是不是真的沙漠？文

化的意义也很广大，是不是？没有文化哪里有今天的香港，这么灿烂的香港？”

在车水马龙的香港建立个人的文化绿洲，需要足够的定力与耐力，这也是饶宗颐经常讲的一句话：“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我令我自己有个天地。”这种孤独的追求，固然有环境的影响，更多仍是他个人的志向所系。

在胡晓明所整理的学述（后在《饶宗颐学记》基础上整理而成）中，饶宗颐谈到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后汉书·独行传》，追慕先贤们独立的人格。虽然他承认成就一番大学问往往需要外在条件，很多大学者如钱穆、余英时都走了一条“先有人事关系，然后再做事情”的路，但他始终不肯走这条路，始终不沾政治，因为觉得“政治非常复杂，也不一定太干净”。

饶宗颐谙熟佛教，在他看来，王国维只学到沈增植的考据部分，没有学到义理部分，非常可惜。他说：“王国维如果懂得佛学，他就不会死，他就不会那么介执，沾沾于‘南书房行走’这样一层同清室的关系。他实际上是殉清，但是皇室那些人不死，他却死了。”也正因此，沈建华一度以为饶宗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当年刚到香港的第一个周六中午，饶宗颐请她和家人喝茶，沈建华问饶先生：“您至今为什么不信一门宗教？”饶宗颐回答道：“我不想受某一教门控制。其实对佛教的研究目的不但是探寻历史文化问题，还使人学到许多东西，受用不尽。我始终不信教，不受戒，避免教团组织的羁绊，我争取以在宗教氛围中‘能入’‘能出’为精神满足。须知无法而法乃是至法。”那天的谈话给沈建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后来读了饶宗颐为日人池田大作《我的尊释观》所写的序言，领悟到了饶宗颐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真切道理，如果没有这份潇洒的心情，很难在学问中得到真的“自在”。

那份寂寞之中的学术甘苦，正像饶宗颐自己所谈：“我这一生好像是漫漫路途上求索的苦行僧，一辈子在苦旅中折磨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寂寞中度过的，我把研究学问当作生活一个部分，才能臻于庖丁解牛、目无全牛的化境。”

24年前的一个冬日，胡晓明陪饶宗颐一起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来，乘地铁再转出租车，一起回到他山村道风辉阁的家中，参观他书房中的巨幅山水画。其中一幅《雪山行》至今令胡晓明难忘，画面上，漫天风雪中，一个牵着骆驼的旅人，正在寂寞而坚定地行走着。饶宗颐指着那人对他：“那就是我。”

“立体”的学问

——专访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创院院长陈致

记者 / 傅婷婷

“饶先生去世，有人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实那个时代早已经终结了，只是饶先生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很奇妙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旧时代的鸿儒的典型。”

饶宗颐与法国汉学

三联生活周刊：饶宗颐先生涉足的领域十分之多，很难说他在哪个领域成就最高。而很多人听到过饶先生的名气，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没有人能打通很多领域去研究他的成就，此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陈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读书的人少。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耳食”，只是听到名声。很多人关注被过度消费和宣传的一些学者，当然就不知道饶宗颐了。要是静下心来，真能读点书，你不必对所有领域都感兴趣，对某一个领域感兴趣，一般就会知道饶先生。比如，如果你对文字学有兴趣，多读点文字学的东西，肯定会看到他的名字。如果你对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感兴趣，肯定会碰到饶宗颐。假如你对道教、佛教、中西文化交流、唐诗、宋词、清词、《文心雕龙》有兴趣，深入读一点，总能碰到他。毕竟，学者不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一般媒体关注的是新闻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饶宗颐和钱锺书并称为“南饶北钱”，与季羨林并称“南饶北季”。他们在做学问的风格上有什么区别？

陈致：他们三个人的风格都很不一样。有一点我一直很好奇，钱先生虽然在国外留学，但在研究方法上更像一个旧式文人，写的文字有点像清人笔记，一个一个的小问题都讨论到，他做的是文学方面的研究，但特别有乾嘉考据的风格。在西方如果做学术研究、受人文方面的学术训练的话，总是提出一个假说，然后论证，一环套一环，有严密的证



陈致

据链、推理的过程。钱先生虽然在国外留学，但是他完全不用这套方法。他不屑于也不愿意这样做，觉得这些像七宝楼台，搭建起来很美观，就像盖了个漂亮的房子，但不能住人。清代考据学者受影响最大的往往是顾炎武的《日知录》，这本书就是一条一条的笔记体。虽然钱先生是中外兼通，知识非常渊博，记忆力也惊人，但是他学术方法是那种笔记体的、感悟式的研究比较多，比如想到一个问题，马上联想到别的问题，把看似没有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个别人想不到。比如，钱先生讲到中国文学里的一个概念，马上想到古代西方的相关和相似的问题，他又懂很多西方文字，然后联想到古代欧洲文学里的相关的东西。

饶先生是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一方面他有西学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里面不是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他有我们的传统学术，乾嘉考据学的影响。我想现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每个领域都有非常有影响的学者。比如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方面是很了不起的学者。原来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者，他在考古界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的考古，更深入到中南美洲考古领域。如果从文

字学角度讲，裘锡圭先生的文字考证能力是世界公认的。我想，从博学多闻、学术范围的广博的角度来看，饶先生应该是最了不起的。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和法国汉学界的关系很密切。他在法国汉学领域的开创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致：说来比较复杂，他对法国当代的汉学影响是多方面的。饶先生《老子想尔注校证》出版后对法国汉学影响很大。《想尔注》是五斗米道对老子解释的一个经典，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残卷里面被发现，当时没人注意这个，饶先生就特别有眼力，他看到《想尔注》，做了校勘工作，并且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老子《道德经》传世的版本有几种是比较早的，一个是王弼本，还有一个是河上公本，还有一个号称是在项羽的妾墓里面发现的傅奕本。在饶先生这儿，又出了一个《想尔注》本，多了一个最早的版本。当然后来又出了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北大竹简本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饶先生拿传世的几种版本与《想尔注》本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本书激发了很多法国学者对道家的兴趣。90年代饶先生去法国的时候，发现法国人以道教拿博士的就超过了50人。

由于材料在那里，欧洲的敦煌学总是很盛。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带领了一批学者研究敦煌学，是法国汉学界教父一样的大学者。饶先生跟戴密微关系又特别好，对戴密微影响很大，戴密微也特别推重饶先生。他们共同出版了《敦煌曲》，饶先生还出了《敦煌白画》一书，这些在法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们俩登阿尔卑斯山，饶先生作了仿谢灵运的诗韵三十六首，出了本《白山集》。戴密微受他影响，也开始研究谢灵运。戴密微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学生，沙畹培养了很多汉学家，拿走敦煌卷子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也是沙畹的学生。现在法国汉学界的人，很多是戴密微的后学，代代相传。我前两年去法国巴黎开会，晚上和很多位法国汉学家一块聚餐，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戴密微教授的后学。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教授是戴密微的学生，他常说自己是饶先生的学生，因为他确实受饶先生影响很大，饶先生教过他《说文解字》。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杜德兰（Alain Thote）教授又是汪德迈的学生，而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又是马克教授的学生。我们的聚会都在说饶先生，这些学者等于就是饶先生的学

生的学生。聚餐那天，汪德迈教授他也去了，当时快九十了，我们给他地址，老先生走到了另外一条街上的一个同名的饭馆，结果没有见到面。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对欧洲西方汉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法国汉学界的影响，这么说准确吗？

陈致：不能这么说，饶先生在海外有普遍的影响力。比如，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二楼正对着楼梯的地方，挂着饶先生写的“斯文在兹”四个字。田晓菲教授专门带我看这幅字，宇文所安（Steven Owen）教授还跟我说起饶先生十来年前访问哈佛的事情。他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汉学界影响也非常大，难以一一表述。

正统论和清词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学上，饶先生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也是一部名作。

陈致：饶先生讨论的历史方面的问题有很多，“正统论”只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不是从饶先生开始，历代文人都在讨论“正统”的问题，饶先生梳理各种历史文献，把关于“正统”的问题梳理出来，十分翔实，让读者知道正统争辩背后的历史原因。

说到正统，三国是个重要的时期。大家很喜欢讨论曹魏和蜀汉谁是正统的问题。比如陈寿的《三国志》把曹魏当正统，但是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则把蜀汉当正统。他们之所以奉不同的正统，是有历史原因的。陈寿由蜀汉入了西晋，而西晋是延续曹魏的，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当然要把曹魏当正统。而习凿齿生活在东晋危乱时期，一是东晋朝廷偏安江左，二是对桓温的篡位野心有洞察，所以正统一定不能给曹魏，要给刘姓的蜀汉。

尤其到了宋朝，关于“正统”的讨论特别多，各有各的立场、历史背景，关键在于立场背后的原因。比如说讲朱熹和司马光的区别，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曹魏为正统。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北方政权，朱熹编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把正统转到了蜀汉，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南宋偏安江左，不能以地域论，如果以地域论正统就要归金了。

三联生活周刊：“正统”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一个正统的说法。

陈致：正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不光是历史学的问题，对每个时代来说，它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举例来说，清朝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满族人是不是正统？所以雍正抓着曾静案不放。

曾静是湖南的一个乡学究，他看戴名世的《南山集》和吕留良的文集，看到很多反清的内容和对大明王朝的怀念，很受感触，就要反清复明。他看中了岳飞的后代岳钟琪，觉得他一定是忠君报国的，于是派学生张熙跑去活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钟琪一听以后，老谋深算，虚与委蛇，就把那个学生留住，同时密报雍正皇帝，很快就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又把曾静骗到陕西抓了起来。

但是雍正并没有因为大逆不道而杀他们，他把曾静关起来，到监狱里跟曾静两人谈话，谈什么？谈正统问题。到底我们满族人算不算正统？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清朝的统治永远不牢固。雍正跟曾静讨论：你为什么说我们满族人不是正统？从血缘上讲，我们满族人也是炎帝黄帝的子孙；从文化礼俗上讲，我们遵奉孔子，提倡孝道，顺治二年就开科举考试，考的都是经典，衣冠也是儒服；从地理上说，这里是炎帝黄帝的领域，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为什么你说我们不是正统？最后，雍正和曾静两人之间的对话的记录，编了一本书《大义觉迷录》在全天下发行，讲曾静怎么信服了雍正。所以如果说此前反清复明的活动在知识分子中还比较多的话，那么《大义觉迷录》之后反清复明的精神力量就减弱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服自己，拥戴的不是异族，新政权有它的正统性。这就是正统的重要性。最后雍正一朝都没有杀曾静，雍正死了以后，乾隆一上台马上把曾静给杀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正统已经被证明了。直到晚清，因为晚清的时候又开始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了。国家危亡的时候，总是对正朔（legitimacy）的怀疑和反思出现的时候。

三联生活周刊：在清词方面，饶先生既编写词作，对词有独到见解，同时自己也作词。

陈致：饶先生特别喜欢清词，也很喜欢朱彝尊。我第一次去饶宗颐文化馆，一进去就看见饶先生写的字，是他抄的朱彝尊写的词，特别龙飞凤舞地抄在一个长轴上：“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我想饶先生肯定对清词对朱彝尊情有独钟。后来看饶先生的著作，发现确实如此。

饶先生自己作的词，放在古人集中也是无愧。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揖让进退。如果放在清代，

他的词作也属于清代的高手而非一般的词人。我很难用语言说清楚，他的遣词造句非常古雅而且有意境，深厚蕴藉，而不是一览无余。

三联生活周刊：饶先生在清词研究上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

陈致：饶先生曾经参与叶恭绰《全清词钞》的编纂，这本书是清词方面的基础著作。近几十年来，大家了解清词，一开始都看龙榆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下一步就从《全清词钞》入手来了解清词。

饶先生在清词上的开创性成就，是他编写的《清词年表》，他把清代的词像年谱一样编写出来，哪个词人出生，出版了什么诗集，有什么唱和活动。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编的《饶宗颐学术研究论文集》中，张宏生教授在他的文章《饶宗颐先生的词学研究及其成就》中有较系统的探讨。比如他提到，《清词年表》编写的时间跨度是从晚明万历二年（1574）一直到清亡，而清朝的建立，一般认为是顺治元年（1644），饶先生开了清代词史研究从明末讲起的先河。这里面也蕴含着饶先生的重要观点，就是晚明和清初当合而观之。饶先生还很重视词的地域问题，其中还有学术与地理的考证。他关注的问题也很有眼光，比如他认为清初和清末是清词创作的两个极盛时期。

后来饶先生又编了《词集考》，对清词做了很多考辨的工作。张宏生教授提到，对新材料的及时引入是饶先生很别致的思路，饶先生将敦煌学研究也及时地反映到《词集考》中。比如对晏殊、欧阳修的词，饶先生结合敦煌曲子来讨论，就很有眼光。

施议对先生对饶先生的“形上词”有系统的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形上词”论中对宇宙人生的思考，是从饶先生开始的吗？

陈致：过去传统文人，文章和诗都会强调载道的问题，但比较少讲词以载道。词最初是像我们现在流行曲一样的，是文人借用民间的诗歌形式酬唱佐酒的，像《花间》《香奁》之集，“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是特别庄重的东西，内容大多是歌唱男女情爱，所以古代正统的文人都轻视词。后来词体扩展之后，文人中越来越认可词的地位，到了清代，喜欢词和填词的文人特别的多。

“像是一个古代的传统文人活到了当下”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饶先生在哪个领域

的研究是他打通其他领域的基础？

陈致：他是靠自学，不是靠现代的大学教育出来的，所以没有学科边际的限制。他所涉猎的范围之广之深，是很少见的。所以他才能够成为“通人”，什么都去了解，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他自己写的回忆里面，很强调他小时候受到的家学影响。他父亲饶锷是个成功的商人，一个非常有名的藏书家，也是学者，编了很多书。饶锷先生的天啸楼藏书很多，饶先生后来编了他父亲的文集《天啸楼文集》。他自己讲他从小就读书，读经典，读小学、训诂、诗词、骈文这方面著作，所以他从小就会这些。他十几岁的时候写过一首五古《优昙花诗》，他父亲执辈都觉得他是神童。那首诗确实也很了不起，有魏晋风格，很有韵味。他年轻时又帮着他父亲编《潮州艺文志》，也接触大量的诗文著作。他年轻时写了一本《楚辞地理考》也挺有名的。所以后来顾颉刚很赏识他，让他编《古史辨·史地》这一卷。那时候他才30岁不到，他是很早熟的一个学者。

三联生活周刊：施议对先生曾在采访饶宗颐先生时说，饶先生做学问很严谨，一般读者不太好理解。饶先生回答说，自己的东西比较喜欢引用原典，再同自己的思想配合起来，进行一番解释，但因他

发挥原典都比较简略，所以有点不太好理解。

陈致：饶先生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古代的传统文人活到了当下。饶先生的序跋也很有趣。古人写序跋都比较简短，饶先生的《选堂序跋集》也很简略，要言不烦，但随处能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洞见。比如饶先生研究姜夔，他认为姜夔的词和书法、古琴有密切的联系，并有一番有趣的论证。因为饶先生书法很好，很懂书法，对词更有非常深的了解，也是古琴家。由于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所以可以非常立体地了解古代文化和文人，这一点很难有人能像他一样。别人研究姜夔的词，只是讲词，最多说说姜夔的诗跟词的关系，未必懂古琴，也未必懂书法。所以说，从饶先生所具有的综合全面的修养来看，从他对古代文献和文学了解的深度和广度来看，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像是一个古代文人，莫名其妙地生活在当下。

饶先生去世，有人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实那个时代早已经终结了，只是饶先生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很奇妙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旧时代的鸿儒的典型。这么说还不准确，他既有旧时代士大夫的所有修养，同时又兼通新时代很多领域的知识，这样的学者是很难得一见的。■（感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敏仪女士提供的帮助）

《读书》2018年第3期目录

- | | |
|---|--|
| 李尧远 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次第与主题之辨 | 张丽华 为什么还要谈论文学史？ |
| 方维规 臆断生造的“剑桥学派概念史” | 品书录 |
| 陈忠平 康有为文岛之谜及其海外改良运动的兴衰 | 从“盗统”到道统（马陈兵）·微观社会生活史的有益探索（周溯源）·感受赖特的温度（陈元飞） |
| 陈泳超 纪晓岚的“新疆关怀” | 姜奇平等 “低碳建筑技术与城市美学”笔谈 |
| 李伯重等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 叶静 历史事件中的国家构建：英国、日本与中国 |
| 短长书 | 梁永佳 发现“他性”关联：“洞经会”与“莲池会”的启示 |
| 人、整体史与“中国原理”（覃延佳）：“犹恋风流纸墨香”（刘增人）·歌德的一个奇特比喻（梁锡江） | 许志强 以契诃夫的原则写“托尔斯泰诗” |
| 唐晓峰 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 | 何祥迪 哲学、古典学与文化身份认同 |
| 管涛 土耳其国父凯尔的思想世界 | 郑兴 不合时宜的军事空间 |
| 朱也旷 宇宙学家的“裸奔”和艺术创造 | 杨弋枢 纪录片如何抵达历史真实 |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 有品质的文化生活
富含营养的生活知识 / 一万个迷人的生活家

在“松果生活”，你可以找到

[演讲 LIFE+ Talks]

听一场有仪式感的演讲

[文艺 Art & Culture]

享受一次艺术的美好

[吃喝 Eat & Drink]

喝懂一杯好酒、一杯咖啡

[生活家 Life Stylist]

跟着会最会生活的人，勇敢做自己

[好东西 Shopping]

挑选一件最适合自己的日用好物

[玩乐 Just 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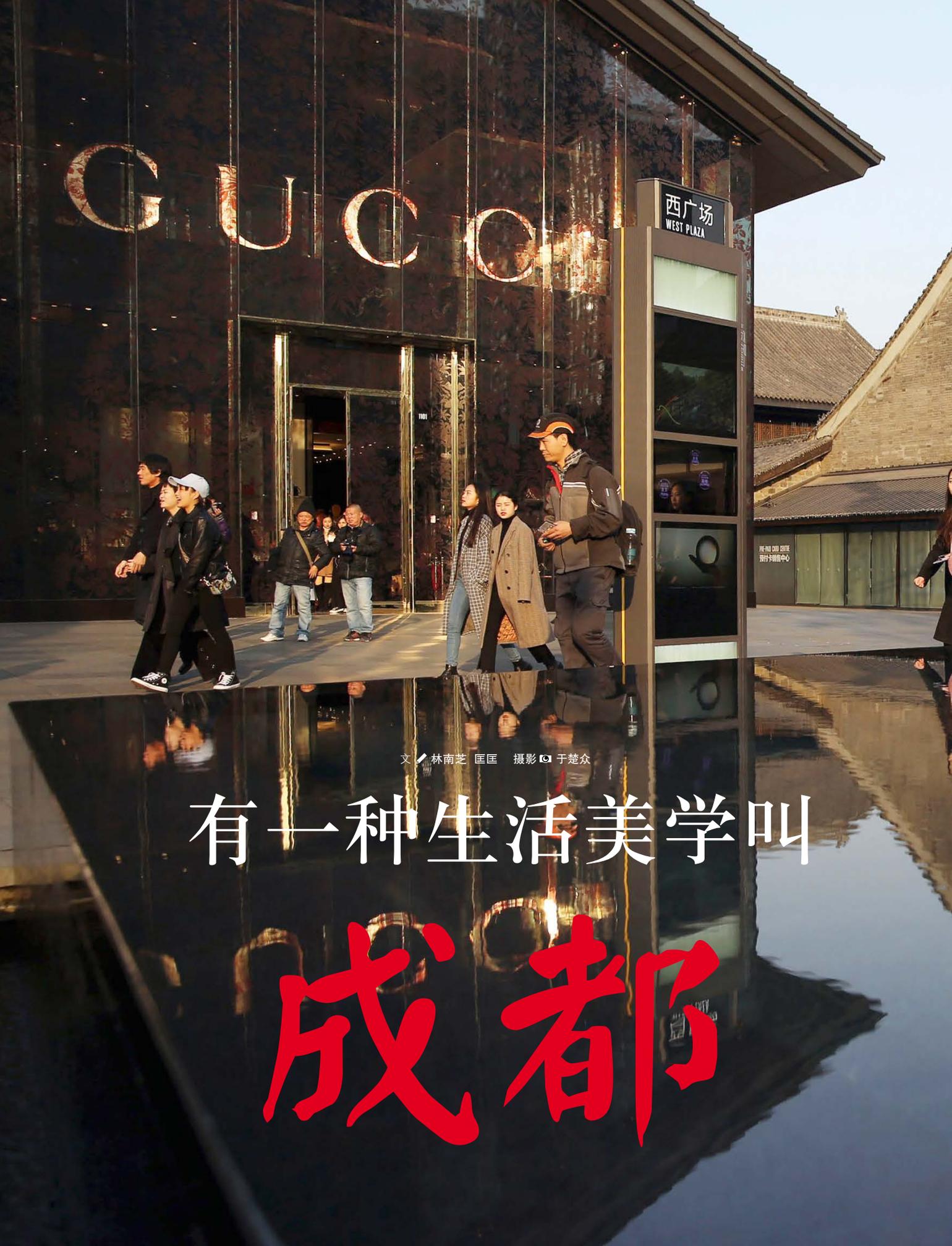
寻找玩乐攻略 参加线下活动



扫描关注松果生活公众号



扫描下载松果生活 APP



GUCCI

西广场
WEST PLAZA

文 / 林南芝 匡匡 摄影 / 于楚众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

成都



正月初七，为“人日”，成都杜甫草堂照例要举办祭拜诗圣的活动，人们聚集于草堂以诗为乐。“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在中国，很少有哪座城市如成都，城市之美不仅融入了细微肌理，也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品味与习俗。

在成都，天气好的时候，抬头可以眺望西岭白雪。正在建设的1.6万多公里的天府绿道，贯穿全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绿道体系，所经之处将成为成都的绿色动脉和万里人文画廊。当太古里与大慈寺相呼应成为时尚的高地，建筑师刘家琨又打造出了一个颇具魔幻主义的“西村大院”，传统文化、四川地域特色与未来感在这里和谐统一。成都像一个万花筒，当我们聚焦看清一组花纹的时候，稍微转变角度，又发现了更多迷人的图案，不禁乐得迷失其中。如杜甫《登楼》所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成都总能自成

一格，在激流中寻找更合适的发力点。

今天，成都这座城市不仅保存了那些渐行渐远的精致、和缓、温文尔雅精神，又不断生长、融合、突破，形成了独有的生活美学。她是市井的，也是优雅的；是悠闲的，也是创新的；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是丰盛的，更是节制的。

这种生活美学亦是一种价值观：她顽强地守护传统，也宽宏地接纳一切变化；她推崇效率与创造，又对每一个生命饱含温情；她代表着对人的尊重。一次音乐会，一餐美食、一群创业的年轻人；尊重传统、尊重品质、尊重善良。在成都，生活与美学并不割裂，也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蕴含在所有日常中那生生不息的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成都的生活美学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使命，是城市功能和市民生活的品质提升。城市不仅意味着GDP的增长，更重要的，它也是美好的环境，是培育创造力的生态，是触手可及的幸福感。



成都市中心的太古里与千年古刹大慈寺比邻而立，成为城市的时尚中心

旋律

由老钢管厂改造而来的“梵木”，
是成都目前最潮的音乐场所。

火 柴盒般的厂房改造的 Studio 堆砌在一片草坪中，它最广为人知的是一个投资 1000 万元，可容纳 2000 人的 Live House。这类演出场地近年来在成都不断涌现，让大众真正得以亲近音乐艺术，培植欣赏音乐美学的城市土壤。按梵木创始人余炳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偏站立的公共空间，对原创乐队来说是福音。

今年 1 月的某个工作日下午，我在这里和很多年轻人共同参与了一场音乐的狂欢。晚上 8 点才开演，但下午 3 点开始产业园已经陆续被年轻人占领。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在草坪上排成方队，而每个列队前都有一位手持微信码牌的姑娘。粉丝按照网络预约号的前后被分作队列，分批入场，越是前列，越是尽早卡位。“如果他们要出来上厕所怎么办？”我问。“那没有办法，只要一动你的位置就没了，毕竟不是座位号。”一位维持秩序的小伙子说。几百个年轻人带着同样的神态翘首以盼着，队列里没人挪动。

穿过草坪，我来到投资千万级的一个录音房，

在玻璃房里看彝族歌手贾巴阿叁的排练。他即将为这里的一档叫《老陈坐弹会》的原创音乐会献唱，专场名曰《出山》。贾巴阿叁自“中国好歌曲”走红，是梵木的重点孵化歌手，他还是西南民族大学的辅导员。

梵木音乐产业园操盘手余炳，坐在会议室的飘窗前看着草坪上攒动的人头，喜悦又带着一丝不解地对我说：“民谣也好，摇滚也好，每场都是这样。”这位从“小酒馆”里走出来的艺术人不感冒今天的音乐潮流，但举办一场这样规模的追星音乐会，在他那个年代或许只有去体育馆了。

余炳曾经是个空间设计师，上世纪 90 年代末公司产品从建筑设计衍生到了家居设计。“我们想搞个文创空间，把音乐人、画家啊都聚集起来，弄一个公益空间给他们办活动。”于是开始做文创空间。艺术家入驻是免租的，余炳说，在成都艺术和设计是一家。

从 2016 年开始，余炳意识到要做音乐的上下



游联动产业，于是梵木诞生了。这也获得了成都的支持，成都正在成为一座充满韵律感的音乐之城。

区别于大多数文创园区，梵木创意区提供的是孵化音乐的生态系统。从音乐创作到制作，从音乐演出到出版发行，从数字化营销到对粉丝经济的打造，再加上更为关键的融资平台的建立，梵木为各类音乐团队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企业化运营，这块老厂区被赋予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和新的生命力。

目前，已有 60 多家独立音乐 Studio 入驻园区，而梵木入股的占 80%。

很多人通过“超女”知道了四川音乐学院，通过赵雷知道了“小酒馆”。小酒馆并不是传统喝酒听音乐之地，据说那时这位传奇老板娘垫资为乐队出唱片，对接场地，带他们去全国巡演。

外地人来到成都，往往会被浓郁的音乐气氛包裹。想听偏向文艺摇滚的，可以去小酒馆这样做独立音乐的地方；想听流行歌手演唱可以去莲花府邸、音乐房子；想听民谣即兴弹唱的，可以到马丘比丘、潜水艇酒吧；想上台直接弹吉他、敲大鼓、玩乐队 JAM 的，可以去家吧；想更自由，玩儿得更疯，或者玩电子音乐的，有早上好、NU、SPACE 等。

成都并不缺音乐土壤。上世纪 90 年代成都原创乐队开始不断涌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五代。这一代更多元，有做民谣的，也有做电子音乐的。现在的成都乐队，跟国际接轨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从第五代音乐人开始，他们很多都有自己的成熟小团队独立操作。成都的各种独立音乐节、青年文化的小厂牌也越来越多。

在中国，成都是一座真正的“爱乐之城”，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不仅有丰厚的艺术土壤与完善的产业链，硬件也达到一流水平。

今天，在成都办演出的首选当然是被称为“大魔方”的成都演艺中心。这座建筑酷似宇宙飞船，在夜空里发出闪烁的炫光。它是目前国内乃至亚洲使用面积最大、室内设备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演艺场馆，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拥有 1.2 万个观众席，在这里可以看到具有国际水准的电影盛会、大型音乐节、国际演出秀及全球知名体育赛事等，连 NBA 的比赛都能举行。演艺中心采用了世界级品牌的软硬件设施，确保展现出一流的舞台效果。而



定制的顶级音响品牌 KI，无论观众坐在场内哪个位置，声音效果几乎都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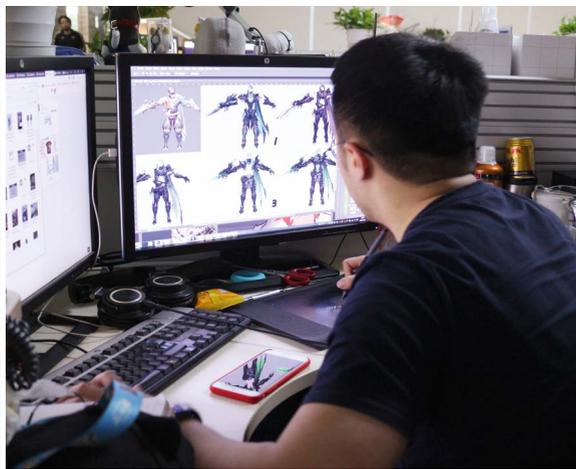
2018 年成都城市音乐厅也将建成于寸土寸金的一环路，共有 4 个演出厅，满足歌剧、音乐会和戏曲等不同需求。建筑风格上结合中式风格与四川元素，花窗设计融入竹编工艺元素，夜景将会呈现出中式竹编灯笼的意象美感。

成都城市音乐厅建成后，包括一环路、科华路、锦江路合围形成了约 3 平方公里的音乐坊，这里将建造音乐艺术博物馆、音乐文化活动中心、创意集市、艺术主题酒店以及国际化的音乐特色街区。“东郊记忆园区”还将落户“肖邦音乐博物馆”，展示肖邦音乐和波兰文化。按照成都市的规划，到 2025 年成都音乐产业产值将突破 1000 亿元。

2016 年，以音乐为代表之一的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创造了 2600 多亿元的营业额。收入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音乐产业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审美提升。每个晚上，都有各种演出登上这个城市的舞台。音乐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让城市富有韵律。不管你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还是流行音乐的粉丝，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都能在成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章。



左页：歌手与乐队在梵木音乐创意产业园进行日常的排练。右页：梵木音乐创意产业园创始人余炳。右下：梵木由老钢管厂改造而来



创新

艺术与科技并不割裂。

马丹是成都创游至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十几年前，他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进入“盛大”的时候，“游戏还不能称之为一个产业或行业，只能说我进了一个以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几年后他离开盛大，作为核心团队离职得不到批准，但当时盛大正在进行“18计划”，每个月18日任何人都可以和陈天桥谈话。结果马丹被要求，创业可以，但必须拿盛大的投资。在成都游戏业内，大部分是技术性团队，同质化产品较多，而马丹这样制作过《传奇》等爆款的成都人，在面对近几年大量从北上广涌来的潮水般的创业者，心态已经迥然不同。他的初创项目因为与《龙之谷》相撞，被盛大无情砍掉后，马丹干脆联合几个兄弟租了个100多平方米的民用房自己做游戏。虽然因为缺乏前期资金，美术效果欠缺，但游戏性很强的新创意还是引起了业界资本的关注。

就在马丹从盛大辞职回成都创业的10年间，腾讯取代了盛大成为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而成都则接棒成为“手游之都”。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腾讯大厦和周边围绕互联网诞生的企业，那些街道和楼宇都焕发着簇新和便利，“996”（每天工作9小时，周六加班）工作制在这里成为常态，高峰时这里有超过1000家大小游戏公司。成都高新区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这些享有减免房租、税收奖励、人才补贴的企业，在腾讯、Google等带头下，手游成了创业集中爆发区，到现在行业重组了几轮，剩下的公司不到四分之一，但其中诞生了“全球游戏

收入第一”的天美工作室。

“你知道吗？《王者荣耀》就诞生在成都。”太多人跟我们这么说，腾讯这款现象级的游戏是出自位于成都的天美L1工作室。工作室的总经理李旻告诉我，很多同行也没有想到注册用户2亿的《王者荣耀》是从成都走出去的。天府三街上的腾讯大厦，这两年也渐渐成为中国游戏产业的一座新地标。

天美L1工作室的前身叫作“卧龙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在《王者荣耀》问世之前，并不为外界所知，被戏称为“酱油工作室”，立项三年，内测三年，修改改又三年。直到2014年底，他们做的一款名为《霸三国》的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端游被暂停，天美的老板们想到端游之外，手游应该还有机会。因此，2015年过完春节，在《霸三国》的研发团队基础上组成了一支近百人的研发团队，全力做一款MOBA手游。这支队伍里，四川本地开发人员占七成以上。

成都是腾讯手游部分的重点落户地。对于开发者来说意味着宽松舒适的生活环境，这是某些一线城市提供不了的。1982年出生的李旻毕业于四川大学计算机系，浑身黑衣黑裤，剃着整齐的分头，乍看既不像一个200人团队的负责人，也不是个昏天黑地的码农。他对成都的游戏开发环境有十几年的观察，当然也对这座城市充满依恋。在腾讯工作13年，他评价成都团队的特点是：“行业高压下仍旧保持了乐观的精神与灵活的姿态，其实一个游戏的内核也就是这种精神特质。”这种依靠生活不断为工作舒缓压力提供乐观心态的城市氛围，也算成都这个以“安逸”闻名的城市独有的生活哲学模式。

同样是“996”工作模式，李旻觉得在西南一隅，反倒安之若素。办公室走道上有连排行军床，铺着东拉西扯的彩色被子。吃苦精神和韧性是做游戏的基本素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蓉漂”的程序员也

创业场

左图：现象级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就诞生于成都天美游戏工作室。右图：成都被称为“手游之城”，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前来创业

品质

成都正在聚焦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

深受滋养。他说游戏的最高境界是探求人类的终极价值观，希望接下来的迭代产品是不断靠近哲学内核的，能够触及用户的灵魂深处。

游戏不仅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不断增强着成都的科技氛围与创业激情，科技让城市更加性感。2017年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落户成都，人们在这次大会上见到了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知名教授休·赫尔。他在17岁攀岩时遭遇事故失去了双腿，为了让自己重新站起来，他痴迷于制造智能义肢。现在的他不仅与正常人无异，甚至又能继续做心爱的攀岩运动。休·赫尔提出的用AI+仿生学赋能人类身体，成为了此次大会的“黑科技”。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在总指数城市20强中，成都与北京、深圳、上海、广州位列前五。“全国十七城市双创指数排名”中，成都与北京、上海、深圳一起领跑全国。

成都，素有“天府之国”“休闲之都”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十大古都”，孕育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

去年11月，香奈儿把2017/18早春度假系列发布会安排在了成都，复刻了巴黎首秀时的发布场景，其重要性和规模与2016年在北京举办的“巴黎在罗马”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相当。早在2015年，香奈儿就曾经在成都发布秋冬高级成衣系列，其概念类似于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衣箱秀”(Trunk Show)。与其说是秀，不如说是更像针对VIP客人举办的小型预购展。

紧跟香奈儿的是BAZAAR150周年时尚艺术展。这次展览在成都东湖公园红美术馆内举行，共展出了300件大师摄影作品、75件时尚臻品、16个时尚品牌和7位国际艺术家的设计作品，通过炫酷的光



左图：川菜越来越追求品质感
右图：新派川菜，好吃还要好看



影，搭配影视艺术、雕塑艺术给观众带来“声、光、景”一体的特殊体验。

国际奢侈品公司把成都当作新的增长点，不断将这座古老的城市推向时尚前沿。去年8月，成都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正式加入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为第34个成员。潮与酷，新与旧，时尚与传统，对成都而言就是硬币的两个面，互为土壤，互相推动，让这座城市永远处于变化中。

成都土著梁磊也致力于将成都的日常品质感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梁磊原先在广告公司做设计，现在是餐饮品牌“院8里”的创始人，主打新派川菜。



“院8里”在环境上很讲究，选址是第一个门槛。第一家店就选在毗邻春熙路、太古里的一处宽敞而舒适的小院，外面看一点也不起眼，走进去，别有洞天。“繁华城中难得的小院”是梁磊的选址标准。大隐隐于市，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从2013年营业，目前只开了三家。

梁磊说，宁可不开店，也不会打破这个原则。就拿少城店来说，不仅地处宽窄巷子附近，传统川西建筑风格，外立面已有百年历史，而且曾是少城组合小学旧址，还是青羊区政府的保护文物。成都不仅要有好吃的“苍蝇馆子”，更要有好环境和好体验的餐厅。

“院8”是“院坝”的谐音。院坝是四川人最日常的生活空间，包含了许多人的亲情回忆。梁磊总是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吃“百家饭”的经历。由于外公做药材生意，家境比较殷实，他从小就在宽敞舒适的四合院里长大，而每天端着碗拿着筷子挨家挨户地“要饭”吃，这是最令他感到快乐的事。梁磊希望将市井烟火气与高品质的美食享受结合起来，留住亲密的感情，吃一顿饭也是一次难忘的文化体验。

成都是生活与美学结合最紧密的城市，一顿饭、一次散步和一次购物都可能成为生活的美学体验。

建筑师刘家琨，在2008年修建了19平方米的胡慧珊纪念馆——恐怕是中国最小的纪念馆。近年他又在成都打造出一个巨大的文化—生活空间，一个长228米、宽170米、进深25.8米、高24米的环状街廓——成都西村大院。

“西村”位于成都西边，开发商希望它能发展成一个前卫的文化创意区，让人联想到纽约东村。目前，“西村大院”正在成为成都最著名的生活方式中心。

大院呈C字形半围合布局。中间是足球场，竹林和小桥流水，上层1.6公里的悬空跑道围合。老年人可以在竹林里打牌、摆龙门阵，年轻人可以去旁边踢球、拍照、跳芭蕾，互相牵挂，但彼此都不打扰。建筑通过藻井、天井和林盘景观等传统建筑元素与大院的有机融合，让传统文化、四川地域特色与未来感在这里和谐统一，使得“村民”在获得极大空间自由的同时，充分享受工作、生活相融的乐趣，在繁杂的城市中探寻到心灵的归属。



传统

成都拥有最多的博物馆，在这座城市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与历史相遇。

在 成都可以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果在夜空下的IFS走一走，从春熙路拐到IFS的南门，你会看到一小片玻璃地面，和周围的很多大窗通透的楼宇互称，像是配套好了的。你可能会忽略它，并以为这段玻璃地面是商场的引入口，但若仔细看玻璃之下，其实是沉睡千年的宋代香糕砖地面，文物界都知道这是“江南馆街”遗址。为了原址保护，它被封存在玻璃地面下。

成都博物馆的馆长李明斌说，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根基经常是一对矛盾体，有些地下宝藏因其重要而不可贸然开挖，也会拖缓城市基建的节奏，但成都不是。“成都文物很多，对城市建设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断地造地铁，反过来还加快文物出土的速度”。李明斌说。透过博物馆外架上天光云影的玻璃折面，底下就是天府广场，那是成都的心脏，广场东南隅的四川大剧院工地至今架着塔吊，这块区域在2012年是重大考古现场，成博的镇馆之宝“圆雕石瑞兽”，俗称“石犀”，就在此地挖掘。

这只神兽的确切年份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考古能确认它的形态属秦汉早期的雕刻。人们联

想到，李冰任蜀郡太守治都江堰时，曾造五头石犀以镇水精。所以这神兽虽未被定论，却可在蜀地的精神疆域上占一份丰碑式的意义。蜀地的历史还在延续，古代不断地造访现代，轻轻拍一拍这个时代的肩膀，示意它的存在，而现代也很友好，把它拿出来供起来，或者原封不动地安一个装置，都是一种善待。

成都博物馆新馆开馆一年多来，先后举办了故宫乾隆展、敦煌·丝路特展、法国现当代艺术展等高水平展览，推动了成都市民的看展热情，馆藏文物和精品展览也承载了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城市记忆。

位于天府广场一隅的成都博物馆，无论是优越的地理位置，1.4万平方米的总展陈面积，还是轮番上演的临展、特展，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据统计，已有超过400万人次走进成都博物馆，“每逢佳节看展览”成为市民的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成都的博物馆功能不只是保护，文化传承也是它的基本任务，让美好的传统与艺术活下去，也让更多的人能体验到传统之美。

蜀锦织造博物馆就是一个注重传承的博物馆。蜀锦织造技艺传承人贺斌，在纪录短片《了不起的匠人》中被称为“用一辈子去探索蜀锦”的大师级匠人。作为唯一掌握手工蜀锦织造全部技艺的师傅，贺斌与蜀锦打交道已有30多年，目前有6个徒弟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示的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前）、黄金面具（后）。太阳神鸟金饰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成都市标主体图案



跟他学艺，放眼全世界，能够操作花楼织机造出手工蜀锦的人，也就他们7个了。

在蜀锦织绣博物馆，贺斌为我们演示了蜀锦织造的过程。他端坐在织机前，埋首检查了一遍织机上牵的丝线，在确定徒弟先前的织锦没有断线和打绞之后，向花楼上挽花的徒弟徐贵兴点头示意，无需更多的对话，两人配合默契地开动织机。

仅仅一瞬间，2斤重的梭子被贺斌娴熟地投出，在每根仅1毫米的细腻丝线里流畅地一“滑”而过，一瞬间梭子又“滑”到了另一边。9600根经线和纬线，1.152万根纤线，看得人眼花缭乱。

“挽花是控制图案，投梭是控制颜色。”贺斌解释说，“楼上的挽花工，要用正确的力度在1万多根线中拽出其中正确的部分。投梭工则需要依照既定的顺序，把2斤重的梭子在细腻的丝线中流畅甩出。”

拉花、投梭、打纬发出的“吱嘎吱嘎”声中，“方圆绮错，极妙奇穷”的图案在贺斌的手中慢慢成型了。这个过程一气呵成。上世纪80年代贺斌访美展示技艺时，有外国老太太非要他转上一圈，看看是不是在身后暗藏了机关，或是干脆背了一台电脑。

全手工织造蜀锦是一件相当耗时耗力的工作。在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清代小花楼织机前，工作人员细细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台梭机和挽花工通力合作，投梭工投120~140梭才得1厘米，而挽花工一天最多完成24筓，每次换筓的重量都在50斤，每工作一小时就需要休息一小时。也就是说即使由有经验的手工艺人“火力全开”满负荷操作，一天工作8小时，一台织机也只能织出6~8厘米。

清朝道光年间流传下来的小花楼木织机，一共三台，两台被其他博物馆征用去作陈列展示，而用于织造蜀锦的仅仅只有我们眼前这台，后来蜀锦织绣博物馆又复制了数台。贺斌的年轻徒弟们正在并排的两台复制织机上忙碌。再往边上看，一台体量更大的大花楼织机正在搭建中。

将手工锦、机织锦和数码锦拿到光源下看，不需要是专家，“高级感”一比可知：手工蜀锦有经纬线的凹凸浮雕感，锦上纹样会随着光线不同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流光溢彩，美轮美奂。

寻求技术突破，对传统的蜀锦手工操作织造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也是贺斌近年来研究的重心。



在他的努力下，创新作品“熊猫锦”应运而生，在传统织造技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应用操作极其复杂的手工小梭挖花断纬或盘织法，在同一纬向上同时织出多种不同的颜色，打造出现代化纤机无法取代的绚丽图案和细腻质感，现已被中国织锦工艺陈列馆收藏。另一作品“仿汉团龙锦”，改变了传统织造的操作方法和装造工艺，史无前例地将原来仅能织造20厘米的纹样成功拓宽为独创的40厘米。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认为创新是对蜀锦这一传统技艺的最好传承。”贺斌说。

川剧是成都的另一张名片。这些年，川剧走了出去，也不再重复人们之前的误解——“川剧就是变脸”。新剧不断涌现，古代才子佳人、现代都市情感皆能入戏。川剧是个大熔炉，不像京剧、昆曲，有严格的派别和传承体系，“川剧没有派别，讲究和道”，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王超告诉我。

如果尝试去了解变脸以外的真正用川白川韵来唱的川剧，它并不很深。薪火传承的艺术家们把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成了《好女人坏女人》，把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编成了《欲海狂潮》，50年代深山里的一则老妇少夫的爱情故事被他们编成了《爱情天梯》。

再艰深的题材在川剧里都洋溢着市井气息，唱的是川人的欢喜。在锦江区的一个老剧院里，每天晚上都有一台叫《川剧变脸秀》的戏上演，基本座无虚席，那是一个围绕“小三峡学艺之路”的艰辛所展开的故事。在堂厢的红绒布沙发椅上坐着，旧式的音响、舞台，还有细格木屏风的楼厢，但是故事一开场，声光电闪轰鸣，锣鼓钹铙从舞台深处袭来。戏曲中电音和传统乐器的交融是我前所未闻的，川剧也在变，努力地结出新果。在武打情节中，当绚烂的色灯以配合摇滚乐中击打的速率闪窜在观众席里，我看到那一双双沉醉的眼睛。



左页：手工蜀锦工艺繁复，美不胜收
右页：蜀锦技艺传承人贺斌

温度

一座城市让人驻足的原因，也许是美食，也许是夜色。但当一个人下决心留下来时，触动他的，更多是这座城市的情感。

“温和”——问及成都有何与众不同，留下的外乡人口中，这是出现得最频繁的一个词。当然，这并不只局限于它的气候。让人感动的未必是宏伟的规划，往往是普通人的善良最直击人心。

头脑简单的人容易被感动，张瑗也是。19岁那年，看了《海洋天堂》，一部关于孤独症孩子的电影后，她到一家特殊教育学校做陪护志愿者，一做6年。

2016年，她25岁，开了一家叫“第二人生”的咖啡馆。从店长到店员，7个人，都是她曾陪护的对象：孤独症、唐氏综合征、智力障碍、精神障碍……7个孩子，代表7个不幸的家庭。这些孩子的父母，多有一个简单的心愿：“比孩子多活一天。”



如果自己先走一步，孩子将成为孤独世界里飘摇的水草，寒冬旷野中凋零的野花，这点他们都明白。

但张瑗不这样想，她想带他们开启另一段人生，“第二人生”，就是普通的人生。“能改变孩子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张瑗说，她想通过职业训练，让孩子自食其力，有尊严地活着。

2016年，在成都的一个角落，“第二人生”开张了。为了省钱，设计图是找朋友帮忙画的，红砖、砂石、水泥……都是她和孩子们一背篓一背篓背回去的。和水泥、砌砖、刷墙……凹凸不平、歪歪斜斜的砖线，像是“第二人生”曲折起伏的未来。

做一杯咖啡，步骤不多：研磨、浸泡、过滤、加奶……正常人半天能学会。一个智力障碍的娃娃，“也许需要一两年”，工作之余，张瑗也给娃娃们上课，识字和算账——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常被10以内加减法困得焦头烂额。“创业”没有想的那么简单，连续亏损半年后，“第二人生”离关门只有一步之遥。

“心里很难受，但还要强颜欢笑。”张瑗想过放弃，她半开玩笑地对孩子们说：

“生意做不下去，过完年我们咖啡馆就不开了哦！”

“那，张老师你要去哪儿？”

“年龄大了嘛，要回家嫁人，生娃了。”

“那我们咋个办呢？”

“你们也回家噻！”

孩子们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张瑗忙说：“给你们开玩笑的嘛，莫哭哈，到哪儿，张老师都把你们带起。”

“第二人生”的转机，来自一批别人送的奶粉。“我在网上学过牛轧糖的做法，要不，我们用奶粉做糖卖？”几次试验，失败、改良、勉强能吃、调整、还可以、不错……第一批产品问世了。

在成都人的朋友圈里，“第二人生”慢慢卖火了。“买一盒糖，为了这些努力的孩子。”一夜之间，成都人好像都爱上了牛轧糖。去年，张瑗卖了几千盒牛轧糖。她没想到，咖啡没卖出去，反是牛轧糖延续了“第二人生”。

2018年初，我再次见到张瑗，是在一场特殊的签约仪式上——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张瑗和孩子们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愿望——“第二人生·



左上：“第二人生·庇护工场”帮助智力障碍人士实现快乐生活
左下：第二人生咖啡馆的年轻人在做咖啡
右页：“鞋垫爷爷”魏大福

庇护工场”开张了。

这里有 200 平方米的空间，有咖啡厅、画室、牛轧糖制作间，还有新加入的孩子们。13 位心智障碍、自闭症、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签约成为“第二人生”的正式员工——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我想做一个平凡的人，而不用被区别对待。”

“谢谢，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张瑗说。我也知道，她说的“你们”是谁。

“第二人生”附近，有一家普通的火锅店。每年 1 月，老板“仕娃”都会歇业一天，举办一场特殊的生日宴会。魏大鹏老人今年 102 岁，这是他第三次在这家店过生日。坐在身边的，是他的弟弟，92 岁的魏大福。

今年，参加寿宴的宾客有 100 多人，都是来自成都各地的普通市民，为了这场寿宴，他们已经筹备了一个多月。

几年前，弟弟魏大福上过一次新闻：“他每天在街上卖鞋垫，大家都叫他‘鞋垫爷爷’，很多人跑了半个城，到处找他，就为了买他一双鞋垫。”“鞋垫爷爷”出名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一个更高龄的哥哥，也在摆地摊营生。“兄弟俩一人从下午摆到晚上，一人从晚上摆到凌晨。”

“兄弟俩在外流浪多年，后来辗转来到成都。”没有身份证、查不到户籍、也没有亲人。2015 年，志愿者们找到魏大爷时，老人租住的地方，是郊区

农房的过道，条件很糟糕。市民发起募捐，为两位老人搬了新家。“之后，对他们的照顾就没有断过。”

和不少本地的老年人一样，魏大鹏有喝早茶的习惯。早上到路边茶馆，花几块钱，泡一杯“三花”，过三遍水，舒坦了，再回家。年事已高，但两位老人酒量不减当年。几块钱的“跟斗酒”每天必不可少，没有下酒菜，几颗胡豆，两兄弟也要喝两斤。照顾老人的市民带他们体检过，“爱喝酒，爱吃肉，健康得很，完全没毛病”。

“乐观、仁义、善良、有个性。”这是邻居对兄弟俩的评价，“特别喜欢小孩子，小孩也爱跟他们玩。”两位老人有低保，有公益组织定期帮扶，常有市民来看望，“其实，他们不去摆摊，日子一样能过得起”。

不过，老人不愿闲下来，两人都有自己的“事业”。魏大鹏早上 6 点出门，在临街茶铺喝过茶，10 点回家和弟弟一起吃饭，然后就骑着三轮车，出门摆摊。“做生意是其次，主要喜欢跟人聊天。”下午五六点，魏大鹏收摊，魏大福前来“换岗”，一直摆到晚上 11 点左右收摊。

临告别时，我问魏大爷，如果缺钱的话，我们可以帮忙。他说，都 100 多岁的人了，钱多了能干啥呢？人活着，就是图个“安逸”，有吃穿有住处，有酒喝有肉吃，想找人说话时，就到茶馆泡一天。

流浪了大半辈子，他们哪儿都不想去了。“留在成都，就很安逸。”这座城市的人心最美。☑

蓉城创业圈 讲战略，爱生活

文/达达

在成都，无论是城南的高新区，还是西门“里”园区，抑或是四环路外的温江，创业者的活力无处不在。他们有些在做未来的生意，有些把爱好经营成了事业，还有一些在专注地分享生活。

从地产到风口

早上9点，成都高新区南部天府软件园的入口处，入园车辆排起了长队。“回想2007年，天府大道的四车道可以‘横着开’，现在人多了，车也多了。”23魔方创始人周坤说。眼看着周边从城中村“进化”成鳞次栉比的办公楼和住宅区，他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孵化园，D区创业场，再到如今E区的“转移”。在天府软件园已建成投运的15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里，不仅有IBM、西门子、普华永道、阿里巴巴、腾讯、宏利金融这样的知名企业，新型的创业孵化服务也吸引了不少创业团队。目前，游戏娱乐、企业服务、智能硬件、医疗健康、旅游户外等类型的创业企业有260多家已经入驻。基因检测公司23魔方被誉为“成都31家准独角兽”企业，属于这两年的新风口行业。

23魔方的办公区占了一层楼的空间，在那里，测试者唾液中采集到的DNA，经过芯片检测的73万个位点，可以算出8000万个基因碱基对，最终的检测结果就是基于这些数据结合专业的科学论文解读而来。“未来10年，人的生命一定会被数据化。”周

坤认为，生命被数据化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数据。它的维度很多，比如基因、微生物(肠道菌群)，还有代谢等，其中第一个应该被数据化的就是基因组数据。从2012到2017年，美国基因测试的消费者渗透率从0.1%增长到3.75%。按照行业的发展趋势，新技术的推广一旦达到了3%的渗透率，继续增长至30%仅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根据去年年底的粗略统计，在中国约有30多万人消费了基因检测，按照美国的数据推算，在2027年全国将有接近5亿人拥有自己的基因组数据。”周坤相信数据化生命的发展速度会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他看好的正是在那之后将引发的在药物研究、疾病治疗与预测领域的改变，甚至是未来根据基因所产生的更具个性化消费的潜力。

今年1月，“蚕豆病”新测验项目在23魔方上线了，这种遗传性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表现为进食蚕豆后引起溶血性贫血。“半年前我家老二出生后，一查足跟血发现患有蚕豆病。”周坤意识到大部分人对这项罕见病都不够了解，便立即让研究团队跟进。根据国际蚕豆病联合组织(G6PD Deficiency Foundation)对280篇文献的统计，蚕豆病影响了全球5%的人。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为高发区。因为蚕豆病的变异存在于X染色体上，所以遗传机制表现为“重男轻女”。“我老婆属于蚕豆病隐性携带者，30多年了她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周坤最深切的体会是，其实人对自己是完全不了解的，“相信当人们对生命的认知提升了，看待事物的态度就能更豁然或者更理性”。

目前，23魔方的基因组数据已经超过了10万组。“我们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使用自己的数据去验证文献里的结论，修正那些因样本数量不足而导致的误差，甚至是寻找新的位点去发表论文。”从2017年起，23魔方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和华西医院的合作已经陆续展开。周坤更期待



左页：23魔方的基因检测实验室
右页：简途让旅行更方便





当基因组数据到达千万量级的时候去涉猎与人工智能结合的研究。

有11年创业经验的周坤总结，创业绝不是一件“毕其功于一役”的事，它更像是一个实验，最重要的是要控制犯错的成本，包括时间和资金成本。

把“玩儿”当事干

相比之下，巴士旅行简途的创始人杨烈看起来有点“不着调”。一见面就“自黑”说大学时候的自己“没干好事”，身为西南财经大学户外活动俱乐部的负责人，因为经常伙着同学出去玩而上了学校的“黑名单”。我以为他只是租个车，组织十来个人自驾游，没想到他们的阵仗那么大，包大巴车，从论坛上召集了上百号人，从行程制定，到交通食宿，杨烈和其他四五个组织者开始把“玩儿”当作一件事干了起来，创立了简途公司。

爱玩儿是成都人骨子里的气质，成都周边又有很多好玩儿的地方，平时朋友们聊的都是“好不好耍”。在成都做旅游创业，也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有资源、市场，也有客户。随着几个年轻人的钱越赚越多，他们开始琢磨一些“新玩法”。作为最早的一批智能手机用户，他们想基于已有的业务开

展新的模式，将旅行、大巴车和互联网“打包”。简途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车联网的目的地服务商。一方面，巴士行程中每个停靠的休息点都是旅游目的地，像乘坐旅游环线上的“地铁”一样方便；另一方面，他们打巴士旅行的概念，在线上 and 线下吸引用户，再串起后续的“吃、住、游、娱”。

“对于自由行服务来说，东部多为短线，周边游为主，而中长线自由行当中，西部地区占比为60%到70%。正是在以长线自由行为主或者穿梭为主的西部，对于交通，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串联交通需求最旺盛。同时，它的服务也是最为薄弱的。”同时，智慧旅游项目也为简途提供专项扶持。

从2016年开始，简途开始发展“车+X”的模式。X产品就是整合目的地资源的衍生项目，比如说泸沽湖的篝火晚会、摩梭族家访等体验。不仅如此，正在策划中的“寻找100个老手艺人”的项目，能让更多来成都旅行的游客跟着老师傅体验一下掏耳朵、做丁丁糖这些老技法。

而漫步在西门“無里”园区，则会体验到与软件园截然不同的氛围，更有一种成都老城区的“慢”格调。一栋栋“年若古稀”的旧厂房被创意青年改头换面，很多创意工作室就“隐蔽”在这里，比如说荒石公园，一听名字就能联想到昆虫学家法布尔。



上图：三号画室提供都市里安心学画的地方
下图：三号美学生活馆里收集了许多好看的老物件

对大部分到店的客人来说荒石公园更像个咖啡馆，但主理人小熊和小哲更希望别人称它为植物或设计工作室。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满眼的绿植、昆虫和植物标本。小熊和小哲都是设计专业出身，早前在红墙巷开了一家“网红店”，不仅售卖纸质文创产品，还顺带销售饮品和蛋糕。红墙巷每天忙不完的餐饮工作，渐渐背离了他们做创意的初衷。现在的荒石公园更多将空间分给了植物，设计小物和开放式的创作区域，大大削减餐饮部分，只保留了几款简单的咖啡、茶和甜点。即便会减少进账，他们还是倾向留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创作。

一边向往自然主义，一边崇尚传统美学。“三号美学生活馆”距市区有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可以习美、赏古、吃茶、阅书、弄花的空间，是罗雅珊和丈夫“李公子”共同打造的。2011年，罗雅珊从重庆回到成都市温江区，成立了三号画室，教孩子们画画。“我们不断向家长传达我们的理念，不主张以考级、比赛为学习目的。”罗雅珊说。在她看来，学习美学是为了自我服务，给生活以指导。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有了改造完成的三号美学生活馆。三号美学生活馆是小众化教学，穿插着举办文化与美学讲座，固定的学生有三四十个，从5岁到50岁都有。这里空间改造的设计稿是她手绘的，李公子负责选材。门窗都是老物件，连茶台都是两块北方老榆木的门板拼成的。清代的茶叶罐里放着一坨坨生普洱茶，名字很有趣，叫“搓沱岁月”。李公子还特意把自己的部分收藏“贡献”了出来：佛教道教造像的石雕头像、蓝锈贡碗、橄榄绿的耀州青瓷、宋三彩瓷塑马等等，就连画室静物台上随意摆放的一只壶都是明清时期的。提及古玩，李公子说：“有些真不见得它有多贵，重在其文化价值。”

在生活中把它们用活，就是一种让生活变得更有仪式感的美学。罗雅珊把这称为“嵌入式”教育，她希望把这些带着传统美学的物品作为教学工具，将美学融入生活中。

罗雅珊和李公子希望学生来体验和感受，哪怕以后不以绘画为生，也能多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她说：“在成都，传统文化的氛围更浓，根基更深，对文化消费也更包容。生活美学，本来就是成都人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包容产生美 新成都人的“蓉漂”生活

文 / 王丹阳

“在成都，你也许很少见到外国人，但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成都这个城市很特别，既传统又时髦。”

“蓉漂计划”

四川有句谚语——“川人出夔门是龙，不出夔门是虫。”夔门和剑门，是四川南北两大门户。北线剑门出蜀道，便穿行在米仓山、秦岭这些通往汉中的崇山峻岭中。南线出夔门，经长江三峡水道直达湖北和中原地区。都说“少不入蜀、老不出川”，是对天府之国富足安逸的最高褒奖。言外之意，成都的舒服和事业的进取似乎不可兼得。

然而，这种状况已经被反转了。安逸总是好的，安逸又适合工作发展，何乐不为？

“国际顶尖人才来蓉创业最高给予1亿元综合资助”“1.6亿元专项资金为市民提供就业创业培训”“本科以上青年人才可凭毕业证来蓉落户”“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在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7天”……这两年，成都在人才政策上不断改革，各种组合政策令人眼花缭乱。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各种高端人才入川。

目前，成都22个区（市）县已经逐步构建了各自的青年人才驿站，计划每年可服务2.5万人。去年，成都开始正式执行“蓉漂计划”，并推举“蓉漂计划专家”。为了鼓励各类人才来成都创业就业，成都打开了落户闸门，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于本市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对初来乍到者，政府提供7天免费的宿舍，帮助落脚。政府还提供35万套比市场价格更便宜的人才租赁住房，海内外正规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人才都可以申请。

现在成都约有300名“国家千人计划”“四川省千人计划”及“蓉漂计划”专家，前两个层次的“千人计划”都在政府的带动下展开，而成都的“蓉漂计划专家”就是赋予这些海归高端创新创业人才的另一个称号。

从终身教授到电影玩家

罗健就是“蓉漂计划专家”之一，海外工作很多年后再度归来。他的办公室就在南三环外锦江区的创意产业园，其一手创办的冰翼数字技术公司在

E座，大堂的正对面立着大学生创业基地的告示牌，上面写满了正在孵化的公司。

公司入口处的博古架上放着几个印着动画飞机模型的海报照。在这家技术范儿十足的公司里，员工喜欢叫董事长罗健为罗教授。罗健也是即将公映的动画大电影《扶桑岛》的艺术总监，这位曾经大学里的终身教授浑身洋溢着技术范儿，并不像电影圈的人。我们初到的时候，他在开一个长会，听说是拉片，浏览那部电影里1800个镜头。

罗健说这是一家做三维动特效的公司。他自己从一个成都飞机公司的自动化工程师，到一个电影的艺术总监，经历了多年的转型和蜕变。

罗健是成都人，但又是一个出走异国后倦鸟归巢的新成都人。说当时出国的初衷，他至今懵懂：“当时只是觉得身边的归国华侨多了，我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做华侨呢？”对于一个军工企业的内培生来说，本来就很少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当他开始打听大洋彼岸的消息时，身边几乎没有同道。

罗健毕业后不久，在成都飞机公司工作。在人民南路的文化艺术宫边上的一家书店里，他淘到了一本出国留学指南，上面有美国各个学校的申请方法和期限。因自己小时候学过中国画，便把申请材料寄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艺术系，只因这两家学校的奖学金额度最高。没想到第二年开春收到普林斯顿的航空回邮，告诉他已经过了申请期限，不过倒给他推荐了三所还未截止申请的学校。“美国的学校挺有意思的，还帮助推荐学校，但我却傻到连申请期限都没有注意。”罗健说。他当时的心里只一味想着要出去，照样一式三份地发申请，最终全部收到了offer。

“当时只知道纽约是‘犯罪现场’，而缅因州是总统度假地，那里的龙虾听说很棒，所以我就去了缅因州艺术大学。”罗健又一口气读了密歇根大学艺术博士，“MFA学位就相当于理科的PHD了，60个学分，我只花了三年就读到terminal（终点）了。”他当时是没日没夜地读，后来再修了一个计算机硕士学位，在艺术设计的路上越走越远，也正是因为

早年这个仅花了三年拿到的艺术博士，让他在2012年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的职称。

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期间，罗健一直没有间断和美国各个电影工作室的合作研究，熟悉了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流程。回国后，他带着200来人的团队按照好莱坞的电影研发与制作体系工作。“IP是制造出来的，不是买来的，我们要做的是designing film（设计的电影），不是film design（电影的设计）。中国的导演拍片感性得多，对错全靠运气，但是好莱坞电影是一个预测体系，是用很复杂的算法系统来制造IP，精确地预知市场。”罗健说。

冰翼业务集电影的策划、内容制作和后期特效为一体，这样的公司在成都并不多。而像罗健这样，从艺术设计学教授到亲手操刀一部动画片更是特殊。《扶桑岛》脱胎于《山海经》，故事是罗健用半年时间写出来的。他认为关键不在于文学功底，而是怎样造出IP来，所以他要做的就是那些仙人在现代的状态。罗健并不热衷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做原创电影，他认为那里只能获得前沿优势，距离宣发比较近，但同时环境也更嘈杂，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换作搞内容，他认为还是成都最适宜，能让自己和团队踏实下来，把时间花在琢磨作品上。

罗健回国两年，从一个老成都人变成一个新成都人。他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创业环境和新兴产业，内心更喜欢这个不断求新、思想活跃的成都。罗健认为自己是那种不以安逸为目的，无法停下来的成都人。“其实，我最讨厌的事就是搓麻将，我也讨厌看美食节目，我不想把自己的追求降低到口腹之欲。”他喜欢成都，可以笃定做事，现在他就等着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在全国院线上映。“影视行业一旦有了龙头企业，集聚效应就会显现，现在并不担心成都没有完整的原创动画大电影产业链，有了作品和龙头公司后一切会水到渠成。”罗健自信地说。

归来依旧是少年

与罗健一样，高分子博士李进既是“省千人计划专家”又是“蓉漂计划专家”，他还是成都先导药业创始人。

李进是重庆酉阳人，高考恢复以来的第二届大

学生，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酉阳位于渝贵交界处，要穿越800公里巴山蜀水，才能来到一马平川的成都。1985年，当李进作为国家第二批对外交流研究生被公派到英国时，他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每次联系教育部，他都要走到市里的邮电大楼打长途，具体去哪个国家，由包办一切的教育部发派。1985年初，他得到一张2月9日飞伦敦的机票。那时，这个22岁的乡土青年也得到了生平第一笔几百块钱的制装费，买了套毛呢西装去了北京。“我跟北京一位农科院的兄弟说，我要出国，在你宿舍住几天，你要带什么东西吗？他说你给我带一箱青菜吧。”

李进带着一箱青菜离开了成都，一别就是20年，他进入了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读高分子博士学位，三年就毕业了。“我们小地方出身的人没怎么见过世面，对未来也没有明确的计划，那时只想把博士读出来。博士毕业了看见大家都去读博士后，于是我也报了曼彻斯特大学的蛋白质化学博士后，等看见周围人在找工作、办长居了，我也跟着办长居。”李进说，他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地打拼，几乎没有想过要回来。直到2005年第一次回国，他突然惊觉：“中国怎么发展成这样了？”于是兴奋地回去告诉一些中国同事：“中国现在的变化很大哦！”

当时，他是瑞典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的全球化物科学总监，做前期新药研发。真正让他考虑回国发展，是后来在成都召开的一次行业研讨会上。有同行问他，成都的医科发展历史久，临床医学也相对齐备，为什么不来成都创业呢？李进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后，回成都开了自己的原创药公司。

归来依旧是少年，说干就干，李进并不输年轻人。公司的天使轮融资到了3000万元，他筹了个三人团队在高新区生命产业园的某幢楼占据了两层就开始干了。

回国第二年，李进自己申报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翌年他又是省级的“千人计划专家”，如今被称为市级的“蓉漂专家”。“现在四川省级的千人计划专家有700来人，每年要评出200来人，最近更是加大了力度，落户安置的补贴也是水涨船高，从国家到省级、市级，每层都有配套资金。”李进回成都这几年，过得很舒服，他把妻儿留在英国，自己在成都买了一套房子，周末有空就去打高尔夫。他还帮助自己招来的四位海归同事也加入了四川省“千

人计划”。“一开始，这个计划只针对海归，我们认为非海归的也有人才，不能忽视，就去组织部提出建议，现在政策已经改了。”

成都始终以包容、体贴的姿态呵护着这群海归的“蓉漂生涯”，尽心尽力，润物无声。说是“蓉漂”，但李进和很多人一样并不觉得自己漂着。公司从最初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30人，大多数在顶楼的10来个实验室里做研发项目。公司所专注的肿瘤靶向药业务时间线长，从新药报项、研发到上市的平均周期是10年。但李进并不着急，他说在成都做事氛围宽松，做原创药的研发不应该急功近利，如果在北上广做公司，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李进的社交活动基本集中在各级医药类研讨会上。他屡次表达一个观点：“发展生物医药对于一个地区的竞争力非常重要，涉及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自动化等等，是多学科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在成都，像他这样的海归博士做新药研发公司的例子不多。“大概都去医院做临床医学了吧。”他笑笑，“既然成都市重视我们，说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个领域的价值了。”

中医博士迪亚拉

新成都人这个群体就像一面多棱镜，在这个有着独一无二的“巴适”气质的蜀都，折射出各种光芒。“蓉漂”的构成也是丰富多样的，有回流的科学家、高级经理人、年轻白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就是外国人。成都的领馆数量在全国排第三位，有3万多名外国人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

来自非洲马里的迪亚拉是一位知名的外籍“蓉漂”，也是中国第一位外籍的中医学博士，和成都的缘分断断续续有20多年。现在，这位成都新都区中医院的外籍特聘专家，每天忙个不停，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住院部的走廊上探视加床的病人。他毫无违和感地周旋在人群里，“他讲他的四川话，我讲我的普通话”，除了肤色，他已经全然地本土化。

迪亚拉的“前半生”说来话长。他出生于西医世家，1984年时，由马里公派到北京的北医三院深造，谁知道他被中医迷住了，把心一横“背弃”了自己政府的公派目的，弃西医改学中医。他先是去广州医学院从本科到硕士念了8年，再到成都中医



上图：来自非洲的中医博士迪亚拉正在给病人看病

药大学读博。“当时来成都是为了想拜著名的中医理论家杨介宾为师，为了见到他就四处打听，他知道我要考博后很高兴，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过外国人读中医博士的先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994年，迪亚拉通过全国博士统考，破天荒地成了第一个外籍中医博士，那时的委培学费是一学期3000元人民币，他用多年来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奖学金付了学费。第三年时已弹尽粮绝，当时马里政府已经切断了对他的培养费支付。他永远无法忘记，那天在医院值完夜班后从口袋里掏出5块钱，这是他最后的财产。绝望中他打开医院里的信箱，却发现马里政府的一封电报：“经核查，我们还欠你3000法郎未付清。”这笔续命之财让迪亚拉感觉要起飞。

成都给了他太多美好的回忆。他在工作后曾跟随世卫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去西藏和昆明工作过10多年，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成都。“你会觉得，在昆明你一出门就见到很多外国人，但他们是来旅游的；而在成都，你也许很少见到外国人，但他们分布在各个角落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成都这个城市很特别，既传统又时髦。”迪亚拉在成都过得很舒服。

迪亚拉选择来新都区中医院工作，是因为这家医院是“科研教育、医疗康复一体化示范基地”。他向我顺溜地背着这一长串名字。迪亚拉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外籍中医，每年都会创新一两项医疗方法。成都赋予了他这份气定神闲的心性，他自豪地说以药养医的行规跟他们医院无关。现在他是医院里的大红人，一些本地老人来看病，见他是外国人，就竭力转说普通话，可越急就越是说不出来。“每次我碰到这样的病人，我说好了好了，你就说四川话吧。”他装作不耐烦的样子敲敲桌子。☑



时尚界的新“IT City”

文 / 达达

成都休闲雅致的生活方式与巴黎左岸有点类似。借由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两年成都一跃成为时尚界的新“IT City”。

快慢交错时尚地标

通常人们把聚光灯下那些对时尚有见解，并具备潮流影响力的女性叫 IT Girl。如果把类似的概念推及到一座城，那成都算一个。

2017年5月底，为巴黎六区花神咖啡（Café de Flore）慕名而来的人们会发现，门口标注圣日耳曼德佩（Boulevard Saint-Germain）大街的路牌上，多了块写着“红星路三段”的中文牌子，成都IFS大楼外那座地标性的熊猫艺术装置插画被装点了一角。随后，同样的路牌和花神咖啡的快闪店出现在了成都IFS三层的中庭。这间有百年历史的咖啡馆以精英主顾著称，据说萨特和西蒙·波娃在那儿会面喝两杯，讨论他们的存在主义。

的确，成都休闲雅致的生活方式与巴黎左岸有点类似。借由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两年成都一跃成为时尚界的新“IT City”。光是《VOGUE 服饰与美容》就在2014年、2015年连出两本“成都特刊”，封面分别选择了出生在成都的艺人李宇春和李易峰。由《纽约时报》联合《T》中国版共同发起的全球风格论坛也落地在这儿。

事实上，成都的时尚不限“题材”。去年9月6日开通的地铁10号线，推出了一系列以工作人员为主视觉拍的宣传大片，堪称国内颜值最高的地铁宣传了。“最强大脑”“蓝色倩影”“车辆卫士”“蜘蛛侠”“钢轨医生”“列车先锋”，连名字取得也入时。

春熙路边，大慈寺旁，一大片深灰色中式砖瓦建筑构成的成都远洋太古里，包容了6条街道和保留院落。建筑密度不高，青瓦坡屋顶都以30度倾斜着。西侧穿过北纱帽街，就能走到红星路，人们即便不去买东西也要拍一下大楼上面那个圆滚滚、努力向上攀爬的熊猫。不得不说，成都IFS和远洋太



IFS

太古里聚集了众多奢侈品大牌，是城市的时尚中心

古里的落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那之前，商业中心春熙路大多是老牌百货商场，清一色的柜台式经营方式。随着仁和春天、伊藤洋华堂等百货在成都南部开出分店，万象城又落户东部，本地类消费开始分散至外围，春熙路渐渐变成了外来游客聚集地。

成都IFS一二层比肩接踵地排列着奢侈品牌旗舰店，香奈儿、巴黎世家、迪奥、菲拉格慕、路易威登等，其中不少都是“中西部首店”和“西南区旗舰店”。IFS陆续举办的糖果地毯、黏黏怪物运动会、莫奈展、玫瑰灯海园、声光艺术大道等活动大大吸引了公众的参与。相比之下，随后开放的成都远洋太古里有更多“网红”店，逛起来也轻松，西里有奢侈，东里有快时尚，中里不乏独立设计师和创意类品牌。

号称无印良品海外最大的旗舰店就在东里临街入口的位置。据说无印良品第四任社长金井政明到成都看了一眼店铺新址，就决定更改原先的计划，将店铺空间扩充为上下4层。现在的3141平方米几乎是无印良品在日本黄金时期最大店的面积。店内设计由日本室内设计师杉本贵志亲自操刀，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装置艺术品。超大规模的店铺空间内，陈列了超过5000种商品，几乎汇集了无印良品想要向中国消费者展示的所有内容，包括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Café & Meal MUJI。

时尚大品牌对成都的重视不言而喻，迪奥也曾将《Dior迷你剧院展览》的首站选在了成都IFS。九龙仓中国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侯迅曾表示，成都都是一个慢慢交错，有着丰富质感生活的城市，成都IFS和远洋太古里对于成都来说是一次“区域性商业氛围的升级”。另有专业人士认为，两个项目的成功也要归功于成都的包容，毕竟愿意把市中心开放给外资产产这点在北京、上海都没做到。

2017年11月，香奈儿把此前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完成的“Chanel2017/18早春度假系列”发布秀场复刻到了成都，秀场选在了工厂旧址改造的创意园区东郊记忆。“我可以想象这对成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标志了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上的一个新台阶。”香奈儿全球精品部总裁布鲁诺·帕罗斯基(Bruno Pavlovsky)对国际媒体表示，“香奈儿的商业模式是由创意过程驱动的。这正是我们想要带给成都消费者的讯息，一切都关于创造和情感。”

教爱、教玩的成都范儿

这场大秀让成都本土买手店“耍衫”着着实实忙活了一阵。“店里来了很多被邀请看秀的客人，大家都想穿出时尚个性和风格。”店主艾卓说。在这条充满生活气息的背街小巷，人们很难不留意到耍衫的橱窗，衣服被展示得“奇奇怪怪”，连个明显的门都没有，感觉像是入口的地方有一面黑色的“墙”，上面的彩虹涂鸦和Dressing For Fun字样很显眼。我在那儿摸索了半天才发现这是一扇旋转门。

成都话“耍衫”和“耍三”同音，“玩”的意思，从进门开始，就能感受到这种乐此不疲。店里不仅有任意门展示柜，旋转木马首饰架等陈列上的小心思，哪怕一件看似普通的白色卫衣，用紫外灯照一照就会像“秘密通信”那样显示出“字迹”，高跟鞋也不是传统的样子，后跟变成了平躺的金属质感圆柱体，还有解构主义的衣服可以任由消费者“拆解”搭配。它们都是设计师作品，其中不乏第一次被引进国内的品牌。艾卓希望多一些人到店里看看，无论买不买都好，她很愿意跟到店的客人分享这些设计理念和背后的故事。“喜欢一个品牌而穿，和为了看着好看才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艾卓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差不多10年前率先加入了境外游“买买买”的大军，朋友们都把她当作“活攻略”。随着出去玩逛的店越来越多，她开始感慨那么多有意思的品牌成都还没有。“最早的初衷是把它们带回来。”耍衫的第一家店只有30平方米，和目前这家新店在同一个街区。“第一家店刚开时，朋友问我：‘你也太冒险了吧，这条街上人流都没有，只能指望别人专门找来，你担心吗？’”艾卓说：“本来就是专门来啊，路过的人根本不懂我在干吗吧。”她只想吸引志同道合的人。

从2012年开始，艾卓开始每季不间断地跑时装周，去得最多的要属伦敦和巴黎。前者聚集了许多年轻有趣的设计师，后者则是做买卖的大本营。当她引进了J.W. Anderson2016年春夏款的时候，北京、上海的买手店都很震惊。毕竟，这是英国设计师乔纳森·安德森的同名设计品牌，他还是老牌时装屋罗意威(LOEWE)的设计总监。艾卓从最初的邮件接触到最终签下代理，花费了半年的时间。“国

(IFS供图)





(IFS供图)



(IFS供图)

成都 IFS 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成为“国际友好街区”，中法新锐独立设计师在声光大道演绎时尚T台

外品牌很注重买手店的发展过程，你有哪些品牌是他们比较在意的方面。”

归功于艾卓的好眼光，耍衫最初代理的30个品牌中不乏 Ann-Sofie Back、Trine Lindigaard 和 Yulia Yefimtchuk 这样的小众时髦之选，其中的英国年轻设计师品牌 Marques' Almeida，还“意外”获得了2015年法国奢侈品集团 LVMH Prize 青年时尚设计师大奖的冠军。那一年评选的“战况”颇为激烈，最后入围的八强还有如今红透半边天的 Off-White 设计师维吉尔·阿布侯 (Virgil Abloh) 和 Vetements 设计师丹姆那·瓦萨利亚 (Demna Gvasalia)。评委也集中了卡尔·拉格斐、马克·雅可布、拉夫·西蒙、乔纳森·安德森，以及当时 LV 的设计师尼古拉·盖斯奇埃尔和 Celine 设计总监菲比·费罗等。

“最后八强都很强，没法预测谁是冠军。”艾卓记得在一段剪辑的视频中看到安德森投票给 Marques' Almeida 时表示，能看到它无限的可能性。有了青年时尚设计师大奖冠军的头衔，Marques' Almeida 在耍衫都快卖脱销了。也是经过了那几年的铺垫，艾卓才获得了现在 J.W. Anderson 和 Raf Simons 等品牌的青睐。

耍衫代理的品牌从最初的30来个到现在的十几个，经历了一系列的筛选和删除。“买手店并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些品牌就特别，而是如何传达店的概念和印象，最核心的部分是差异化。”艾卓笑着说，“人们开始关注我们是因为对个性的注重。”作为成都时

尚风潮的标杆，2016年耍衫被英国媒体《时装商业评论》发现了。那年去巴黎时装周之前，艾卓被记者问到是否可以多待两天，后来她才知道，自己进入了每年评选的“BoF500榜单”。“主编看了报道之后觉得耍衫在做先锋的事情，值得鼓励。”

老店的“彩虹”和“黑白”元素在眼前300多平方米的新店里仍然被延续：黑白空间用于货品陈列，而彩色空间则用于品牌的视觉形象。店里的秀款很多，我以为只是用来装饰的，艾卓强调真喜欢时尚的普通人在消费它们。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好趋势。对于大众来说，仍然不能接受一件衣服为什么那么贵。“不过高级时装本来就是精英文化。这点在国外比较好，他们认同设计师和原创。这需要—个过程，也受消费水平所制约。”艾卓希望如今的小众前卫大众化，“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这么时髦了，成都不就变成巴黎了？”

新店的玻璃幕墙外，银白色墙面营造了几分未来感，一棵自由生长的梅花树开开落落。进入第五年的耍衫仍在发展阶段，在艾卓眼中起码10年才能称为稳定期。无论是法国巴黎的柯莱特，伦敦的 Machina-A、东京的 GR-8，还是上海的栋梁，有号召力的买手店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当地的审美和风格，艾卓也希望以这样的标准定位耍衫——敢穿爱玩的成都范儿。

不断向过去告别

在赫赫有名的玉林西路上，被比作“艺术会客厅”的老白酒吧曾为成都汇集了第一个文艺圈。如今这座地标性“目的地”成了“楼上的拉姆”继云南和北京之后的新址。本有意收回老白夜的翟永明被中国“老绣”收藏第一人张书林抢了先机。蜀绣很早就吸引了张书林，在她的收藏中有一幅红缎的牡丹花鸟春嬉图：花枝贯穿了缎面，中央牡丹雍容，枝头凤鸟灵动，两侧蝴蝶踮跹。这件蜀绣的再创作让张书林费了不少心思。她并没有执着于蜀绣传统中式的刻板印象，用玫红色薄真丝乔其做了维多利亚风格的袖子，还把艳蓝色的小莲花瓣串在领口和袖肩连接处。在张书林看来让传统活起来，跟现代人发生关系更有意义，她也乐于在蜀绣的发源和传

左页：成都买手店“耍衫”专做小众时髦之选
右页：艺术家殷九龙和他的作品





承之地做这件事。

事实上，西方很多时尚源于传统构建和传统再造，香奈儿在欧洲搜罗各种民间工艺坊，比如手工纽扣和刺绣，一来为品牌做文化储备，输出元素，二来用于高级定制。成都的民间工艺不只是蜀绣、蜀锦，还有竹编、漆器、灯影，周边羌族、藏族等民族融合的艺术资源也丰富。“这些都是设计师可以去挖掘创造的东西。”设计师殷九龙说。

在成都学习和发展的25年，大大小小的设计事件殷九龙几乎都经历过。2000年，中国西部论坛形象设计在筛选了几百家设计方案后找到了他，随后，他的作品遍布大街小巷。和张书林的观念类似，殷九龙也在用设计语言探索连接传统和当下生活的方式。就这样，2012年“艾和拉维”工作室创立了。

在文轩书店二层的艾和拉维店里，殷九龙的作品只占了一半的空间。另一半被分给了文具、白色羊绒T恤和其他设计师的陶瓷作品，它们的标签上标注着“九龙甄选”。“甄选只是一种说法，他们都是比我还要小的设计师，有些在景德镇，有些在北京和广州。”殷九龙说的“小”指的是受众和规模，在他看来他们的产品都兼具了设计感和实用性。“我尊重手工业者的能力，但同时更看重艺术商品的形式、功能和视觉化。可有时候艺术可能都有标准，审美反而没有。”

在2009年殷九龙陪法国艺术家去国内某陶瓷重镇考察，他所见到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沿袭古代的

设计。最初他拿着设计方案寻求合作的时候，并不受当地人的欢迎。他们认为殷九龙在破坏传统。“我的设计看起来很炫目，但没有一件东西离开过传统。”“1/1000”系列对梅瓶进行了改良，图案则运用了流行的波点、渐变等元素，其中的菱形图案更像是从平面向立体的延伸。“song”系列源于对宋代陶瓷的审美，特别之处在于器型的解构处理，可任意拆分陈列和使用方式。他开玩笑地说：“生活中很多无聊的事，让他们随意折腾去吧！”

新设计“m²”——多色釉下彩的咖啡杯和盖碗茶杯，把东方和西方最常用的东西用一种设计语言结合起来。说起老成都，三样符号是“麻将、火锅、盖碗茶”，作为放置手边的器皿，殷九龙在保持盖碗茶传统气质的同时，融入了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为了增加趣味，咖啡杯和盖碗茶的杯托可以互换，将色块打乱重组。

“我们需要思考现代人和城市的生活，空间和物理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构建时尚和设计。”殷九龙说。他希望能以设计师的身份参与到时代里，但这不应该是个人行为，群体性力量更重要。他很欣慰看到成都设计界的新生力量大多数有海归背景，并带回了新气象，比如太古里的“烂李子”（Lan's Patisserie），那是一家北欧设计感的网红甜品店。“然而，一个城市为什么能成为它自己，关键还是其背后的历史和当地的文化特性，从这方面来说成都很好。”殷九龙说。☑



书店与城市风格

那些温暖的精神空间

文 / 何鹏

成都的街头巷尾散落着大大小小 3000 多家书店。这些风格各异的书店，为城市提供了活跃而温暖的精神空间，慰藉着每一个步履匆匆的灵魂。

书店之都

一份蘸着辣椒粉吃的卤肉，一份五香卤水豆干，一份红油脆笋，三卷酱油饭团，再搭配上两种小菜和一盅清汤，整齐地码放在“阅读便当”的木质食盒中。

“阅读便当”是成都印象·知食为成都文轩 BOOKS 书店量身打造的套餐系列。为了更适应书店的环境，又要满足读者的就餐需求，在“阅读便当”的菜单中，没有过油爆炒的主菜，而是清一色的卤味。一到饭点，不少在书店阅读的读者和附近写字楼的白领都会选择书店旁的这间餐厅来一份“阅读便当”。因为文创、餐饮这些多元业态的注入，书店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加丰富、更有层次感。

2017 年 8 月，位于成都高新区九方购物中心的文轩 BOOKS 开业，在此之前的 6 月，以颜值著称的钟书阁书店落地成都银泰 in99，与文轩 BOOKS 仅有不到 10 分

钟的步行距离，两家书店成了成都高新区新的文化地标。

2018 年 1 月 11 日，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书店行业权威盛会“赋能未来书店·书店学习”大会上，文轩 BOOKS 和钟书阁成都店携手获封“2017 年度最美书店”，成都荣获“2017 中国书店之都”的美誉，这个消息无论是对成都的书店从业人员还是对普通爱书的群众而言，都是一份值得自豪的肯定。《2017 ~ 2018 中国实体书店业报告》显示，2017 年成都书店数量已达到 3463 家，继北京后位居全国第二。

新华文轩零售连锁事业部的“80 后”杨柳青，大学一毕业，就到了新华文轩工作，至今已有 12 年。这 12 年中，她经历了图书行业和实体书店的低谷、转型、探索阶段，直到现在，书店再次回到人们的日常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新华文轩的转型与扩张也成了传统新华书店转型的一个样本。

新华文轩的成都购书中心，先是打破书店的闭



柜式销售方式，让读者可以先看书再买书。这样的模式大概持续了10年，单一的卖书模式已经无法带动大型书城的运转，书店开始转向综合文化消费的场所。2009年，购书中心开了个影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书店与影院结合的尝试，在那个阶段，“几乎所有书店都在进行多业态、多元化的组合，大家都在试，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杨柳青和其他书店人一样，都在思考书店还能办成什么样？如此庞大的书店体量既无法经受电商的冲击，也难以维持高额的运营成本，回归“小而美”又成了书店新的方向。2012年，文轩做了“轩客会”，是现在流行的“书+咖啡”的面貌，目前在成都已有10家，书店变得不再“纯粹”，而是一个“都市生活的会客厅”。

文轩BOOKS是新华文轩最年轻的一个子品牌，“80后”“90后”的年轻家庭和都市新精英是他们精准的客户群画像，当所有领域都在做细分市场时，书店也不例外，每一个子品牌都要有清晰的定位。

工作日的上午去书店，倒是常会碰到爱书的老人，送完小孙子上学，闲来无事，不妨去书店歇歇脚，读一会儿书，这是书店一天中最清静的时候，更像是个公共图书馆。到了中午，读者慢慢多起来，即使安排了很多免消费座位，一旦去晚，还是只能站着了。周末是书店最热闹的时候，尤其是覆盖整个三楼的Kids Winshare区域，家长周末带孩子逛书店，越来越成为更多年轻家庭的选择。同样的，这也是钟书阁成都店和其他几家大书店的客流节奏。

书店的灵魂

如何吸引来这么多客流量？无论是文轩、钟书阁，还是方所、言几又，给出的答案都是——书。图书选品是一个书店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书店由内而外的气质。

24岁的陈洋是个典型的“90后”，平日里戴着眼镜，有些腼腆，一聊起书，便滔滔不绝了。文轩BOOKS还在筹备阶段，陈洋就加入了，作为一位图书选品员，他负责文学类整个书架和平台柜的图书选择、陈列和推广。在陈洋看来，把控文学作品的专业领域认可度和大众层面接受度之间的平衡点，是选品的重点。“有些经典的作品，虽然不那么畅销，但一定得有，又要控制好它的副本量。流行文学这边，更新换代很快，基本上3个月就要下架一批，换上新一批；相比较而言，严肃文学的更迭会慢得多，有些冷门作品可能3个月才会有客人询问一次。”文轩BOOKS文学类的图书编目细化到了第四级，即作者，也就是说书架上图书的陈列会按照作者摆放，这与图书馆的编目标标准一样。

与很多民营书店不同的是，文轩BOOKS的古典文学类图书销量会超过现当代文学，有些冷门图书在经过主题性策划陈列之后，也会受到意想不到的青睐。陈洋举了一个例子，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本是一本很小众的书，大概只有对古典文学或美食研究比较精深的读者才会特意来找这本。他们曾经策划过一个饮食文化小众书的陈列，因为没那么足的底气，选品小组只用了书店里最侧面的一个“端头”柜台做试验，《随园食单》就在其中，因为主题性的推荐，小众书的“畅销书潜质”也就被挖掘出来了。

因为图书选品和陈列的不同，每个书店都有不同的精神面貌，而真正决定这种面貌的是非畅销书的选择。2014年11月，方所成都店在太古里开业，很快就成为成都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标，也会吸引很多慕名而至的外地人。四川方所公共事务总监徐敏介绍道，虽然在空间设计上，方所成都店独树一帜，也因此吸引了很多眼球，但对他们而言，选书依旧是一个实体书店的核心。

在方所成都店所有岗位的招聘中，图书管理员的要求是最高的。每一个前来应聘的人要填写一份非常详细的表格，其中包括阅读量、阅读书单、阅读喜好、对某畅销书和非畅销书的读后感以及对读书和图书行业的认知等等，这是成为图书管理员的



左图：成都有大小3000多家书店
右图：读书是成都人喜欢的生活方式

第一道门槛。“一本书以什么立面陈列？左右各安排什么书？其背后的逻辑关联性是什么？如何让读者更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书？解答这些问题应该是每一个图书专员的基本业务素养，他必须有专业度，以及建立在专业度基础上的自信。”徐敏说。

方所成都店在图书选品上最大的优势是外版书和艺术设计类书籍，为了吸引来成都旅游的外地读者，美食类书籍仍是最好用的撒手锏。但与文轩 BOOKS 不同，方所的选品更具实用性，也更能体现成都的地方特色。徐敏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在美食书籍上同样是以川菜为主，但方所成都店的推荐图书更“小清新”，侧重轻食和新派川菜，而方所重庆店的美食图书推荐烟火气更重，似乎站在柜台前，就能闻到浓浓的牛油火锅味。

城市最温暖的坐标

2018年1月21日，三联韬奋书店在成都宽窄巷子开了第一家北京之外的分店，书店选在一座老四合院里，院子里，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学者汪丁丁的这段话：“三联书店的使命在于，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的精神，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作为设计师和策划运营者，艺术家王亥也把这段话当作了书店的座右铭。成都三联书店最终选址宽窄巷子，虽然这是外地游客心中的成都名片，本地人并不常去，但这里仍保有成都的烙印，王亥希望书店在这里可以召唤回更多成都本地人，去找回宽窄巷子的本味。

一个书店应该和城市是什么关系？书店在城市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王亥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也是试图通过成都三联书店解答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家书店，或者说没有一家能够让人记住的书店，那么这个城市是很失败的。”书店的存在可以重塑城市的某种价值观，让城市人在这里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构成城市知识分子社群，这是书店之于城市的公共性。对于三联书店而言，又有一层三联的文化属性加持，也就是那块牌匾所指——追寻思想的自由。王亥认为，书店并不一定要像图书馆那样，留住人们长时间阅读。“我要求不

高，不需要每个人来都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甚至可以这么说，来到这个书店，只要把这一架的几本书书名看一遍，封面看一遍，你就已经拥抱整个世界了。对于匆忙的都市人而言，这是读书的第一步。”

在三联书店之外，不少民营书店都选择落户成都的商业综合体。IFS（国际金融中心）有言几又书店，太古里有方所、猫的天空之城，万象城有西西弗，银泰 in99 有钟书阁，等等。在成都，只要去人多的商场，总能不出意外地遇见书店。依据《2017～2018 中国实体书店业报告》，成都现已有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的大型书店 20 家，几乎都坐落在商场。“进驻商业中心已经是书店的发展趋势了，人流可以共享，业态也可以互补。”杨柳青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成都的各大商业中心都需要一个书店。

钟书阁在选址时，也特意避开了市中心，而是选择高新产业更集中的高新区银泰 in99。钟书阁成都店店长赵晓梅告诉本刊：“选在这个位置，一是看中了高新区的年轻高知群体和中高收入人群比较聚集，二是银泰提供了很优惠的条件。”

银泰 in99 四楼的东侧，坐扶梯上来，就能看见用隶书书写的“钟书阁”招牌。占地将近 1400 平方米，钟书阁是这个商场中最大的商铺。因为人们在书店中停留的平均时间会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商店，所以书店能为商场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更多人，并且留住他们，进而带动餐饮、购物等其他消费。

2013 年上海的第一家钟书阁在静安寺商圈开业，这个书店的颜值就出了名，钟书阁戴上了各种“最美书店”帽子。成都店开业仅半年，就已经吸引了 50 万人次，有些是为求一本书，有些是为看一眼最美的书店。“银泰给我们的租金价位是低于其他商铺的，而且书店与服装店不同，我们经常要举办各种活动，因此在这方面商场的支持格外重要。”在赵晓梅看来，虽然书店的利润率不如其他消费产品商铺，但一旦某个书店入驻商场，那么书店和商场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品牌、客流、人气、利润这几方面都将是相辅相成的。

2017 年，成都新开的购物中心数量居全国第一，为了避免同质化的出现，这些大商场必须找到各自的引流点，书店反而成了一个切口。九方购物中心是一个开业 10 年多的老商场，因为不在市中心，也没有赶上潮牌、大牌入驻的好时机，发展进入了瓶颈。九

方希望找到转型的突破口，邀请当时正在筹备的文轩BOOKS入驻商场，提供1~3层楼的近万平方米的大空间。这对一个即将新开的书店来说，既是诱惑，也是挑战。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文轩BOOKS开业两个月，九方购物中心的客流量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95%。

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大书店或是小书店，每一个书店面临转型时，第一个举措几乎都是与咖啡店结合，因为有盈利，又与读书的氛围相互契合。随着餐饮、文创的加入，每个书店因其比例分配、选品、空间设计、包装营销的不同，又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但归根结底，它们都希望成为成都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坐标。现在，这样的坐标正在越来越多。

留住读者

杨柳青把书店转型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是传统意义上书的买卖场所，2.0阶段的书店是一个多业态组合的综合商业体，3.0阶段更强调书店的体验感和读者的参与度，如何增强读者的黏性、留住读者，是现在大多数书店最大的考验。

当成都这些大型的书店陆续晋升为“网红”时，仍有很多小而精的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它们虽没有收获太多的关注度，却依然努力守护着自己的读者群。

毛边书局是一个已有20年历史的二手书店，在成都辗转搬过三次家，都是因为房租或拆迁不得不离开。现在的“毛边书局”在一个老住宅小区的一楼，非常隐蔽，不是老读者很难发现。一进书店，满屋子弥漫着浓重的旧书味，霉霉的，但密密麻麻的旧书足以让一个初次到访的人感到震撼。书局的老板傅天斌奔波了20年，经他手的二手书也有几十万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旧书、整理归类、招呼书友。“做二手书利润很薄，也很累，但既然做了，总要活下去。现在‘毛边’已经是一个有些影响力的品牌了。”有不少外地的老读者会定期来成都淘旧书，傅天斌也会专门给特定的读者留书，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主客，而是朋友。现在的毛边书局也在寻求转型，2018年，傅天斌计划着与附近的社区进行合作，拓展一个更大的二手书空间，还会定期举办围绕二手书和旧物的活动。

活动，几乎是所有书店都在突破的领域，就像设计师王亥说的，书不仅是人与世界的媒介，更是人与



人之间的媒介。在每一个购物中心的书店里，都会单独开辟出一个留白空间，形成一个人与人交流的场所。

从去年7月开始，钟书阁成都店办了一个“钟书阁奇妙夜”的活动，专门针对亲子家庭。父母带着孩子在书店夜宿一晚，自己搭帐篷、睡睡袋，在书店里野营。银泰in99会在整个活动期间开放通风、照明和卫生间，并保持书店里15~20摄氏度的舒适温度。赵晓梅说，孩子们特别喜欢在书店野营的感觉，每天一大早，夜宿的小朋友就会很早醒来，去童书馆看书玩耍。“小店员体验”也是钟书阁针对孩子开展的体验项目，每到周末，会有4个小朋友来书店体验当一天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学习图书的基础知识，端咖啡送茶。在面对孩子的活动之外，针对高知群体的活动也是书店的核心，每个月钟书阁还会以众筹的方式开一场小型演唱会，表演者是票选出来的“斜杠青年”们，其他讲座、沙龙、展览也是钟书阁和其他每个书店的标配。

这几年来，泡书店已经成为很多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日常。书店的温度在越来越热，但又可以保持冷静地把阅读和读者放在首位，就像杨柳青说的，一个书店的变革是N.0版本，但对人心的关注永远是(N+1).0版本。对成都而言，这些风格各异的书店，为城市提供了活跃而温暖的精神空间，慰藉着每一个步履匆匆的灵魂。☑

上图：三联韬奋书店不久前刚在宽窄巷子开出了北京之外的第一家分店

下图：书店为城市提供了温暖的精神空间

美的延续

天府基因新密码

文 / 何鹏

现代快节奏与休闲慢生活的完美融合，优雅从容与前卫时尚的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共融，彼此形成的张力也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创意和文化启蒙。

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

2017年11月，“破界/BAZAAR150周年时尚艺术大展”在东湖公园的红美术馆开展，时尚圈和演艺界的不少明星出席了开幕式，这是红美术馆在2017年度最受瞩目的展览。今年1月底，美术馆又奉上开年展“四川乡村艺术大展”。从时尚到乡村，从当代到传统，红美术馆在展览的选择上做出了巨大跨越。而传承与创新，是摆在他们面前最大的挑战。

成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董事长温雪倩把控整个美术馆的定位和方向。在她看来，“乡村艺术大展”并不意味着老旧、土气或跟不上时代，如果有这种偏见，那可能是因为对这些艺术了解不够深刻，或是没有通过适应时代审美的方式将它们展现出来。

与温雪倩观点相近的，是华美竹编的新一代掌门人黄星。瓷胎竹编是成都独特的传统手工艺，以瓷器器皿为胎，用纤细的竹丝、柔软的竹篾，紧扣瓷胎，胎弯竹弯，依胎成形，竹丝和瓷胎浑然一体，既美观又可起到保护瓷胎的作用，曾经作为清廷贡

品一度备受追捧。但到了2000年以后，瓷胎竹编的生意慢慢走下坡路，几家大型竹编厂相继倒闭，老手工艺面临严峻的危机。

黄星的祖父就是竹编老手艺人，父亲继承了祖父的手艺，又开办了自己的竹编厂，大学毕业的黄星选择回到家乡，子承父业。现在的华美竹编工坊里，每天有大约20个工人手工编织，其他还有些匠人在自己家工作。

近几年的工作中，最让黄星感到自豪的，是与爱马仕旗下品牌“上下”的合作，在原有器型、编法、设计的基础上寻求更简约更时尚的突破。最终第一款茶具产品在2011年上线，既保留传统竹编“经篾薄如绸，纬丝绷如发”的特点，又摆脱了老器型和编法繁缛复杂的审美局限。

在“乡村艺术大展”中，作品囊括了包括竹编在内的四川民间各种手工艺和“非遗”项目，竹雕、石刻、皮影、剪纸、面泥人、唐卡等都在其中。正如展览呈现的理念：从乡村到生活，去挖掘四川文化中最具有生活气息的故事。





连击的川菜

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扑鼻而来的火锅味代表着一种最大众化的成都味道；坐上出租车，大多数司机都会热情地推荐各自私藏的“成都最好吃火锅店”。火锅正在经历着它最好的时代，用它独特的火辣味道和就餐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的外地食客。

川菜博物馆馆长张辉强做了近30年的川菜厨师，他介绍道，川菜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我们现在熟悉的麻辣做法是清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先秦以后，花椒就被作为作料，但古代很长一段时间，辣味大多来自姜。明末清初，辣椒传入中国，大约在嘉庆年间，才开始在川菜中流行，有了后来被人津津乐道的川菜麻婆豆腐、宫保鸡丁。

张辉强还强调说，其实在川菜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菜式是麻辣口味。川菜共有23种基本味型，一些口味的制作是本土生发出来的，另一些是从外地传入，经过四川人的改良，形成符合四川人口味的新做法。张辉强认为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性，融合各地之长，却依然具有鲜明的四川特色，这也是现在川菜在全国各地都备受欢迎的原因。

从成都市区驱车向北，半个多小时到达郫都区，

郫都区原来叫郫县，川菜博物馆就在这里。川菜的灵魂是郫县豆瓣酱，在郫都区建一个讲述川菜古今的博物馆再合适不过了。2007年，博物馆开馆。在典藏馆中，依时间顺序陈列着从上古时代至今的各种食器，几乎都是发掘于四川地区或与川菜有所关联的，从历史的维度讲述川菜的底蕴；在其他展区，有让人参与互动的体验区，也有各式各样成都小吃的品尝区。

早在近2000年前，曹操就在《四时食制》中记有“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现在食用的郫县豆瓣酱沿承了清代制法，为了呈现老手工艺的丰富的口味层次，川菜博物馆特意开辟出一块空地，放置了百余口陶缸，展示古法手工豆瓣的制作工艺。这种方法制做出的豆瓣酱，有点像茅台酒，是有年份讲究的，年份越久，其口感越浓郁，酱质更细腻。由于蚕豆和辣椒的分解，通常到12年是豆瓣酱的极限。现在在100多口缸中，时间最长的是9年。

面对市面上各式各样的新派川菜，张辉强一边感到欣慰，一边也有些担忧，现在，“麻辣”自然是川菜最醒目的标签，然而张辉强不希望川菜成为一场“时装秀”，一季又一季更迭得太快，他想将更博大精深的川菜推广开来，让人们看到从古至今川菜各个层面的魅力。

左页左：瓷胎竹编是成都独特的手工艺

左页右：在匠人手中，竹丝与瓷胎浑然一体

右页：在川菜博物馆体验川菜魅力



(蒋世杰摄)

成都市青少年宫等组织戊戌年“人日游草堂”，成都小书法家写春联、送春联公益活动在杜甫草堂举行

诗意的传承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1300多年前，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写下这句诗。在李白眼中，虽然“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在历经艰辛进入蜀地之后，方可感受到成都是怎样一片逍遥自在的乐土，有直上九霄的气魄，有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祥和。

2017年12月，《成都晚报》用了连续10期文化版头版推出年度专题“天赋成都，破译唐诗密码”，用大数据的方式梳理唐诗中的成都元素。据总编辑伍江陵的介绍，在这次票选活动中，“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句当选了“唐代大诗人营销成都八大经典广告语”之首。

根据编辑的统计，《全唐诗》中直接写到成都的诗歌有近千首，分属近200位诗人，唐太宗李世民在其《秋日二首》中这样描写成都，“云凝愁半岭，霞碎纛高天。还似成都望，直见峨眉前”。然而，据史料记载，唐太宗一生并未到过成都。像唐太宗这样未到过成都却在诗中写成都的诗人并不少见，类似的诗人还有近50人，包括王维、刘禹锡、白居易、元稹、韩愈、杜牧、李贺等大诗人，他们写下了百首诗来描绘想象中的成都，如王维的“大罗天上神仙客，濯锦江头花柳春”、

孟郊的“锦水有鲜色”、李贺的“锦水南山影”。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没到过成都的诗人写成都？伍江陵认为对唐代诗人而言，谈到成都这个城市话题是一种时尚。唐代成都号称“扬一益二”，“天下诗人皆入蜀”，当时的成都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了，个人的心中向往和时代对这座城市的渲染，构成了唐诗中对成都的想象。

据《成都晚报》的编辑对《全唐诗》所做的归纳统计，共出现了成都的58种植物，共260首诗，因而是“绿色之都”；13处写到蜀锦，24处写到蜀笻，18处写到筇杖，已体现出“时尚之都”的一面；在描绘成都的形容词中，使用最多的10个是：锦、清、青、香、幽、碧、醉、喜、芳、美。

写成都的唐诗中，杜甫的诗数量最多，271首。47岁时，杜甫来到成都，在这里生活了3年零9个月，平均5天写一首诗。如今的杜甫草堂，仍是诗歌爱好者的向往之地，越来越多以诗歌为主题的活动在成都生发出来，正在唤起人们对诗歌最朴素的热爱。

在中国，成都是最有诗意底蕴的城市。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是目前正式出版的两本诗刊之一。《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天府之国四面埋伏的隐约与温润，日复一日云雾包裹的神秘与诡异，是一块适合诗歌和诗人生长的沃土，她的文脉始终未断。

拥抱天府绿道

“绿道修好了，锻炼的人多了，生活环境也好了，每天还能看到白鹭起舞。”家住成都的张朔仕有着十几年的晨跑习惯，而最近修到家门口的绿道成了他的新运动场。

巴山蜀水孕育了成都的自然之美。但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盆地气候限制，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导致大气、河流污染等环境问题在成都逐渐凸显。进入千禧年后，“天府之国”面临的大城市病挑战也越发严峻。“天府绿道”则是一整套促进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级绿道生态系统，用区域级、城区级和社区级三个体系将成都纳入一道道翠峦怀中。而其中区域级绿道规划以“一轴”“两山”“三环”“七带”覆盖成都市区，最终与龙泉山等森林公园相连。

到今年1月底，天府绿道已开工建设1178公里，建成785公里，“三环”中的锦城绿道和熊猫绿道等已经开工，多个样板段向市民开放，锦江绿道和锦江水生态治理工作也已全面启动。2018年春节前，锦城绿道一期工程部分区域对市民开放；熊猫绿道也拟定于6月底完工并对市民开放。2018年全年，成都将改造新建1765公里绿道，绿道内将形成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系，初步完成三级绿道体系的雏形，绿道所经之处将成为成都的绿色动脉和万里人文画廊，“每天都能看到白鹭起舞”将成为成都人生活的日常。

完全建成的天府绿道将承载起生态保障、休闲旅游、体育运动、文化博览、慢行交通、农业景观、海绵城市、应急避难八大功能。这些功能不仅极具实用性，与成都人生活品质提升息息相关，而且还极具“辐射性”，不仅营造生活场景，还有消费场景和应用场景。因此天府绿道“可进入、可参与”这一特性，也意味着绿道并非公园的盆景，只能“站”观，不可“进”玩，而是一个大型生活场景，三级绿道的设想也保证了各个场景间的连通性和互动性。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天府绿道体系规划项目负责人李果介绍：“三级绿道是为了让市民很好地享受城市生活，出门就有最小一级的社区绿道，通过道路断面改造，让市民在步行时感到很舒服。”

天府绿道体系补齐了城区市民运动、休闲等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短板，届时，1.6万多公里的成都天府绿道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绿道体系，这座超过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将完全置身于硕大无朋的森林中，成为一座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人人可以享受“推门入野”的未来生态生活。

城市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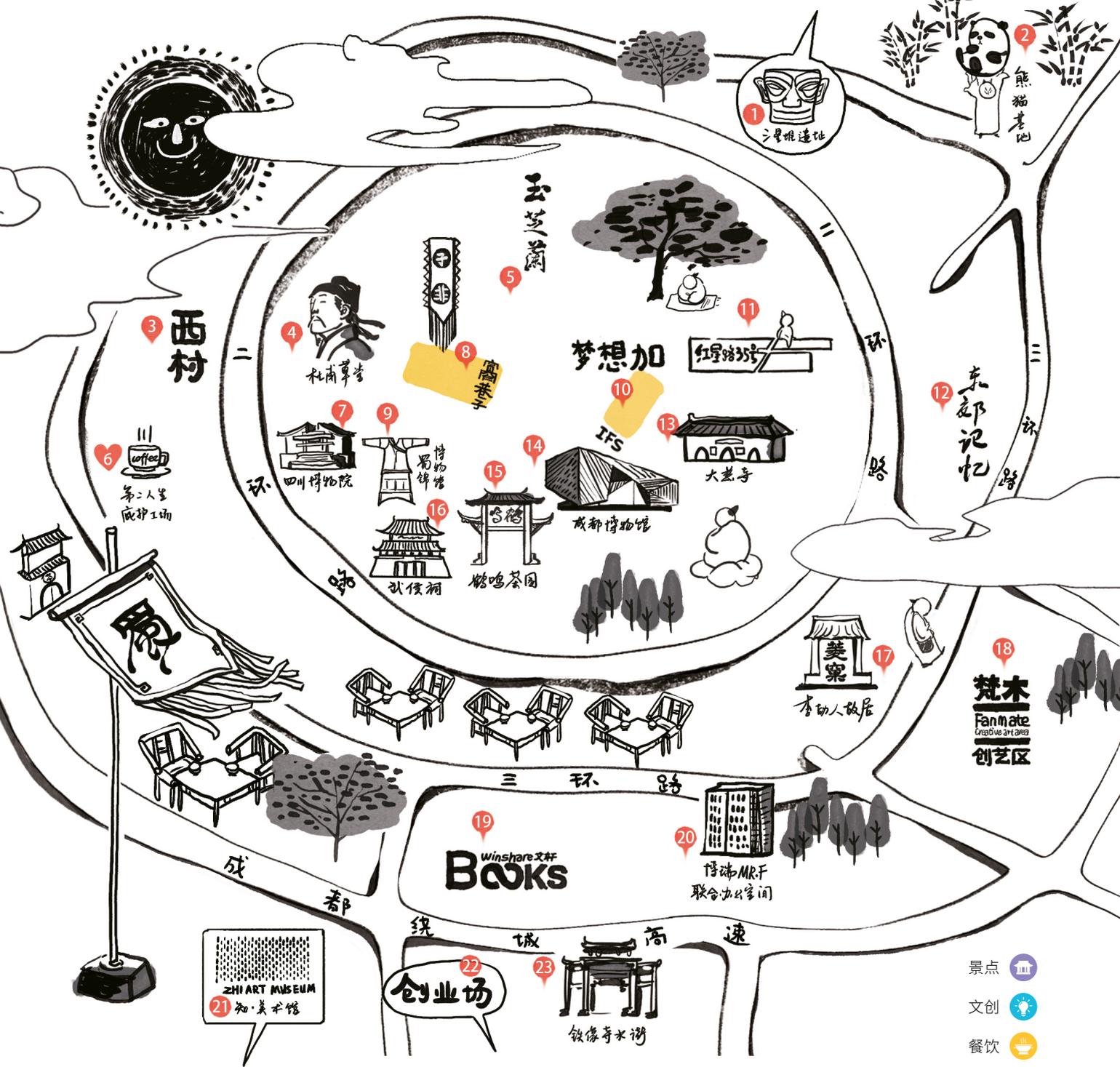
2017年8月，成都被授予“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在授牌仪式上，论坛主席特别代表康纳·罗克(Conor Roche)认为，成都的加入“说明成都已经是世界的成都”。作为世界的成都，“天府文化”的传承与新面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们不禁想问，一座城市的美与其功能应该在她的市民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美国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认为，“当我们论述一座城市时，我们也在最综合最认真地论述生活”。或许正如杜甫《登楼》所云，“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只有在成都这座城市，才能形成独特的包容、豁达、乐观、安逸的成都人和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当一座城市的文明吸引更多国际瞩目时，它所肩负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城市自身的革新与发展，而是影响力的辐射。这种城市形象的构建是由内而外的，由细微处逐渐放大的，一碗盖碗茶、一位创业的年轻人、一个新入驻的国际大牌，都是成都的点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共融，彼此形成的张力也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创意和文化启蒙。

从诗歌到川菜，再到“非遗”手艺，只是成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缩影。建城2300多年的成都始终带着新鲜的活力，文脉在“天府文化”的各个层面延续，这也是一座城市的重要使命。成都市提出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新格局。日前提交成都“两会”审议的城市总体规划再次明确，成都将构建市域“一心两翼三轴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结构，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为中央绿心，实现从“两山夹一城”到“一山连两翼”。在城市尺度放大的基础上，城市文脉的维度也在不断延展，以新的方式、新的思维延续传统，让悠久而丰富的美学风气融入到今天的生活方式中。■

(感谢《天府文化》杂志、腾讯大成网的帮助)



- 1 三星堆遗址 一小时车程，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 2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超级萌的熊猫，带孩子必去
- 3 西村 刘家琨总规划的超大体量创意文化区
- 4 杜甫草堂 知名度最高的诗圣行踪遗迹地
- 5 玉芝兰 长发街，名厨兰桂均掌勺的私房菜
- 6 第二人生·庇护工场 为智力障碍青年提供工作
- 7 四川博物院 青铜器和张大千非常值得一看
- 8 子非 宽巷子，老建筑里品美食与文化
- 9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 了解名满天下的蜀锦制造与历史
- 10 梦想加 IFS 空间 在核心商业区的高层共享办公空间
- 11 红星路 35 号 广告创意产业聚集地

- 12 东郊记忆 集合多种文化形态的文化园区
- 13 大慈寺 成都著名古寺，创建于唐代
- 14 成都博物馆 2016 年新落成，千年石兽是镇馆之宝
- 15 鹤鸣茶园 人民公园，最老派、有人气的茶馆
- 16 武侯祠 三国历史爱好者必去
- 17 李劫人故居 新文学大师级作家，极富成都乡土魅力
- 18 梵木创艺区 有超大的 LiveHouse
- 19 文轩 BOOKS 九方店 新文化地标，都市青年阅读领地
- 20 博瑞 Mr.F 联合办公空间 一站式服务的成都首席文创联合办公室
- 21 知·美术馆 老君山脚下，隈研吾与原研哉共同打造
- 22 创业场 高新区的创业孵化基地
- 23 铁像寺水街 高新区的“宽窄巷子”

- 景点
- 文创
- 餐饮
- 办公
- 娱乐
- 书店
- 酒店



- ① 哈哈曲艺社 成都也有相声大会
- ② 院8里少城记忆老川菜 取自四川话“院坝里”
- ③ NUSPACE LiveHouse 与综合性艺术平台的结合体
- ④ 明婷 外曹家巷，成都最有名的苍蝇馆子之一
- ⑤ 三联韬奋书店 窄巷子，继承了24小时不打烊的优良传统
- ⑥ 白夜 成都的文化名片之一，诗人翟永明创建
- ⑦ 悦来茶馆 有名的“川剧窝子”，品茶，看川剧
- ⑧ SPACE CLUB 最火的电音 pub，世界百大 DJ 频繁驻场
- ⑨ 方所 书店为基础的文化综合体
- ⑩ 太古里博舍酒店 设计中融入清代庭院元素的豪华酒店
- ⑪ 张记鳝鱼面 面条中的爱马仕，必点香酥鲫鱼
- ⑫ 潜水艇酒吧 不定期现场民谣演出
- ⑬ 小酒馆玉林店 摇滚乐圣地，后来又被赵雷唱红了
- ⑭ 冒椒火辣 成都最火串串店之一，必点兔腰、土豆
- ⑮ MORNING 早上好 多年持续办音乐大 Party

成都日与夜

策划：刘华 / 萧伯恺 插画：胡威尔 版式：李星 / 李晨艳



华侨城·自贡灯会 流光溢彩中的文化再造

文 / 林南芝

春节前夕，西安城内照旧亮起了彩灯，越是接近老城墙，一排排红彤彤的中国结越是密集。万树张结着连绵的灯帘，把金银的“水珠”洒向古城的夜空。如果登高看城墙，那箭楼、雉堞上的灯带蜿蜒不绝，一眼望不穿的是城墙上斑斓闪烁的灯组，仿佛在告诉人们，这个灯会与往年的不同。

3000年前，这里叫作“镐京”；秦汉雄风、隋唐遗韵、

十三朝都会，为西安留下了极为丰厚的历史遗存。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始皇故陵、大明宫词……也许会忘记很多有关长安的细节，却一定记得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太平公主就是在上元灯节偷偷溜出宫的那晚，错掀了昆仑奴的面具，在“一夜鱼龙舞”的慌乱和喧腾中，留下惊鸿之一瞥。而今日的西安永宁门，华侨城携手自贡市政府让 30 余年的西安城墙新春灯会有了新的变化。



华侨城·自贡灯会西安城墙亮灯仪式启动瞬间航拍图

古城墙上的流光溢彩

2月8日对西安城墙新春灯会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年,华侨城的第一个,也是全国首例品牌灯会——华侨城·自贡灯会正式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重庆、深圳、成都、武汉、昆明、自贡、宜宾、广元十二个城市启动,亮灯仪式则放在了流风遗韵炽盛的十三朝古都西安。来自自贡的彩灯,将古老的西安城墙装点为一个梦幻世界。当晚,整个南门广场上流淌着现代化的电光声响,街心伫立着一个用云龙纹做面饰的紫红大灯球,三座城楼式的永宁门被染得一片殷红。永宁门俗称南门,明朱元璋夺天下,大筑城墙,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垣就是在唐皇城

旧城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城门有四:东曰长乐,西曰安定,南曰永宁,北曰安远。永宁门是城门中资格最老、沿用时间最长的一座,在永宁门举办的华侨城·自贡灯会亮灯仪式也因此多了一份历史的古韵。

沿着城门前的步道向舞台正中走去,宛如走进一片姹紫嫣红的海洋。礼仪小姐清一色着红色锦缎旗袍,她们的发髻都插着一枚小簪子,簪璫也为红色,那种独属于盛唐的“宫花红”气息在这里流淌。西安市民将自制的花灯挂于通道上,材质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除了古朴韵味,亮灯仪式上还大胆使用了許多高科技手法,如3D裸眼科技、AR(虚拟现实)技术贯穿始终。在虚拟光影中,永宁门城门吊桥缓缓落下,威武雄壮的金甲武士手持卢布,挑灯的侍女鱼贯而出,点灯的一瞬间,代表十二城的精美剪纸在VCR区域里夺目地翻跃,万盏花灯通过月城、瓮城被依次点亮。

这场璀璨辉煌的亮灯仪式上,央视著名主持人陈伟鸿和欧阳夏丹、国际钢琴巨星郎朗、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国家画院研究员著名画家崔振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梁锦奎,以及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西安秦腔剧院副院长侯红琴等文化艺术名家在此齐聚一堂。郎朗致辞说:“流光溢彩的情景让我想起流淌的音符,它们彼此相通,如此打动人心,灯会和音乐一样都是高品质文化的象征。”与此同时,灯会现场与本地文化元素的融合,令西安文化名人们感到欣喜。恐龙彩灯的身上就绘有众多生动的秦腔脸谱,侯红琴即兴唱了一段秦腔《二月二龙抬头》。画家崔振宽高度评价了灯会的艺术水准,“大雅大俗融合,相得益彰,造型别出心裁,规模上也突破了人们传统灯会的认识,而成为一次艺术大展”。亮灯仪式上,华侨城西部集团领导的致辞道出了亮灯仪式落户西安的愿景,“做‘文化’不到西安便无‘根’,做‘旅游’不来西安便无‘魂’”。华侨城定位于“文化央企”,“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全域旅游”是它这些年来着力打造的根基。2017年,华侨城与西安签订了2380亿元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华侨城集团将以西安“大遗址、大秦岭”的定位、“周、秦、汉、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思路,复兴西安古都文化风韵,打造大西安文化旅游新高地。

这次“亮灯”的十二城,分布于华北、华东、中部、西南、华南地区。华侨城携手自贡市政府以全国七座城市的欢乐谷为主要载体,会同西安古城墙、昆明世博园、



上图：国际钢琴巨星郎朗等嘉宾启动华侨城·自贡灯会城墙亮灯仪式 右图：西安城墙永宁门下的精彩表演

自贡彩灯公园、宜宾城区、广元剑门关等多地联动，让彩灯点亮中国年。此次彩灯盛宴不仅是穿越时代的华章，更是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将传统文化闪耀全国！

“天下第一灯”的新契机

据统计，此次十二城联动的华侨城·自贡灯会，共邀请 3000 余名自贡手工制灯人，耗时 100 多天，用 58 万余盏灯创作出 600 多组彩灯作品、展出面积达 162.3 万平方米。自贡彩灯制作工艺繁复，从美术设计到立体造型、从骨架焊接到分色裱糊，近年来屡有创新，融入了不少高科技元素，每一盏彩灯都要经过成千上万道工序的打磨，每一道工序都有着十分严格的技术要求，格外考验制灯匠人们的细心、耐心和匠心。

匠人王万洲就是其中一位制灯人。他从小和父辈祖辈学习彩灯制作，是这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人。几十年来，他亲眼目睹自贡灯会从四川走向全国，再从全国走向世界。现在，除传统的竹、木、丝、布等之外，就连瓷器餐具、废玻璃药瓶、蚕茧、镀膜玻璃均可作为彩灯的制作材料；近年来更是融传统制灯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于一体，在保留彩灯民族风格、审美情趣和剪纸扎糊技巧的基础上，引进了现代光电技术，如激光全息片、逻辑集成控制器、数控器件译码器、计数器、声控、光控等技术。

此次西安城墙新春灯会的灯组均由自贡匠人制作。

彩灯的体量、制作规模、声光效果、科技含量都比以往有很大的提升和突破。一盏彩灯、一个灯组往往高达数米；用传统手工轧制骨架，一组彩灯的骨架只有保持完全统一的弧度，才能在视觉上达到流畅圆润的效果。与其说是灯会，不如说是发轫于传统彩灯的现代视觉盛宴。城墙新春灯会指挥长雷单指着一只 8 米多高的“气球狗”灯组说：“搭建这只彩灯总共用了两吨钢材、800 公斤的铁丝，师傅们用了 25 天。”

灯会，最早可追溯到距今 3000 年前的周朝。此后虽朝代更迭，但这一习俗却未曾中断，还随着彩灯制造工艺的发展而愈发兴盛，并在唐、宋两代到达了顶峰。彼时元宵之日不宵禁，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灯会，在长安、汴梁等古都，更是“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也有学者认为，灯会的出现和发展源于节日的出现，如今，全年第一个月圆之日叫作“正月十五”，在古代它叫作“上元灯节”。在隋炀帝的有关上元灯节的诗中有“法轮”“梵声”等词，法轮是佛家法会上一种特制的灯轮，或称花树，灯轮也叫法王轮，轮上挂若干盏灯彩，是法会上的主要供具。《资治通鉴·隋纪》中写道，那晚洛阳端门一带，“戏场默默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隋炀帝时代初步形成了上元灯会的形制和规模，到了唐宋成了一种举国通行的年俗，那一天不实行宵禁，全城狂欢。对

于这一天，让人浮想联翩的描述莫过于欧阳修那句“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在花、灯、月的交辉互映下，夜游人的思绪搅着光影放逐远近，彩灯营造了繁华而浪漫的氛围。再看李商隐的“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崔液“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对于彩灯之美千余年来歌咏不绝。

自贡灯会也始于唐时。唐代以前便形成新年燃灯的习俗，历经千余年岁月洗礼、无数制灯人匠心传承。清中叶，有“狮灯场市”“灯杆节”，最盛于各类祠庙。1964年，自贡市政府举办了“首届自贡迎春灯会”，从此这个以灯为主题的节庆活动便有了一个统一而响亮的名字——自贡灯会。1988年，自贡灯会首次出川赴京展出引起轰动，并得到邓小平的赞许。1989年，自贡灯会第一次走出国门出展新加坡，开启了海外展出的序幕。它的“足迹”目前已遍布60多个国家和国内500多个城市，自贡灯会也有了“天下第一灯”之美誉，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部命名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80%以上的灯会由自贡的市场来承制，那座南国灯城有彩灯企业631家，其

中，新三板上市公司1家。彩灯行业年产值超过20亿元，从业人员4万余人，带动就业7万余人。

2月26日，华侨城与自贡市“中华·彩灯大世界”招商引资协议签约仪式在成都顺利举行。华侨城将再次与自贡市政府携手，与自贡市共同成立彩灯运营公司，在自贡东部新城打造中华·彩灯大世界项目，以自贡“城市文化会客厅+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光影产业研创基地”为核心理念，建设一个集彩灯主题公园、彩灯研发、彩灯会展、文化创意、旅游度假于一体的世界知名旅游度假目的地。按照华侨城彩灯产业发展计划，未来，将以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技术和全新的模式，将自贡彩灯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让传统文化复兴

魏学智是自贡制灯企业龙腾文化的创始人，今年的西安城墙新春灯会龙腾文化是主要参与制作的彩灯商之一。穿梭于城墙新春灯会，犹如徜徉在一片流光熠熠的灯海里，仿佛李白诗词里的“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城墙下的广场上，树梢上的红灯笼串让人不禁遐想“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情景。





上图：第二十四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上络绎不绝的游客（图片来源：自贡在线） 右图：游客观赏成都欢乐谷史努比主题展灯会

华侨城与自贡市政府的合作，也给这家当地制灯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去年，自贡已在美国、英国、法国等 21 个国家已经举办了灯会 53 场次，彩灯文化贸易出口达到了 2500 万美元，居全省传统文化产品出口和贸易额之前列。魏学智认为，华人所到之处就是彩灯落地之处。自贡灯会已经走了出去，但从文化输出的角度来说，民营企业本身在高度和资源匹配度上无法再上一个台阶。

如何让人们记住自贡彩灯文化，并让彩灯成为一种文化 IP 式的存在，实际需要靠更大型平台的整合和运作。华侨城介入彩灯业的初衷是让它成为一项光耀全球的文化盛事，为灯会赋予新的思路和更高的文化定位。华侨城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灯会以往只是一种年俗，在硬件和基础建设上不是很让人满意。自贡以前的灯会就在市中心的彩灯公园，一直很拥挤，当地龙头企业的年营收也可达上亿元，但是研发水平比较低。国内还没有真正做灯会运营管理的机构，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个契机，通过挖掘其文化内涵，重塑彩灯文化，将文化与旅游结合，提升彩灯产业规模以及文化高度。”

在自贡虽然有 600 多家灯企，但真正活跃于市场的大概只占 20%。魏学智说：“我相信借助华侨城的资金、技术、资源和营销能力，自贡灯会的市场前景会更广阔，我们要做的是把灯会往纵深去推动。”以往彩灯更多的只是节庆时节的玩物和民俗，魏学智希望通过华

侨城，彩灯能脱胎换骨，在全国诸多的游乐园与景区落地，与现代旅游相结合，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彩灯业其实是非标准行业，没有行业和地区标准，形似建筑业但又不是建筑业，它更像民间艺术品。但是除了艺术形态之外，我认为彩灯在工艺流程、材料和结构上是应该树立标准的，华侨城进来后会促进行业更规范有序的发展。”魏学智说。通过现代企业的资本与管理推动，彩灯产业将走出作坊模式，破解传统文化相对封闭的生态，成为有市场、有生命力的现代文化产业。

照亮半个中国的新春灯会，只是华侨城近期落地的各类文化活动的一部分。2 月 25 日，西安沣东华侨城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欢乐谷即将在十三朝古都西安落地。该项目还包含镐京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国际低碳城、沣河诗经里文旅小镇、斗门历史文化名镇、春风十里田园综合体、丝路国际会议中心等等。这些年，华侨城作为文化央企的发展速度不断提升，无论是 24 年前的深圳世界之窗，到今日的十二城灯会，对“文化”的塑造始终深植于企业的发展的基因中。今年适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与深圳特区共同成长的华侨城，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窗口”。此次灯会联动的十二座城市，大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城市，更是“一带一路”地图中的重要节点。古老的灯会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自信。

央企的文化责任

近几年华侨城在文化旅游产业之路上快速布局。通过承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它的“文化+旅游+城镇化”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特色小镇建设扩张迅速。从北京的京西斋堂小镇，杭州塘栖古镇，四川的安仁、黄龙溪、洛带等古镇，再到深圳的甘坑新镇、光明小镇、大鹏所城、凤凰古镇，华侨城遍布全国的数十个特色小镇和文旅项目齐头并进，结合各地地域文化及产业特色，打造出了独特的小镇成长模式和运营生态。

以四川为例，华侨城在天府之国投入了巨大的心血，自2016年“战略入川”以来，已经投资上千亿元。去年2月，在“榜样中国·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颁奖礼中，华侨城西部集团荣膺“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企业”，安仁古镇项目荣膺“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大奖。评委会认为，华侨城“将古镇深厚文化融会于文化产业中”，“率先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文化旅游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示范项目”。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看来，华侨城西部集团在川实践“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战略思路，是一种多赢模式，对于这一战略，华侨城这样的企业，将发挥先行者、加速器、压舱石的作用。

而安仁古镇项目则是华侨城集团“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典范。华侨城创新“博物馆+”“+博物馆”开发运营模式，向相关产业延伸，将文创、会展、教育、美食、影视、音乐等内容与博物馆产业紧密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博物馆小镇”。博物馆产业在安仁孕育生长的同时，还直接带动着文创、文博、文旅三大类文化产品同步发展，将会把博物馆展品提炼成文化IP，让文化IP衍生创意类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再延展为旅游业态，而旅游将大大带动城镇发展，最终实现博物馆引领安仁的宜业、宜创、宜商、宜学和宜居。华侨城在安仁以文化立德，旅游助人，城镇化筑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径。

与此同时，华侨城的全域旅游计划也大规模铺开，战略入滇，重组云南世博、云南文投，助力云南全域旅游开发，并与德宏州、普洱市等地签订合作协议，推动云南旅游产业升级。一年多来，云南旅游加速转型升级，在原有的演艺、景区、村寨、特色小镇、非遗产品等基础上，华侨城把其擅长的文化能力融入旅游之中。文化



演艺、文化艺术、文化节庆等等领域，也都是华侨城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在文化演艺领域，华侨城集团迄今为止已陆续推出多达61台原创剧目，渗透着华侨城人对历史文化富于创意的解读、阐释和演绎；在文化艺术领域，华侨城集团多年来积极助推公共文化艺术发展，建设了国家级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OCAT华侨城当代艺术馆群、华美术馆等一批享有盛誉的艺术场馆，在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文化节庆领域，华侨城集团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文化气息浓厚、叫好又叫座的节庆活动，让游客在狂欢之余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大型央企的华侨城，将社会责任融入自身产业中，通过独特的创想文化，致力于提升中国人的生活品质，这与“十九大”报告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求相契合。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再造，也是华侨城作为“央企”所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华侨城利用自身品牌与资源体系，对传统文化进行选取与提升，与时代精神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更需要有责任感、有能力的机构承担推动。大河奔流，时代前行，中国文化更需要以新的姿态走出去，为全人类贡献恒久的价值。■





在一杯茶里感受春天

文 / 陆洋

竹叶青既有绿茶发源地峨眉山的天然基因，又是精湛工艺和科学创新的产物，它承载着传承千年的茶文化传统，又运用现代品牌的语言。它作为中国高端绿茶的代表，跨越历史和现代，融合传统和科技，就像当今中国的面貌。如果茶是中国的一张名片，竹叶青现在就是中国的国茶经典。

美的绿茶

峨眉山的冬天有一种养精蓄锐的静谧，积雪覆盖在农舍旁的茶树和间隔种在茶树空当的蔬菜上。农民陈桂芳说，雪把虫子都冻死了，种在这里不需要打农药。

她又指着地上覆盖的厚如地毯的落叶说，树上的落叶也不用管它，自己腐烂成肥料，不用施化肥。讲起自己的农田，陈桂芳有一种喜气洋洋的自豪感，这来自于地理环境上的独一无二，海拔800米到1500米之间的峨眉山，云雾缭绕，竹林茂密，有原始和完整的生物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出产优质绿茶的核心地带。唐代《昭明文选注》中就有记载：“峨山多药草，茶尤好，异于天下。”到了明代，神宗御赐万年寺茶园近十亩，僧众精心打理每年进贡。万年寺茶园就在陈桂芳家茶园旁边三里路。

高山出好茶的古语现在都能用科学来解释。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秦沥说，人们热爱的茶的鲜

爽口感来自于氨基酸，苦涩浓烈来自于茶多酚。这些口感都来自于碳氮比代谢。“峨眉山常年被云雾覆盖，漫射光作用下氮代谢增多，氨基酸就增多。碳代谢比阳光直射的那种环境要减少，产生的茶多酚就减少。峨眉山的茶叶，天然就是口感鲜甜，不苦涩。”秦沥说。

峨眉山出名的绿茶是竹叶青，名字来自于陈毅。1964年4月，他途经峨眉山在万年寺休息，喝到老和尚泡的新制绿茶，觉得嫩绿鲜爽、清雅别致，又因为它外形扁平，两头尖细像竹叶，青秀悦目，就起名为竹叶青。在中国高端绿茶的体系里，竹叶青有鲜明的外观标识，一杯茶泡下去，随着水的浸润，横漂在水面的茶叶一根根竖起来，仿佛苏醒的生命，有的径直下沉立在杯底，有的上下沉浮，犹如一场欢腾的芭蕾舞演出。大约过5分钟，表演结束，杯中安静下来，嫩芽根根直立在杯底，像峨眉山上微风轻拂的竹林。无论身在何处，泡上这一杯茶犹如把峨眉山的春天缩微在眼前。

能形成这样的杯中风景，因为竹叶青是单芽茶。中国绿茶最为人知的评判标准是以芽和叶来分级，叶越少等级越高，最高等级的龙井和碧螺春是单芽和一芽一叶，而最高等级的竹叶青只取嫩芽做原材料，是单芽茶。秦沥说，每年春天新芽萌动时，茶树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从根部吸收传递到嫩梢，这些饱满的生命之源都在第一颗芽里面。它蕴含的不但是茶树的能量，还是峨眉山上明彻的空气、清冽的泉水，经年积累的肥沃和日月精华。

获得这一颗独芽得跟时间赛跑。芽头刚刚抽出来的时候就到了采茶季，刚长出的嫩芽只有米粒大小，包裹在黑色的鳞片里，这是劳作的信号。陈桂芳说，到那时，天蒙蒙亮，全家人就要出门，把已经肥壮又还没长出叶子的嫩芽一颗颗地摘下来。一旦长出叶子，茶原料的等级和收购价格就要打折扣，所以，最远的茶田离家只要20分钟都不舍得回家吃午饭，早上一并带着干粮在茶田里解决。“最好的竹叶青芽头必须要粗要壮，颜色是嫩绿色，还不能有损伤，从早到晚一天时间，每人也就能采几两嫩芽。”陈桂芳说。

因为气候地理和自然生长规律而造成的稀缺性，一直以来是中国高端茶叶的要素，即便在现代企业的生产中，某种程度上也不例外。秦沥说，竹叶青的茶青并不来自于整齐划一的“万亩茶园”，而是陈桂芳这样的山区农户。它们的产量虽然不高，但来自高端绿茶的核心产区，并且因为茶青并不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农民对提高产量的动力不高，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化肥农药上。“冬天我去合作农户的茶园看，茶树像荒长的一样。他就在春节前后剪一剪枝，剪掉的

就落在地上自己腐烂，到春天采一个月嫩芽卖1万块钱就去做旅游生意了。它几乎是一种天生天养的状态，这样的嫩芽品质才好。”秦沥说。距离最远的茶园，在峨眉山海拔1500米的地方，要腿脚灵活体力好的年轻人才能去采摘，但那里的茶因为气温低，生长时间长，芽头特别肥壮。这种只取芽心的绿茶，泡在杯子里呈现出独芽的形态。喜爱竹叶青多年的著名设计师陈幼坚认为这同玉石的概念很像，它就像玉石里的翡翠，没有枝叶的牵绊，直取精华芽心。

最早开始品牌化的高端绿茶

如果只是依靠峨眉山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竹叶青茶也就止步于一种珍稀的农产品。竹叶青茶的特别之处在于让农产品走出一条现代高端品牌的道路。它是最古老的茶叶种类，绿茶中的一员，但是跟其他名优绿茶相比，它又是完全按照现代品牌思路生产的高端消费品，这方面的尝试开行业先河，直到现在依旧是一枝独秀。四川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先洪说，中国的六大茶类当中，绿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可以说绿茶是中国茶的代表，是国家饮品。但是绿茶的市场份额虽然很大，却一直缺乏现代品牌，这是绿茶产业的弱项，也是竹叶青的机会。



获得这一颗独芽得跟时间赛跑。芽头刚刚抽出来的时候就到了采茶季，刚长出的嫩芽只有米粒大小，包裹在黑色的鳞片里，这是劳作的信号



从微观上讲，峨眉山虽然产好茶，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茶原料供应的，因为峨眉山春茶上市早，还被卖到江浙一带做绿茶打时间差。当时只有20多岁的唐先洪头脑灵活，识得商机，也有打破绿茶行业惯性的勇气。他说，我们把茶叶卖到浙江、江苏，100多块钱一斤，别人转一转手卖几百块。我们给人做嫁衣的原因说通俗点就是品牌知名度不够，一说到龙井，大家就觉得值这个钱，说到竹叶青，认为它只能值一两百块。用现在的眼光去理解，我们就像一个大牌奢侈品的代工厂。看到这个症结，唐先洪接手了竹叶青茶厂和竹叶青商标，打造绿茶中的大牌。

走现代品牌的道路，不是打广告这么简单，首先要给人印象深刻的产品形态和稳定的风格、质量，这些是传统的农产品，包括名优绿茶不具备的。竹叶青花了很长时间和心思研发独特的香气和滋味。唐先洪说，竹叶青茶的风格是嫩栗香。栗香是板栗的甜香，这是一种熟香，火工再过一点就是焦糖香了。板栗的甜香跟普通的甜香不同，它在普通的甜香上又有浓度，这来自于竹叶青饱满的芽头。“嫩”字又让竹叶青不全是一种浓郁的甜香。因为芽头在专业术语里叫嫩香，用芽头做茶本身就有嫩香在里面。“教科书里要么是嫩香，要么是栗香，嫩栗香是竹叶青特有的香气，喝过几次我们茶的人，就对这个味道记得很深刻，一喝就知道是这个牌子。”唐先洪说。

兼具嫩香和栗香，就要既保持原料的新鲜度，又有成熟度，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所以背后必须有技术的支撑。秦沥说，栗香很简单，就是熟化的味道，高温提香就能做到。但是，普通熟化的过程中，原汁原味的嫩香就失掉了。我们的技术是在提香的过程中把温度、时间、水分各种参数和变量控制好，才能出来嫩栗香。外面的小作坊用同样的茶原料也做不出这个味道。

竹叶青很早就根据工艺需要委托日本公司研发了做茶的机器。在提香的工艺上是中国最早使用微波和远红外相结合的绿茶企业。秦沥说，微波的原理是从内到外的水分散失，用在做茶上既可以减少里面的水分，又对芽头外观的改变相对小一些，保持着鲜润的外观。远红外的模式是使得茶叶表面一些主要成分转化。这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里面有温度出来，外面有温度进去，提香提得很透，又保持了润和嫩。整个芽头从芽芯到外面的可水解芳香烃物质都能充分挥发出来，我们的茶叶就香气很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普通的工艺，只能外面很薄一层的提香，温度再高芽头就会产生爆点，就是糊了，如果掌握不好还可能焦掉。所以，它没有经过高温提香，就只有低沸点香气，刚冲下去是一个清香，时间久了其他香气没有。竹叶青茶喝到后面都一直是香的。”秦沥说。



竹叶青最具标识性的“根根直立、上下沉浮”其实也是特有做茶工艺的“副产品”。秦沥说，普通工艺做茶，水分在7%左右，但竹叶青因为采用了微波工艺，水分在3%。冲泡是一个由外向内浸润的过程，当水分逐渐进入芽芯的时候，它就疏离起来，相对薄的芽尖儿在上，带一点点把的芽根在下，而芽中间饱满壮实的部分，虽然微小但里面有肉眼看不真切空隙，里面的冷空气受热膨胀，芽芯就有了浮力，随着空心部分浮力的变化，芽芯就在水中上下沉浮，当水全部浸润芽芯，它的比重大于水，于是就直直地沉入杯底。

独特的香气和外观特征最后都指向一杯好茶。明代的《茶寮记》中讲泡绿茶的方法：“叶茶骤则乏味，过熟则味昏底滞。”绿茶出汤太快的话，滋味会单薄，可浸泡如果久了，茶汤就闷浊而不鲜爽。绿茶的质量落差可以看是否禁得起浸泡，高质量的绿茶哪怕泡久一点也不会太苦涩。秦沥说，普通工艺的温度有限，水分只能到8%，可溶物质的转化也不充分，在湿热的环境里时间久了，那些没有转化的物质就发酵，茶汤变红，还很苦涩，没办法喝。竹叶青因为茶叶里的水分降得很低，可溶物质转化也多，放几个小时汤色都几乎不会变。茶的香气和滋味充分溶到水中，它的口感很浓、很稠，变成一杯鲜醇回甘的青绿色饮品。

绿茶行业的难度还在于对新鲜的要求。竹叶青的风格是嫩栗香，为了这个“嫩”字，茶叶基地2小时的路程内都有粗加工的工厂，即时杀青再运回工厂。人们只喝当年的绿茶，即便如此，绿茶的新鲜也很难



持久。唐先洪说，以往峨眉山的绿茶绝大部分都是散装销售的，保存很麻烦，容易变得苦涩和有异味。竹叶青茶在全国第一个做到了4克的小包装，里面抽氧充氮，让茶的保存和携带都方便起来，用现代的技术让人们随时能喝到峨眉山的春光。

君子之茶

竹叶青跻身中国名优绿茶的行列，却跟其他名牌不同。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说，中国大部分的人是喝绿茶的。绿茶的名牌很多，但因为农产品的特殊性，分成公共品牌和商业品牌。公共品牌大多在明清两朝就形成了，像龙井茶、碧螺春，现在核心产区里有很多茶厂共享历史资源，每一家都过得很不错，但是每一家都规模不大。另外一种品牌是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和现代商品品牌的规则打造的，这里面最知名、生产规模和销量最大的就是竹叶青茶。

竹叶青有稳定的高品质做物质基础，品牌化还在于文化内涵。绿茶作为国饮，本身就是承载中国文化的符号。从唐代开始，茶就是高雅之物，颜真卿就写过“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描绘文人相聚以茶助清谈的生活。竹叶青茶除了延续茶的文人基因，还与另一个中国文化的标志——围棋有渊源，“竹叶青”的名字就来自陈毅与万年寺老和尚的对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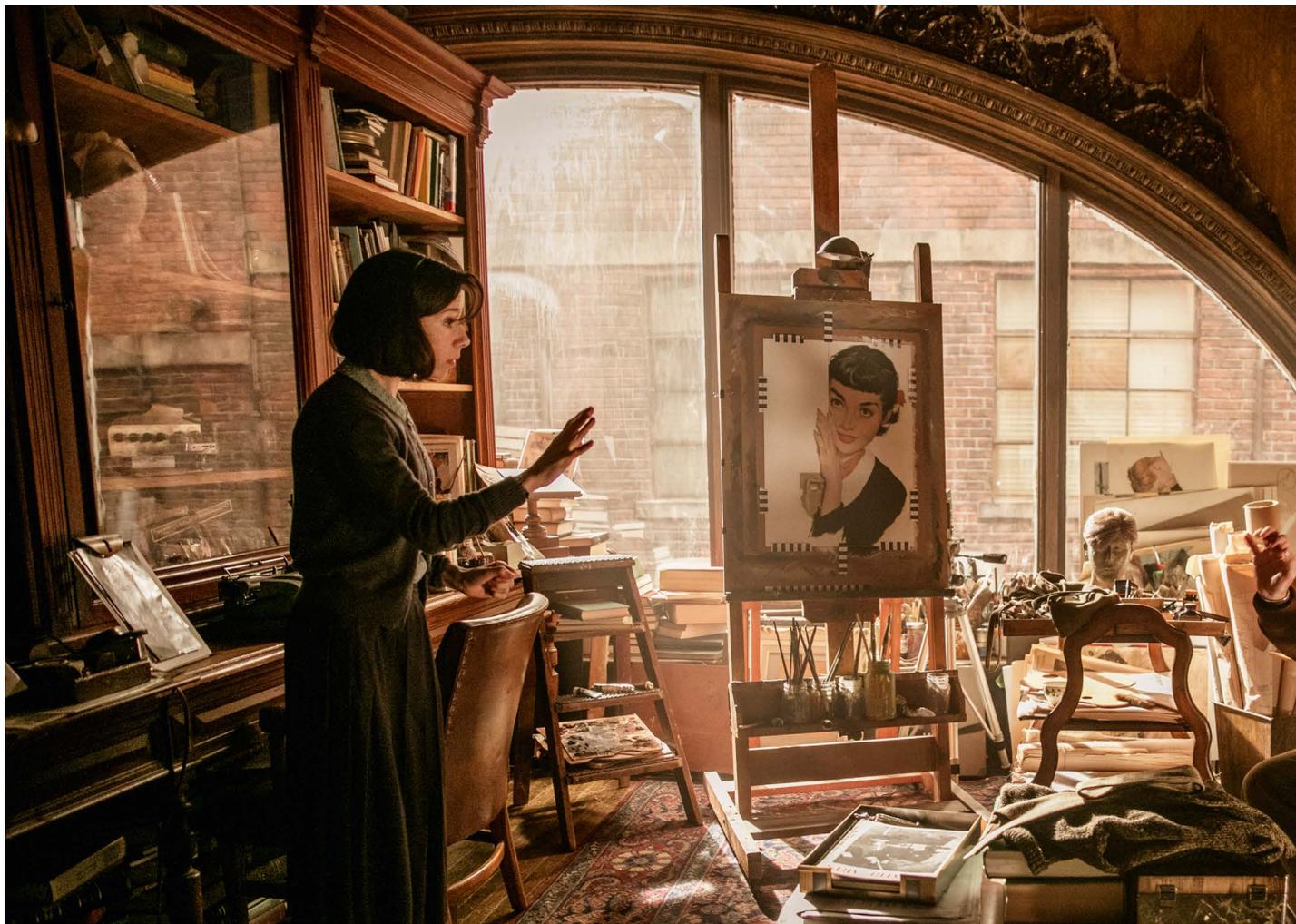
这些传承提炼出的平常心，是竹叶青的品牌精神。

竹叶青茶冲泡时根根直立、上下沉浮，犹如人生的起起伏伏，面对这样的命运变化，要像君子独立于世，有谦谦淡雅的意境。喝一杯绿茶也和下一盘围棋有非常相近的性格，无论输赢都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它不是远离欲望，而是自我发现，历经不平常而直面生命的智慧。平常心让你看到可能也看到局限，让人在失意时获得勇气，得意时懂得谦卑。就像竹叶青茶经历峨眉高山风雪的洗礼才懂得坚韧与积累的意义，经历每斤茶芯需4万次的精挑细选，才有了层层历练后的清醇滋味。为了更形象地传递品牌的平常心精神，竹叶青长期跟国家围棋队合作。华人三代围棋大师吴清源、聂卫平和古力都成为竹叶青茶的代言人，茶弈相通，向世人展示东方文化和智慧。

竹叶青茶因为与现代融合，成为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和审美的好媒介。2006年竹叶青茶的高端品牌“论道”，参加了摩纳哥世界顶级奢侈品展，这标志着竹叶青不仅有核心产区的农产品神秘而稀缺的先天故事，还具有奢侈品层层历练、工艺精湛的含义。它还成了国礼，“竹叶青·论道”被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的中国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一个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竹叶青茶的崛起正是中国故事的缩影。2016年，竹叶青茶荣获世界绿茶协会金奖，这既是致敬于古老，也是对现代高端绿茶的肯定。

在国力增强，人们重建文化自信的现在，竹叶青又站在一个新机会上，作为国茶经典随着中国的影响力走向世界，成为传递中国文化和科技创新的一张名片。

独特的香气和外观特征最后都指向一杯好茶。明代的《茶寮记》中讲泡绿茶的方法“叶茶骤则乏味，过热则味昏底滞”



《水形物语》在本届奥斯卡拿到 13 项入围，并最终赢得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的四项大奖

小众化的奥斯卡与“政治正确”的好莱坞

记者 / 宋诗婷

不可否认，如今的奥斯卡越来越小众化了，“政治正确”的帽子也让奥斯卡审美陷入了尴尬境地。

尘埃落定

北京时间 3 月 5 日，第 90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各大奖项也终于尘埃落定。《水形物语》成为最大赢家，收割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四个奖项；《三块广告牌》则拿到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两座重量级小金人；《至暗时刻》里的加里·奥

德曼成为奥斯卡新晋影帝是众望所归的事；《敦刻尔克》收获三个技术类奖项，导演诺兰则再度与最佳导演奖失之交臂。

从奖项归属和整体入围成绩来看，福克斯探照灯影业或许是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这家二十世纪福克斯旗下的厂牌成立以来就主打艺术片市场，制作的电影也多次赢得奥斯卡奖和各大欧美电影奖项。今年颁奖季的角逐似乎复制了 2015 年的情景，那一年，福克斯探照灯旗下的两部电影《鸟人》和《布达佩斯大饭店》双双成为颁奖季大热门，各获得 9 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分割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



上图：《水形物语》的怪物形象

下图：莎莉·霍金斯在《水形物语》中饰演陷入人兽恋的女清洁工，并凭借此片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剧本和最佳艺术设计等 8 项大奖。今年，同样是它旗下的两部电影——《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再次一并成为颁奖季的两大热门，分别获得 13 项和 7 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领走了 6 座小金人。

除福克斯探照灯外，环球影业旗下厂牌焦点影业也在这届奥斯卡上收获颇丰。这家同样致力于艺术片市场的环球子公司曾制作过索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和李安的《断背山》，而在今年的奥斯卡上，它旗下的两部电影《魅影缝匠》和《至暗时刻》同时入围最佳影片，被加里·奥德曼收入囊中的那座最佳男主角小金人或许是本届奥斯卡最没有悬念的奖项。

去年的颁奖季，两大互联网厂牌 Netflix 和亚马逊影业令传统电影公司感受到了危机。虽然早在 2014 年，Netflix 就凭《埃及广场》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拿到了奥斯卡入场券，但个别提名并不

足以威慑传统电影公司。而去年，亚马逊影业购买的独立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一举入围 4 项奥斯卡奖，并最终收获了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与此同时，他们购买的伊朗电影《推销员》也拿到了最佳外语片奖。亚马逊这匹黑马以及他们完全不同于传统影视公司的运作理念让传统电影公司吸了口凉气。今年，这两家公司的表现虽不如上一届惊艳，但依然值得关注，Netflix 拿到了 8 项提名，亚马逊也凭《大病》入围了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和曾经好莱坞几大影业在奥斯卡上唱主角的状况不同，近几年的奥斯卡席位越来越多地被子厂牌、小厂牌和互联网厂牌瓜分。去年的颁奖季大热门《爱乐之城》就来自小厂牌，最佳影片《月光男孩》更让 A24 这家新公司一举成名。

入围影片来源多元化的同时，奥斯卡审美却和欧洲主流电影节越来越类似了。从前，金球奖、演

左图：道格·琼斯在《水形物语》中饰演两栖人，他一向以在电影中扮演非人类角色见长



右图：《水形物语》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他是近5年来第三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墨西哥导演



员工会奖和广播影评人协会奖被视为奥斯卡的三大“风向标”，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也对奖项预测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最近几年，欧洲电影节，尤其是“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威尼斯电影节却对奥斯卡的奖项归属越来越有参考价值。

近几年的奥斯卡大热门《聚焦》《鸟人》等电影都曾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这个欧洲老牌电影节也已经连续6年选择好莱坞电影作为电影节的开幕影片。今年的奥斯卡大赢家《三块广告牌》和《水形物语》也是在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后者更拿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最佳影片金狮奖。

审美趋同的背后是欧洲主流电影节与奥斯卡双方地位、观念的渐变。最近几年，欧洲电影市场萎靡，作为艺术电影的先行者，欧洲电影人为公众和行业提供的高质量电影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好莱坞小厂牌的崛起令美国的艺术电影更具活力，每年入围欧洲主流电影节的美国电影也越来越多。以威尼斯为首的欧洲电影节也渐渐降低了身段，开始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涉及到“商业化”三个字，与好莱

坞增加互动就成了必然选择。

无论从审美、制作成本还是票房成绩来看，奥斯卡入围和获奖影片整体上越来越倾向于小成本和小众化。在今年的所有入围作品中，最佳动画《寻梦环游记》和最佳改编剧本《金刚狼3：殊死一战》无论在制作规模还是票房上都是典型的商业片，《敦刻尔克》在全球取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票房，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入围作品的商业成绩都很平庸。虽然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在全球已经收获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但它依然是一部小成本电影，有以小博大的借鉴意义，却不适用于普遍的商业规律。

这与《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阿凡达》时代的奥斯卡截然不同。曾经的奥斯卡很看重入围作品的商业性，除了纯粹的艺术电影，兼顾艺术与商业的大制作也常常能成为最佳影片的大热门。这与好莱坞的电影文化有关，和以艺术性为最高信仰的欧洲电影节不同，好莱坞天然的商业基因让它愿意鼓励具有艺术性的商业片，希望通过奖项来引导好莱坞电影，以走好艺术与商业并重这条路。

但今天，好莱坞商业片与艺术片的分野越来越

清晰，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奥斯卡似乎暂时性地选择了艺术。

“性丑闻”下的颁奖季

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都会诞生一个话题。2016年，黑人权益和种族问题成为主持人和各位颁奖嘉宾、得奖者最关注的议题。“奥斯卡太白了”的舆论甚至直接影响了次年的入围名单和奖项归属。2017年颁奖典礼之前，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中爆冷胜出，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这个轰动全世界的大事件成了当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题，挖苦和讽刺特朗普也成了向来“政治正确”的奥斯卡最政治正确的事。几乎每位上台的颁奖者和领奖者都要喊上一句口号：“我是意大利人，我是移民”；“反对一切将人群用肤色、信仰来划分的人”……主持人介绍曾讽刺特朗普的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上台时，也要特意强调是“被高估的那位”，这是特朗普在Twitter上回击梅丽尔·斯特里普时的说辞。

今年，在整个奥斯卡颁奖季，另一个名字成了高频词，那就是韦恩斯坦（哈维·韦恩斯坦）。这位好莱坞王牌制作人曾是奥斯卡的大赢家，好莱坞最具话语权的人物。他参与制作的电影曾拿到过超过300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捧回了70多座小金人。《纽约黑帮》《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低俗小说》等名作都曾经韦恩斯坦之手推动。要入围甚至将小金人拿到手，除了电影本身过硬，整个团队的公关能力也尤为重要，这是奥斯卡的潜规则。韦恩斯坦尤为擅长颁奖季的宣传和公关，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好莱坞视作点石成金的大人物。

然而，这位好莱坞权力拥有者已经被拉下马了。去年10月，《纽约时报》等美国权威媒体先后发表调查报告，揭发、披露韦恩斯坦在过去30多年里曾多次性骚扰、性恐吓甚至侵犯女性从业者。事情一经披露，包括艾什莉·贾德、格威妮丝·帕尔特罗和安吉丽娜·朱丽在内的女星们也打破沉默，纷纷站出来指证韦恩斯坦。

“韦恩斯坦事件”成了好莱坞揭发“性丑闻”行动的导火线。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欧文·史派西、达斯汀·霍夫曼、新晋金球奖最佳男主角詹姆斯·弗兰科等相继被爆出性丑闻，这迫使整个好莱坞掀起了一场反性骚扰与维护女性权益的“整风运动”。

这场“整风运动”几乎成了近几个月各大颁奖典礼的主题。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梅丽尔·斯特里普、詹妮弗·劳伦斯、凯特·布兰切等女星发表公开信，提议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的女星穿黑色礼服出席。果然，当天的金球奖成了历史上“最黑”的一届。凭《三块广告牌》得到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虽然穿了花裙子，但她也在领奖时表明了态度：“我确实不太服从规矩，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百分百与今天穿黑色的姐妹们同心。”

不出所料，这一颁奖季的热门议题也成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挖苦、讽刺的对象。典礼一开场，主持人吉米·坎莫尔就憋不住了：“如果我们能团结起来，制止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女性们就只需要应付工作场合之外的性骚扰了。”

事实上，2017年好莱坞频出的“性丑闻”不仅令各大颁奖典礼多了个看点，这些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奥斯卡的走向。

按照惯例，每年最佳女主角奖的颁奖嘉宾应该是上一年最佳男主角得主，但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奖却是由朱迪·霍斯特和詹妮弗·劳伦斯颁发的。去年，卡西·阿弗莱克凭《海边的曼彻斯特》拿到最佳男主角小金人，但受到好莱坞“整风运动”的影响，这位新晋影帝8年前受到性骚扰指控的旧事被重新提起，迫于舆论的压力，他放弃出席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被“性丑闻”牵连的还有新晋金球奖影帝詹姆斯·弗兰科。金球奖一向被视为奥斯卡的风向标，詹姆斯·弗兰科凭借自己在《灾难艺术家》里的精彩演出成为新的金球奖影帝，同时也成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有力竞争者。

然而，枪打出头鸟，这座金球奖奖杯让詹姆斯·弗兰科成了众人揭发的对象。颁奖典礼结束后，5位女性在Twitter上指证，新晋影帝涉嫌多起性骚扰事件。当时，奥斯卡仍处于入围票选的投票期，虽然指证真伪尚未有定论，但通过一些投票者的公开言论就能知道，指向詹姆斯·弗兰科的这些指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果。最终，他也能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被好莱坞“性丑闻”拖累的还有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金钱世界》。这是一部被业内广泛看好的电影，雷德利·斯科特、凯文·史派西、迈克尔·威廉姆斯等高配置主创团队也让这部电影很具得奖卖



上图：在这个颁奖季，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已经凭《三块广告牌》斩获了多个最佳女主角奖，奥斯卡小金人是她的又一次加冕
下图：山姆·洛克威尔（左）凭《三块广告牌》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相。但当电影拍摄完成时，男主角凯文·史派西陷入了性侵丑闻。在当下这个风口浪尖上，《金钱世界》如果按原计划上映，必然会被舆论踩在脚底下。这时，80岁高龄的雷德利·斯科特展现了他的魄力，他邀请年近90的老戏骨克里斯托弗·普卢默救场，用9天时间，完成了《金钱世界》的补拍，更换了电影男配角。最终，《金钱世界》按原计划上映，并取得了好口碑，救火的克里斯托弗·普卢默也凭电影中的角色保罗·盖蒂拿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这个提名本属于凯文·史派西。

“政治正确”将带奥斯卡走向何方

从去年年末开始的各种“性丑闻”事件可以看出，好莱坞的道德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过，演员、导演们纷纷站队，电影创作也屡受事件牵连。

就像去年众人炮轰美国新晋总统的种族、移民和同性恋态度一样，今年的反性骚扰和女性权益是奥斯卡又一次“政治正确”的表态。

事实上，除了商业属性，奥斯卡向来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电影奖项。这从历年的入围和获奖影片归属就能看得出，爱国主旋律、人权、历史……每年的最佳影片都秉承着最主流的美式价值观。

当然，奥斯卡的“政治正确”也在随时间和局势的转变而转变。2006年，保罗·哈吉斯导演的《撞车》击败了李安导演的《断背山》，以黑马的姿态获得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前者是一部以种族问题为内核的犯罪片，后者虽然艺术水准一流，但却是同性恋题材。

十几年前，同性恋题材在奥斯卡奖项评选中还是个敏感区。《断背山》的落败被美国媒体和公众视为“政治正确”的牺牲品，那次评选曾让奥斯卡的评选标准陷入巨大争议。但十几年之后，同性恋题材已经不再是奥斯卡的禁区。去年，《月光男孩》打败《爱乐之城》，爆冷加冕奥斯卡最佳影片。黑人同性恋题材，在好莱坞一致反对特朗普种族态度的时代，这部电影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标杆。

纵观今年的入围和得奖作品，种族和同性恋议题依然受到青睐。在入围最佳影片的9部电影中，《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伯德小姐》都涉及同性恋内容，《三块广告牌》《逃出绝命镇》则包含种族话题，最佳影片得主《水形物语》则几乎涵盖了政治、种族、同性、移民等当下美国社会最关注的公共议题。《逃出

绝命镇》爆冷，战胜了道德观念模糊的《三块广告牌》，拿到最佳原创剧本奖，这也被公众视为奥斯卡“政治正确”的选择。最佳外语片奖归属智利导演塞巴斯蒂安·莱里奥指导的《普通女人》，这也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次将奖项颁给由跨性别者主演的电影。

当然，以“政治正确”的标准来分析这份入围和得奖名单不一定客观，但有些事实确实让人怀疑。在被批评“太白了”之后，奥斯卡次年的入围名单里一下子多了不少黑人电影人。在过去四届奥斯卡上，墨西哥导演拿走了三届最佳导演奖，这当然与他们的导演能力有关，但背后所包含的身份和移民议题常常被怀疑奥斯卡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这种质疑在去年《月光男孩》战胜《爱乐之城》得到最佳影片时达到了顶峰。

不管奥斯卡的评奖标准是否受所谓“政治正确”的影响，在公众眼中，这件事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这就让奥斯卡的权威性陷入尴尬。

不只是奥斯卡，整个好莱坞都陷入了这种尴尬。《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的主创人员在发布会上自豪地强调，电影的工作人员性别比例基本实现了一比一。“韦恩斯坦性丑闻事件”一出，有记者撰文，通过受性骚扰者均为白人女性这一视角，证明在好莱坞有色族裔处于弱势地位。而好莱坞对于“性丑闻”肇事者的惩治，从未像今天这样严苛过，类似的教条思维在过去几年的好莱坞并不少见。

刨去电影的艺术性，“政治正确”的确对好莱坞有益。譬如，“韦恩斯坦性丑闻事件”之后，好莱坞电影人开始了一场“反性骚扰”的女性权益运动。不仅局限在身体权益范畴，女性电影人的薪酬、工作权益等老议题也再次被重申和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最近几年，女性主义题材或许会有个井喷期。

只是如今，好莱坞和奥斯卡的“政治正确”与从前的逻辑不同了。从前，奥斯卡的美式价值观建立在普世价值和人权理念之上，虽然显得保守和陈旧，但依然容易被理解，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在电影里看到希望和梦想的。但现在，奥斯卡和整个好莱坞都有了假想敌，特朗普也好，韦恩斯坦也罢，好莱坞电影人有了明确的攻击目标和反抗条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有意无意地将态度凌驾于审美之上。

对于艺术和创作而言，假想敌和实用主义真是危险的事，它们的弊端已经被历史不厌其烦地证明过。而今天，依然有不少创作者在重走这条路，好莱坞的“政治正确”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科尔多瓦设计的模拟住宅中，
中心部分用作与朋友相聚的空间



科尔多瓦将法式甜点马卡龙的圆润形状转化为手工吹制玻璃灯具



科尔多瓦与丹·耶凡特合作设计的“气球灯”

光的诗意研究

文 / 钟和晏

图片版权 © imm cologne

科尔多瓦将她的模拟住宅取名为“光的层次”，一切围绕着光线以及它对生活的重要性展开。

把著名法式甜点马卡龙的圆润形状转化为一件手工吹制玻璃灯具，是捷克设计师露西·科尔多瓦（Lucie Koldova）最新完成的设计。两个玻璃穹顶之间封闭着一块圆形玛瑙板，光源从底部向上投射。被照亮的玛瑙呈现出美丽的玉髓纹理，作为一种中间媒介，它又在玻璃穹顶内部散射着柔和的光线。从视觉诱惑来说，晶莹剔透的“马卡龙灯”不输于它的蛋白糖霜甜点原型。

今年34岁的科尔多瓦偏好法式风情，她从捷克艺术、建筑与设计学院毕业之后，曾在巴黎居住了四年并创立了她的个人公司。2012年，她把公司搬回伏尔塔瓦河畔，让她决定重返布拉格的唯一原因是——捷克玻璃。

捷克玻璃又称波西米亚玻璃或者波西米亚水晶，出产于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这两个地区如今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受益于当地优



质石英石矿砂带以及橡木等丰厚天然资源，波西米亚水晶玻璃制品具有出色的强度、清晰度和稳定性，适合切割和雕刻，成为出产少而且不易加工的天然水晶的替代品。

波西米亚玻璃制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最古老的玻璃厂始于1250年，遗址位于波西米亚北部的卡梅尼茨基谢诺夫（Kamenický Šenov）。18、19世纪，数量众多的玻璃工厂出现在波西米亚地区，到今天，彩绘玻璃、吹制玻璃、铸模熔化玻璃等传统技术已经传承数百年。

远在“马卡龙”之前，科尔多瓦在2011年曾与以色列出生的设计师丹·耶凡特（Dan Yeffet）合作，共同设计了“松饼”和“气球”。同样来自熟悉的生活用品原型，同样借助了天然材料的纯度和传统技术，烟灰色、琥珀色或透明色手工吹制的松饼形状玻璃灯罩与欧洲橡木雕刻的底座结合在一起，或者让灯泡反射器漂浮在气球般的吹制玻璃灯罩内。尺寸最大的“气球”长短直径大概为80厘米和55厘米，已经是手工吹制玻璃可以达到的极限了。

今年1月末的科隆国际家居展上，作为出色的灯具设计师，科尔多瓦受邀设计理想之家“Das Haus”。这是介于展示装置和真实生活之间的模拟住宅，可以自由展现设计师对生活空间的实验性构想。相对于真实生活空间，它更像是静态的戏剧舞台或电影场景，一切都规划到最后的细节。

科尔多瓦的模拟住宅是单层结构，由木材、混凝土、

今年34岁的捷克设计师
露西·科尔多瓦

“松饼灯”结合了手工吹制玻璃灯罩和橡木底座





雪茄灯 / Puro for Brokis, 2016 年

Puro 和科尔多瓦之前做的灯具完全不一样，它是基于几何视觉的概念，尝试对渲染氛围的吊灯进行简约的变化。在西班牙语中 Puro 既有“雪茄”的意思，也意味着“纯粹”，设计中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意象。水平和垂直方向发光的雪茄管具有简洁的线条，下面悬挂钟形灯泡，直射光和 LED 照明灯管的组合引发一种动态的环境氛围。



空灵的泡泡灯球漂浮在用于工作间的灵感区

金属和织物等不同材料构建的五个矩形房间，围绕着中心区域呈对角排列，如同蜂窝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侧面看它是一些叠加的立方体块，如果从上面俯视，又像是星星样子的多边形。

这五个矩形体块被分别命名为生活区、放松区、精神区、灵感区和穿着区，也就是常见功能中的起居室、卧室、冥想室、工作间和衣帽间等。中心部分用作与朋友相聚的空间，线条圆润的红色、灰色沙发围合在一起，白色星形吊灯宛如一簇簇烟花在

头顶绽放。这样的空间划分是基于科尔多瓦的个人生活经验，因为她本人不擅烹调，这里甚至没有设置厨房。

今年，组织者给予她的命题是创造“光的诗意研究”。决定一个家的要素是氛围和光线，因此，科尔多瓦将她的模拟住宅取名为“光的层次”，一切围绕着光线以及它对生活的重要性展开。灯光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房间的氛围，也可以在生活空间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她的空间设计中有理性的简约风格，也包含了一些温柔的、女性化的情感成分。

“我用矩形单元格来构建不同区域是为了控制光线，我需要固定的边界，否则一切都混在一起了。如果采用开放式建筑理念或者纺织墙面元素，就无法以我希望的方式来使用灯光。”她这样解释说。

她为每个房间、每种功能寻找合适的材料和灯具，通过不同的光线、透明度、材料和色彩讲述生活的故事。放松区里有柔和的光帘幕，空灵的泡泡灯球漂浮在灵感区，柔和的白色调弥漫着精神区，为了柔和光线的强度，灯光被悬挂在墙壁上的黑色面板所遮蔽。鲜红墙壁和地毯组成的穿着区中，细长的几何柱形灯排列出波动起伏的造型，“因为它体现了时尚轻松和不断变化的本质”。

科尔多瓦为今年的“Das Haus”设计了两个新的灯具：装在方形金属支架内的玻璃圆球“萤火虫灯”，用细线随意地悬挂在门口墙面上，代表夏夜里柔和闪烁的萤火虫，指引人们的回家之路。一串串美丽的灯球构成另一个轻型系统“常青藤”，像是从茎干上长出的玻璃果子，被用于浴室中。

科尔多瓦是凭借感情和直觉工作的设计师，她说过：“人们说我的作品纯粹而简单，对我而言纯粹的设计可能是乏味的。我喜欢以雕塑的方式创作，尝试将我的本性和情感投射其中，我相信它们具有积极的能量。”

通常设计师在设计家具时，大部分功能已经或多或少被预先定义，例如立于地面的桌子，必须有三到四条腿等等。只有少数设计师能够从中创造出新设计或新的附加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改变样式、调整一些已经运行良好的因素而已。

灯具设计却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形式，它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改变。比如反射或透明度的因素，半透明的灯罩有时会产生类似于尘埃的效果，而喷砂玻璃会使光线变形，照明和非照明元素之间的对比也非常有趣。它是具有点亮前和点亮后两种

不同存在状态的物品，充当着房间里的诗意符号。

科尔多瓦的“松饼灯”“气球灯”和最新的“马卡龙灯”都是捷克玻璃品牌 Brokis 的产品，一家致力于保存和复兴波西米亚玻璃制造技术的公司，它从旧工厂的余烬中发展而来。大概 20 年前，Brokis 的创始人扬·拉贝尔（Jan Rabell）购买了始建于 1827 年、当时濒临破产的 Janstěj 玻璃厂。2012 年，他向科尔多瓦提供了创意总监的工作，期望结合传统的玻璃工艺和独特的当代设计，改变工厂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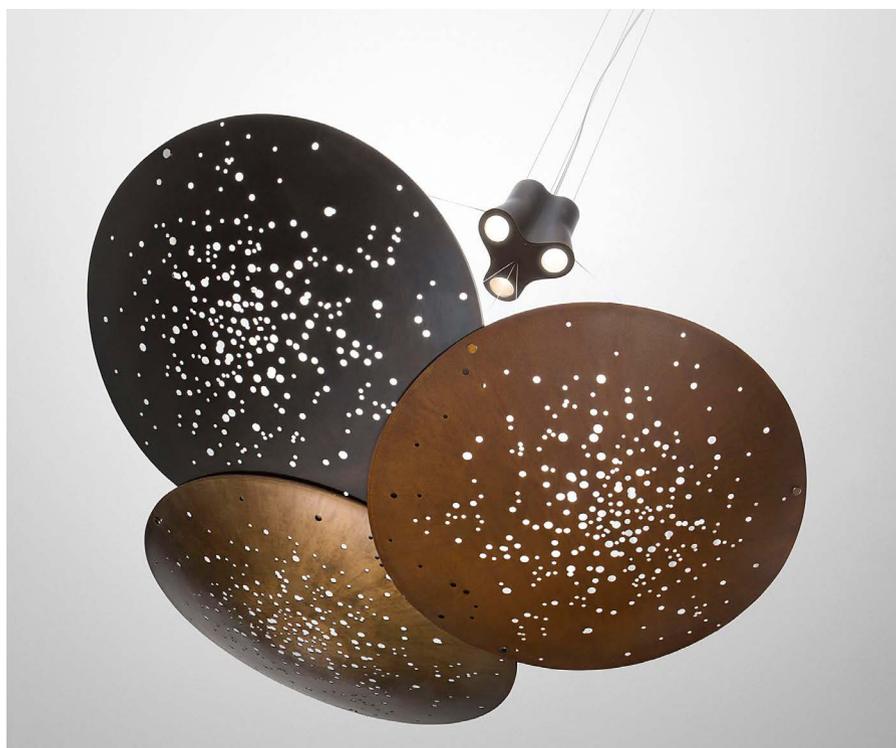
借鉴科尔多瓦与 Brokis 的合作中产生的成功经验与国际知名度，越来越多的捷克玻璃制造商在复制相似的模式。具有 300 年历史的切割水晶公司 Růckl 邀请知名捷克玻璃设计师罗尼·普莱斯（Rony Plesl）担任设计总监，为 Růckl 创造审美与技术的新组合。

历史可以追溯到 1724 年的波西米亚水晶制作商宝仕奥莎（Preciosa）也投入了一支年轻的团队——总部位于维也纳的 Vasku & Klug 设计公司——来主导创作，Vasku & Klug 的努力已经为宝仕奥莎赢得了两个红点设计奖。虽然波西米亚玻璃有着坚实的材料和技术基础，显然它的当代形象和竞争力必须来自设计的原创性。☑



胶囊灯 /Capsule for Brokis, 2013 年

这一灯具概念来自两个凸形胶囊，让灯的透明形式相互重叠和交叉，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光感。它也像细胞或植物种子的形状，水晶玻璃外壳与彩色玻璃内胆结合，产生出有趣的 3D 光学效果，让人不禁想起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球飞舞在空中、闪着荧光的灵树种子。



透镜灯

Lens F46 for Fabbian
2016 年

这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一个大型吊灯，设计师从使用什么材料开始入手，因为它的尺度太大而不能用玻璃来制造。

3 个 LED 灯头的聚光灯下面，悬挂着黄铜和黑铁色金属圆盘，表面有不规则的穿孔。相互交织的金属圆盘捕获和过滤光线，然后再释放到周围环境，落下漫天繁星般的景象。金属圆盘是手工制作的，所以每个透镜都有所不同。

Vintage “古着” 诱惑

文 / 卡生

“古着”——Vintage，就像是某个时代的文化缩影，表面上消费了鞋衣饰品，实质上代表着他们对某种价值观和文化的认同。我们走访了三位在北京经营古着店铺多年的店主。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有中国“古着第一人”之称的李勇和他的百花深处胡同 39 号乙，到刘可呵护了 10 年的 Mega Vintage，再到那磊与张森的设计古着 DDR……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以及店铺冷热交替的变迁，都是“古着”文化在中国的缩影。



1



2

1. Dior 代表 50 年代女性时髦风貌的 New Look 套装

2. 好莱坞的“古着迷”蒂塔·万提斯

3. 在意大利罗马，人们参加复古骑行

4. Mega Vintage 店主刘可

5. 巴黎摇滚小店 Noir Kennedy 展示的牛仔服饰

6. 身着 Levi's 501 牛仔裤的马龙·白兰度

2017年12月，明星蒂塔·万提斯(Dita Von Teese)出席一个奢侈品牌活动，身穿一袭1995年的John Galliano春夏灰色长裙就上了头条。万提斯是好莱坞的“古着迷”，没人见她穿过当下的日常服饰，这位时装大师让·保罗·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的灵感女神，将“古着”的优雅和经典变成了好莱坞最时髦的代名词。

到了今天，“古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时尚消费者从跟风的时尚消费中渐次脱离，向着个性化蜕变。满足个性化，成为年轻一代的极大诉求。

我们可以在古着店铺里找到马龙·白兰度标志性的Levi's 501牛仔裤，前卫设计师山本耀司的80年代秀款西服，以及Dior代表50年代女性时髦风貌的New look套装。

到底什么是“古着”？有一个普遍的国际定义：至少有30年以上历史，保存完好，已经停产，代表其所处时代设计风格的服装服饰；年代划分为20世纪20年代~80年代。也就是说，真正的古着是不可复制的时代经典，流行于某一时代，能代表某个时期的特定元素，无论面料、剪裁还是用途都是时代缩影，拥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古着”文化上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兴起，最早以旧货市场的形态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物美价廉是它的一大



4



5



6



3

李勇在自己的店铺里，他的希望是在中国做一个军装博物馆



【王思华摄】

特征，更像一个风格混杂的二手商店。2008年前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古着才开始起步，古着店经营者以个人喜好作为原动力，有了对年代和设计的认知。2011～2013年的古着市场成为热门，时尚杂志和明星推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但接下来古着市场并没有如杂志报道的那样一路引吭高歌，而是陷入沉寂。

“古着”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给你提供独特的视角，你可以试着去留住一些已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东西。

在国外一直热度不减的“古着”风尚，在国内还能否从小众的狂欢逐渐演变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古着”在中国的开始

李勇，北京人，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古着圈里的人称他“勇哥”，DDR古着店的老板那磊向我介绍他时说，勇哥是古着界的“原始天尊”，18岁时，他的第一件古着皮夹克便是在李勇店里买的。

与李勇见面是在他的报房胡同私厨里，他的店也在这条胡同，走路三分钟，没有招牌，只接受提前预约。“别嫌破啊，这院子租下来15年了，都能拍聊斋了。”他打趣道。

说是一个店铺，其实更像是一个仓库。衣服80%是男款，少量的女装以中性为主。军装，工装，皮夹克，大衣和户外运动衣……墙上挂着一件李小龙同款的连体衣，老式陈列柜上摆放着拆下来的胡同原来的老标牌——有果胡同，十分戏谑，房梁上摆放着一台苏联制造的80年代Vespa。有人说，喜欢古着的人都有一颗活在过去的心。相比那些开在好地段且时髦漂亮的古着店，李勇的状态更像90年代的摇滚乐：地下，血性，真实。

90年代初的中国，只有国营百货和信托店铺，没有品牌专卖店，人们对品牌的认知，仅限于皮尔·卡丹。那时候李勇20出头，正处于反叛青春期，周遭的朋友都是最早一批摇滚乐手，大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衣服，李勇迷上了去逛潘家园的二手市场和大柳树旧货市场。

“90年代初，在王府井卖600元一件的皮衣，

在潘家园 10 块钱就能买到，而且未必会比一手的皮衣成色差，但便宜，还环保。现在大家谈论古着，其实忽略了一件事情，再循环实际上是古着市场出现的根源所在。对于环保的概念，日本的古着做得非常专业，二手衣物做好处理重新进入市场，大家使用物品都非常珍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李勇说。

慢慢地，北京的旧货市场已经不足以满足李勇的需求，他开启了全国乃至世界淘货的经历，日本、东南亚、美国、欧洲等。李勇当时的工作是给广告公司做设计，为电影画脚本，他把旅行休假和淘遍旧货市场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想做一个单纯的游客，更想深入了解一个城市和当地人，那么就去找这个城市里的旧货市场吧，那里隐藏着这个城市的旧时光，那里所有的老物件都是这个城市过去的一部分。李勇回忆说：“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现在你翻翻攻略就知道该去哪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每天早晨绕着这个城市跑步，哪里有旧货市场，哪里有二手店，会在下午的时候再去一趟，很快，你会和当地人一样熟悉这个城市。”李勇印象最深刻的旧货市集，在旧金山海边，每月月初，800 多个帐篷在海边搭起，一晃神，还以为自己到了 60 年代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5 年时间，李勇走遍了世界上大部分旧货市场，对于这个行业里的规则，以及如何挑选货品，有了无师自通的了解。他可以在上千条牛仔裤旧货里，通过面料以及老的染织颜料挑选出品相最好的。与后来一些同行通过研究品牌和时尚潮流挑选货品的方式不同，他靠直觉和经验，他对军装极为偏爱且如数家珍。他从店里取出一件军装解释道：“你看这件衣服是美国军装，并不从属于任何一家品牌，它的皮料和内衬里的羊毛应该是那个年代最顶尖的，标签上没有尺寸只有一个合同号。这个款式如果是商业品牌，反而就不值钱了。这是历史的见证，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国家军队的风貌。”品牌和年代是在古着市场里常常被提及的，但李勇认为那是理解古着文化的其中一种方式，一千个人玩古着有一千种方式。

1997 年，李勇的第一个店开在了当时地下婴儿乐队的鼓手小洋的房子里，店名是门牌号：百花深处胡同 39 号乙。那更像朋友们的据点，大家聊天，挑选衣服，喝啤酒，一待就是一天。李勇聊起最早的店，仿佛回到了中国地下音乐文化最蓬勃发展的

时间。“那时候的客人现在都是摇滚圈里的老人了，这拨人对古着的喜爱，就好像那个时候他们的状态，表达自我，以及和主流生活方式去做一些对抗。这些旧的军装、马丁靴、老的 adidas 符合他们的表达态度。”

之后，李勇的店搬迁过两次，店名改成了“拆那”。他的古着店，成为地下音乐人的集中地，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他做了中国第一个以古着服装店为据点的音乐人派对。而这也是中国古着的开始。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商业模式，没有专业买手，更没有通达的时尚资讯和宣传平台，所有的货李勇一个人从国外背回来，靠的仅是热情和兴趣。25 年的时光流逝，李勇自嘲，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叛逆的年轻人都老了。

提到中国古着的未来，李勇说，这个事情让年轻人去折腾吧，古着市场会成为一个走进主流社会的消费方式，受众更广泛，古着店分类更全面，现在时尚资讯越普及，由时尚趋势去决定的商业方式就越明确。而李勇的店，与 20 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藏在胡同深处，以兴趣出发，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我们相约有空尝尝他做的饭菜以及自己酿的威士忌。最末，他补充了一句，其实我不喜欢用古着文化这个词去界定我的店，它更像是我与朋友们分享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做菜、看书、画画、跑马拉松一样自然而然。

学会如何对待“现代的未来”

刘可的第一家古着店 Mega Vintage 开在鼓楼东大街 241 号，到 2018 年刚好第十年。与他约上的当日，他正在准备晚上的庆祝派对。这家店，在古着迷看来是北京古着店铺的朝圣地，曾经有外地朋友到了北京，把逛刘可的店作为旅行清单的一站。几年前，鼓楼地区一度有无数家古着店冒出来，唯独刘可成为了最后的坚守者。

我们的采访安排在他的第二家店里进行，位于北京三里屯。Mega Vintage 的经典招牌，灵感来自 Holidays Inn 招牌 1920S ~ 1980S Vintage Clothing & Accessories 的霓虹灯橱窗设计，旁边站着的女郎穿了一身 40 年代 Corduroy Varsity Dress，是当时美国高校啦啦队女孩的经典着装，墙上挂着 66 号公路的广告牌，店铺里随处都能找到从美国淘回来的摆件，可口可乐的保温箱、美国酒店

干洗房的木质衣架，以及“二战”美军的医用担架等等。时光一下回转到上世纪。

见到刘可，他穿着 50 年代的 Champion 帽衫——他说很多年了自己没有再穿过 60 年代之后的衣服。采访前，他先给我看了三天前他策划拍摄的一段时装视频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秒拍上已经有了 147 万的点击量。

“你先看看我们刚拍的一个视频，灵感来自爱德华·霍普 (Edward Hopper) 和韦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镜头语言表达了一些我们的观点：时尚的舞台是两扇门，一扇是入口，一扇是出口，不同时代的代表设计轮流登上时尚舞台，最终会由另外的一个潮流替代，然而它生生不息，始终处于轮回中。时尚的轮回就如同俄狄浦斯循环，而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客人们试着站在历史的视角中，学会如何去对待 the modern past (现代的去)，找到逝去的文化与当下潮流发展的关联性，同时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装扮。”刘可脑子快，说话快，许多的想法似乎脱口而出，但无疑是历经 10 年，浸润在“古着”里不停学习的结果。

刘可出生在北方的摇滚重镇 (《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摇滚杂志大本营) 石家庄，2002 年他到北京和朋友成立了第一个朋克乐队，弹贝斯。为了确保上台演出的舞台装扮和音乐气质成正比，他开始了解 70 年代的朋克服饰文化，铆钉金属配饰、红格裤、磨损的衣边和马丁靴是 70 年代的朋克标配。那时候刘可醉心于音乐，对服饰年代的研究是为了让自己的舞台风格统一，而这成了一个萌芽。他开始意识到老旧的衣物给生活提供了别出心裁的视角，不用去跟随潮流的指引，而是用新的方式开启已经隐匿的文化。

他开始发问：潮流的兴起是源于怎样的发展历程？当人们在谈论某种风格的时候追溯的根源在哪里？当看到一件衣服时，怎么去判断创造者与它之间的关系？刘可不否认自己是一个难缠还较劲的偏执狂，上世纪中叶的日常时尚文化、音乐和好莱坞电影都是他去了解服饰的途径。他开启了大量看美国电影的模式。他有了很多发现，譬如说，战后的 50 年代，美国经济得到恢复，人们变得养尊处优，大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英雄主义，这时候，1953 年马兰·白兰度在《飞车党》(*The Wind One*) 里的穿着——One Star Biker 夹克，Levi's 501 牛仔裤，Engineer 靴子，Biker 帽子——成为美国青年们红

极一时的模仿对象；又如 1955 年上映的电影《无因的反叛》，男主角詹姆斯·迪恩 (James Dean) 的红色 Harrington 夹克、Lee 牛仔裤和白 T-shirt 也成了当时年轻人跟风的潮流。时尚潮流最终从文学和电影的层面，进入到了年轻人对反叛文化的表达。

2008 年的刘可将对音乐的热情投射到对服饰年代和故事的研究上来，开了 Mega Vintage。最初他店铺里的货品来自世界各地，年代和种类上没有做细分。“第一个店铺很像一个卖场，类似国外琳琅满目的古着店，年轻人进店之后找到‘淘’货的乐趣，便宜，走量，风格混杂，有收藏级别的货品，也有便宜又时髦的二手衣。”那个阶段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古着才刚刚开始起步，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刘可非常清楚自己所热爱的年代和风格，但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那些刚刚接触古着的人，将以什么样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时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他。

“其实我们这些比较早做古着的人，是和客人一起成长的。不忘初心并不是一条道走到黑，而是一直需要探索自己的路，过程里有不安与恐惧，但最终要认识学会和世界相处。国外的古着跳蚤市场，精品店随处可见，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对中国人而言，那个年代的古着文化更像是小众的狂欢。”

他回忆说，2011 年之后，是中国古着市场的一次飞跃式发展阶段，很多时尚杂志的编辑、明星造型师、摄影师开始来到他的店里借拍服装，也有大量的潮流杂志开始报道店铺，隔三岔五就有媒体来访。明星的造型师们借去单品再混搭上一些时下的品牌，让明星出席活动时免去了撞衫的尴尬。明星效应和杂志宣传，让古着文化成为一个热门词和生活方式。客人开始变多，并对古着文化背后的故事有了好奇。但这些较早“吃螃蟹”的顾客还停留在尝鲜和猎奇的范畴，热度下降之后，他们就不再光顾了。有一些老客人，几年光景之后再遇到时，已经全然换了风格。“中国人变化太快了，上一种风格还没有吃透，下一个潮流如暴风骤雨般席卷。”

“古着”在这个时期从地下冒出了头，开始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时尚圈里人的认可。“出国的人多了，信息壁垒被打破，年轻人在国外受到了更多的时尚教育。在近 20 年很难有大的社会运动、文化革新，而时尚的养分正来自于文化的更新换代。时尚趋势一直朝着复古的方向轮回，所以复古变成了



(本组图片：王旭宇 摄)



2



3



4



5

1. 刘可醉心于音乐，对服饰年代的研究是为让自己的舞台风格统一

2. 李勇店铺里的日本手信，在军用毛毯上绣以本地的龙图案

3. Mega Vintage 店铺里的美式复古风格服装

4~5. DDR 店铺里的二手奢侈品，尊重品牌最早的样式

一个时髦词。”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古着文化走向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刘可认为，到这个时候，这个行业混淆了真正的古着的概念。广义上来说，只有那些保存良好，来自20世纪20年代~80年代的能代表某个时期经典时尚文化风貌的服装才能称为“古着”，而许多打着古着店旗号的实体店和网店，所售卖的产品仅仅只是些来历不明的二手衣。一时间，关于“洋垃圾”“走私血衣”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上曝出，许多滥竽充数的店铺关门倒闭。刘可决定重新梳理Mega的存在价值，并做出了调整。

他将原先比较混乱的展示方式做了分区，并清除了不符合定位的产品。目前他的新店里主打美国20世纪40~90年代的服装，这部分产品的数量增加到了70%以上，所以用“美式古着”来定义他的主打产品是十分精准的。

刘可近几年把进货的地方集中在美国，每年的Inspiration Show、纽约的Manhattan Vintage Show等大大小小的市集，以及一些像中村世纪、BerBerJin、Jantique等去淘货的经销商，伦敦的Beyond Retro、Blitz的供货商，也会给他们供货。“美式古着文化多年以来一直是许多时装的灵感来源，你可以从近几年大牌的设计中找到美国文化的影子。近些年YSL对西部风格的演绎和Dior对粗犷的American Native风格的诠释都不是一种偶然；同理，这样的一种对复古的致敬和再现，会让古着市场里曾经的同类产品热卖，并且价格往往会是往年的几倍。像近年Gucci的复古变革，推动古着市场里那个年代Gucci产品的售卖。”刘可说。

目前刘可店铺里的消费主力，主要来自“80~90后”年轻人。他们对潮流趋势十分敏感，并且有更大的精神诉求，希望与众不同。而那些满身Logo的品牌崇拜者们已经在几年前成了土豪与周期性炫耀的标志，混搭、跨界让年轻人不断地寻找新的玩法。目前在刘可店里最受欢迎的“古着”是70年代的阔腿裤和职业套装，而90年代的街头、运动风格也会是2018年的大趋势。来店里的客人只有少部分是硬派的古着迷，比如他们只喜欢某个年代的某个品牌的某种风格，而大多数的年轻人没有这样的属性，他们更愿意去尝试。“我想对他们说，对于古着文化的尝试，要重拾一个旧元素，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不是被动接受某种潮流模式。在复古风逆袭的当代潮流下，一味给自己贴上各式各样的复古标签，并

不说明你就具备古着的精神，古着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潮流或许只是其中的某个部分。”

刘可后来给我发来一段文字，作为一个以输出古着文化为己任的年轻人，想与这个世界聊聊的寄语：“当价值已被价格取代，当一个人的财富和品味被金钱和虚荣凌驾，当所有人的梦想都变成投机突围闷声发大财时，别忘了，我们依旧可以钟情于旧衣旧物、旧饰旧事。无非是将某个年代延续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既是灵感，也是对逝去美好的维系。这是古着最有魅力的地方，它给你提供着独特的视角，你可以试着去恢复一些已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我们在历史冲击波的边缘蹒跚而行，就是不想错过任何能捕捉到的绝妙风景。”

前卫设计与奢侈品古着

那磊和张淼的古着店DDR就在刘可第二家店的对面，较之美式古着的霓虹灯闪烁，他们的店开了一个小门，显得十分低调。

这对夫妇是朋友之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儿，一起经营店铺，一块全世界购货。那磊说他算张淼的师傅，第一家店开始的时候张淼还在潮流杂志里做美容总监，后来辞职了跟他一起倒腾古着。

采访前，那磊给了我整整一袋子Vintage Fashion英文版藏书。“相信我，要写清楚古着，你先把年代和历史顺一遍，你会轻松很多。”我问他有多少这类书籍，他说，书100本，算上杂志和画册有1000本吧。

眼前的那磊和我当年认识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大概2010年，我们分别以媒体人的身份参加了Prada当年在韩国做的Transform建筑活动，大老远就看见一个穿着皮夹克、马丁靴，留着朋克头的中国同行，带着一点玩世不恭。而现在的他，穿山本耀司廓形的大的黑色西装，整个人从花里胡哨的朋克青年进化成了一个狂热的前卫设计师爱好分子。

“我喜欢的设计师，马丁·马吉拉、山本耀司和让·保罗·高提耶都是时尚圈的怪才，他们有一些共性，反叛与大胆，身处时尚之中，却又有一颗反时尚的心。混合，对立，反抗。”那磊说。看来他只是从一个日常朋克升级成了高级定制版的反叛者。而对张淼来说，她没有太过于强调对待服装的态度，她对有设计感的、舒适的服装情有独钟，日常穿着喜欢将古着元素混搭当代服装，最喜欢的品



Mega 店员、刘可和设计师 Nigel Cabourn

牌是 Chanel 和 Rick Owens。

DDR 店铺，7 年来经历了三次搬迁，从胡同开始，最终落户三里屯，一路升级，但内核却没有变。DDR 名字取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语（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柏林墙让这个国家成为了两种意识形态，东德的激进与西德的秩序，这样的乱象丛生，是人类上个世纪的格局，文化如此，时尚更是。”

两人的风格喜好构成了现在店铺的特色：前卫的设计师与传统奢侈品牌共存——碰撞与和谐。这一特点，从店里的产品陈列中能找到踪迹。店里有三个货架是前卫设计师们的服装：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川久保玲、让·保罗·高提耶，以及一样以反叛著称的安特卫普六君子（The Antwerp Six；1987 年，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的六个同门师兄弟，开着卡车闯入伦敦时装周，开了一场前卫时装发布会，通过新奇的设计，掀起了反奢侈的风潮）。另一个区域的服装全部来自 1960～2000 年的奢侈品大牌：Chanel, Hermes, Dior, Celine, Gucci, YSL, Givenchy……两人分工明确，女装奢侈品的采购基本由张淼负责，男装由那磊负责。

以上两种产品占店铺的 90%，剩下 10% 的货品是上世纪 20～80 年代的日常裙装。

他们立志将 DDR 打造成一个能与国际卖家竞争的古着店。“我印象中，2011～2013 年的古着市场成为热门，上新货的第一天几乎就会被抢光，你卖什么别人都买单。后来古着热有所减退，恢复到了一个理性消费的状态。那些蹭热度的二手店改追韩流或者关门，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在用心经营古着。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让那些急功近利的店铺死去，留下来的重新思考中国古着该何去何从。”

目前 DDR 的 VIP 客户已经超过 2000 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非常懂行的专家，信任店铺对货品的挑选，以及之后清洁和缝补的售后服务。里面有从圣马丁学院毕业的中国设计师和艺术家，也有各大时尚杂志的造型师及明星经纪人，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们都可以被称为走在时尚最前沿的领路人。他们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买卖，有的已成了有共同价值观的好友。

走到每个城市，那磊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里顶尖的古着店。“洛杉矶有许多特别低调的尖货古着店，平日里关门闭户，全部预约制。这样的店几



【王思华摄】

那磊与张淼是幸福的一对儿，一起购货，并将运营古着店作为未来的事业

乎都是面向明星开放，通过精挑细选，都是时代品牌的经典款式，我们自然买不起，但不妨去看看世界最顶尖的古着店是什么样的。”那磊夫妇曾按下 Resurrection 店铺的门铃，走出一位 60 岁的优雅老妇，婉拒了他们逛店的要求，因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预约了下午 2 点的名额。“当然，中国这样做古着生意目前不可能，但未来也许可以。”

在网上，那磊关注着各类国际古着店，并和他们进行着最前沿的资讯交流。安特卫普一家知名的二手大牌设计师店 Rosier 曾在网上竞拍山本耀司首秀的西服，那磊以高出起拍价 50% 的价格拍下这件非常珍贵的秀款。“我十分明白在亚洲乃至世界服装史里这件衣服的重要性，这是日本设计师给世界扔下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在巴黎，全世界时尚的中心，第一次由亚洲人打破了服装的概念。可见这件衣服

的重要性。”

明星效应对古着文化的推动可以说是极为有力的。美剧《欲望都市》的造型师帕特丽夏·菲尔德 (Patricia Field) 在剧中给四位时尚女性用自己店里的古着单品搭配品牌，让高级古着市场的单品又大火了一把。国内也一样，如果是杂志上明星借拍时穿过的衣服，不出两天就会被时装迷买走。他们曾在旧金山买过一条 1995 年山本耀司压轴大秀的红裙，这条红裙又由 Lady Gaga 在《美国恐怖故事》里穿过，品牌价值加上明星价值，让这条裙子的价格翻倍，成了一条值得收藏的裙子。很快，这条裙子被倪妮的经纪人买走。“古着浓缩的价值其实是通过服装的载体，呈现一个时代的风貌，而时代里重要的设计师和品牌则是这类服饰里最具有代表性的，这类产品是活着的古董，正如香奈儿所说，时间会

过去，但风格永留存。”

那磊和张淼几乎每个月都有出行购货的计划，脚步遍布欧美、日本，而近两年他们以日本为主要战场。

“日本古着的发达程度远超你的想象，就拿东京来说，古着店就有2000多家，集中分布在下北泽（为主）、原宿、涩谷、高圆寺区。日本是古着产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所以在日本购买的古着一方面成色和保养都很好，鲜少有复刻假货，另一方面在价格上也没有欧洲那么贵。”那磊说。让人吃惊的是，日本有类似2-Street的大型古着连锁店，每个店有400平方米以上，全国有300多家连锁店，为古着市场服务的员工达到上万人，这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产业结构，甚至在美国这样不缺乏古着文化的国家都有了分店。现如今，东京是全世界古着的集散地，每周日有不同的20个二手市场同时开放。

这样高度的行业化是那磊心中中国古着的未来，但要有这样的规模和行业标准，显然中国才刚刚开始。这里不得不提日本高度行业化的历史渊源。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期，日本人经历了一个盲目崇拜和消费奢侈品的年代，这与中国的当下非常类似。奢侈品在日本供不应求，到了1985年，全球奢侈品的三分之二被日本人买走。为了适应市场，老牌奢侈品牌不得不在日本设立工厂，本地产、本地销，80年代这类欧洲老牌的商标上很多是“Made in Japan”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时代的产物。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下滑，很多人将手上的奢侈品出售，大量的二手奢侈品进入二手市场。日本人对品牌的保养非常细心，这为货源的完整程度提供了最大保障，后续日本虽然经济不振，但古着行业却成为了完善的体系：货源的充足，店铺的量化，最终达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业体系。“中国疯狂购买奢侈品的状态是日本80年代的翻版，如果几十年后，中国人对奢侈品不再盲目追捧，将自己闲置的产品放入二手市场，规模一大，那么中国的古着市场是很有希望行业化的。”

那磊朝着古着行业化的理想迈进了一步，他给DDR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做成复合型生活方式的店铺。除了古着服饰外，还有咖啡、讲座、独立出版物、媒体，它们的共通点是都与古着文化艺术相关。2018年，他会首先启动一个“收购转卖”计划，先从他们的VIP客户群体开始，他们对客人从店里买

走的服装和闲置的奢侈品进行二次回收，如果客人觉得价格上无法接受，还可以选择将产品放在DDR寄卖，他们提取部分佣金。“其实做这个尝试，既不赚钱，也有很大的风险，但我认为这才是古着最初的文化意义，让一切闲置的东西进入良性循环。为此我们还会建立一个鉴定团队，对年份、产区、成色、品牌进行标准化的评估。”

那磊曾经在西班牙的一个古着店里，看到一个经营店铺40年的老人，用一生做一件事情，这是一件极让人感动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很难走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吗？因为我们一切变化都太快了，跟随潮流，而不是去坚守哪怕最质朴的匠人精神。”他指了指店铺里的镇店之宝，一件来自80年代日本的大振袖（也叫本振袖，用于婚礼或重要场合，一般一生只穿一次），采用友禅染和扎染工艺，贴合金箔与刺绣，这件衣服需要两个月时间制作，而现在的设计师已然没有了这样的耐心。

那磊讲述了许多在国外淘货的故事，20多个国家，50多个城市，200多个跳蚤市场，8000多家古着店，他逐渐梳理起世界各地主要古着市场的脉络，正在将各种所见所闻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并汇集成册——《世界古着地图》。在这本书里，他还希望将自己的淘货经验传授给古着迷们，譬如选择顶尖的旧货市场或者有门票的市场，这样产品上会有所保障；如何简单地鉴定是古着还是做旧的产品。“这几年里，我是交过学费的人，最早时也收过假的古着。判断标准最直接的是品牌商标，是否与当年的时代风格相符，是否有人工做旧的痕迹，时光是永远不会骗人的。”

到了关店铺的时间。店员们全走了，他们两人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时候两人变身成了模特和摄影师，张淼穿上不同年代的衣服，那磊给每件衣服拍照。张淼讲述每件衣服时的表情十分温和，他们对古着的热爱，像英国作家伊莎贝尔·沃尔夫（Isabel Wolff）在《古董衣情缘》里写过的一段话：“我走到鞋区，拿出一双20世纪30年代的绣着黄玫瑰的织锦缎拖鞋。看着这些精致的鞋子，我就想象它们的女主人穿着它们起床、散步、跳舞或轻吻某个人。我又走到衣帽架边，看到一顶粉红天鹅绒小圆帽。看着这样的小圆帽，我把面纱撩起来，我就想象，面纱下是怎么样的脸庞？那时候我意识到，当你买了一件古董衣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在买面料和做工——你买的还是某人的过去。”

顶尖古着市场

文 / 那磊



马德里 埃尔 - 拉斯特洛跳蚤市场 (El Rastro)

位于拉丁区的埃尔 - 拉斯特洛跳蚤市场是南欧最古老的跳蚤市场之一，每到周末这里就会挤满来自全世界的淘货者，相比巴黎和伦敦那些已经非常旅游化的知名跳市，这里低廉的价格、友好的摊主和轻松的淘货氛围吸引着大批职业古着古董商人，而马德里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给 Vintage 爱好者们留下太多可以挖宝的机会。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Noord

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月跳”！也是现在西欧地区最大的跳蚤市场。需要渡轮把你拉到一个废弃的造船厂，近1000个摊位贩卖各种二手服饰，古董古着、衣帽珠宝、家具用品，让人挑到眼花缭乱，价格更是平易近人。由于少有旅游者光顾，这里更像当地时装潮人们每月一次的大聚会。

纽约 布鲁克林艺术家跳市 (Brooklyn Frea)

布鲁克林艺术家跳市每周都吸引着大批纽约时髦青年，很多人只是为了来这里和朋友们喝一杯，这里没有曼哈顿压迫的气氛、世界最贵的物价，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卖家带来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周日清晨，大大小小的货车里搬出的东西往往让你意想不到，不过这就是纽约的魅力所在啊，永远充满创意，永远充满活力。

柏林 城墙公园跳蚤市场 (Mauerpark Flea Market)

柏林最大的跳蚤市场，柏林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德国人对环保的热爱造就了这里的繁荣。如果要问游客柏林哪里使他们最难忘，我想大多数人会说柏林墙公园。

这里有古董、旧家具、穿过的衣服、艺术品、老唱片等等，这里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偏爱，还因为可以找到很多有原东德特色的东西，它们一方面勾起了东德人的回忆，一方面满足着西德人的好奇心，同时，作为纪念品，也很受外国游客的青睐。这里的气氛十分具有故事性。



曼谷 恰图恰周末市集 (JJ Market)

曼谷的恰图恰是亚洲最大的古着市场。这里有四五百家 Vintage Shop (古着店)，廉价二手与高端古董、嬉皮与朋克产品各种大杂烩。这里只在周六、周日开放，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愣是没逛完，记得时刻补充水分哦。

东京 明治公园跳蚤市场 (Meiji Park)

东京都内最亲民的跳蚤市场，汇集了这座城市普通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是那么井井有条、彬彬有礼，你很难辨别旧物和新物的区别，因为日本人小心谨慎的性格，每样东西都像是新的那样状态良好。当然，如果你是个古董大牌爱好者，这里就是你的天堂。

(视觉中国 供图)



比利时 通厄伦周末市集 (Tonge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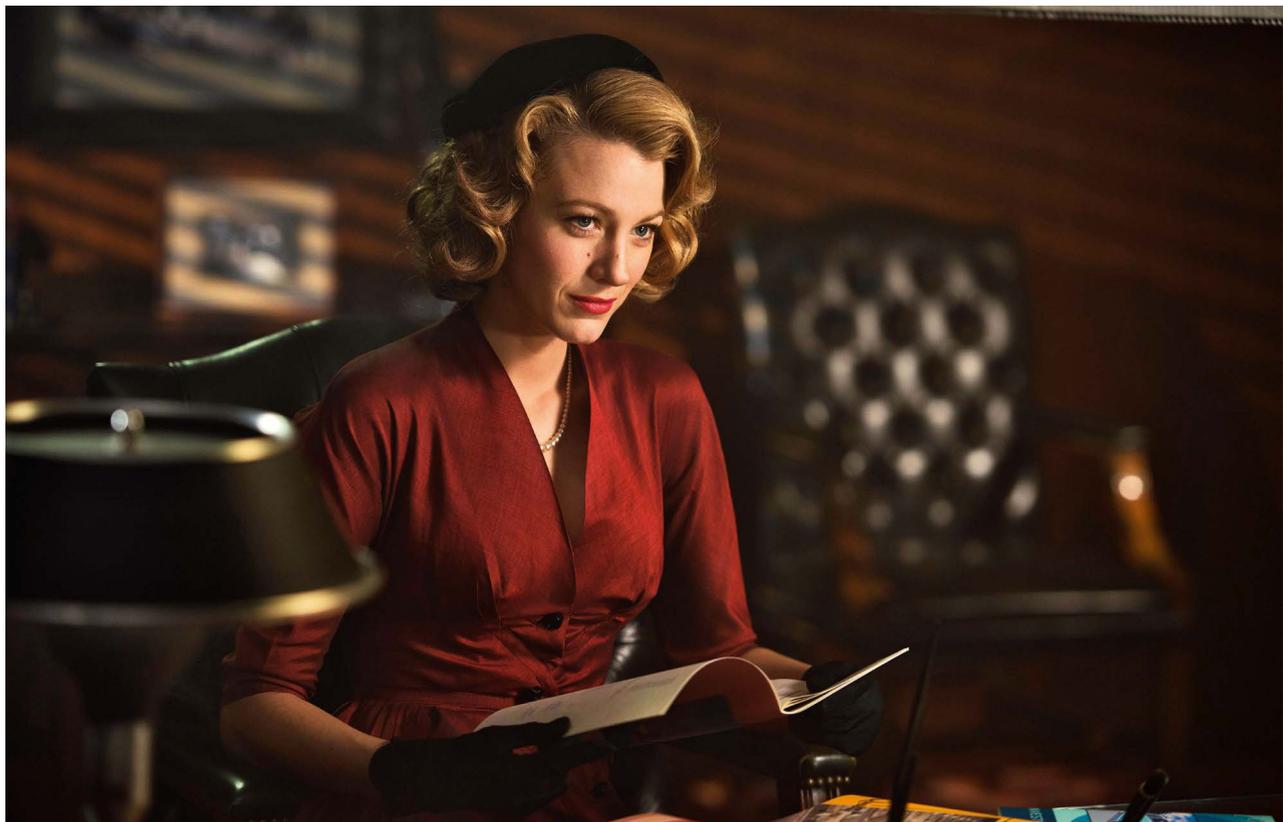
通厄伦是荷比卢地区最大的古董古着市集，每逢周日整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主要街道、室内室外、有空地的地方都会挤满摊位。可贵的是，摆摊的都是当地的比利时或者法国老头老太太，卖的是真正的古董古着！更可贵的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这里少有中国人问津。

洛杉矶 Melrose Flea Market

洛杉矶最大的“周跳”。名不虚传的 LA 富人区优质跳市。梦露裙、大花夏威夷、撞色波普、墨西哥手绣、性感大露背、仙女裙、得州田园、古董婚纱……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美式 Vintage (古着) 应有尽有，而且全部 Made in USA！

米兰 运河大市集 (Mercato Dell'antiquariato)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米兰的运河大市集都会如期而至，这个已经有 100 多年历史的跳蚤市场激励了无数艺术家和设计师的灵感，我们可以从这些摆了一辈子的古董古着摊位中找到远至米开朗基罗时期的古迹，当然更多的是意大利传统悠久的手工制造，从皮具到 Vintage 手包，从 Art Deco 到新艺术装饰品，从 Gucci 到 Versace 巴洛克印花，一切皆有可能。



电影《时光尽头的恋人》剧照

世界古着，由服装书写的 20 世纪简史

文 / 卡生

丝毫不用讶异，最新一季的衣服和你曾经购买过的一件古着如此相像。

“古着”（Vintage）这个词来自日文ふるぎ，又名：古时的着装。不明就里的人会将古着的概念混淆于二手衣，其实能称上古着概念的服饰，有一个普遍 R 国际定义：至少有 30 年以上历史且保存完好，已经停产，代表其所处时代设计风格的服装服饰，年代划分：20 世纪 20 年代~ 80 年代。

考究起来，“古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葡萄酒的酿造中，代表“陈年的”，成为一类葡萄酒的认证，而最后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着装文化。1920 ~ 1980 年曾经流行过的经典时装历史，便是“古着”的历史。每个年代的流行美学都有其偏爱的布料、剪裁方式

和工艺，不变的是，服装的发展和变化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关。

如果想了解近半个世纪的服装变迁，有一部不得不提的电影：《时光尽头的恋人》（*The Age of Adaline*），看完这部 2015 年的时尚大片，基本上能了解 20 世纪女性时装的时尚风潮。电影由布莱克·莱弗利（Queen S-Blake Lively）主演，讲述了 1930 年，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一场大车祸中幸存下来，但停留在了 27 岁，之后不停地转换身份和职业，穿着也从 30 年代的印花上衣配到脚踝的裙装、40 年代的宽肩收腰日常装、50 年代的 Dior New Look、60 年代的嬉皮波希米亚，一直变换到 80 年代的职业垫肩套装，用一个女人的一生诠释了百年时尚风潮的变迁。

古着服装开始演变成一种文化和流行，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开始的。战后日本遗留了大量的

美国军用物资（包括大量的服饰），同时日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抱有崇拜心态，由此慢慢发展起来的循环再用模式，贴合了当时年轻人强调独一无二的潮流心理。直到80年代经济腾飞时期，日本人经历了一个盲目崇拜和消费奢侈品的年代。到了1985年，全球奢侈品的三分之二几近被日本人买走。为了适应市场，老牌奢侈品在日本设立工厂，本地产、本地销，所以80年代这类欧洲老牌的商标上很多是“Made in Japan”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时代的产物。到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下滑，很多人将手上的奢侈品出售，大量的二手奢侈品进入二手市场。日本人对品牌的保养非常细心，这使得货源的完整程度有了最大保障，后续虽然经济不振，但日本古着行业却成为完善的体系：货源充足，店铺量化，最终达成了一个完整的行业。古着文化在日本已经成为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除了每条街道有古着店铺，还出现了体量巨大的古着连锁店。

欧美则很早就有了二手商店，他们不仅收购也售卖，货品混杂，二手成衣和奢侈品混在一起售卖，物美价廉且环保。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中产家庭的特卖会和 Rag House（慈善机构搜集的衣物，还有平常人家直接丢掉的衣物，都会最终流向 Rag House），这些都是古着服饰最早的货源供应。

不同国家的古着店还是一部历史的活字典。之前我们说日本曾经有过奢侈品过量的年代，所以在日本的古着店里二手奢侈品是性价比最高的；法国和意大利作为老牌的品牌产地，可以找到博物馆级

别的收藏品，例如香奈儿早期亲自设计的款式；美国在战后经历了艺术文化运动跌宕起伏的30年，引领了世界文化运动，所以在美国的古着店里，流行文化服装是最常见的。

现如今，精品古着店在欧美和日本成了人们回顾历史、了解时尚变迁的一扇窗户，在这样的店铺里，会有主人特别挑选的年代和经典款式，护理保养完善，价格也不菲。这样的店深受明星和时尚设计师的钟爱。有设计师说，如果你找不到当季的灵感，那就去逛逛古着店吧。今年 Versace 的大秀就完全复刻了品牌于90年代的经典图案和配色，巴洛克印花、美杜莎头像、波普元素，与二十几年前如出一辙。时尚的复古风潮，成为近年的杀手锏。只有致敬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所以，丝毫不用讶异，最新一季的衣服和你曾经购买过的一件古着如此相像。

精品古着店的魅力代表了一种被挑选的精品，没有复刻，卫生安全。但也有很多的古着迷并不买账，这时候每个月或者每个周末的跳蚤市场就成了他们的乐园。他们不仅是在购买衣服，也是寻求一种体验，从许多的服装里挑选出适合自己风格的衣物，还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古着爱好者交流。喜爱古着的年轻人，不愿意再被潮流与趋势绑架，更不会由制造商决定这一季你应该穿什么样的款式。

写下《美好古董衣店》的美国女作家斯蒂芬妮·莱曼（Stephanie Lehmann）就是精品古着店和跳蚤市场的常客，她坚信，每一个旧有的物品背后，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故事。☑

葡萄酒风土风情

从产地入手，认识葡萄酒，领略酒文化
读酒书若品美酒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北极发烧了

文 / 袁越

2018年2月底，北极点附近测出了2℃这样一个让人惊讶的数字，创下了北极点的气温历史最高纪录。要知道，这段时间北极地区尚处于极夜期，太阳要到3月20日之后才会露面，往常北极点在这段时期的平均气温只有零下30℃左右，今年测到的这个气温比正常值高了30℃。

与此同时，位于格陵兰岛最北端的莫里斯·杰萨普角（Cape Morris Jesup）气象站测到了6.1℃这样的高温，虽然不是历史最高值，但此前测到的两次更高的气温都只维持了几个小时就又回到了正常值，但今年该气象站在整个2月份里有10天的最高气温超过了零度，创了历史纪录。事实上，这个全球最北端的地面气象站在2018年的头两个月里气温高于零度的总时间长达61个小时，此前的最高纪录是16个小时，而且还是在2011年的头4个月里测出来的。

北极地区气温变化幅度一直比较大，经常会出现短暂的高温天气，但今年的高温天气不但绝对值高，而且维持的时间特别长。平均算下来，这个冬天的北极气温是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的，部分地区在2018年的头两个月里的平均气温甚至比往年高了20℃，用“发烧”来形容这股热浪甚至都嫌太轻了。

亚洲读者看到这个消息应该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今年整个亚洲地区的气温普遍偏高，西安人早在2月底就已经穿起了短袖，3月初的长沙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9℃。但是，北美和欧洲读者估计就会摇手指了，因为北美在1月份经历了一次历史罕见的寒流，2月份又轮到欧洲人大呼受不了了。英国气象局刚刚发布了关于严寒天气的红色警报，这是级别最高的极端气候预警，不少地区的降雪量预计将超过50厘米。

如此极端的天气是如何出现的呢？答案要从“极地漩涡”（Polar Vortex）中寻找。原来，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会把南北方向的风偏转一个角度，这就是为什么北半球冬天常刮西北风，南半球冬天常刮西南风的原因。来自西方的季风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极点为圆心的风的闭环，这就是“极地漩涡”。

北半球的“极地漩涡”是一个逆时针转动的“风圈”，把北极上空的寒冷空气锁在了里面，不让它南下，所以暖冬大都是由于当年的“极地漩涡”非常强而导致的。如果“极地漩涡”变弱，甚至分成了好几个小的漩涡，

就会导致北极地区的冷空气乘虚南下，这就是中纬度地区遇到的寒流。今年的“北极漩涡”非常弱，这才会出现冷空气大举南下的情况，而来自中纬度地区的暖空气则会趁机北上以填补空白，这就是今年冬天北极地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高温天气的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极地漩涡”变弱了呢？答案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原来，“极地漩涡”的强弱和极地与中纬度地区的气温差直接相关，两地气温相差越大，“极地漩涡”就越强。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整个地球的气温普遍升高，而极地地区升高的幅度最大，缩小了两地的气温差。

极地地区为什么对全球气候变化如此敏感呢？答案就是极地特有的正反馈现象。想象一下，如果极地气温升高一点点，会导致一部分冰雪融化，把海水暴露在阳光之下。深色的海水吸收太阳光的能力要远比白色的冰雪强很多，所以北极气温会越升越快，这是个经典的正反馈案例。

综上所述，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极地漩涡”越来越弱，北极冷空气顺着漩涡的缺口漏到了南方，这就是今年欧洲和北美遭遇寒流的原因。亚洲地区运气比较好，缺口正好不在这块，侥幸逃过一劫。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中纬度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冷的冷死，热的热死。

上述理论尚存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气候变得越来越极端，这将会给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公共健康领域带来很大的变数，各位读者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1月7日，美国韦斯特波特，暴风雪肆虐后，极寒天气继续影响美国东北部地区

（摄影：中国铁图）

三联生活周刊 专题集结

《穿越丝路：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这是一部纵横 1500 年的中西交融史。《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历时一年，足迹踏遍丝绸之路沿线，从历史、经济、文明、器物、现场几个角度，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战略意义。



《大学的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 最好版本的自己》

全方位了解世界名校，以及精英学生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从中为你困惑的教育问题寻找答案。



《关于人生，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 自童书》

献给那些内心柔软、深沉爱着这个世界和孩子们的人，你的感受我们都懂得，只等你来读，其后的共鸣会让你感动到热泪盈眶。



《匠人匠心：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 20 位中国传统手艺人及其他他们承载的手工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微信书店



天猫旗舰店

曾有一座黑龙江城（二）

在左岸筑城

文 / 卜键

康熙帝将罗刹视为肘腋之患，已然隐忍很久了。

康熙二十一年（1682）冬，郎谈、朋春等人受命探察雅克萨归来，信心满满，向皇上请求整军速战，一鼓拿下敌人的要塞，没想到竟被拒绝。康熙帝谕以“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也让几位武将一头雾水。孰不知其心中正谋划着一盘通局大棋，不仅仅是要毁掉一座敌堡，而且要为本朝兴建一座更大的城，名字就叫“黑龙江城”。康熙朝晚期勘测绘制的《皇舆全览图》，标注了此城的满语名称“萨哈连乌拉和屯”，萨哈连乌拉，即黑龙江，和屯指城镇。

俄人在黑龙江流域建造城寨营垒，算来已经超过30年了。不管是上游的雅克萨堡，中游的库马拉堡，还是精奇里江的上结雅斯克堡与靠近瑗琿的结雅堡，都是你建我拆，拆了再建，建了又拆，几经反复，如牛皮癣小广告一般难以根除。再一次将雅克萨荡平，的确不太难，甚至连三千官军也不要，但怎么能保证敌人不卷土重来呢？如果派军队驻守，也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人数多难以保障粮草供应，而少了又极为危险，随时有被哥萨克匪帮吃掉的可能。

奉旨领兵前来的副都统萨布素，奏请以乌喇宁古塔所属三千官军，分为三班，由将军都统分别率领，在中游设立木城轮流驻扎。其思路仍将这里归属宁古塔将军兼管，康熙帝不允。他决定设置由黑龙江将军统辖的军政一体的大区，兴筑黑龙江城，直接升格为独立的将军衙署。康熙帝也对该城驻军作出安排，命调1500名官兵来此戍守，携带家属，屯田戍边，并配属水师舰船、红衣大炮与鸟枪。这是一个重新规划边疆政区的举措，极具战略大局的发展眼光。

既然命名为黑龙江城，自然要建在黑龙江畔，但该江绵延数千里，在哪个河段兴建这座军镇？建在左岸还是右岸？

康熙帝将建城地点定在黑龙江左岸的瑗琿。

瑗琿，得名于一条不大的艾浑河（俄名芒嘎河）。这里曾是达斡尔人的村落，明代典籍中已有记录，译作艾呼、艾浒等，在精奇里江口以东数十里

处。瑗琿土地平沃肥美，居住着很多从事农业种植的百姓，便于军粮的就地征集；又能控驭两条大江，扼住哥萨克的侵略要冲，不管是从雅库次克越山南下的，还是由雅克萨沿江东进的，都将在瑗琿被堵截。而选择在江左设置将军衙署，必然要下设副都统和总管衙门，各有专城，也会将卡伦军台推向更远，有利于保卫边境和安定民心。这里位置适中，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向西百余日抵达雅克萨，可以镇抚黑龙江上游地域；向北百余日可达精奇里江上游，便于清剿越过外兴安岭进犯之敌。至于与后方的联系，既有陆路，又有航道，不至于孤悬边地。选址之恰当，令人赞叹！

由于当地缺少大批量烧制砖瓦的先例，加上木材丰富，新建的黑龙江城主体为木城。所谓“木城”，是指城墙与城内建筑物多数以木头建造，与内地的高大城池有很大区别。黑龙江流域此类木城甚多，有清朝地方各衙门建的，达斡尔人建的，也有俄国人建的，规模不一，坚固与简陋的差异也很大。但建造一座内设将军、副都统衙署的黑龙江城，规格则大为不同。1683年秋，萨布素奏请从宁古塔调500人来兴建城池，皇上认为该镇抽调已多，另派600名盛京士兵携带工程器械赶来。同时命萨布素率军越精奇里江西进，沿黑龙江上行100余里，在一个叫额苏里的地方构建屯兵大营。额苏里也曾是达斡尔古寨，田亩相连，原住民为躲避哥萨克内迁。清军营建了木城、军港和粮仓，玄烨也命于此设兵驻守，与瑗琿的黑龙江城形成呼应之势。

有关第一座黑龙江城的规制，《盛京通志》记载甚简：“周围九百四十步，门五。”指的是内城，与同类城池大致一个规格。据《宁古塔纪略》《柳边纪略》诸书记载：宁古塔城，核心也是各衙署所在木城（即内城），周回约二里半，东西南各一门，因北部为将军衙门所在，不设门。外为官兵与百姓所居，再环以土城，周长八里，四面有城门。再如乌喇城：衙署在木城，城外为濠沟，濠外再筑土墙，“康熙十五年春移宁古塔将军镇之，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流人虽大多穷

苦潦倒，却也能促进边镇的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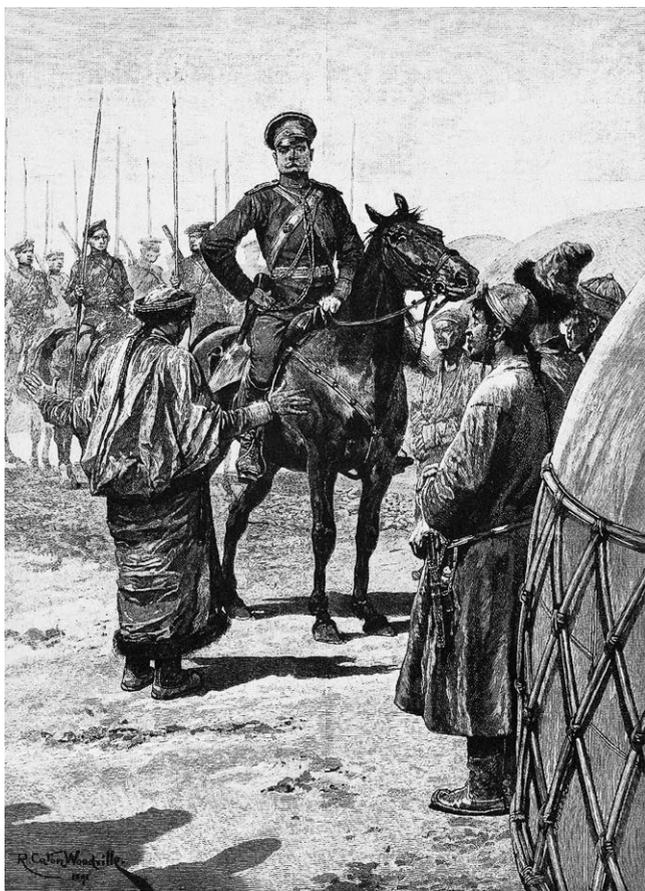
《黑龙江外记》卷二，说黑龙江内城与齐齐哈尔相同：“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具雉堞之观，四门皆有楼橹，方一千三百步，崇丈八尺。”至于外城，周遭十里，在西南北三面也是排木为墙，东面临江。因为临江就不立墙垣，吉林乌喇也是如此，倒也省钱省工，可难道不知罗刹多来自江上？

对于一座历史名城、边疆重镇，以上记述太过简略。倒是俄人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一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要塞呈四方形，每边长约一百俄丈。整个要塞是由内外两道栅墙构成的，外栅墙高七俄尺，内栅墙高四俄尺半。外栅墙距内栅墙一俄丈。两道栅墙固定在一排横木上，相互之间距离也是一俄丈。内外栅墙之间有一道高二俄尺的土堤。应当指出，每道栅墙都是用一些不太粗的木桩夹成，外栅墙的木桩上端削尖。要塞的每边中间均开着大门。四角各修着塔形突出部，高度与要塞相等。每座大门旁边也都有这种突出部。此外，要塞四角与大门之间还各修两个突出部……（第五章：在瑗珲城的逗留）

他说的要塞即是内城，是已迁至该江右岸、降为副都统衙署的瑗珲木城，但仍保留着原黑龙江城的格局。不管是内城，还是外城，都没有太大变化，靠江的一侧仍没有城墙。书中写到的突出部当是楼橹，矮矮地连在木桩土堤之上，大约一两炮就会灰飞烟灭。毋怪马克忍不住要发出讥笑，说：“整个要塞的建筑表明，中国的军事技术处在可怜的原始状态。”

新兴的黑龙江城是一座军镇，将军衙门之下为五司四协领，首先进驻的是1500名乌喇宁古塔官兵，以及就近征调的1000多名索伦兵，编为八旗二十四佐，并有汉军两佐、水师一营。最早的瑗珲城居民，是陆续到来的官兵家属与嗅觉灵敏的商人。康熙帝还指名将一些犯事官员流放至此地。1687年春，原云贵总督蔡毓荣贪腐事发，刑部拟为斩立决，钦命免死发往黑龙江；几天后，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禧佛、侍郎敦多礼因徇私包庇，也被革职遣发黑



清末，哥萨克骑兵军官在中国北部的村庄。1893年《伦敦新闻画报》绘

龙江。两个月后，原杭州将军、正白旗都统马哈达也被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罪名是推荐任用属下时有私心。呵呵，若说蔡毓荣在攻占昆明后侵占逆产、纳吴三桂孙女为妾是犯了大罪（其实清军入关之初，将帅几乎人人如此），禧佛、马哈达只能算是过错，本不至于流遣。总觉得玄烨有意让新城多点儿人气，有调过来的，有派过来的，也有流配来的，反正都来到黑龙江城。清代的流放制度，规定妻室与成年儿子跟随。这些昔日大员连同家属仆役，几乎每人都像拥有个小部落，也能对开发边疆起到一些作用吧。☑（待续）

比约根的 1.36 万小时磨砺

文 / 张斌



(视觉中国供图)

2月25日，2018平昌冬奥会越野滑雪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传统技术）比赛在阿尔卑西亚越野滑雪中心举行。挪威选手玛丽特·比约根获得冠军

作为伟大传奇，关于比约根，有很多可以说的。在平昌，这位37岁的挪威人一举拿下2金1银2铜，继索契冬奥会之后，又一次在闭幕式登上30公里集体出发领奖台的最高处，享受全球礼赞。开赛第一天，比约根即雪上飞了，最后一天最后一项依然可见其一路领先。每一遭冲过终点，每一次登上领奖台，电视评论员都会提醒众人，这一瞬间需要铭记，也许是传奇释放给我们的最后光芒。

5块奖牌，比约根一人的战绩即可列在冬奥会奖牌榜的10名左右。这还不是核心重点，从2002年，5届冬奥会，15块奖牌，比约根终于超越了同为“比约字辈”的同胞比约达伦，成为冬奥历史上拥有奖牌最多的人，8金4银3铜一时恐难有后辈可以超越。即便是在奥运会的大视野中竞逐，比约根也一举攀至第三的高位，菲尔普斯的28枚奖牌遥遥领先，第二位的苏联体操大姐50年前便将18块奖牌揽入怀中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延展着越野滑雪这项运动的边界。”——这是平昌冬奥会上来自电视评论员的一句感慨，百年后刻在传奇的墓碑之上也会毫无争议吧。

特隆赫姆，号称“挪威的越野滑雪奥林匹克工场”，比约根诞生于此，是这一工场的杰出作品。比约根7岁开始滑雪，起初专注于短距离，据她回忆13岁以前在各种较量中从未输过。后来机缘巧合，比约根改项为越野滑雪选手，但不知为何直到19岁，才参加世界杯赛，在国际赛场成名并不早。在18年的大赛经历中，比约

根除了冬奥传奇之外，还拥有112次世界杯夺冠的殊荣，让后辈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儿。

何以成就不朽传奇？科学家也感兴趣，挪威人得天独厚，他们拥有从2000至2017年足足18年间，比约根完整的训练数据，仿佛“一座数据金矿”。科学家们唤醒数据，搞出了一篇论文，刊载出来，郑重地从训练角度解读了传奇锻造的奥秘所在。其实，在外行人看来，结果和数据同等枯燥，但在科学家意识里这可是很多在黑暗中摸索的运动员渴望已久的指路明灯。

比约根参加世界大赛之后的第二年，养成了写详尽训练笔记的好习惯，成名后自然会有团队帮其做得更为周全。18年间，8015次雪上飞，7642次训练，463场比赛，总计1.36万小时的艰苦付出，数据可以告诉世人很多，至少这份传奇的养成完全符合“一万小时定律”。科学家的第一个结论好像并不高明——任何从事耐力项目训练的运动员都应该坚信，需要付出超长的时间才能有所收获。这难道不是常识吗？这条成功的路虽然不拥挤，但是跋涉的人基本上都该坚信于此的，不过是比约根更加极致罢了。数据显示，在2010~2015年间，也就是比约根而立之年后的5年内，她迎来了最辉煌的运动生涯，6块奥运金牌，63个世界杯冠军，三届世锦赛中7枚金牌。这5年，比约根平均每年的雪上训练和比赛时间超过940小时。

这就是传奇的秘密吗？这就是比约根的独特性吗？科学家进一步解读说，比约根的策略得当，把91%的时间专注于耐力训练，8%练力量，只留1%提升速度能力。夏日里的陆上训练，比约根安排得非常得当，上肢和下肢力量均衡。谁都可以按着以上原则训练，但成功者寥寥。科学家又说了，他们发现比约根76%的训练是保持在较低强度水平的，只达到心跳最高值的60%~87%，最高强度训练占比极低，只有四分之一的训练超过150分钟，半数训练保持在100分钟左右。比约根自己曾经解释过，若想取得长久的成功，你必须有能力做到长期保持健康体魄，难道运动精英不健康吗？事实上未必，平衡训练与长期完美健康态才是核心竞争力，太多运动员倒在过度训练造成的伤病上了。

掌握了这个平衡，成功者依然寥寥。有项核心驱动力似乎是藏在DNA中的，那就是对于运动纯粹的热爱或者喜欢。比约根生下儿子11个月之后就回到赛场，没有人催促，她就是喜欢在雪上飞啊。没有这个，传奇就只好是别人的了。■

也许这两则信息比国防预算更重要

文 / 宋晓军

3月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向第一个发问的路透社记者说出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具体增幅和数额。虽然连续几年我都会据此撰写专栏，但鉴于今年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对关心中国武器装备发展的朋友来说，有两则信息可能比迟早要公布的国防预算具体增幅和数额更重要。这就是：2月28日公布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公报》和3月2日发布的“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新闻。因为这两则信息会决定2018年后的国防预算如何花得更高效。

简单说，国防科技工业领导管理体制和武器装备研发生产运行机制是随国家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不断变化的。1978年前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从1958年开始就先后成立了军委国防科委和国务院国防工办，以及第二（核）、第三（航空）、第四（电子）、第五（兵器）、第六（造船）和第七（导弹、航天）机械工业部。1969年国防工业交军队管理成立了军委国防工办。1973年恢复国务院国防工办。1978年成立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以加强装备建设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与协调。1982年国防科委、国防工委和军委科技装委合并成立受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的国防科工委，至此实现了国防工业建设从战

时向平时转变的统一管理体制（同年六机部作为试点改为按企业性质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船舶工业总公司）。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核、航空、兵器、航天由部委改成总公司。1998年国防科工委与总参装备部等单位合并成立总装备部，国务院另成立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国防科技工业的业务部门（2008年改为国防科工局），五大军工总公司均一分为二成为十个集团公司（后电子部也改为集团公司，两个航空集团公司合二为一）。

应该说，总装备部的成立是武器装备采购向一体化领导管理迈出的主要一步。经过近20年的努力，国防科技工业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新的武器装备。但随着作为需求方的军队的指挥体系、组织结构和力量体系按“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逐渐完成重塑，作为供给方，民品产值在总产值中已占约60%的军工产业的管理体系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运行机制无疑也面临着重塑。于是，就有了前述两则信息的出现。前者确定了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目标：如“增强人民军队战斗力，使各类机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等；后者确定了武器装备可以生产运行机制的新模式：如以深度军民融合为原则，“加快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装备采购制度、军品价格和税收等关键性改革，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壁垒”等。如果用“十九大报告”中的话描述其总体目标就是：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与前述两则信息同时出现的还有两则似乎更受媒体关注的信息：一是3月1日由普京“国情咨文”引发的、美、俄之间的“核口水战”；二是稍后特朗普发出的贸易战威胁。但我仍认为前述两则有关中国国防的信息更为重要。因为从这两则信息背后的新机构设置和新纲要、新工作重点、新实施方案预示着——在共和国成立近70年后，中国将第一次通过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以比较从容、淡定的态度开始规划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看，美、俄之间的“核口水战”也好，特朗普发出的贸易战威胁也好，也许都未必是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



（部队每月摄/视觉中国供图）

2月10日，云南红河，驻滇武警某部防暴装甲车大队步兵在做刺杀操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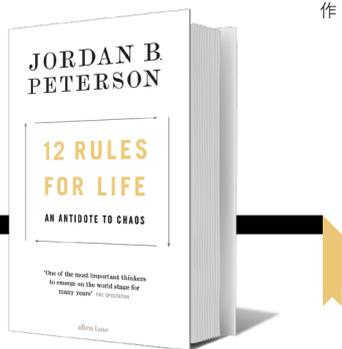
乔丹·彼得森现象

主笔 / 薛巍

一位保守主义心理学家的走红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担忧。



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
乔丹·彼得森和他的著作《人生的12条规则》



一个青年导师的出现

两年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还不太为世人所知，但现在他被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誉为“当今西方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网上的演说视频被观看了4000万次，他的新书《人生的12条规则：对抗混乱的手段》是亚马逊上的畅销书。这位55岁的加拿大人来自艾伯特省的荒野，是一个很酷的、穿着牛仔靴的明星学者，被“00后”尤其是青年男性奉为“神明”。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乔丹·彼得森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乔丹·彼得森集各种相互矛盾的身份于一身：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个精通社交媒体的中年男子，一个受尼采影响的基督徒，他称自己是个人主义自由思想者却呼吁大规模开除学界同行……跟其他历史上在保守主义圈被吹嘘的思想家福山、艾伦·布鲁姆、威廉·巴克利不同，彼得森好像是横空出世的，这种黑马特质说明了他为何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彼得森反对各种“政治正确”。他提出过一种阴谋论：1月的一天，他醒来后，打开笔记本电脑，用谷歌搜索“比基尼”。接着，他打开另一个窗口，用微软的搜索引擎“必应”搜索“比基尼”。他认为谷歌在搜索结果里放入了一些体型比较胖的女性的照片，说明谷歌想以政治正确的方式决定用户的感知。

彼得森的观点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环球邮报》一个标题问：他是非常睿智，还是不过是又一个愤怒的白人？美国《纽约杂志》一位作者怀疑，他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危险的独裁主义者？

在《人生的12条规则：对抗混乱的手段》一书中，彼得森首先描绘了一个有些晦暗的、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世界观：世界的构成要素是秩序和混乱，而不是各种物质。秩序是你周围的人按照被充分理解的社会规范行动，他们的行动一直是可预测的、合作的。那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世界。秩序状态通常被描绘为男性化的，是结构和压迫。相比之下，混乱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当你在一个派对上跟你以为你认识的人讲笑话而结果是沉默和尴尬时，混乱就以琐屑的形式出现了。当你突然失业或者遭到爱人背叛时，就是出现了更加灾难性的混乱。”作为男性化秩序的反题，混乱被呈现为女性化的。它是常见的、熟悉的事物中出现的新的意料之外的事。它是创造和毁灭，是新事物的来源和死掉的东西的归宿。

彼得森说，秩序和混乱就像道教那个著名的符号上的阳和阴：两条头尾相连的蛇。秩序是白色的、

雄性的蛇；混乱是黑色的、雌性的蛇。秩序是信用卡、教室、超市收银处的队伍、红绿灯和每天通勤的熟悉路线。秩序被推得太远的话，失去平衡，也会具有破坏性，很可怕。这样的秩序是强迫移民、集中营和走正步的一致性。混乱是起源，它生成一切。带着正面形象的混乱是思想之源，是神秘的孕育和诞生的领域。作为一种负面的力量，它是黑暗的洞穴和路边的交通事故。它会把你当作猎物，要把你撕成碎片。混乱也是性选择的毁灭性力量。女性很挑剔，大部分男人都不满足女性的标准，所以在约会网站上，女性给85%的男性的评分是其魅力低于平均数。

面对混乱，正确的生存之道是，要对混乱有心理准备。“我们总是住在秩序之中，又被混乱包围。我们适应的不是物体的世界，而是秩序和混乱这一元现实。”然后就是要保持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平衡：一只脚坚实地置于秩序和安全之上，另一只脚置于混乱、可能性、增长和冒险之上。

虽然他认为要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但大部分时候他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秩序，因此他要回归到传统，认为传统的、常识性道德不仅实用，而且是正确的，比如社会的等级结构。

本真的生存

彼得森提出的12条人生规则包括：挺起胸膛站直；把自己当作你有责任去帮助的人；跟那些为你好的人交朋友；把自己跟昨天的你相比，而不是跟今天的别人比较；在批评世界之前把自己的家收拾整齐；讲真话——或至少不说谎；孩子玩滑板的时候不要去烦他们；在街上遇到一只猫时摸摸它。

这些规则都很老套，但彼得森在阐述它们时会从个人经历、日常生活延伸到各种学说。在论述要说真话时，他说他曾经有一个房东叫丹尼斯，高大健壮，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业余电气工程师，但有酗酒的毛病，两天能喝五六十瓶啤酒。没钱买酒的时候，他就在夜里敲彼得森的门，手里拿着微波炉或者烤面包机，要卖给他。彼得森就这样买下了好几样东

西，他妻子说这样对丹尼斯不好，但如果对醉酒的、有暴力倾向的丹尼斯说实话，也是很危险的。但最终彼得森决定对丹尼斯讲真话：“我知道你在努力戒酒，但如果给你提供更多的钱对你不好。”还说他那样半夜敲门也让自己的妻子感到不安。醉醺醺的丹尼斯听明白了，他转身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试图向彼得森卖东西。

更严重的说谎是自我欺骗，是逃避。彼得森写道：“文学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从克尔凯郭尔开始，把这种生存模式称为非本真的。”自己期望的事情没有发生，就认为这个世界不公平，别人有嫉妒心、太愚蠢，都是别人的错。这是非本真的声音……维克多·弗兰克认为欺骗性的、非本真的生存是专制主义的先驱。弗洛伊德认为压抑是精神疾病的重大成因。阿德勒认为说谎会导致生病。荣格知道道德问题折磨着他的病人，这些问题是不诚实引起的。这些思想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说谎会扭曲存在的结构。不诚实会败坏灵魂和国家。本真的生存就是：认识到生活很艰难，你会受苦，为了处理这些苦难，你要做好准备，为自己承担起责任。这也很难，所以你会努力去逃避。你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去躲避，为自己寻找托词，让自己相信事情自己会安排妥当，或者相信会有人帮助你，如果没有人救你，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你的错。但这是谎言，要停止说谎，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英国哲学家巴吉尼指出，彼得森宏大的、总体的思想是，混乱和秩序是经验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几乎用这套概念来处理一切，而他自己曾建议要“当心单一原因的解释——并提防那些提供这种解释的人”。彼得森能写出一些初看上去像是很高深的句子，但只要多思考一秒钟，它们就消散成了假高深。如“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向我们有兴趣去接近、去调查、去看或者去拥有的东西”；“在天堂，人人都说真话，所以它才是天堂”。而他的第10条规则是，“发言要精确”。这不是彼得森唯一一次违反他自己提出的规则。他提倡宽容原则：假定对你说话的人可能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在实践中，他经常鄙夷地不理睬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

格非：文学的邀约（6）

文 / 朱伟



格非

（张小川摄）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写《山河入梦》与《人面桃花》，中间隔了三年。第二部《山河入梦》写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开头接着第一部结尾——50年代初，他坐着吉普车下乡。《江南》三部曲，每部都是四章。这三部曲，按格非自己的说法，是在百年史中挑选三个时间段，“描述历史变革并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三个时间，分别是20世纪初、中、末。有意思的是，格非不直接面对重大事件，有意突出三代人都因错位而成为大背景中的主角，因错

位而酿就一生的悲剧。这错在接代中不断承袭，就是错、错、错。小说中还有导致与浸淫这错的根基，那就是理想主义。那么，作为一个学者型作家，格非写的就是，逝去的这一个世纪，三代人理想主义的悲歌了。

第二部《山河入梦》的主角是秀米与谭四的儿子谭功达。谭功达因为曾在新四军打过游击的身份，解放后成为梅城县的县长、书记。这部小说的前两章，谭功达都陷在理想主义的梦境中：修大坝，要使全县都有电灯、电话；开运河，要将各乡村连在一起，旱时用长江水灌溉，涝时排洪、泄洪；直到普济大坝被洪水冲毁，他还在养猪场里浑然不觉地试验利用沼气；撤了职还在做下水道工程的方案。格非其实不懂官场，他写这位县长兼书记，其实很多篇幅都用在写他与三个女人的关系：姚佩佩，老部下钱大钧给他安排的女秘书；白小嫻，城府很深的副县长白庭禹介绍给他的侄女；还有一位在抗修大坝中闹事，死了丈夫的乞丐寡妇张金芳。

格非善弄玄虚，比如小说中多次出现谭功达写下的那个算术等式，其实分别是他与白小嫻、姚佩佩的年龄差。小说主线是他与姚佩佩的错位命运悲剧。姚佩佩被她姑妈接到梅城，本来好端端在公共浴室卖筹子，偏偏让他看到动了恻隐之心，由钱大钧一手经办，调进了县委。姚佩佩父亲被镇压，母亲自杀，孤僻无依，就在谭功达身边找到了依靠，又慢慢因不屑白小嫻而爱上了谭功达。谭功达却忙于对白小嫻一次更比一次笨拙的追求，反让省城里的秘书长金玉偷窥上了姚佩佩。第二章结尾，白小嫻爱上了新来的教练，谭功达回头才看到了身边的姚佩佩。在他即将被撤职前的那个雨夜，姚佩佩说到她的理想是，“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隐居起来”，他就说“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与她憧憬起荒岛的未来。

本来，洪水冲毁了大坝，淹了村庄，死了人，谭功达被撤职，就应成全他与姚佩佩实现荒岛理想，这就不是逆向的悲剧了。格非偏又让无家可归的张金芳带着儿子竟偷跑进谭功达家，与喝多了酒的谭功达生米煮成熟饭，成了夫妻。姚佩佩呢？被钱大

钩献给金玉，由她的闺蜜汤碧云操办，在花家舍一间老屋里，成了金玉的猎物。然后，她在仇恨与慌乱中砸死金玉，成了逃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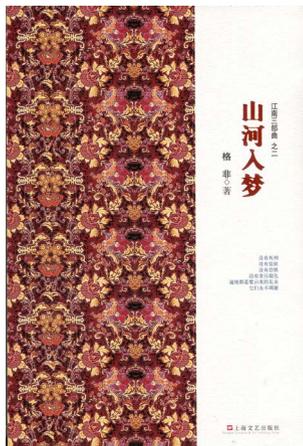
这部小说最后一章篇名是《阳光下的紫云英》。紫云英是姚佩佩在那个雨夜的憧憬——她说，她要在荒岛的每个角落都种上紫云英，让大片大片的花朵都沐浴在阳光下，这当然是一种象征。在小说情节中，她变成不断痴痴地给谭功达写信的逃犯，边写信边接近谭功达，最后回到普济，由谭功达的下属，普济的书记高麻子安排进谭家老屋。谭功达赶去，她已被公安先一步逮捕，信还留在桌上。最后，姚佩佩被枪决，谭功达与高麻子也以包庇罪与反革命罪入狱，谭功达在粉碎“四人帮”的鞭炮声中死于狱中。第三部的角色是他与张金芳的儿子谭端午，他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诗人。

说实在的，读到《山河入梦》的最后一章，我才意识到姚佩佩这角色对整部小说的意义。她其实无奢求，只求一片无阴影的紫云英，却最终仍被阴影埋没。这是个体。集体呢？第四章里，谭功达由他的老上级聂竹风安排，以巡视员身份到花家舍，住进湖心小岛的招待所里。这湖心小岛，就是她母亲秀米当年被劫持所居之地，只不过岛与花家舍之间，已经有了栈桥，岛上就簇拥着紫云英。花家舍每户住房都是一样的，由一条风雨长廊联系在一起（王观澄当年，用的也是长廊）。这里灯火通明，处处井然有序，沼气使用已经非常普遍。王观澄当年没能实现的理想，似乎已由郭从年，一位林彪手下原38军骁勇的副师长实现了（与王观澄一样，也是解甲归田）。这里不仅靠农业、缫丝，解决了人人丰衣足食，且建立起完备的社会组织——没有表面的上下级关系，没有行政命令，没有规章制度，公社社员皆自愿按劳计酬，以自己付出的劳动申请工分，“虚报成绩多领工分的事情从未发生过”，是因为，这里每位社员都是监督员。郭从年缔造设计了这个公社，自己却隐而不见，吃年饭时，他的中心位置是空的，却摆着碗筷。当格非最后揭晓旅社管理员兼喂猪的驼子八斤便是郭从年时，确实构成通篇豁然开朗的效果。格非的故事落点其实在这儿——郭从年告诉谭功达，花家舍的管理手段是，“让每人学会自我惩罚”。怎样做到“自我惩罚”呢？营造一种一切透明的氛围。郭从年回答谭功达，为什么花家舍人人不苟言笑、神情呆板、如履薄冰的问题时说，因为他们在思考界限。这界限构成“自我约

束”，彼此懂得了自我约束，就学会了集体的“当家做主”。而这种自我约束的透明环境是由“铁甌”，也就是一个个检举箱营造的。郭从年说：“这些信件将人性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透明的氛围。格非用了一个生僻词：铁甌（Guī），这铁甌构成了一个神秘的101——“这里人人会唱《101就在你身边》”，“这里人人都是101”。甌是武则天时代的器物，晚唐封演的《封氏闻见录》中有一则笔记《甌使》：“初，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鱼保宗者，颇机巧，上书请置甌，以受四方之书，则天悦而从之。”格非显然赋予了这“甌”新的内容，因为郭从年说，花家舍的制度建立在人的欲望与好奇心之上。

这样的铁甌林立下，所有花家舍人没有隐私，也就是说，谭功达踏上这块土地后的所有行为都在监控中，所有信件都会经过严格检查，“姚佩佩写给你的每一封信，101都会重抄一份存档”，所以，姚佩佩在给谭功达寄信时，其实就告发了自己，也告发了谭功达。这多令人毛骨悚然！

读完这第二部再想第一部，谭功达与秀米一样错过，“功达”似乎是嘲弄，“山河入梦”是虚无。郭从年呢？他用人的欲望来约束、管理自己，在人人自危中营造出一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背离了张季元他们第一代革命党人的初衷。那么，如像张季元他们崇尚的自由大同，将所有界限全拆除呢？那是《春尽江南》里要讨论的问题。我问格非：“《山河入梦》，错位错得那么惨？第三部呢？”他答：“第三部更惨一点，到了《望春风》才有所调整。可能与我的心境也有关系。”（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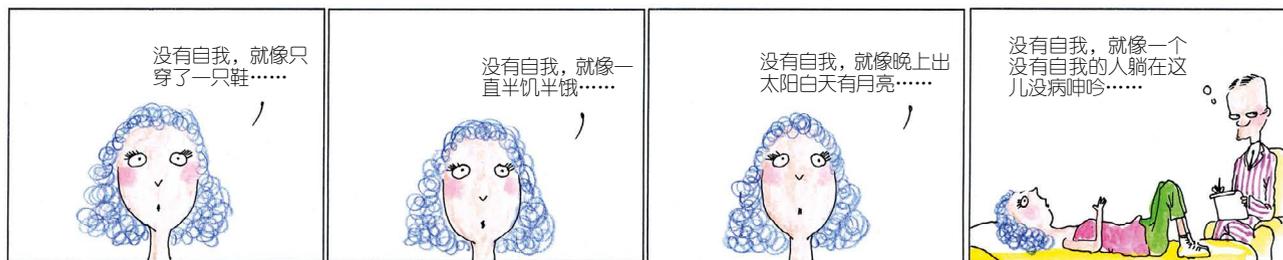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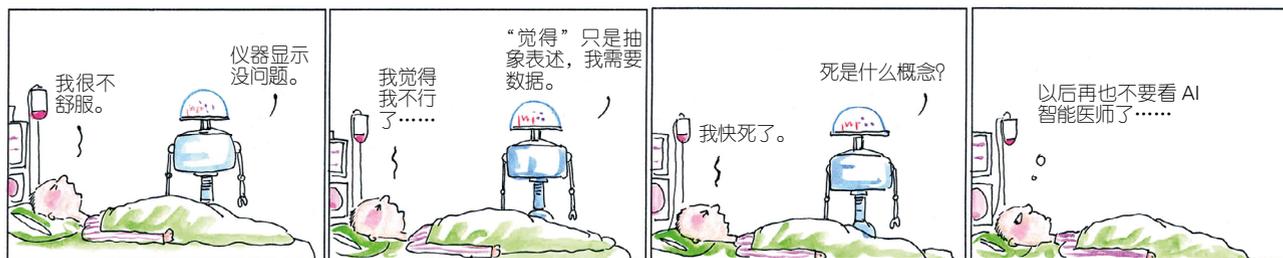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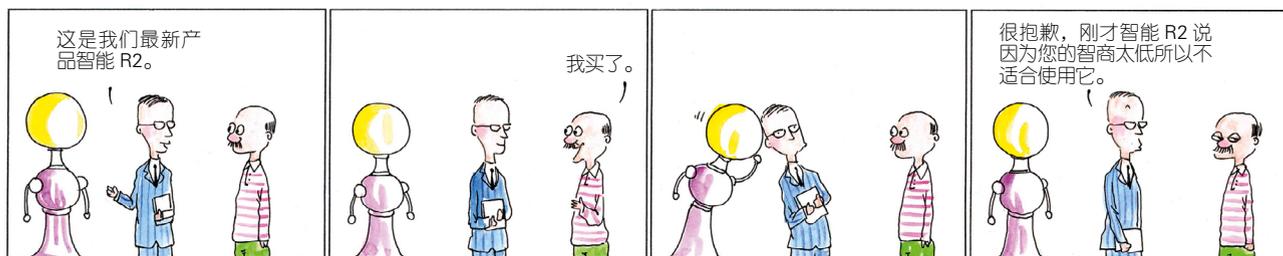


格非《望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探索时间奥秘的小女孩

文 / Philaielouros 图 / 陈曦



作为一名哲学研究人员，我常常和“时间”“空间”这些概念打交道。尤其是“时间”，不仅哲学家会穷尽一生去思考，物理学家用公式去探索，历史学家通过战争与和平去感悟，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对时间的追寻和理解。

女儿刚出生不久，我就在发愁将来如何跟她解释时间问题。如果有一天她问我：“爸爸，我们为什么回不到过去？”我该如何回答她呢？

想起自己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从无忧无虑开始的，因为无知，所以容易满足，也容易快乐。最大的烦恼就是肚子饿，还有妈妈不在身边。而这些需求被满足后，烦恼就加倍转化为快乐。但是真正的烦恼源于婴儿对时间问题的触及：为什么刚才吃了东西，现在会饿？为什么妈妈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又走了？他们发现，正是因为快乐会过去，快乐才不是永远的快乐。想要再次快乐，就必须等待那个他们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也就是时间）过去，再过去，直到好事来临——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妈妈。这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可是他们开始尝试去抵抗时间的洪流。

女儿满一岁后，我发现她对空奶粉罐产生了兴趣。她打开奶粉罐，又合上，再打开，再合上，如此反复，我拿五颜六色的玩具逗她玩儿也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到了晚上，她还要抱着奶粉罐睡觉，视如珍宝。第二天继续玩“打开—合上”的游戏。我对她这个有趣的行为分析了很长时间，还查了资料，知道这是她对时间问题的初步探索。

女儿发现奶粉罐打开后还能合上，合上后又能打开，她可以多次循环操作。她发现奶粉罐是可以控制的东西，她可以让奶粉罐恢复原样。这个循环操作翻译过来就是“前进—倒退”。她通过对这个小物件的掌控，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恢复原样”的可能性。当然她不知道，奶粉罐虽可以多次开合，其实它处在时间之中，组成它的原子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只是我们感官感觉不到。看到女儿这样控制奶粉罐，我在想，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了时间的真相，我该如何去解释才不会让她失望。

女儿不断地长大，她开始看图书，看妈妈手机上的

照片，听奶奶讲“你小的时候如何如何”。她开始念念不忘她有一个过去，她是从小婴儿开始长大的。后来我拿出老相册，让她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她很兴奋，知道原来爸爸也有一个过去，爸爸曾经也是小婴儿。她会问：“爸爸，那时候我在哪里？”而她看到照片上我和我的爷爷在一起，她会问：“爸爸，你的爷爷去哪里了？”

我的爷爷去世了。可是我该怎样跟她解释呢？我说我的爷爷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问，那他还回来吗？我说很久以后可能会回来，但是很难，因为路太远了。不过虽然他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想他呀。

女儿若有所思。我知道，她以后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到了那时她会忧愁吗？

我小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很害怕。那时大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跟我细细解释。每个人小时候也一定想过这些问题，他们也和我一样害怕过，苦恼过，只是随着成长，我们对这个问题忘记的速度不一样罢了。

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女儿问我：“爸爸，你以后是不是也要去你爷爷去的地方？”我说：“是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会陪你很长很长时间，我会教你读书写字，教你跑步打拳，教你开车，教你照相。你不是想喝爸爸的咖啡和酒吗？等你18岁的时候，爸爸带你去英国喝威士忌，带你去意大利喝咖啡，带你去希腊，那里有你最喜欢的酸奶和面包。爸爸的老师柏拉图就住在希腊。爸爸的另一个老师在印度。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以后带你去认识他们好吗？”

女儿说：“我不要爸爸去你爷爷去的地方。我不要爸爸变老。我想回到以前。”我说：“人是不能回到以前的，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你要好好学习，以后爸爸才能给你讲怎样不变老。现在先睡觉好不好？”

女儿暂时得到了满足，答应我好好睡觉不吵闹。她说：“爸爸，我喜欢你小时候的样子，你长大了以后会生气。”

我知道这个女儿很聪明，我也要多读书，做好准备跟她一起探索时间的奥秘。✍